

出版者說明

日本共产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無論在党的历史上或是日本人民解放斗争的历史上，都是具有划时期意义的事件。代表大会全体一致地通过了受第七次代表大会委托制定的党綱。

新党綱指明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壟断資本的統治，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中立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日本的道路。它展示了通过这条道路来締造輝煌的社会主义的日本的前景。它是照亮我們的党、民族和人民前进方向的指路明星。

本书所收录的，主要是从将提交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党章(草案)》交給全党討論的时候起，直到采納了它的綱領部分的党綱(草案)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为止这段时期里，宫本显治同志代表党中央就綱領問題在党的代表大会及党的其他會議上所作的报告，以及宫本同志为了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根据党中央的观点写的并在机关刊物上发表过的文章。

这个时期，無論对于日本人民的斗争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說来，都是光輝灿烂的时期。日本人民通过反对日美“安全条約”斗争等历史性斗争，給了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壟断資本的統治以沉重的打击，大大震撼了它們的統治基础。在这一偉大的斗争中，完全证明了我党的基本路綫以及根据这条路綫所进行的领导是正确的。

在这个时期里，曾經召开过集中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智慧和經驗的两次历史性會議——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的莫斯科會議。这两次會議所发表的世界共产主义者的綱領性文件，在理論上进一步丰富了我党綱領的内容和展望，而且，也驗證了它的正确性。

从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前起就在我們党内制造派別，企图以修正主义的观点歪曲日本革命的正确路綫的春日庄次郎一派反党分子，在为准备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而进行的斗争中，宣告思想体系上的破产。及至他們了解到占压倒多数的党员都支持党中央和党綱所指明的路綫时，他們終于当了逃兵并墮落成为反革命分子。在同他們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中，党綱(草案)更加完善了。

本书所收录的宫本同志的著作，是为了贏得我党的綱領而斗争的記錄，对党說来是历史性的文件。它将成为正确理解党綱、正确解决綱領上的各种問題的钥匙，并将成为战胜修正主义的决定性武器。

我党目前正在以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成就作为起点，以組成强大的民族民主統一战綫和建設拥有数十万党员的先鋒党为目标，开始向前迈进。

我們认为，在这样的时期出版这部书有极大的意义。

我党的党员当然不消說，我們还由衷地渴望，那些希望自由和幸福并为之奋斗的人們都来閱讀和运用这部书。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傳教育文化部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目 录

出版者說明	I
-------------	---

一

中央委员会关于綱領(草案)的报告	1
中央委员会关于討論綱領(草案)的总结	72
关于綱領(草案)問題	79
——一九六一年五月六日在全国都道府县委书记 會議上的报告摘要	

二

中央委员会关于綱領問題的報告	110
报告(一)	110
报告(二)	187
在討論綱領中的几个問題	266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一——二十二日 在全国書記會議上的报告	
过低估計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会引起怎样的 后果	302
——关于綱領討論中的若干問題	

中央委员会关于綱領(草案)的报告

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綱領草案的公布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絕大多数党組織和党员承认党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所采取的基本立場是正确的，因此支持这一綱領草案的公布。許多同志都支持綱領草案的路綫所指明的日本革命的前景；同时，包括許多新党员在內，都根据反对“安全条約”斗争的實踐和在扩大党的队伍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竭誠拥护从理論上体现了党的政治路綫的綱領草案。

同我們一道为反对“安全条約”而斗争的民主人士对我們党高举同两个敌人进行不屈不撓的斗争旗帜的革命路綫也表示贊同。

同时，兄弟党的机关报，例如苏联共产党的《真理报》就介绍了这个綱領草案的要点。这同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苏联、中国等兄弟党立即介绍大会的政治报告、綱領草案以及关于綱領草案的报告的情况一样，說明了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国际团结的大家庭都在期待着我們党的大会成功。

我們日本共产党在今年七月十五日迎接了建党三十九周年。在我們党三十九年的历史，这次大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早在三十九年前，日本的革命工人阶级就高举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

帜，通过我們党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不屈服于敌人的镇压和恐怖手段，寻求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解放的道路，经历了种种波折，在日本制定了最科学、最革命的纲领。

战后，我們党虽然遭到了各种各样的镇压、困难和波折，但是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制定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基本政治路线，规定要为反对两个敌人——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而斗争。在反对“安全条约”的伟大斗争中，我們党起了积极的、先锋的作用，这个斗争不仅在日本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和独立的斗争的最前线的一翼。

在这场斗争中，我們党还完成了一项划时期的任务：使党员人数增加了一倍。向这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草案正确地继承和发扬了我們党过去的革命纲领的优良传统，并且反映了工人阶级、人民力量和我們党在过去三年中的实践的成就。所以，我們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成就，受到了国内外朋友和敌人两方面的极大重视。

政府和镇压机关正在散布反动的诽谤言论。资产阶级报刊则鼓动反共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对我們党的政治报告和纲领草案进行攻击。

春日庄次郎和一些反党的宗派主义分子背弃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自己应负的责任，在大会召开的前夕开始进行破坏党的活动。这些在理论上陷于修正主义的分子，在党的组织原则上也是修正主义分子，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本质，终于使他们背叛了我們党的光荣的革命战斗的传统。我們党已经以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坚决态度处理了他们。

一切反动派及其代理人的任何阴谋都破坏不了我們的代表大

会取得历史性的成就。我们相信，这次大会一定能够集中全党的智慧和經驗，通过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贏得大会的成功。我們的大会将建立起照耀日本工人階級和人民今后斗争道路的偉大灯塔。它是日本工人階級反对以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壟断資本为核心的反动势力的最坚决的、胜利的斗争旗帜，是全体党员对于那些向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的原則进行无耻攻击和破坏活动的一小撮叛党分子的坚决回答。

二

(一)

下面，我想就提出这个綱領草案的經過按照順序作一些說明。十六中全会关于同意提出这个綱領草案的決議指出：

“日本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确认，‘党章草案政治綱領部分’应作为草案在新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繼續进行討論。經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會議决定建立的綱領問題小組委员会举行了二十九次會議，以大会委交的原草案为中心討論了这个綱領問題。此外，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會議(自一九六〇年四月五日至九日举行)和中央委员会第十六次全体會議(自一九六一年三月一日至十三日及三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举行)，根据綱領問題小組委员会的报告討論了綱領問題。中央委员会第十六次全体會議肯定‘党章草案政治綱領部分’基本上是正确的，决定把这个以原草案为基础、又根据以后的形势发展作了必要的补充并在叙述上加以充实的这个綱領草案提交第八次代表大会。”

党中央委员会提交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党章(草案)》分《綱領》

和《章程》两个部分。第七次代表大会虽然审议了这个党章草案，但特别是关于革命的性质等问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只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一、把党章草案中的行动纲领的基本内容作为当前的行动纲领予以通过；

二、把党章草案纲领部分的(一)、(七)、(八)、(九)、(十)作为党章的前言予以通过，把这个前言和章程本文合起来作为日本共产党党章；

三、这次大会对党章草案中的整个纲领未作最后决定，同意把它作为草案，今后在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继续进行讨论。同时，废除所谓的一九五一年纲领；

四、今后在适当的时机再最后决定纲领部分。”

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于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八日至二十日举行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会上决定设立一个由十五名委员组成的纲领问题小组委员会。这个小组委员会以大会的草案为中心连续进行了二十九次讨论。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方面，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自一九六〇年四月五日至九日举行）和中央委员会第十六次全体会（自一九六一年三月一日至十三日及三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举行），前后讨论了二十二天，通过了这个《纲领草案》和上述中央委员会第十六次全体会的《决议》。

关于这许多次小组委员会会议和中央委员会全体会的经过情况，已经在《赤旗报》六月二十七日的特别号外上摘要发表了。多达二十九次的小组委员会会议和长达二十二天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加在一起，总共五十多次，尽管上述会议的整个情况未能一

一詳述，但基本內容还是报道出来了。

在小組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議上，除一部分人持有原則性的反对意見外，絕大多数同志都表示支持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草案的基本立場。

(二)

其次，經過上述过程制定的綱領草案同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的綱領草案比較起来，做了哪些必要的补充而在叙述上又进行了哪些充实呢？現在，我想就草案的內容加以說明。关于詞句的修改和个别的补充相当多，这里只能說明其中主要的几点。还必须指出，这些补充和叙述上的充实是根据三年来的形势发展进行的，至于綱領草案的基本观点和整个結構并没有改动。

一、对現行宪法問題增加了新的論述。

反对恶劣地修改現行宪法，要求完全实施宪法所保障的和平民主的条款，是我們党一貫爭取实现的要求，也是今后的斗争任务。綱領草案之所以对現行宪法問題增加新的論述，是为了从战后的政治发展过程来正确地認識战后民主革命遭到挫折的問題和現行宪法的关系；弄清我們在何种意义上維護現行宪法，同时又在哪些点上不能被它束縛住手脚。

社会党等对現行宪法作了毫无分寸的估价，认为只要保卫宪法，完全实施宪法，就能一步一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他們还根据这个方針，主張在重新展开反对“安全条約”的共同斗争的时候，維護宪法（护宪）也仍是共同斗争的中心目标，从而企图从斗争目标中取消反对和廢除“安全条約”的斗争。仅仅从这一点也可以知道，我們对現行宪法做出正确的評价，是实践中的重要問題。

二、关于美国帝国主义統治日本的内容、对日本壟断资本主义的分析、日本壟断資本的作用，綱領草案的論述都較前充实了，更加詳細了，并且考虑了最近的形势发展，更加明确地指出了两个敌人以及它們之間的关系。对于旧金山体制，綱領草案也提出了明确的定义。

关于旧金山体制的内容問題，在討論綱領的过程中也发生了种种爭論，从这一点來說，也有必要給它下个明确的定义。綱領草案明确指出，从国际方面来看，美帝国主义为了把日本变成它的世界战略体制中的亚洲据点，所以組成了这样一个反苏、反华、反共的“和約”体制；同时，日本由于被編入这一体制，而被强占了冲绳島和小笠原群島，并被設置了无数的軍事基地，可見，它又是一个从屬性同盟，是一个准备战争、压迫日本民族和維持掠夺的体制。我們所以說这是一个維持掠夺的体制，是因为这一体制压制日本人民对两个敌人的斗争，支持美国資本的对日投資以及以其他方式进行的剝削和掠夺，同时支持作为美国的从屬同盟者的日本壟断資本的剝削和掠夺。

至于“体制”一詞，曾經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件里多次使用过，如“凡尔賽体制”等等，它不单纯是条約性和法制性的东西，而且在国际和国内方面都具有实质性的内容，并把这种实质性的内容用法律的形式規定下来，綱領草案就是根据这一点給旧金山体制下了明确的定义。

三、由于新“安全条約”的問題是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三年来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当然要重新增添与此有关的論述。关于新“安全条約”的性质和它的政治、經濟背景，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中央委员会的決議和决定已經不止一次地闡述过，此外，本次大会的

政治报告对这方面也談得很明确，这里就不再重复了。綱領草案关于这一問題的論述是非常概括的。

四、关于国际形势部分，这次綱領草案比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草案叙述得特別詳細。綱領草案的基本立場沒有改变，只是把《莫斯科声明》指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达到的新的发展阶段，在这里用适当的形式作了概括的叙述，并进一步指出了在目前国际形势的发展情况下，日本在亚洲所处的地位，以及处在这种地位中的日本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任务。

五、关于当前的行动綱領的基本内容部分，根据三年来的斗争經驗，当然要作一些必要的补充。

首先，这部分一开头就提出了如下的項目：“党要为廢除‘安全条約’等一切卖国条約和协定，为了使冲绳和小笠原归还日本，为促使全部美軍撤退和撤除所有軍事基地而斗争……”。正如三年来日本人民的斗争本身所表明的，而且正如以反对“安全条約”为中心目标的中央和地方的共同斗争組織現在还在繼續发展的情况所表明的，爭取廢除“安全条約”是从日本人民所处的現狀以及美日統治阶级同日本人民的尖銳矛盾中产生的迫切要求，是日本人民当前的中心政治任务。由于这种意义，所以把它列入了行动綱領基本内容的第一項。

还有在原草案中曾作为一个項目来叙述的知識分子、妇女、青年和学生的問題，这里都作了全面的补充，把它們分別改为单独的項目，闡述也比以前更加詳細，等等。

关于經濟政策，綱領草案明确闡述了对于石油及其他美国資本所掌握的主要企业的要求，同时，不仅提出了“通过人民对壟断資本的統制，以壟断資本的金融机关和重要产业中的壟断企业向

国有化过渡为目标”这一在人民政权建立前后的过渡性质的要求，而且提出了新的任务：“根据必要和条件，提出要把一定的壟断企业收归国有并且对它們实行民主的管理。”

六、为了闡明党在結成統一战綫問題上的基本政治立場，綱領草案增加了新的論述。

通过三年来的斗争，我党所提出的結成統一战綫的方針，已經以反对“安全条約”的共同斗争的形式，发展成为团結了加盟团体的数百万成員的事实上的統一战綫。不言而喻，这还不是党所爭取建立的民族民主統一战綫，但是，面对着这种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統一战綫的现实，就不能停留在单纯地发出結成統一战綫的号召上，而必須努力推动这一統一战綫，使之向民族民主統一战綫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闡明我党的基本政治立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綱領草案在提出团結劳动人民这一偉大口号的同时，还強調必須同阻撓統一战綫的組成及其正确发展的傾向进行斗争。这一点，在政治报告里也強調指出了。

七、关于建立政府的口号問題，我們在过去三年間积累了丰富的經驗，并且在实际的政策上也有所发展。一个口号是倡議建立民主的选举看守內閣，另一个是建立反对“安全条約”的民主联合政府。关于这些問題，政治报告已經有詳細的闡述，这里不再重复。綱領草案根据这些經驗，在綱領中明确地叙述了关于政府的问题。

即使从社会党当前所采取的路綫来看，現在立即在反帝反壟断的明确目标下，結成一个統一战綫也是有困难的。但是，从反对“安全条約”的共同斗争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到，在反对“安全条約”或者在保卫和平和民主的範圍內，尽管在斗争的内容方面还有許

多分歧,但是包括社会党在內的民主势力之間已經形成了一致,并建立起統一战綫。因此,党在目前提出的口号是:建立一个以这种範圍內的統一战綫为基础的政府,即反对“安全条約”的民主联合政府。同时,这种能够实际建立起統一战綫政府的形勢,将进一步加强統一战綫和巩固民主力量的团結,所以,毫无疑問,它还会促进民族民主統一战綫政府的建成。以上各点,綱領草案都作了明确的分析。

但这并不等于說,綱領草案預先規定了这样一种发展阶段,即:认为必須經過一个由一定目标範圍的統一战綫政府向民族民主統一战綫政府发展的过程。在統一战綫实际存在的情况下,我們就必須根据这种条件在选举及其他斗争中提出必要的建立統一战綫政府的口号,并展开斗争;如果有一定的条件,还必须为爭取建立这种政府而进行斗争;同时,我們的根本目标是建立民族民主統一战綫和以此为基础的政府。这些,在綱領草案里已經用統一的形式确定下来了。

八、綱領草案在关于建立人民政权部分的后面,又增加了新的論述。这一部分闡明了通过人民政权建成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的日本对我国的社会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人民的民主国家制度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具有哪些內容,換句話說,它概括地闡明了这个阶段所具有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意义。

九、关于革命的性质問題,綱領草案增加了新的論述:“日本当前的革命,是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壟断資本的統治这两个敌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人民的民主革命。”此外还做了一些补充并有了新的提法。这些补充只是为使整个綱領的論述更加充实,而不是在第七次代表大会草案所闡明的革命性质之外,特別加上了

新的不同的內容。

以上报告的就是这次所做的必要的补充和在叙述上加以充实的要点。

(三)

其次，报告一下綱領草案公布以后的討論經過。

全党对綱領草案的討論是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則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的，总的說来是积极的。在討論过程中，各級机关都把綱領草案的內容对全体党员做了正确的传达，进行了民主討論，这一任务从总的方面來說是胜利完成了。討論是以綱領草案的基本命題为中心，并从根据过去三年間全党的实践来檢驗綱領草案的观点积极进行的。这是因为在过去三年中，全党积极地投入了群众性的斗争，其中首先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反对“安全条約”的斗争，其次有反对“警察职务执行法”的斗争、三池矿工斗争和最近的反对“防止政治性暴力行为法案”的斗争等；同时，与这些斗争相結合，全党还完成了把党员数目增加一倍和飞跃地扩大机关报发行量的建党任务，从而使全体党员都获得了群众斗争和建党工作方面的丰富經驗。全党結合这种实践經驗进行了积极的討論，这就是討論綱領草案的第一个特点。第二，关于两个敌人的問題，由于反对“安全条約”斗争的发展本身就明确地体现了同两个敌人进行斗争的路綫，因此絕大多数同志不仅从理論上，而且从实践中都能理解到并深信这一同两个敌人进行斗争的革命路綫的正确性。第三，通过集中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智慧和經驗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莫斯科声明》所闡明的成就，以及通过无可爭辯地证实了声明所明确指出的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的古巴、老撾等

事件,換句話說,通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成就和国际形势的实际发展,全党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党一贯明确提出的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估价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于是,全党絕大多数同志都确信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的党的路綫是正确的,而表示支持綱領草案。事实证明,絕大多数同志所以支持綱領草案,决不是像堕落为党的破坏分子的春日庄次郎等人为自己的叛党和对党进行无耻攻击作辯护时所說的那樣,是由于党压制了反对意見;恰恰相反,今天已經看得很清楚,这种支持是由于通过过去三年的斗争,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基本路綫和党章草案的基本立場的正确性已經在實踐中得到证实,并且都已正确地反映在綱領草案中。

自从綱領草案公布以后,由于党内对它的热烈討論和党外对它的深切关心,党中央收到了各种各样的詢問和积极的意見。为了充分地答复这些問題,我們已經在机关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解說文章和对于提問的直接答复。在提交党中央的意見中,也有一部分是对某些問題的叙述方法提出的修正方案,这些都是站在支持綱領草案的立場,为了使綱領草案更加完善而提出的。我們对于为了使綱領草案更加完善而积极地提出这样意見的同志表示感謝。关于这些意見的細节这里虽然不能一一提及,但是我們一定要对这些意見和在这次大会上提出的提案一并进行研究,决定取舍,力求集思广益,使綱領更加充实起来。

在討論綱領草案的过程中,一部分同志提出了几点关于討論綱領的方法的意見。他們认为,关于綱領的討論,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仍然應該按照大会以前的做法,繼續在全党内进行。

上面已經指出,中央委员会在第二次全体會議上設立了綱領

問題小組委員會，連續進行了長期的討論，而且中央委員會本身也在第十次全體會議和第十六次全體會議上討論了二十多天。經過這樣的充分討論之後才歸納成這次的綱領草案，作為中央委員會的具體方案提交全黨討論。這樣做的依據是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即綱領草案的討論應該在新的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下進行，而所以採取這樣的措施，是因為我們認為：綱領草案必須經過中央委員會的反復研究和實踐的檢驗，同時必須在保持中央委員會和全黨的團結的情況下進行討論，這種做法是重要的；如果還像第七次代表大會以前那樣進行，就不僅對於全黨的團結不利，而且對於不斷把鬥爭推向前進也是不利的。過去三年的經驗說明，這種措施是正確的。如果黨中央不採取上述的方針，而在這三年繼續按照第七次代表大會前夕的情況討論綱領草案，全黨就不可能投入以反對“安全條約”鬥爭為首的偉大鬥爭並在鬥爭中起積極的作用，也不可能在發展黨的運動中取得成就。

另一方面，在中央委員會內部即使有人對綱領持有不同的意見，中央委員會在這種情況下仍然竭盡全力來鞏固團結。這是因為我們痛切地感到，如果中央委員會出現了不團結，必然會影響下級組織也產生不團結，因此盡了一切努力來維護團結。我們黨中央委員會幾乎是史無前例地保證了對綱領草案的長期討論，並盡一切力量保持了中央委員會的一致和團結。實際上在十六中全會上，就甚至給了今天已經墮落成為反黨分子的某人以多達五十六次的發言機會。在基本觀點上既然存在着分歧，在制定一定的政治方針時當然要進行徹底的討論，但是考慮到中央委員會團結的重要性，經過十分耐心的反復努力，終於在十三中全會上贏得了一項全體一致通過的決議。對於今天全黨的躍進來說，這是一個偉

大的基础。因此我們确信，党中央极其重視中央委员会和全党的团结，从而采取了上述措施，其立場是正确的，方法是恰当的。

三

(一)

綱領草案的结构和基本观点是依据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草案的。从这个意义上說，提交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关于綱領問題的報告》，除因時間的推移，有些数字和形势发生了变化而必須改动外，其基本內容，对于今天說明这个綱領草案的初稿仍然是有用的。

上面已經指出，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和斗争的发展，今天提出的綱領草案已作了必要的补充并在叙述上进行了充实。現就其中的各中心論題，包括增补的地方，加以說明。

綱領草案开头就对战前的党的綱領性任务作了历史性的叙述，这对于明确战后的綱領性任务具有重要的意义。战前，我党战胜了自从它成立以来所遇到的种种鎮压、困难和挫折，作为日本工人阶级的先鋒队，根据对日本形势的基本正确的分析，提出了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轉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这是具有极其偉大的意义的。这是我党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把馬克思列宁主义創造性地运用于我国的偉大成就。它把坚决反对軍事的、封建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其他民族的压迫和侵略战争的任务，同从軍事的、警察的天皇制的黑暗統治下解放本国人民的人民革命的任务正确地結合起来；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爱国主义巩固地結合起来。当时，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社会民

主义理論家认为，日本是壟断資本主义国家，并以此为主要論据而墮入了迴避对天皇制进行斗争的典型的機會主义、合法主义的泥坑。不仅如此，許多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甚至在政治上墮落为积极地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帮凶，在人民群众中傳播资产阶级排外主义和阶级調和主义的剧烈毒素。历史的演变证明，战前只有我們党对革命战略的分析才真正是科学的和革命的，才是和工人阶级的政党相称的。

有的意見把綱領草案的这一部分看做是單純的党史，认为沒有把党的缺点写出来，或者认为在綱領的开头不需要这一部分等等，这都是沒有正确理解这部分論述的綱領性意义的緣故。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結果带来了日本軍事的、封建的帝国主义的崩潰。为了正确地掌握从日本帝国主义崩潰到现在的过程，主要的前提是，联系国际形势的发展，正确地分析在日本发生的变化。如果脱离这个观点，只孤立地分析日本壟断資本主义，就决不会得出任何正确的科学的結論。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說：“世界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竞赛的进程和結果”，社会主义体系已經作为世界体系登上历史舞台，并正在变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同現时代的这个特点联系起来，才能正确地認識战后日本的历史和政治的发展过程。

反法西斯盟国的胜利，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条件投降和接受波茨坦公告，盟軍的进駐日本，作为盟軍主力的美軍开始对日本的軍事占領和統治，日本殖民地的丧失和日本帝国主义軍队的瓦解，日

本国家独立的淪喪等等，这一系列重大的根本变化的过程，也就是与以苏联为核心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和巩固相对抗的、以美国帝国主义为核心的帝国主义陣营的战争和侵略体系的重新組合的过程。美国帝国主义由于它作为战后最大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本性，利用它占据盟軍主力的地位，企图一面把日本变为它的事实上的附屬国，使日本的壟断資本成为它的从屬同盟者；一面阻擋和扼杀日本人民的民主革命。同时，它又针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和巩固的形势，加紧把日本变成它的軍事基地。把这样的局势当作一般的、偶然的事件来看是不正确的。

“战争的结果签订了凡尔賽条約，这些先进国家降到了殖民地从屬地位，陷于贫困、破产、饥饿、毫无权利的境地，今后世代都要受条約的束縛，这种遭遇是任何文明国家所未曾有过的。”（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①

“帝国主义的特点恰恰不在于产业資本的統治，而在于財政資本的統治，恰恰不单是要吞并农业国，而且还要吞并一切国家。”（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②

美国帝国主义是把反对社会主义陣营的侵略政策同对日本的侵略、擴張政策紧密地結合在一起向前推进的。日本軍事的、封建的、帝国主义的瓦解，专制的天皇制和半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在总的方面的崩潰，对应该列为战犯的壟断資本家加以一定的限制和在适合美国对日統治的前提下对壟断資本的重新組合与加强，日本工人阶级、人民的民主活动的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它們的力量的

① 見《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中文版第 190 頁。——譯者注

② 見《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中文版第 105 頁。——譯者注

成长与壮大，这一切虽然使战前日本帝国主义的内在矛盾不可避免地重新发展了；但是另一方面，它们同时也反映了在两个社会体系对立和竞赛的国际局势下日本反动派同人民力量的对比和斗争。在国际上，虽然社会主义阵营、民族解放运动和和平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越来越占优势，但是，直接占领日本的是美国帝国主义。而且日本垄断资产阶级在美国帝国主义的庇护下，为了恢复其在国内的主要统治地位，为了对抗社会主义体系和压制国内民主力量的高涨，不惜出卖本国主权，变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从属同盟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工人阶级和人民在残酷的军事、警察统治下被剥夺了自由，遭到了镇压，没有能够团结起来进行有组织的联合反抗和斗争。战后，它们本身的力量虽然迅速地加强了，但相对地说还是不强的，还没有壮大到能够贯彻自下而上地进行民主革命的程度。

作为两个对立和竞赛的社会体系的一方的核心的美国帝国主义对日本的统治、日本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特点造成的内部矛盾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阶级关系的新的变化，就像上面所讲的那样结合在一起。

日本工人阶级的革命前景是：在最初阶段把人民的民主革命（这个民主革命的内容包括废除天皇制，实行共和制，彻底进行土地革命，对垄断资本加以彻底的限制和统治）同要求完全实施波茨坦公告的基本口号结合起来，然后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在美国帝国主义违反波茨坦公告，加紧进行事实上的单独占领，把日本变成美国的附属国，同时，日本垄断资本成为国内统治力量的核心以后，革命虽然还包括肃清封建残余的民主任务，但应该提出使反帝反垄断的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新的战略前景。

但是，在我們党内和党外，过去有、現在也有人认为这个时期的革命在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革命，他們的理由是当时掌握国家权力的是壟断資本。对于旧金山“和約”締結以前的时期，他們也是以这种理由提出这样的革命論，因此他們在如何把握政权和革命問題的实质这一点上犯了典型的錯誤。当时，美国帝国主义利用它的盟軍主力的地位，对日本加紧进行事实上的单独占領，进行事实上的全面军事占領，日本的政府机关主要起了美国占領軍的行政輔助机构的作用。日本政府完全被置于美国占領者的命令之下，它虽然一方面是为以壟断資本为核心的反动势力的利益服务的执行机关，但本质上更偏重于为美国占領者的利益服务，并成为維持其統治的武器。根据麦克阿瑟一紙公函，占田茂首相就对共产党議員执行“整肃”，这就是一个例子。这說明日本已經完全丧失了国家的独立，虽然政府和国会、警察、法院等作为国家政权的机关保留了下来，但它們是处于上述关系下的国家机关。因此，这是被置于一切听命于美国的状态下的国家机关。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提出推翻壟断資本的战略目标，显然不能給予作为实质上的統治者的美国帝国主义的統治以任何本质上的打击，而工人階級和人民也不能取得統治日本的政权。可見，說这一时期并不是直接的軍政，而且由于还保留有日本統治階級的鎮压統治机关，于是就认为在古典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以外的地方，也就是在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里，只能是反壟断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不可能有民族革命的一面的这种革命論，完全是陷入了空洞的形式主义。

还有一种論点认为，在战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所以专制的天皇制和半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尽管沒

有彻底消灭，但一般說来还是崩溃了，因此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經完成，下一阶段革命当然是社会主义革命。关于专制的天皇制和半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崩溃，綱領草案指出：

“在战后进行的土地改革虽然基本上瓦解了耕地方面的半封建地主制度，但是它是一次妥协性质的资产阶级改革，因此，包括土地关系在内，在其他各种经济的和社会的关系方面都留下了种种不彻底的地方。……尽管如此，但是商品的货币的关系扩大了，国内市场扩大了。日本的壟断资本同美国帝国主义勾結起来，依靠加紧剝削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劳动人民而得到恢复和巩固，成了卖国的反动势力的核心。

战前专制的天皇制由于侵略战争失败的结果，遭到了很大的打击。但是，美国帝国主义在改組日本的統治制度的过程中，在法律上使天皇的地位变成了一种资产阶级君主制度。天皇已經成为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壟断资本实行政治的、思想的統治和軍国主义复活的工具。”

今天看来，战前党所提出的以推翻天皇制和土地革命为中心的任务，显然已經不是革命的中心目标。但是，因此就說工人阶级和人民所主張的民主革命阶段已經結束，这是无视现实的，而且在邏輯上也是偏激的推論。因为这一时期的阶级关系的重新組合，是在美国帝国主义确立其对日本的統治的过程中进行的，而壟断资本則在这种依附于美国的范围内得到了恢复和加强，并成为反动势力的核心。战前的壟断资本主义虽然是軍事的、封建的帝国主义經濟基础的强有力的組成部分，但是战后，它在美国帝国主义对日本进行統治的条件下，按照建立美日壟断资本从屬性同盟的方向重新整編并且加强了。

大家知道，这一时期对于美国帝国主义者的任何批判都遭到了镇压。日本共产党由于明确表示了它对美国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立场，党中央委员会本身就被剥夺了合法地位，担任中央委员的国会议员也遭到了“整肃”。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尽管颁布了新宪法，但是美国帝国主义对于民主力量却肆无忌惮地进行了野蛮的镇压。

日本壟断资本为了扼杀民主革命，保持反动统治阶级的地位，为了恢复和加强壟断资本的统治，曾积极地协助美国帝国主义的这种统治。在这样的条件下，摆在工人阶级和人民面前的新的民主革命的任务是：进行坚决、彻底的斗争，以反对两个敌人，争取民主，实现全面媾和，迫使美军全部撤出日本，争取国家的完全独立，推翻壟断资本的统治，建设人民的民主国家，等等。

由此可见，如果因为战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目标已经不是今天的中心目标，从而立即在目前阶段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那显然是无视复杂的具体历史过程的根本错误的观点。

(三)

綱領草案从本质上阐明了締結旧金山“和約”和日美“安全条約”的条件以及由此发生的变化、旧金山体制的意义、目前统治着日本的势力、日本壟断资本主义的现阶段的特点和一九六〇年新簽訂的新“安全条約”等等。

由于旧金山“和約”的締結，就认为日本基本上获得了独立，这种看法在十中全会上也大体上得到了纠正。至于为什么不能說日本在締結旧金山“和約”以后基本上已經获得独立，党中央委员会已經发表了許多解說和文件，这里不再重复。現在我只想談談以

下几点。

以締結旧金山“和約”为界綫，日本所发生的变化具有以下的特点：日本在名义上和事实上都被編入了从属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国际性的反苏、反华、反共体系；日本在形式上成为一个主权国家，从被美国全面占領的状态过渡到事实上的半占領状态；日本政府的統治权扩大了；日本壟断資本进一步积极复活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通过旧金山“和約”和“安全条約”把这些事实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从而使对日本的半占領状态合法化。这些变化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必須对它的国际和国内的新的特点有正确的認識。

但是，如果因此就作出諸如日本从属于美国的状况已經降低到次要地位、日本壟断資本从此以后在本质上恢复了自主性之类片面的、夸大的估价，那就会导致严重的、根本性的錯誤。因此，在十中全会召开以前，綱領問題小組委员会全体委員都根据这一点摒棄了日本已經在基本上获得独立的观点，确认日本处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半占領状态之下，这是理所当然的。

关于日本的現狀，綱領草案指出：“我国虽然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但是在实际上却是一个被美国帝国主义半占領的附庸国。”与这种看法相反，有一种意見认为日本是基本上获得独立的自立的帝国主义国家，还有一种意見认为日本是一部分国家主权遭到侵犯的从属性的帝国主义国家。后一种見解归根結蒂等于說：日本是基本上独立的帝国主义国家，只是部分地从属于美国而已。

要想正确地認識日本的現狀，必須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來說明它。

首先，必須站在馬克思在《关于費尔巴哈的提綱》一文中所指出的立場：“哲学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变世界。”^①

第二，必須把日本問題看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两个社会体系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对立和斗争的一部分。关于日本资本主义的現阶段及其国际地位的估价，如果孤立地去分析日本壟断资本主义，就不能按照辯证法，也就是不能全面地，从发展的观点来掌握它的实质。

第三，必須把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和民族問題的各个命題的精华創造性地运用于日本革命。

任何人都不能否认，日本虽然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事实上民族主权受到严重的侵犯，我国虽然是一个壟断资本主义国家，却没有在其他国家拥有殖民地，也没有在其他国家建立軍事基地。相反，冲绳島和小笠原群島变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且美国的軍事基地遍布日本全国。由此可見，誰也不能否认，日本显然具有受其他民族压迫的一面。但同时，一般說来，壟断资本主义又是帝国主义的經濟基础。

那末，我們怎样来認識日本整个現狀的本质呢？

“……在社会民主党的綱領中，中心問題应该是把民族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这种区分是由帝国主义的本质决定的，而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却虛伪地避而不談。”（列宁：《革命的无产階級和民族自决权》）^②

“在帝国主义时代……特別重要的是弄清具体的經濟事实；在

①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中文版第6頁。——譯者注

② 見《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中文版第388頁。——譯者注

解决一切殖民地和民族问题时，不要从抽象的原理出发，而要从具体的现实出发。”（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①

从历史上，具体地来看，显而易见，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情况下，由军事的、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变成同它相反的受外国帝国主义压迫的附属国，日本垄断资本就在这种从属状态下采取了复活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方针。关于帝国主义的复活，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关于数量分析的概念，也就是说，所谓帝国主义的复活，就是由于战败和随后处在外国帝国主义统治下而显著地削弱了的帝国主义国家又在逐渐强大起来，恢复它战败前的力量和威信。这种意见从无条件地承认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由于战败和受到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而削弱了的垄断资本主义如果恢复生产力，资本的积累和集中超过了以前的水平，恢复了执行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的自由，以及在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又达到了以前的水平，就意味着帝国主义复活的完成。

关于帝国主义，列宁有过很多指示：

第一，“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现代阶段以前，甚至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经有过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罗马推行过殖民政策，实行过帝国主义。”（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②

“帝国主义战争在奴隶制基础上发生过（罗马同迦太基的战争，从双方来看都是帝国主义战争），在中世纪和商业资本主义时

① 见《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中文版第210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中文版第252页。——译者注

代也发生过。凡是交战**双方**为了分赃、为了‘誰該多压榨一些，或多掠夺一些’而对別的国家或民族进行压迫的战争，都不能不叫作帝国主义战争。”(列宁：《論修改党綱》)①

毫無疑問，列宁在这里並沒有承认这样的見解，即看不到經濟社会結構上存在的根本差別，而认为帝国主义只是一种單純的政策。

第二，列宁认为：“如果要給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簡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說，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壟断阶段。”(《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②同时，关于这个定义，列宁又写道：“……如果我们不仅注意到帝国主义的純粹經濟上的主要現象(上述定义只包括了这些現象)，而且注意到資本主义的現阶段在整个資本主义发展中所占的历史地位，或者注意到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两个主要派別的关系，那末我們就可以而且应当給帝国主义另外下一个定义。”(同上书)③

在另外的地方，列宁又說：“帝国主义最深的經濟基础就是壟断。”(《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④并且进一步指出：“从經濟上来看，帝国主义(或財政資本的‘时代’，問題不在于字眼)是資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这时生产已經达到巨大的和极为巨大的規模，**壟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帝国主义的經濟本质就在于此。”(《論对馬克思主义的諷刺和“帝国主义經濟主义”》)⑤

第三，列宁同时告誡我們，不要把帝国主义的經濟本质同各种

① 見《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中文版第142頁。——譯者注

② 見《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中文版第258頁。——譯者注

③ 同上，第259頁。——譯者注

④ 同上，第268頁。——譯者注

⑤ 見《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中文版第34頁。——譯者注

政治傾向混淆起来：

“帝国主义把群众推向这种斗争，因为它使阶级矛盾大大加剧，使群众的处境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都日趋恶化。在经济方面，是托拉斯和物价昂贵；在政治方面，是军国主义的增长、战争的频繁、反动势力的加强以及民族压迫和对殖民地掠夺的加强和扩大。”（《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①

“由于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特点是全面的反动，是财政寡头的压迫和自由竞争的消除而引起的民族压迫的加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②

第四，关于作为历史过渡形式的附属国，列宁是这样说的：

“……必须指出……造成了许多过渡的国家依赖形式。这个时代的标本国家形式不仅有两种基本国家，即殖民地占有国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种各样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其实在财政和外交方面却处处依赖于他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③

而且，关于附属的种种形式，列宁是这样说的：

“我们看到，目前帝国主义阶段的特点就是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拥有巨量财富和雄厚的军事实力的少数压迫民族。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有十亿以上，都是被压迫民族，他们的总数大约是十二亿五千万。我们把世界总人口算作十七亿五千万，他们就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左右，他们中间有些是直接的殖民地，有些是像波斯、土耳其、

① 见《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中文版第137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279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255页。——译者注

中国这一类的半殖民地国家，还有一些則是被某个帝国主义大国的军队打敗的国家，它們由于签订了和約而深深地陷于附屬地位。”(《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①

列宁的这一系列的定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写出来的。因此，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成立和强大、帝国主义战争已經不是不可避免的現时代里，不言而喻，只有根据其真正科学的和革命的精神的立場来創造性地运用列宁的全部原理，才是真正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列宁根据天才的預見尖銳地指出了德国帝国主义从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敗之日起已由文明国家淪为殖民地从屬地位的实例。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我們日本所产生的局勢，可以认为被繼續保持下来的从屬状态要比上述德国的情形深刻得多。造成这种差别的根本条件是：虽然在反法西斯盟国取得胜利以后，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人民和进步力量有了世界規模的发展，但是在这种国际条件下，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人民进步力量相对抗的帝国主义陣营的核心是在反动、战争、剝削等方面表现得最为露骨的美国帝国主义，由于美国帝国主义的阻撓，波茨坦公告沒有彻底实施，美国占領者事实上单独地占領了日本，日本在战后十五年当中一直处于占領和半占領状态，甚至領土的一部分——冲绳島和小笠原群島还变成了殖民地；而且由于新“安全条約”的签订，至少在今后十年当中，允許美国在日本拥有軍事基地。这就是說，以軍事压制为杠杆的从属于美国的状态将延續四分之一世紀以上。在这种条件下，就出現了一种历史上前所未見的新局勢：日本虽然是一个壟断资本主义国家，但它的政治特点是从屬

① 見《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中文版第 210 頁。——譯者注

于美国。

战前的军事的、封建的日本帝国主义，在经济方面的特点是壟断资本主义和半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在政治方面的特点则是占有殖民地、压迫其他民族，并通过军国主义的、警察的天皇制的统治对国内进行压迫。这个日本壟断资本主义在战后按照从属于美国的方向重新整编。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壟断资本走上了复活和加强的道路。壟断资本在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基础上，接受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掠夺国家资金，扩大设备，强制推行“技术革新”和资本家的“合理化”，加强了壟断和集中。生产力比战前大大提高了，日本壟断资本开始参加包括资本输出在内的重新瓜分市场的斗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綱領草案明确地指出，日本“在经济上具备着帝国主义的特点”。但是，日本壟断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况是：在经济上，美国对日本的投资达到日本资本输出额的四倍，日本除了在金融上依附美国以外，贸易结构也陷于从属美国的地位，石油、橡胶、铝等若干重要工业部门都被美国资本直接控制着；在政治上，日本不仅没有恢复战前拥有殖民地、建立政治、经济的统治范围等帝国主义的地位，相反地，民族主权在严重地从属于美国的状态下受到极大的侵犯，国家的独立发展受到阻挠。这种情况还表现在这样一个近代史上没有前例的事实上，即由于根本上从属于美国，虽然战争结束已经十五年，日本仍然没有同战前日本帝国主义曾经侵略过的中国恢复邦交。

由此可见，綱領草案对日本整个现状所做的分析，是最正确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从战后的日本历史进程来看，单纯从数量来判断帝国主义是否已经复活是不正确的，判断帝国主义是否已经复活的标准应该是：日本是否由主要处于从属地位的

壟断資本主义国家轉化为一个在政治上也已經基本上自立的壟断資本主义国家，即是否完全轉化为自立的帝国主义已成为主要一面的国家。

这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綱領性文件——《莫斯科声明》所特別指出的“不許日本軍国主义复活”这句话里也看得很清楚。甚至就最近的事例来看，这一点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例如，苏联党政代表团和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于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約簽訂之时在七月十日发表的联合公报就指出：“苏联和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于美国军队占領日本和美日統治集团矛头指向邻国的軍事阴謀的事实不能漠不关心。双方认为，一九六〇年簽訂的美日侵略条約是使远东局势更加尖銳化的一步。日本本身的安全和远东和平的利益强烈要求日本斬断外国占領的枷鎖，撤除外国軍事基地、奉行真正的民族独立和和平的外交政策。”由此可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观点并不把日本加以单纯化，认为它是一个自立的帝国主义国家，而一直认为在世界政治局勢中处于从屬美国状态下的日本軍国主义正在复活。

从改造世界这一工人阶级本身的任务来看，日本的社会进步所不可缺少的当前历史阶段的任务是：从人民的立場出发，鏟除目前阻碍着日本的独立发展和民主发展的根本障碍。

“……因为根据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社会发展的利益高于无产阶级的利益；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高于工人个别部分或运动个别阶段的利益。……”（列宁：《我們党的綱領草案》）^①

在日本來說，这就是同美国帝国主义和卖国反动的日本壟断

^① 見《列宁全集》第四卷，中文版第207頁。——譯者注

資本的統治进行斗争，推翻这个統治、完成独立，建立人民的民主。这个改造世界的实践的观点，不可避免地要求我们对这两个敌人进行统一的斗争。因此，綱領草案关于日本现状的分析是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分析和展望日本的过去、現在、将来时所得出的必然結論。如果只从說明日本现状的立場出发，那末从帝国主义在經濟上是壟断資本主义的这种意义上來說，也可以說日本是一个从屬的帝国主义；但是，如上所述，如果从改造世界的立場出发，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以革命的观点来闡明日本的现状，那末我們认为，綱領草案对于日本现状的分析是最正确不过了。

同时，关于修改“安全条約”的問題，綱領草案指出，日美軍事同盟严重地威胁着亚洲的和平。这个条約不仅使日本变成了美国的軍事基地，而且使日本的自卫队負有积极参加美国侵略战争的义务。对于这个条約所具有的这种侵略性軍事同盟的性质，当然不能低估，而且不能輕視帝国主义复活的可能性，即侵略和压迫其他民族的可能性正在增长。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就目前的条件而論，日本壟断資本想单独地发动侵略战争也是很难得逞的；目前局势的实质是，日本壟断資本是作为美国帝国主义的从屬同盟者，扮演着这种危險的角色。

从日本壟断資本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潤的規律出发立即得出結論說，今天日美关系的基本方面是矛盾、对立和斗争的一面，这是一种非常机械的看法，它說明对于这一規律的实际的表現形式缺乏正确的認識。上面說过，日本壟断資本同美国壟断資本之間虽然有着矛盾和对立的一面，但是战后迄今为止，日本壟断資本一直是在以从屬性的同盟为主的关系中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潤的。

认为日本已經是自立的帝国主义的說法，不是从两个社会体

系的对立和斗争是世界政治的基本矛盾的論断出发，而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一规律方面出发，把日美关系单纯化了，因此当然就不能从规律上认识《莫斯科声明》所阐明的今天美国帝国主义同它的从属同盟国之间的特殊关系、美国帝国主义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权的侵犯以及同美国帝国主义结成同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出卖本国主权等等现象。因此，也就不能认识旧金山体系的作用和意义，不能正确地认识到日美关系是从属性的同盟关系。由于这些原因，他们就不得不根据自己的观念和教条，把日美的根本关系歪曲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而且不得不毫无科学根据地硬说日美当前的关系主要是同盟关系，硬把这一武断的、矛盾的、现象性的观点当作结论。这是因为事实是确定不移的，而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

(四)

对当前日本社会作了全面分析以后，当前革命的主要敌人、任务、动力、性质以及革命的前途，自然就十分清楚了。

(一)《綱領草案》指出：

“现在，从根本上统治着日本的是美国帝国主义以及在屈从它的情况下同它结盟的日本垄断资本集团。我国虽然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在实际上却是一个被美国帝国主义半占领的附属国。”

“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即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只有通过一场粉碎阻塞着社会主义道路的、以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为核心的势力的反民族、反人民统治，并且实现真正独立和对政治、经济、社会实行彻底民主改革的革命，才能切实可靠地开辟出来。”

妨碍现在日本社会发展的是美国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垄断资本，它们勾结起来压迫日本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因此革命的主要敌人就是它们两个。

(二)这个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推翻这两个敌人的压迫和统治的革命。这两项任务是互相结合在一起的。美国帝国主义由于它的侵略本性，正在维护和支持日本的卖国的垄断资本的统治，以便把日本置于它的军事、政治、经济的统治范围内，因此，不推翻美国帝国主义对日本的统治，就不能真正推翻日本垄断资本的统治。而且，因为日本的垄断资本是美国帝国主义对日本统治的社会支柱和阶级基础，所以，如果不推翻日本垄断资本的统治，就不能真正推翻和消除美国帝国主义对日本的统治。

这两个根本性质的任务是各不相同的，但又是统一的。

为了完成这个中心任务，《纲领草案》明确规定了当前的基本行动纲领。整个来说，这些任务具有争取独立和民主的性质。

(三)这一革命的推动力和原动力在于处在两个敌人的压迫和掠夺下的以工人、农民为首的各阶层人民的斗争和他们的革命的团结。

《纲领草案》这样写道：

“这条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的统治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是一条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劳动市民、知识分子、妇女、青年、学生、中小企业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爱祖国、保卫民主的人士团结在一起的统一战线。”

垄断组织一方面由于它起的卖国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巨大的垄断和集中以及政治上的专横而同全民族处于矛盾状态，同包括中小企业家的广泛的阶层处于矛盾和对立的状态。但是，处于矛

盾中心进行斗争的阶级是工人阶级。同时，以工农联盟为轴心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团结，是建立革命政权的阶级基础。

(四)关于当前革命的性质，《綱領草案》写道：

“日本当前的革命，是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的统治这两个敌人的新的民主主义革命、人民民主革命。”

“处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我国当前的革命，它本身就有开辟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基础的任务，我们必须接着就迅速地使这个革命发展成为争取废除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换句话说，就是：这个革命必然从一个以争取独立和民主的任务为中心的革命，不间断地发展成为一个社会主义革命。”

首先，这个革命是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阶段的不断革命。在这个革命中，在推翻两个主要敌人的统治以后建立起来的政权是人民的民主政权，是以工农联盟为中心的人民的民主联合专政。这样建立起来的人民的民主国家，是保证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条件。

美国帝国主义在日本布置它的武装力量，把日本变成对社会主义国家和亚洲各国进行战争和压迫的基地，同时压迫着日本人民。在这样的情况下，一部分论者认为，问题不在于什么人的政权统治着日本，而在于什么人掌握着国家政权，他们企图断定说，既然是日本垄断资本掌握着国家政权，所以，“推翻它的革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种主观的方法论，它一开始就把附属国的政权问题看作是基本上独立的国家的政权问题，从而得出预先准备好的片面的结论。

认为革命只是从本国的统治阶级那里夺取政权，而推翻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驱逐外国帝国主义并不能成为革命对象的观

点，是一般地否认民族解放革命的毫无根据的說法。而且，认为民族解放革命只能发生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至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則决不可能有爭取民族解放的革命的观点也是毫无根据的。归根結蒂，这只是否认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外国帝国主义的統治下陷于事实上的附屬国的說法。还有，有人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經濟是单一的民族經濟，它的上层建筑是单一的国家政权，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淪为外国帝国主义的事实上的附屬国，这种观点無論在历史上和在理論上都是錯誤的。它否定了关于帝国主义侵略性质的列宁主义原理：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不仅侵入农业国，而且也侵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把它变成自己的附屬国，甚至进行經濟上的吞并。

同推翻美国帝国主义在我国的統治結合起来进行的推翻壟断資本的統治，是打垮处于从屬于美国状态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統治階級——卖国反动的壟断資本的政府和权力的民主革命，它本身同以廢除一切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为目的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有区别的。民主力量在爭取建立民族民主統一战綫政府的斗争中，不仅要提出把外国壟断資本企业收归国有的口号，而且要提出人民对我国壟断組織进行管制和民主管理以及重要壟断企业国有化的口号，并为此展开斗争。正如《莫斯科声明》也明确指出的，对于壟断組織进行的这种管制、限制和打击，具有民主的性质。《莫斯科声明》在談到“爭取和平；爭取民族独立；保卫和发展民主；爭取对最重要經濟部門实行国有化和民主化；……”等問題时指出：“……所有这些都帶有民主性质，……”。

但是，不言而喻，这种对壟断組織的管制和限制是对壟断組織的重大打击，对于壟断組織來說，这是一个能否維持其政治的、經濟

的統治的严重問題。而且，这当然也意味着是对資本主义制度的經濟和上层建筑的打击。

面对着这样严重的打击，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的壟断資本在还能够繼續維持它們的政权統治的情况下，会对民主力量的压力和改变政策的要求輕易让步嗎？不錯，正如世界革命运动中的許多实践所表明的，在人民斗争高涨和要求进行民主改良的情况下，外国帝国主义者和本国的卖国統治阶级是作过让步的。获得这样的改良对于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发展来說是有利的。这个問題，我們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已經談到了。

但是，就大局来看，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贏得这种改良的成果是整个革命斗争中的副产品。把改良的积累本身当作自己的目的，而不能正确認識改良同夺取政权——革命的关系，这正是改良主义。从夺取政权的观点来看，人民对于壟断組織进行的管制和重要产业的国有化，尽管是民主性质的要求，但它既然是对于壟断組織的严重打击，就不能不預料到壟断資本政权的頑强抵抗。

因此，要想切实可靠地实现这一点，就有必要建立人民的民主政权。人民对卖国的壟断資本进行的管制，包括壟断企业的必要的国有化在內，还属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前的一种民主性质的任务，可是，要想确实保证实施这种措施，需要有民主政权。

而且，即使在考虑推翻壟断資本的政府以后建立民族民主統一战綫政府的过程时，当然也不能不碰到政权問題。成立民族民主內閣——政府，还不等于建立革命政权。不过，这是建立政权的一个过程，是掌握建立政权的桥头堡。

成立这样的政府这件事本身，对反动势力說来是严重的政治危机，也是向革命危机的接近和危机的加深。因此，这样的民族民

主內閣——政府，当然会加强民族民主統一战綫。同时，面对着反动势力对这个政府——內閣发动的一切进攻，必須保卫这个政府——內閣的生存，并且必然地要按照力量对比和形势确保政权，爭取建立革命政府，这是理所当然的。

这个政权当然是以驅逐美国帝国主义出日本和推翻日本壟断資本的統治为中心任务的反帝反壟断的民主政权。同时，建立这个政权和完成反帝反壟断的民主任务，将会創造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条件，也是向社会主义前进的一个过渡阶段。

有人以推翻壟断統治以后必然立即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为理由，认为当前的革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会产生这种論据，一方面是由于他們不理解在日本統一完成反帝、反壟断的历史斗争任务的意义和必不可少的历史阶段的意义，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們不理解上述理論的和实践的进程。

这个革命是以工人階級为核心的人民民主革命。这是反帝、反壟断的民主革命，也是新的民主革命。而且，它将成为世界反帝統一战綫的一个部分的胜利，具有在亚洲形成强大的和平堡垒的世界历史意义。

四

在过去的三年里，我們党在群众运动和建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正如反对修改“警察职务执行法”斗争、反对修改“安全条約”斗争、三池矿工斗争、反对“防止政治性暴力行为法案”斗争等所表明的，我們党在对革命前景作了正确分析的情况下，为爭取偉大群众运动的高漲而斗争，对发展人民的偉大統一行动和結成

統一戰綫起了巨大的作用。在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我們工人階級和人民共同奋斗，取得了阻止修改“警察职务执行法”、推翻岸信介內閣、阻止艾森豪威尔訪問日本、把 U-2 型飞机驅逐出日本本土、以三池矿工为中心的反对“合理化”和维护权利的英勇斗争、阻止通过“防止政治性暴力行为法案”等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通过这些斗争，在我国建立起以反对“安全条約”为中心的、包括共产党和社会党在内的民主团体的全国性共同斗争組織，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数目多达两千的地方性民主共同斗争組織——統一戰綫組織。

总的看来，这些斗争严重地打击了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壟斷資本的統治，剧烈地震撼了它們的統治基础。而且在世界反动元凶美国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最大据点发生的这一人民的大規模的反抗斗争，加强了国际反帝統一戰綫，对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綱領性文献的《莫斯科声明》，对日本人民反对修改“安全条約”的斗争作了积极的評價。而且，全世界許多兄弟党也对以反对“安全条約”斗争为首的最近日本人民的斗争給予了鼓励和支持，认为这些斗争对于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保卫世界和平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赫魯曉夫同志在一九六〇年六月羅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說：

“你們知道得很清楚，千百万日本人对美国占領者表示蔑視和憎惡。一句話，在美帝国主义者还没有被赶出去的国家里，人民的憤怒在沸騰着，抗議的力量正在成熟。大家知道，既然打閃电，就必然要响雷。

你們当然知道，日本人民展开了抗議日本国会批准所謂日美‘安全条約’和反对美国总統訪問日本的大規模运动，他們迫使艾森豪威尔总統放棄了日本之行。……

日本人民把不受欢迎的美国客人拒之于大門之外，并向全世界表示，他們仇視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和它在日本的走狗岸首相。……日本人民为反对本国領土上的外国基地而斗争，这也就是为緩和國際緊張局势、为停止‘冷战’而斗争。我們希望日本人民能爭取取消强加于他們的不平等条約和协定。……”

毛澤东同志在一九六〇年五月接見当时在中国訪問的日本民主团体代表团时也指出：

“新的日美‘安全条約’是为了压迫日本广大人民，是以中苏为敌、以亚洲人民为敌的侵略性的軍事同盟条約，它对亚洲和世界和平是严重的威胁，同时也必将把严重的灾难帶給日本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当反对日美軍事同盟条約。……目前日本人民正在展开規模宏大的斗争，反对日美軍事同盟条約。日本人民在反对日美軍事同盟条約的斗争中，觉悟一天天提高，觉悟的人越来越多。日本人民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中国人民过去、現在和将来都坚决支持日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

全世界許多兄弟党都对以反对“安全条約”斗争为首的最近日本人民的斗争給予鼓励和支持，认为这些斗争对于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保卫世界和平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敌我力量对比和民主力量在政治上和組織上成长的現狀下，尽管沒有能够阻止住修改“安全条約”和資本家对三池矿工的

解雇,但这些历史性斗争的划时代意义,却是一点都不能低估的。

今天在这个大会上所作的我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对于这些斗争进行了正确而详细的分析,应该怎样联系我党綱領的展望来估价这些斗争呢?

第七次代表大会虽然决定把党章草案的政治綱領部分作为大会的草案,但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但这并不等于说,围绕綱領問題所討論的一切理論上和政策上的問題都悬而未决,没有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取得一致。留待以后解决的主要問題,只是关于当前革命的性质問題。

正是因为大会进行討論的結果,对于日本现状的分析以及在斗争任务方面取得了一定的一致意見,所以才通过了包括一定的关于现状分析在内的政治报告,并且通过了党章草案綱領部分的基本行动綱領作为“行动綱領”。同时还附有这样一个条件,即决定把整个政治綱領部分作为大会的草案。

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政治报告在談到日本现状的新的特点时曾指出:

“以国际形势的根本变化和发展作为背景,日本的国内形势在这十年間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的特点就是:美国的占領制度,已經为以日本被美国半占領、并处于事实上的附屬国状态为內容的旧金山体制所代替;日本壟断資本一面从屬于美国,一面正在复活和加强;在日本人民中間,民主势力有了巨大的发展。目前日本国内形势的特点是:美帝国主义同日本壟断資本之間的矛盾虽然在发展,但它們仍然加紧勾結,向工人階級和人民发动进攻,反动势力和民主力量之間的对立和斗争已經进入新的严重阶段。”

“由于美国占領制度变成了旧金山体制和战后日本資本主义

的发展，由于日本壟断資本的复活和加强以及它們采取了资产阶級民族主义的政策，因此就在日本人民中間造成了一种幻觉，即认为日本似乎已經完全或者基本上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了。这是一个严重的問題。”

如上所述，政治报告关于日本现状所作的闡述认为，日本现在处于美国帝国主义半占領下的事实上的附屬国状态，並沒有基本上实现独立，同时指出：“日本壟断資本打算走向复活帝国主义的道路。”

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在談到日本人民对之进行斗争的敌人时指出：

“我党必須明确指出同以不仅在破坏我国人民的和平与幸福而且在破坏人类的和平与幸福的美帝国主义以及追随它的英国壟断資本为中心的反动势力作斗争的正确道路。”

这就是日本人民对于两个敌人进行斗争的任务。大会在討論綱領問題时，虽然在战略目标和革命性質的問題上存在着分歧，但是，無論在小組委员会和大会的討論上，絕大多数同志都一致认为，摆脱美国帝国主义的控制爭取日本独立的斗争和反壟断的斗争，是当前革命斗争的两大任务。正是由于有了这些肯定的一致意見，党章草案綱領部分的基本行动綱領才按原案获得通过，成为行动綱領。

这个行动綱領在强調指出必須展开斗争，爭取世界和平，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势力共同进行侵略战争的准备的同时，当然还强調指出了粉碎旧金山体制、廢除一切卖国条約和协定、收复冲繩島和小笠原群島、撤退全部美軍和取消一切美国軍事基地等为爭取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任务。而且，在关于綱領問題的報告

(一)里已正确指出:

“旧金山体制尽管在本质上是出卖和平和日本民族利益的,但垄断资本却毫不触及它的本质,只是随着局势的变化作一些‘调整’,企图借以转移人民的不满和斗争。不仅如此,它们甚至还考虑这样的计划,即使条约在‘双边化’的名义下,让日本军队承担为美帝国主义战争卖命的义务。”

早在进行反对修改“警察职务执行法”斗争的时期,我们党就首先揭露了修改“安全条约”的阴谋。我们党所以能够迅速而明确地认识到两个敌人所发起的新的进攻,从而敲响警钟,和民主力量一道展开众所周知的伟大斗争,其基本原因在于:我们党遵守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对于日本现状的认识、同两个敌人的斗争以及具体的斗争任务等问题所作出的正确的规定。这些规定与党章草案的基本立场是相同的。

在三中全会、六中全会和十一中全会上,我们党坚定不移地采取了争取由反对“警察职务执行法”斗争到反对“安全条约”斗争的一系列群众斗争的高涨和发展的方针。不言而喻,这些方针的前提是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和行动綱領所指出的对日本现状的认识和斗争方向。

三中全会对于修改“安全条约”的本质所作的下述分析就表明了这一点。

“从目前已经弄清的情况来看,这次修改‘安全条约’的方针是在条约中加进一些形式上的双边条款,来欺骗要求独立的人民,而本质上则使争取日本独立的运动陷于更加困难的境地。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方针,它不仅保持了战争和从属的体系即旧金山体系的实际内容,而且特别在军事上使日本更加牢固地同美国的战略

体系联結在一起。”(《三中全会決議》)

我們党中央委员会在确定这些斗争方針的过程中，一貫地摒棄了托洛茨基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关于修改“安全条約”的共同論点，他們认为日本在旧金山“和約”締結以后，已經基本上获得独立，而通过“安全条約”的修改，自立的日本帝国主义将前进一步，取得同美国平等的地位；因此，日美关系的根本問題是对立和斗争。这些观点同我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方針的基本方向是根本不相容的。从这种錯誤的关于修改“安全条約”的观点出发而得出的战术，必然是号召人們主要只对日本壟断資本进行斗争的“一个敌人論”。而且正是在这一点上，从我国的托洛茨基分子到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以至修正主义者，尽管他們的性质不同，但是他們在实践上却是一致反对我們党的政治路綫的。

我們党在不断地同这些錯誤見解之有侵入党和党的领导机构的危險进行斗争的同时，一面又坚持不渝地对两个敌人展开斗争。我們党不仅提出了推翻岸信介內閣的口号，而且及时地提出了阻止艾森豪威尔訪問日本的口号，同时向阻止修改“安全条約”国民會議建議，把这些口号作为我国工人階級和人民的共同方針。而且，正是由于日本人民对两个敌人坚决展开了不屈不撓的斗争，民主力量才能够向国会和政府举行一次接一次的示威游行，同时向美国大使館和哈格蒂的訪問日本展开了抗議大示威运动，使哈格蒂不得不承认这是在他訪問的所有国家中遇到的一次最大的示威游行。

此外，在过去三年中我們看到冲绳县人民的英勇斗争、新島的反对導彈基地化的斗争、反对日本全国的美国軍事基地的斗争、反对導彈基地化和反对自卫队进行核武装等斗争，都不断在发展。

这正是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正在复活的日本軍国主义的严重斗争。这是争取独立、民主和和平的斗争。

在过去三年中，我们党经常把冲绳县人民争取独立、民主与和平的要求同反对修改并争取廢除“安全条約”的斗争以及反对核武装的斗争结合起来，并把这些要求作为一贯的重要的斗争口号，进行了斗争。一九五九年，在我党倡議下，展开了反对修改冲绳总刑法（这次修改包括野蛮的死刑法在内，企图使它成为不折不扣的惩罚奴隶的刑法）的运动，并使运动发展成为民主力量共同的要求。冲绳县人民抗議斗争的烈火燃燒起来了，使美国帝国主义者不得不表示无限期延期修改这个刑法。尽管当地的卖国资产阶级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出卖了他们，冲绳县人民仍然坚持对美国帝国主义和美国的反动阶级展开斗争，抗击美国帝国主义的穷凶极恶的黑暗統治，要求重归祖国怀抱。反对核武装的呼声更加高亢，更加广泛，并正在变为群众性的统一行动。

如果按照只把日本壟断資本当作主要敌人的“一个敌人論”者的說法，主要要求日本政府改变政策，或者展开以反壟断斗争为主的斗争，那末决不能改变处于美国帝国主义殖民統治下的冲绳島的現狀。事实上只有冲绳和本土的日本人民打成一片，不断地对美国帝国主义展开斗争，争取粉碎旧金山体制（包括廢除允許美国占領冲绳島的旧金山“和約”第三条），才能动摇美国永久占領冲绳的基础。这些斗争当然只有同日本本土的争取廢除“安全条約”、取消美国軍事基地、反对美国軍舰入港等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壟断資本准备原子战争的一系列的斗争结合起来，才能名副其实地成为整个日本的爱国正义的一致行动。

有人把冲绳县人民的斗争看作同我們日本工人阶级和人民所

处的一般情况关系不大的例外的斗争。换句话说，他们认为日本已经是自立的帝国主义，美军在日本保有军事基地是出于日本垄断资本的自愿，所以，只要以日本垄断资本为战略目标并将其推翻，就能进入社会主义；即使冲绳岛和小笠原群岛留在美国手里，也正如中国的台湾一样，并不妨碍日本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如果依靠这些人，那就不仅使美国帝国主义可以安然地赖在冲绳不走，使冲绳岛和小笠原群岛的同胞一直梦寐以求的重归祖国怀抱和废除旧金山“和约”第三条的殷切愿望不能实现，而且也决不能使日本进入社会主义。

直到今天，美国帝国主义还在我国本土上驻扎着几万军队，掌握着制海权和制空权，对日本进行军事压迫，并且继续对冲绳岛和小笠原群岛进行殖民统治。美国帝国主义所以这样做，是同它企图把整个日本变成它的军事基地，阻挠日本的自主、统一、和平的发展，阻止日本人民的解放斗争这一根本目的相一致的。而且，很明显，正是承认美国帝国主义占领冲绳岛和小笠原群岛以及允许外国军队驻扎日本的旧金山“和约”的第三条和第六条，把美国帝国主义使日本在体系上从属于它的事实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了。

日前访问美国，自称受到“平起平坐”的礼遇而感到无比光荣的池田首相，对于把冲绳岛和小笠原群岛归还日本的问题，并没有提出任何“平起平坐”的要求，这决不是偶然的。

冲绳的斗争实践不仅证实我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章草案的基本立场是正确的，同时，沉重地打击了从纲领上根本否定我们党的同两个敌人进行斗争和粉碎旧金山体制的路线的企图。正因为如此，这样的斗争路线才是促进我国解放，同时促成冲绳岛和小笠原群岛解放的唯一正确道路。我可以向代表同志们报告，冲绳的站

在民主力量的前列的人們是热烈拥护我們党的《綱領草案》的。

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根据同两个敌人进行斗争的基本立場，闡明了反对修改“安全条約”同反对企业的“合理化”斗争的关系。这就是在三池矿工斗争中我党所采取的基本方針。

“早自三中全会以来，党就提出了反对‘合理化’的斗争方針。今天的問題是闡明修改‘安全条約’同‘合理化’攻势的相互关系，并根据統一发展的观点掌握这两个斗争。目前的‘合理化’攻势同修改‘安全条約’具有千絲万縷的內在联系，是把加强从属于美国的日美軍事同盟和复活日本帝国主义結合成一个整体向前推进的。”（《六中全会決議》）

事实上，反对“安全条約”斗争的高漲大大地鼓舞了三池矿工的斗争，加强了全国的团结观念。党把三池矿工斗争当作反对“安全条約”共同斗争中的全国性共同斗争的任务之一，而且从加强三池矿工当地的統一和团结的立場出发，根据同反对“安全条約”斗争的关系，正确地领导了反对解雇、反对企业“合理化”的斗争，并由此争取实现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加强斗争力量的目的。而且，党一贯采取的方針是：把三池矿工斗争发展成为煤矿工人的产业系統的联合斗争，以加强整个工人的政治的、經濟的統一行动；把三池矿工斗争当作反对“安全条約”共同斗争的全国性共同斗争的任务之一。党还闡明了日本政府从属于美国而执行的“能源”政策同修改“安全条約”問題和旧金山体制的关系，拒絕把“煤炭企业蕭条論”作为资本家实行企业“合理化”的口实。

正是由于坚持了这样的方針，才能同以反对“安全条約”斗争为中心的全国性斗争的高漲正确地汇合在一起，使三池矿工斗争持續地向前发展，并更加有利地推动了全国性的反对“合理化”的

斗争。而且当第一次“藤林调解方案”提出后，党中央就表明了正确的态度，领导日本煤矿工会全国大会采取了一致予以拒绝并进行斗争的方针，后来当有人对第二次“调停方案”提出了任凭调停人全权处理的失败主义的方针时，也贯彻了正确的立场。

正如政治报告所指出的，三池矿工斗争虽然没有最后阻止了资本家解雇工人，但它作为光荣的英勇斗争将永垂史册。整个说来，这是一次规模巨大的群众斗争和群众行动，它发挥了工人的维护生活和权利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战斗的创造性。通过这次斗争得出的最大经验是：加强群众斗争和统一行动，加强包括共产党、社会党和工会的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共同斗争，并作为全民性的任务的一个方面，展开揭露工人阶级和人民的真正敌人——两个敌人的本质和政策的斗争，才是维护工人的生活和权利的最大保证。

一小撮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虽然在口头上似乎一般也承认群众斗争和反抗斗争，但实际上他们不把保卫工人同人民的团结和现实的斗争当作重点，却把没有按照“结构改革”论进行策略指导说成似乎是最大的缺点。不过这是完全不正确的。让我们看看事实吧，拿新岛斗争来看就很清楚。正是由于在新岛斗争中出现了所谓的“政治停战”那种失败主义的机会主义策略指导和以日本的“结构改革”论为基础的策略路线在三池矿工斗争中表现得不够强烈，所以三池矿工的战斗力量才能那样长时期地放射光芒，给今后日本工人阶级的斗争以巨大鼓舞。

根据过去三年的斗争实践来看，党的纲领草案的基本立场也是正确的，在全党讨论的过程中，进行斗争并扩大了党的力量的绝大多数同志都特别强调地指出了这一信念。

正如政治报告所明确指出的，党中央委员会是在检查了我国人民和我党进行偉大斗争和获得巨大发展的过去几年的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綱領草案所阐述的关于日本现状的分析和革命前景的。

五

即使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近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深信我們的綱領草案的基本立場是正确的。在党章草案公布的一九五七年，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宣言，它們对于国际形势的分析，特别是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作用、对于受美国帝国主义强烈影响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当前历史任务、革命的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問題，取得了根本一致的看法。从中央委员会关于綱領問題的报告的各个論点的内容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关于这一点，我們不妨回忆一下苏联共产党的理論机关杂志《共产党人》刊載的一篇沒有署名的評論《莫斯科宣言》的文章，这篇文章在談到包括我們党的草案在內的許多共产主义政党的綱領性文件时指出：“它們貫穿着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并全面地吸收了具体的民族历史条件和特点。”而且，我們党中央委员会在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时候，更进一步地学习了《莫斯科宣言》的教导，并把它貫徹到大会的議案中去，同时在大会上通过了一致拥护莫斯科會議的《宣言》和《和平宣言》的決議。

在第七次代表大会閉幕后的三年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的历史事件，毫无疑问是有八十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

表参加的一九六〇年莫斯科會議的成就。

我們党中央委员会全体會議已通过一項決議，表示完全拥护这个會議的《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

《莫斯科声明》首先在談到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时指出：“这两个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綱領性文件，确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当代最重要問題的原則立場，大大促进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把力量联合在一起，为共同目标进行斗争。这两个文件，仍然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斗旗帜和行动指南。”

大家知道，一九六〇年的《莫斯科声明》对于决定我們时代的内容、特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点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具体地丰富和发展了一九五七年的《宣言》。《声明》根据过去三年中的斗争实践的总结，对于战争与和平的問題、社会主义体系新的发展阶段、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资本主义各国間的斗争問題等作了通盘的、深入的闡釋。

我想同志們一定会清楚地記得这些重要的論点，这里就不再引用《声明》中的有关部分加以重复了。

响彻着这些論点的雄壮的交响曲，高奏出世界共产主义胜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社会主义的各种运动的胜利前景的凱歌。我們展望未来，深信我們生活在一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包括正在胜利地全面建設共产主义社会的保卫世界和平的最强大的堡垒偉大的苏联，和以其革命胜利給予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地位以沉重打击后又以跃进的步伐建設着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构成强大的社会主义陣营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轉化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时代。

同时，这毫不抹杀还没有取得政权的各国人民和工人阶级的先锋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分别完成为本国的解放和革命运动所肩负的独自的重大任务在决定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上所具有的非常重要的意义。关于这一点，《声明》谈得很清楚：

“所有革命力量都在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民，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一般民主运动——所有这些当代的伟大力量，正在汇合成为一股冲击和摧毁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洪流。站在现时代的中心的是国际工人阶级和它的主要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它们是争取和平、民主、民族解放、社会主义和人类进步的斗争取得胜利的保证。”

国际工人阶级和它的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这二者是站在时代中心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创造性的推动者。而且，作为国际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我们日本工人阶级，也负有重大的责任。

“各国共产党根据本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并且考虑到国际局势，来确定革命的前景和任务。它们进行忘我的斗争，争取在当前的条件下尽一切力量保卫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而不把这些事情拖延到社会主义胜利的时候。工人阶级及其革命的先锋队认识到，他们自己肩负着为使本国人民摆脱资本压迫而斗争的主要重担，他们将在本国政治、经济 and 思想生活的一切领域里，向压迫者和剥削者的统治展开越来越有力的进攻。”

正因为他们是充分觉悟到“自己肩负着”争取本国解放的斗争的“主要重担”的工人阶级及其革命的先锋队，他们才能以时代主人的态度理解现时代的特征、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容和方向，并且把

作为国际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为争取本国人民的幸福而斗争的爱国主义正确地结合起来，贯彻到实践中去。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成长和发展，在它们的经济建设方面以及在争取和平和反对殖民主义的外交政策方面，对正在为争取解放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斗争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使这些国家人民的斗争条件变得大大有利了。但是不能忘记，在世界规模上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力量明显地超过帝国主义和战争的势力，同还没有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的现实力量尚未强大到超过本国统治阶级的力量，是两回事。而且，没有获得解放的国家之所以没有获得解放，恰恰是由于反动势力掌握着统治权。正因为如此，根本改变这种力量对比的革命斗争的任务，就落到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肩膀上。

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无论在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和党章草案中，都正确而统一地理解到国际局势越来越有利于社会主义以及和平、民族解放、民主阵营的发展，和我们工人阶级、人民和我们党主要肩负着为争取本国解放而奋斗的任务，并根据这个立场从理论上、政策上和实践中领导了斗争。从反对“安全条约”斗争的发展可以看出，我们通过这种斗争对本国工人阶级和人民力量的发展以及国际反帝和平战线的加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这一点上，我们党的《纲领草案》的立场和《莫斯科声明》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

党章草案和关于党章草案的报告以及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统治日本，以及它同日本垄断资本的关系，都作了分析和评价。在两个月以后发表的《莫斯科宣言》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分析和我们的分析基本上是一致的。

而且，我們党中央委员会在七次党代表大会以后，一直反复地分析了两个敌人的关系：日本壟断資本在从属于美国帝国主义的条件下同美国結盟，企图依附美国来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本国人民的日益高漲的斗争，保持自己的地位安全，同时走上复活帝国主义和軍国主义的道路。并且明确指出，目前日本壟断資本虽然一面从属于美国帝国主义，一面又开始执行对外扩张政策，但事实上还处于依附美国的从屬国状态，并没有实现帝国主义的自立。

这证明列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所作的預見的正确性：帝国主义国家由于战敗轉化为其他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事实上的附屬国；同时，根据設有許多軍事基地和冲绳島、小笠原群島的現状所突出表明的我国的具体历史进程来证明，日本从属于美国的程度是根深蒂固的。

《莫斯科声明》在談到現时代最迫切的問題——战争与和平的問題时也指出：“**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美国帝国主义。**”同时，《声明》当然也特別注意到东西的两个战争策源地日本和西德的問題。

“美国帝国主义者^{在远东也}正在积极地复活战争策源地。他们侵犯日本人民的民族独立，違背日本人民的意志，勾結日本反动統治集团，把新的軍事条約强加于日本。这一条約以对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进行侵略为目的。”

“为了确保和平事业，首先必須解决下列任务：停止軍备竞赛；禁止原子武器及其試驗和生产；取消外国軍事基地；从別国領土上撤退外国軍隊；解散軍事集团；簽訂对德和約；使西柏林成为非軍事化的自由城市；制止西德复仇主义者的侵略阴谋；不許日本軍国主义复活。”

当然，莫斯科會議並沒有特別討論日本問題，但是，在对国际政治形势进行的概括性分析中，闡明了阻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最有力的战争策源地日本軍国主义复活的意义。

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在談到受美国帝国主义强烈影响的国家时指出：

“在美国壟断資本企图控制的資本主义国家里，在身受美国經濟和軍事擴張政策危害的国家里，把最广泛的各阶层人民团結在工人階級及其革命政党的领导下，进行爭取和平、保卫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推翻出卖民族利益的壟断資本独裁統治的斗争的客观前提正在形成。”

一九六〇年的《莫斯科声明》把这一論点更加具体化，它指出：

“在处于美国帝国主义政治、經濟和軍事統治下的非欧洲的某些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階級和人民群众的主要打击是針對美国帝国主义的統治，也針對出卖民族利益的壟断資本和国内其他反动势力。在这一斗争的过程中，一切民主爱国的民族力量，也就是为获得真正的民族独立和民主革命胜利而斗争的力量，結成統一战綫；而真正的民族独立和民主的取得，将为进而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創造条件。”

我們党在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各种文件以及以后中央委员会所一貫采取的各项方針中，闡明了日本虽然是一个达到壟断資本主义阶段的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但它正处在从屬于美国的状态，并且，党章草案和以后的綱領性文件在展望革命前景时，又明确地指出了从以爭取独立和民主为中心任务的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道路。我們党的革命路綫是符合这两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綱領性文件的論点的。这个論点具有重要意义，它創造性地运用馬克

思列宁主义,提出了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民主革命的完成将为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創造条件这一新的問題,并使它成为新的理論。

过去人們认为,民主革命的典型或者是殖民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或者是像战前的日本那样,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反对专制的天皇制,爭取土地和自由的民主革命。但是,我国的某些社会民主主义者,从战前一直到今天,都在強調他們的不现实的武断的論点: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不可能从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与此相反,自从列宁提出“两个策略”以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論对革命的阶段性和不断发展問題給予了深刻的注意。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的形势下,在經濟关系方面半封建殘余不占統治地位、而且达到壟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里,已經有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了。一个是从一九四五年开始的捷克斯洛伐克由民族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道路,它是由反对德国帝国主义和卖国反动的壟断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另一个是德国由一九四五年的反法西斯的人民革命即反壟断民主革命轉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两个革命經驗具有巨大的普遍意义,因为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根据本国的条件,創造性地运用了列宁的这一指示的精神:“无产阶级不进行全面的彻底的爭取民主的革命斗争,就不能造成对资产阶级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① 我們党也是根据我国的条件,創造性地运用列宁这一教导的。上面引用的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的論点的划时代意义,就在于它使列宁的这一教导成为

① 見《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中文版第138頁。——譯者注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綱領性前景之一。

大家知道，《莫斯科声明》虽然談到把主要打击針对整个国家壟断资本主义制度类型的国家的革命原理，但它沒有确定当前直接面临的革命屬於什么性质。因此，它並沒有規定，是采取由反壟断民主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呢，还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为这是屬於由各个国家的党根据自己国家具体历史条件来决定的問題。因此，在解釋这一原理时，认为它仅仅只是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这个問題还可以从有的党对革命前景的展望上看起来。有的党把反壟断斗争作为当前历史阶段的民主斗争的任务，并把它同建立民主的人民政权的任务結合起来，提出由反壟断斗争进入社会主义。

六

(一)

关于春日庄次郎及其他反党的修正主义者、分裂主义者的問題，《赤旗报》已經发表了文章，詳詳細細地駁斥了他們对于我党的《綱領草案》的攻击。他們的攻击和一部分修正主义者用以攻击我党的基本論調是完全相同的。这一部分修正主义者早在一年前就破坏党的原則，在党外报刊上攻击党的政治路綫。他們的攻击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对我们党的《綱領草案》的攻击也有許多共同点。春日庄次郎和一小撮反党分子进行反党的宗派活动，他們反对《綱領草案》并利用其他种种借口，非常瘋狂地攻击党，极尽謾罵和誹謗的能事。这并不是他們的观点有力和巩固的表現，相反，是他們在过去三年間的全党實踐中陷于孤立的表現，是他們背叛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就的表现，是他们面临破产而进行徒劳的挣扎的表现。

除革命的性质问题而外，党章草案中的基本论点差不多都包括在第七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政治报告和行动綱領里了。春日等人是赞成政治报告和行动綱領的，至少是表示了赞成的态度的。后来，党中央委员会設立了包括春日在内的綱領問題小組委员会繼續进行討論。并且，他们对于十中全会前夕在小組委员会上得到一致同意的小組委员会討論的下述总结也是赞成的。这项总结指出：(一)“日本基本上独立了”的意见，一开始就没有成为討論的問題，因为这一錯誤意见早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就被糾正了。(二)关于“日本实际上是一个被美国帝国主义半占領的附屬国”問題，全体委員的意见取得了一致。(三)經過討論，全体委員一致承认“爭取独立是一个战略性的任务”。(四)这样，經過大約二十次的討論，全体委員的看法有了一定的接近，討論的內容也更加深入了。在这个意义上，討論整个說来是有进展的。(五)多数委員表示拥护党章草案的立場，少数委員的观点則相反，他们认为当前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六)討論表明，归根結蒂，解决綱領問題的关键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革命是政权問題”，特别是如何認識我国的政权問題。

在十中全会上，不仅春日等人的理論受到了批判，而且內藤、原等人发表在《团结和前进》上的文章也受到了批判。原认为，今天包括亚非各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当前革命阶段都是社会主义革命。批判指出，他的这种观点違反了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革命理論，是原則性的錯誤。于是他本人也不得不自动表示取消这篇文章。內藤也只好撤銷他那种认为日本在締結旧金山“和約”

以后已經基本上获得独立的意見。十中全会在統一中央委员会意志問題上已取得了这样的进展。

但是后来，当佐藤升等人在党外报刊上展开反党的論战活动以后，他們又拋棄了他們在小组委员会上已取得一致的立場，而墮落到和佐藤等人相同的立場上去了。十六中全会一直举行了二十多天，这表明党中央为了保证民主討論，取得党中央的意志統一而作了空前未有的努力。但是，党中央的这种努力并没有获得成功。这是因为，他們不仅深深地陷入了“佐藤理論”的非实践的形式論的泥坑，而且利用中央委员会长期开会的机会，以各种借口背着党的机关进行宗派主义的勾結，互相鼓励，加深了他們作为宗派在党内扎根的危險。尽管如此，党中央政治局仍然以积极态度介紹了十六中全会上的少数意見，主动提議采取了已經在《赤旗报》号外上发表的那种方針。

但是，他們当中的許多人利用政治局这一誠懇的善意的提案进行反扑，施展了十分恶毒的阴謀，企图重新构筑起他們在十六中全会上已經崩潰的宗派障地。具体地說，他們企图利用党中央保障他們发表意見的机会，有分工、有計劃、无中生有地对党的政治路綫和实践展开反党的誹謗运动。在他們已經公然暴露出他們是破坏党的宗派主义者的本来面目的今天，这种情况越发看得明显了。当时，在党中央以外的某些分子中間，已經窃窃私語地說什么春日等人“得到了”发表意見的条件，什么他們的文章一发表党就要分裂等等。如果把这件事和下述事实对照来看，那末今天就更加清楚，春日等人是这些恶毒的反党活动的核心人物了。因为只限定在中央委员会上报告过的其他問題，后来却被脱离党、受到党的处分并参加了春日等人的反党活动的两三个反党分子散布出去

了。另外还有許多“令人不解的”事例，证明他們之間存在着明显的宗派的同謀关系，例如，春日庄次郎和山田六左卫門在意見书里異口同声地提出十六中全会并没有提出的問題并且加以強調，仿佛这些問題是什么重大問題；又如山田，在截稿日期过后，还和春日庄次郎事先联系，要送来稿件等等。

十六中全会决定在加了中央委员会的意見之后发表反对意見。这說明，在发表反对意見时，应该以他們在十六中全会上陈述的意見为中心，范围只限于过去的发言和个人意見。按照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中央机关领导干部要提出必要的有关全党的問題时，应该經過中央委员会的集体討論。但是，春日、龟山、西川、原之流却悍然破坏了这一不可动搖的原则，企图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机会，把他們的个人的、宗派的阴謀置于全党团结的原则之上。党内民主当然只有在保持党的团结这一大前提下，和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才能得到保证。党中央虽然預先知道他們蓄謀已久的分裂主义危險，但为了在保持团结的范围内尽可能地進行民主討論，曾考虑采取措施，从他們提出的意見书中选出一部分作为来稿发表，而且实际上也采取了这个措施。从整个來說，春日提出的关于《綱領草案》的意見书只是极其恶毒的謾罵，基本上没有什么內容，但考虑到在下次大会上他是反对意見的中心，所以还是决定予以发表。内藤和内野的意見书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不負責任的謾罵性质的，但认为这些文章对他們的反对論“在理論上”具有代表性，于是决定收入八月份《前卫》大会特輯号上。当我们把这一措施同春日进行联系时，他干脆拒絕了，因此他的意見书当然沒有能够发表。

从上述各点可以看出，中央政治局之所以不得不把为了根

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大会前进行最大限度的民主讨论而提出的十六中全会的决议改变为十七中全会的方针，是这些反党分子本身不负责任地进行阴谋活动的结果。归根结蒂，这一切应由他们负责，因为他们离开了十六中全会决议的精神，企图根据个人中心主义的立场滥用该项决议。党中央委员会正确地通过十七中全会的决议防止了党中央本身受他们的阴谋暗算，陷入自由主义错误的危险。尽管如此，他们为了隐瞒自己得不到党的大多数支持的真实情况，竟不惜歪曲事实，企图掩饰他们蓄谋已久的给党制造混乱的野心，这真是双重的虚伪。

(二)

那末，今天已经堕落为被驱逐出党的这些叛党分子的“理论”所具有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质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关于这个问题，党中央已经在《赤旗报》号外上发表了详细的批判，这里只简单地谈谈它的特点。

第一，春日在《前卫》杂志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号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具有典型意义，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的观点不仅是看不到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而且实际上是对它寄予了不正当的好心的期待，并对它加以粉饰。他在那篇文章中不厌其详地片面强调说，如果民主政府提出要求，美国帝国主义将无法拒绝废除“安全条约”和修改甚至废除旧金山“和约”，还说什么人民政府一旦成立，“就可以依法要求取消军事基地、撤退驻留美军以及归还冲绳岛，而美国政府将无法拒绝这种要求”等等。

正如老挝、古巴的事件以及对冲绳岛濑长市长选举的镇压的教训所表明的，帝国主义者绝对不会轻易停止它的侵略和干涉。

简单断定說，美国“无法拒絕”还没有获得政权的民主政府的要求，是对帝国主义侵略本性所作的一种机会主义的估价。

正如《莫斯科宣言》所指出的，这是由于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下而产生的机会主义，它的产生是因为在帝国主义者的压力下不去正视敌人的本质，企图迴避同敌人的斗争。只有确立了人民政权才能保证彻底实现对美国提出的民主要求。

第二，上述《前卫》杂志所载文章中的革命的和平过渡唯一論典型地表明他們已彻头彻尾墮落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場上去了。我党完全和《莫斯科声明》站在同一个立場，认为实现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是符合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利益、也符合整个民族利益的，我們当然要为实现这种可能性而全力以赴，但是我們自始至终采取正确的立場，即认为斗争的经过并不只决定于我們的意志，它也决定于敌人的态度。春日的“唯一論”，尽管在口头上說“并非和平过渡必然論”，事实上它完全踐踏了《莫斯科宣言》的論点。他們虽然在口头上大嚷大叫进行反壟断斗争，实际上却不能正视壟断資本的美国性、反动性和殘暴性，起着在理論上一味地粉飾它們、美化它們的作用。从产生根源来看，这种机会主义在国内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对外方面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壓力。于是，从这里产生出一种彻头彻尾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論”：似乎在从民主的統一战綫政府的建立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即使不建立起民主的人民政权，也能保证把美国帝国主义驅逐出去；似乎这是能保证逐步地、合法地、民主地实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点一滴的过渡的“唯一的道路”。

持有这种論点的春日，在他背离党时所发表的文件中曾經誹謗我党的《綱領草案》是“……遵循着投擲火焰瓶时代的《一九五一

年綱領》的体系的东西……”，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的反党、反阶级的本质。因为，我党已经正式废除了所谓《一九五一年綱領》，这意味着我们不采取《一九五一年綱領》中提出的全面否定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观点。我们党懂得阶级斗争的辩证法，也就是说，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论点，阶级斗争问题不单决定于人民方面的意志。同时，不言而喻，我们是要依靠全面地加强人民的团结——统一战线以及我党的力量来为加强实现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条件而努力的。由此可见，把綱領草案和《一九五一年綱領草案》等同看待显然是故意的歪曲，而他之所以敢于这样做，一方面证明他彻头彻尾地陷入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論的泥坑，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他打算挑起反动势力对我党进行镇压的卑鄙企图。

第三，春日最近搬出了和平共处是世界革命的战略的說法，一方面装得好像他就是社会主义各国的和平共处政策的热烈支持者，另一方面，他又誹謗我们党轻视争取和平的斗争。其实他的真正企图不过是想偷运社会党的同美国也要友好相处的政策而已。說穿了，事实上，这就是在世界战略的幌子下兜售保持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现状的所谓“和平共处”的向帝国主义侵略者妥协的理論而已。这种理論甚至要受到帝国主义者侵略和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的各民族，也放棄民族解放斗争的任务而代之以一般的和平运动，并进而单方面地限制他們的斗争。

不言而喻，我党认为争取和平的斗争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世界政策，也是所有人民的首要任务。但是，春日之流所主張的那种导致抹杀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略意义的世界战略論，无非企图用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来歪曲《莫斯科声明》罢了。

第四，他还顽固地抱住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推翻壟断

資本这种教条主义的公式不放，因而拒絕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論創造性地运用于日本的实际。結果，实际上全面否定了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經受过历史和理論考驗的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論宝库中的反帝反壟断民主革命和反壟断民主革命。他們有时候在口头上也承认反壟断民主革命，但他們把反壟断民主革命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从而在原則上否定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反壟断民主革命。从他們的这种理論出发，就必然产生这种結果：首先故意閉眼不看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作为資本主义国家革命斗争的一种类型用公式加以确定下来的反帝反壟断的民主革命，其次就是拒絕把《莫斯科声明》提出的这种論点运用于日本。

第五，他把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組織原則修改为小資产阶级的辯論俱乐部的理論，并自己在实践中加以运用。他在《前卫》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說，党内有分歧意見是很自然的，这样反而能使党活跃起来，問題在于能否妥善地加以处理。表面看来，他說得似乎頗有道理，但是这里面暗藏着許多隱晦的騙人的东西。党内有意見分歧是当然的事，但是决不能因此就让違反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的机会主义理論在党内取得合法的地位。党章所以有允許保留自己意見的規定，固然是因为可能有分歧意見而制定的，但同时也必须明确的是，对于具有原則性錯誤的意見，必須进行批判加以克服，以在理論上和思想上取得一致，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項极为重要的任务，也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能够做到的。同时，对于日常的实际問題，还必须适当地作必要的妥协和让步来確保实践上的一致。意見的分歧决不应该固定下来，必須根据原則通过实践加以解决。但是，一部分反党分子借口在党内外有公开

批評的自由，企图把在党外刊物上公开攻击党和在党内散发批判党的文件合理化，实际上这是想使党的組織原則变为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修正主义。

《莫斯科声明》指出，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一个特点就是企图把党变成一个小资产阶级的辯論俱乐部。

春日等人就公开走上了这条道路。

上述春日的主張和实践表明，尽管他在这一个期间不断地东搖西摆，最后还是背叛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经过全党努力在斗争和团结中所确定的方針，背叛了我国革命运动和党的革命傳統，破坏了和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热爱祖国的統一的观点。

(三)

继春日之后，山田、内藤、西川、龟山、内野、原等人也开始了分裂和扰乱党并破坏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活动。他们除继承了春日的根本錯誤外，还犯了形形色色的无原則的錯誤。他们是机会主义的各色各样的变种。对于他们的“理論”代言人内藤和内野，《赤旗报》已经作了詳細的批判，这里只简单地报告一下。

第一，内藤在《团结和前进》杂志的文章中，主观地捏造了国际形势发展的四种可能性，他这种唯心的公式主义，在十中全会上受到了批判，他自己也承认了这种观点的牵强附会的主观性。尽管如此，他在最近的文章中談到防止世界大战发生的可能性和发生战争危險的可能性时，又一再重复地宣揚他的公式化的片面观点，并以此来攻击党的《綱領草案》，說党的《綱領草案》是折衷主义。

(甲)他不能够辯证地認識《莫斯科声明》中已指出的防止战争的可能性和发生侵略战争的可能性，仿佛一指出发生战争危險的

一面，就是否认防止战争的可能性和阻碍为实现防止战争的可能性所作的努力的折衷主义。但是，他这种观点同正确地認識发生战争的危險性、并通过同这种危險性进行斗争来加强防止世界战争可能性的斗争的辯证法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世界社会主义陣营、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联合努力能够防止世界战争。”(《莫斯科声明》)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必須建立保卫和平、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所鼓吹的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政策的最广泛的統一战线。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联合和积极的行动，能够维护住和平，防止新战争。”(同上)

他們思想混乱，不能够从理論上理解这种观点。

(乙) 他們所以坚持这种錯誤，实际上是由于他們企图取消我国反对和推翻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統治以驅逐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代之以外交問題、国际問題或者一般的世界和平运动。

內藤在他发表在《团结和前进》杂志上的文章中說什么“依靠保卫和平的斗争来推翻外国帝国主义統治的方針”、說什么“国际問題必須用民主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又說什么“即使在占領下，推翻外国帝国主义的統治，也应该用民主和平的方法来求得解决，党必須按照这种方針規定基本路綫”等。

这些观点存在着各种原則性的錯誤，諸如把国际問題同本国人民的革命运动的任务机械地混淆起来，把防止发生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和革命的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机械地等同起来等等。由此，实际上就产生出一种等待主义的机会主义，企图取消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使人們把希望寄托在一般的国际和平运动上。在他們

看来廢除日美軍事同盟的中立政策，只能是沒有反帝斗争內容的一般和平运动和期待壟斷資本自行改变政策的主張。

(丙) 不仅如此，内藤也不能正确地理解加强世界和平力量的斗争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以及各国革命运动之間的关系，不能自觉地認識到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和强大以及和平共处政策的一貫奉行是保卫世界和平的重要支柱，同时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是对于帝国主义压迫者的一种沉重打击。因此，他的那种不建立起人民政权就能使美国帝国主义撤退的論据，主要产生于只要世界和平力量一强大，美国帝国主义者自然会撤退的等待主义。

第二，内藤在他上述的文章中写道，“从现实情况来看，日本壟斷資本是要求‘帝国主义自立’、要求廢除占领制度和要求独立的壟斷資本”。这种观点认为，壟斷資本的追求利潤和提高生产力只能是、或者主要是与壟斷資本的自立要求直接結合在一起的。它从根本上歪曲了《莫斯科声明》所強調指出的关于目前资本主义世界的重要特点，即美国帝国主义侵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权，同时资本主义各国的壟斷资产阶级为了对抗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镇压本国人民的斗争而不惜出卖本国主权去同美国帝国主义結成同盟。同时，他的这种論点完全沒有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美关系所表現的具体历史本质，以及从属于美国的长期性和深刻性。由于它掩盖和美化了日本壟斷資本的卖国性，就不能全面地認識它的侵略性。壟斷資本追求单独对外扩张是同維持从属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同盟关系結合在一起的。总之，这是因为他同一系列修正主义者是同一个調子。这些修正主义者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一論点出发，认为今天日美关系的基本方面是对立和

斗争。由此可见，他的理论不仅掩盖和粉饰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也掩盖和粉饰了日本垄断资本的卖国性。

第三，内藤认为独立就是恢复我国的主权，就是恢复“既存”的国家政权。他所說的既存的国家政权是指垄断资本的国家政权。这不外是期望和等待垄断资本实现帝国主义自立的一种论点。这说明他完全站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立场上，而不能从工人阶级的立场来看待政权问题。垄断资本的帝国主义自立这条道路，只会加强侵略和反动政治，决不能彻底地解决日本从属于美国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党采取的政治路线是反对两个敌人，把它们作为统治权力予以推翻、予以驱逐，并为通过人民政权建立起新的国家政权、人民的民主国家而正在进行着斗争。由于他们完全站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反阶级的国家政权论上，所以，认为我们提出建立这种新国家政权的目標就仿佛否定了既存国家本身的存在，说什么这是国家灭亡论等等。

第四，内藤在《团结和前进》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在战后美国的占领统治下，即使在締結旧金山“和約”以前的时期，由于国家政权掌握在垄断资本手里，所以我国的革命也是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是反帝反垄断的革命；而决定革命战略的前提——阶级关系，无论在締結旧金山“和約”以前或以后，都没有变化。西川也在《团结和前进》杂志上发表文章重复与此类似的论点。由于美国帝国主义利用它占压倒优势的统治力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统治着战后的日本，而日本垄断资本为了保持它的阶级地位和追求利润自己也采取了从属于美国的政策，所以它们所拥有的镇压机关，虽然一方面也保卫它们自己的利益，但从整个来看，却是越来越露骨地加强作为为美国帝国主义服务的辅助机关的作用。在

这样的时期，他們提出这样的革命战略是犯了把日本的統治和政权問題用唯心的观点加以公式化的典型錯誤。至于他們认为反帝和反壟断資本的战略在日本相互矛盾而不能結合起来的論点，表明他們陷入了保守的和机械的教条主义泥坑。在十六中全会上，連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理論破产了，但是他却不能由此吸取有益的教訓，进行反省，反而企图用新的方法重新树立起自己的那种唯心的公式主义，以致錯誤越陷越深。

第五，他們在怎样来看待现在的日本这个問題上，即在分析日本社会的时候，他們不是从現时代的特点、方向、內容、两个世界体系的竞赛和斗争的关系中进行分析，而只是离开整个的关系，孤立地因而是抽象地进行分析。由于这样，他們想把日本社会的内在矛盾片面地、形式地变成一般的階級矛盾，并根据这一点，把帝国主义自立的方針作为日本壟断資本主义自我运动的規律抽象地絕對化起来。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它妨碍联系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美国帝国主义对日本的統治，来統一地闡明日本壟断資本主义的現狀和各种矛盾；而且这种論点也不合乎科学：它不能把列宁主义关于世界帝国主义的各种原理綜合地运用到日本現狀上来。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的《莫斯科声明》对处于外国帝国主义强力統治和影响下的資本主义国家，做出了具有实践意义的分析和典范性的展望。我們党的綱領草案的立場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些分析和展望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由此可見，他們所以一致认为綱領草案沒有能够根据壟断資本主义的内在規律对日本社会进行分析，是由于他們在观察問題时不仅丧失了世界范围的观点，而且頑固地抱住唯心主义的消极观点，认为外国帝国主义的統治只不过是一种次要的因素。

当然，我們也沒有說外国帝国主义的統治会像一种規律那样永久存在，也沒有說日本社会的发展只受制于他們的統治規律。和日本壟断資本的統治必将垮台一样，世界帝国主义也已經由历史注定无法免于垮台。問題在于如何通过世界革命运动的实践来促使它們垮台，以取得工人階級和人民的胜利。在这一点上，如果采取他們的立場，就只能够使有效地打垮阻碍日本社会发展的两个敌人的斗争遭到失敗。

第六，他們认为，国家壟断資本主义是越过許多中間阶段而不能不立即直接发展为社会主义的資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并企图以此論证当前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論点是一种机械論，它无法解釋在實踐中为什么一九四五年爆发的德国反法西斯人民革命在国家壟断資本主义下是以民主革命开始的。在战前，日本也曾存在过国家壟断資本主义，可是却采取了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道路。当然，也可能有些国家是把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历史阶段的，对这种情况不加区别地一概加以否定，那是不正确的。但他們企图用既然是国家壟断資本主义就必然一律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論据来否定我們党的綱領草案的立場。因此，这完全是一种机械論。他們所以持这种机械論，是因为他們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站在同一立場，即一談到資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就认为爭取民族解放不能成为其战略的目标，而只能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他們也不承认政治革命的意义。他們还想引用列宁的話来证实这种理論，其实列宁是在革命的民主政权存在的情况之下来闡明这个問題的，他說：“如果用**革命民主**国家，即用采取革命手段破坏一切特权、不怕以革命手段实现最完备的民主制度的国家来代替容克資本家的国家，代替地主資本家的国家，那又会怎样呢？那

你就会看到，真正革命民主国家下面的国家壟断资本主义，必然会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大难临头，出路何在？》）^①

列宁是说，在革命的民主主义之下，壟断资本的国有化是向社会主义前进的一个步骤或一些步骤。问题在于能否建成这样一种革命的民主政权是我国革命的核心问题。而他们却撇开了政权问题，认为国家壟断资本主义既然是资本主义下生产力社会化的最高形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的革命必然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由此也可以证明，他们是“帝国主义的經濟主义”论者，他们不能自觉地认识革命的问题就是政权问题。

第七，他们的立场和我国最近出现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右翼潮流的主张根本是相同的，即以在国家壟断资本主义下可以通过“结构改革”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来作为他们否定反帝、反壟断民主革命的口实。在十六中全会当时，他们只能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结构改革”论作消极的辩护，但是最近，他们却把口号改为“通过民主改革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来代替我党的纲领草案。但是，这种论点的本质却是使反帝斗争离开战略目标，认为在壟断资本的政权下的统一战线政府建立以后，或者在那以前的阶段，美国帝国主义就会撤退，就能够通过“结构改革”或“民主改革”改变壟断资本主义的结构，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这种论点是建立在幻想的基础上，认为不经过建立人民政权的过程就能严重地打击两个敌人、赢得重大的让步。一句话，他们这种论点同我国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中的右派所散布的一种投机的空想相同，他们指望敌人政权能够表示好意和让步，从理论上否定了依靠民主政权来

^① 見《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版第347頁。——譯者注

保证民主任务的实现；另一方面，他們的論点也和依靠改良的积累就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論点同出一轍。

不仅如此，他們还对《莫斯科声明》中的“民主改革、推翻壟断組織”那一部分論述做了双重的歪曲，认为可以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壟断资本主义国家。第一，他們企图混淆视听，模糊《莫斯科声明》中对日本这样受美国帝国主义强力統治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問題所作的令人信服的明确的分析。他們絲毫也不想吸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于这种革命的具有创造性的用一定方式加以概括的集体智慧。第二，他們所引用并任意加以歪曲的“实现民主改革、推翻壟断組織的統治”这句话的涵义，决不是像他們所解釋的那样，說什么只是民主改良的积累，作为革命阶段來說只能是社会主义革命。从世界革命运动的实践也可以看出，这句话的涵义包括必須通过彻底的民主斗争来建立民主政权，即由反壟断的民主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

第八，他們在明目張胆地进行宗派活动之前发表的文章里，已經放棄了必須忠实于事实和邏輯的努力，为了攻击《綱領草案》，竟然恬不知耻地进行毫无常識的謾罵。例如內野攻击說，《綱領草案》沒有提出壟断企业的国有化問題，但是，只要翻开草案的“基本行动綱領”部分就可以一目了然。《綱領草案》強調指出，在推翻壟断統治以后，“阻止壟断資本重新控制政治和經濟”。另外，他还恶毒地歪曲《綱領草案》的立場，說它是这样一种庸俗的观点，即：仿佛《綱領草案》以壟断企业的股票为多数公民所持有为理由，就反对壟断企业国有化的口号。这是他們把中央委员会在討論中出現的某些考虑不成熟的意見加以渲染，卑鄙地硬說是我們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員的立場。另外，他們不根据任何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

場来看待《綱領草案》強調指出的从美国帝国主义統治下爭取独立的斗争問題，却对《綱領草案》的这项論点进行攻击，說它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这和誣蔑《綱領草案》的一部分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立場毫无不同之处。

这些情况意味着什么呢？在中央委员会进行的长期討論过程中，他們的錯誤意見本来已被駁得体无完肤，可耻地失败了。但是在十六中全会以后，他們又想进一步寻找新的理論根据，結果只能是牵强附会和謾罵，或在理論上、实践上形成更加有系統和更加严重的錯誤，最后必然堕落到走上反革命、反阶级的分裂和挑衅的道路。

第九，如上所述，以春日为首的这些人物，早在公开进行宗派活动之前就一直在反对党的路綫。实际上，他們是反对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政治路綫的。起初，他們在中央委员会里挖空心思地反对政治局的提案，企图阻撓第七次代表大会路綫的具体实现。可是經過中央委员会的討論，他們的企图无法得逞时，就无可奈何地采取服从的态度。但是，在第八次代表大会前不久召开的十四中全会上，他們的真正意图又逐渐表面化起来。在十六中全会討論准备提交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議案的时候，他們不能不实事求是地承认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党的领导的成就，而这将意味着他們的“理論”的破产，使他們被迫陷入矛盾中。因此，像內藤之流的人物，为了掩飾自己的矛盾，就乘机大作文章，对中立問題和民主联合政府等問題肆意加以歪曲，說什么这仿佛是“党章路綫”的漏洞，或者說，在反对“安全条約”的斗争中反对壟断資本的斗争进行得不够等等。但是，在十六中全会上，他們这些人的攻击再也未能超出上述的謾罵內容以外。

結果，当十六中全会决定同意发表反对和保留意見的时候，特别是春日便利用发表这种意見的机会，企图直接向全党进行煽动，使党内形势朝着有利于他們的方向发展，因而开始无中生有地对党的領導进行全面的否定和造謠誣蔑。这在春日的意見书后半部非謗和誣蔑政治报告草案的一段中表現得最为明显。在这段文章里，說什么党的領導一貫是权宜应付，而且还罗列了一些毫不負責的謾罵。同样性质的例子还有西川的意見书和原的意見书。西川的意見书以取消主义的方式否定了战后党在工人运动中的活动，硬說草案的观点是和当时党的領導一脉相承的；原的意見书則列举了大阪的原子反应堆問題等，硬說那是应由党中央領導負責的决定性錯誤。山口在他的意見书里叙述了在中央委员会上从未提起过的所謂和平共处世界战略論，并突然和春日異口同声地共同提出了这一問題，认为《綱領草案》沒有采納这个論点似乎是最大的缺点。

尽管他們反对党中央的領導，但他們既然是中央委员会的委員，就應該事前把問題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并进行討論，如果他們的意見被否定了，他們还可以在党代表大会上或者采取其他适当办法在大会召开之前发表他們的意見。但是，他們自行背棄了这种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組織原則，而把他們个人和宗派集团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因此他們的心目中完全沒有以全党團結和集体領導的原則为基础的紀律。而且，他們不仅不能进行反省，認識到他們所以被党的絕大多数孤立出来，是由于他們理論上的錯誤，由于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他們在實踐中的缺点以及对党的不忠誠所造成的，反而非謗說，全党的絕大多数之所以拥护《綱領草案》是由于党中央的官僚領導。他們的眼睛看不到全党絕大多数同志通过

三年来的群众斗争的发展和党的跃进已经加强了对《綱領草案》指出的我党政治路线的信心。这是从全党的、全阶级的立场堕入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的反党分子的顽固不化的道路。

第十，列宁曾经指出：“……而每一个稍微‘新颖的’问题、每一次稍微出人意料和没有预先觉察到的变动（即使这种变动只是在极小的程度上和最短的时期内改变了发展的基本路线）都不可避免地总要引起某种形式的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①

春日等人的行径和列宁所指出的这种情况是完全符合的。他们企图把各种各样的新的现象拿来当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及其在我国创造性的运用进行攻击的材料。因此，在修改“安全条约”、肯尼迪上台以及社会党“结构改革”论之类的问题上，他们这一类人物无一例外地进一步加深了修正主义的动摇性和混乱，这是必然的。此外，他们所以离开在十中全会以前举行的綱領问题小组委员会所取得的一致意见而走向混乱，是因为严重地受到了修正主义者佐藤的理论活动的影响。

他们以他们的“理论先驱者”佐藤为“典范”，不肯老老实实地学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个綱領性文件，反而顽固地进行歪曲和诡辩。

同志们！

上面我们分析了春日等人的“理论”的特点，他们给我们党的革命运动史上留下了可耻的背叛和制造混乱的一页。他们是现代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和分裂主义的离奇古怪的集合体。他们的错误在以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破坏党的活动中，必将日趋

① 見《列宁全集》第十五卷，中文版第19—20頁。——譯者注

多样，日益复杂，但是，他們的前途只能是遭到以我党为首的革命工人的唾棄和由于他們在理論上、实践上存在矛盾而走向背叛階級的反革命的毀灭道路。

我們將高举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旗帜，作为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壟斷資本的坚决战士同日本人民一起斗争和前进。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們將彻底粉碎党内外一切机会主义和反革命理論。我們党的《綱領草案》的基本立場，在根据第七次代表大会拟訂的路綫所进行的史无前例的群众斗争中，在全党反对修正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的各种理論的斗争中，經受住了考驗。

很明显，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全党絕大多数的支持下确定正确的綱領，对党的不断前进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党沒有綱領等于沒有走向革命的指南針。根据党綱，共产党作为工人階級的先鋒队，能够真正建立理論上和实践上的領導权，并且能够真正巩固党在理論上和思想上的团結。

我們党三年来的丰富的实践、由此确立起来的政治路綫、以这条路綫为基础的党的领导的根本正确，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宝贵的偉大的綱領性方向和教訓等等，充分表明我党具备着制定綱領的条件。正因为如此，全党的絕大多数同志都十分关怀大会的成功，向第八次代表大会表示拥护綱領草案的基本立場，希望綱領能够获得通过。

指导日本革命的战斗綱領的确定将不仅成为掌握在我們党手中的偉大武器，并且也将对日本工人階級和人民、对全世界的爭取进步与和平的力量作出重大的貢獻。

向日本革命的胜利前进吧！

中央委员会关于討論 綱領(草案)的总结

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許多同志就綱領草案作了积极的发言，所有这些发言都是站在支持草案的立場上的。其中包括有着长期斗争經歷的同志，入党只有一年零两个月的新同志，还有在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当时曾經不同意党章草案中关于政治綱領部分的同志，他們都一致表示热烈地支持草案。同志們在发言中讲到，这是我們学习了三年来的斗争經驗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就，并根据在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对党中央的信賴而得出的結論。同时也讲到，这是同志們对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以来的党的基本路綫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了信心，并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在理論上进行了研究之后得出的結論。我們对于同志們在发言中都一致表示支持綱領草案和中央委员会关于綱領草案的报告，感到非常高兴。（长時間的掌声）

特别是以前曾經对綱領草案抱着反对或保留态度的三位中央委員同志，这次对春日等反党分子采取了坚决的原則立場，并在大会上表示积极支持草案的观点，使中央委员会在今天能够全体一致地向大会提出这个草案供大会表决，我們感到十分欣慰。（长時間的經久不息的掌声）这是具有非常大的意义的。这三位同志在

十八中全会上一致同意对春日等人的反党行为給以开除出党的处分,我們认为,这同他們今天站在支持草案的观点的立場上是有重大关系的。(掌声)这清楚地說明,当党内产生各种意見分歧或复杂問題的时候,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党的原則,是共产主义者应有的态度,这正是党的团结的基础。(掌声)

我們认为,这三位同志亲身向我們說明,只要在这种团结之下,抱着傾听中央委员会多数人的意見和傾听代表十万党员的同志們的迫切的呼声的态度,那末,在理論上和思想上取得一致就是可能的。(經久不息的掌声)

同时,中央委员会能够以全体一致的意見把綱領草案提付表决,这說明本届大会为爭取如今所能爭取到的团结,作出了最大的努力,这对今后我党的前进來說,对我們根据新綱領展开斗争的前途來說,都具有极其巨大的、积极的意义。(掌声)

正如福島县和北海道等多数代表同志所談到的,从同志們的发言中可以看出,这次对綱領草案展开討論的支部比第七次大会当时要多得多,而且更加积极。这些討論不仅限于如何理解草案,而是全党在理解草案的基础上积极地进行了討論。在全党範圍內为所有的党员保证了使他們能够参加討論的条件,并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則正确地展开了討論。春日等叛徒到处宣傳說,沒有展开民主的討論,只是片面地选出支持草案的人为大会的代表。但是同志們的报告充分說明,他們的这些話不过是无耻的造謠和誣蔑。(掌声)恰恰相反,同志們的发言清楚地說明,三年来的斗争使全党获得的信心,和由此而产生的对党中央的信賴,其必然的結果是已造成了全党接受綱領草案的条件。(經久不息的掌声)因此,在这一点上,我們全党可以有信心地說,我們的草案的討論是根据民主

集中制原則，正确地、有組織地进行的，这是令人感到非常兴奋的事情。（掌声）

关于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問題，在討論中提出了許多积极的和宝贵的意見。許多同志指出，如果在理論上坚持修正主义，頑固地坚持要把自己的观点放在党和多数同志之上的那种态度，其結果必将在組織上和原則上陷于修正主义、自由主义和分散主义。这是极其重要的。（掌声）許多同志在发言中說，三年来的斗争檢驗了他自己的意見。抱着这样态度的同志，不管他們在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当时是什么样的意見，今天他們都很愉快地參加到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全党团結的队伍里来了。与此相反，如果在某个时期坚持自己的錯誤意見，而不通过全党的实践来加以檢驗，不抱着謙虛的态度进行反省，那末，就会像那些叛徒們所已經清楚地表明的那样，在阶级斗争中終于滑到敌对的阶级立場上去。

这些反党蜕化分子，在理論上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与此关联，在組織上他們又堕落成为自由主义和分散主义分子，有的甚至妄图把先鋒队篡改为小资产阶级政党。今天他們的特点是，不仅仅是理論上的錯誤，他們的理論錯誤是同組織上、原則上的錯誤联系在一起。与此相反，有些党员虽然在上次大会召开的时候，对以往的党的工作抱有各种怀疑、疑問，在思想上不能充分地信任当时的党中央，但是，他們作为一个党员服从了党代表大会和党中央的方針，坚持了团結起来进行斗争的原則。今天从同志們的許多发言中可以看出，他們在理論上和实践上都已經成为全党值得自豪的团結的一員。大会就說明了这样的一条經驗。（热烈的掌声）

从这个意义上來說，絕大多数的同志，这三年来在正确路綫的指引下走上了团結的方向，由于他們的努力，展开了具有历史意义

的反对“安全条約”的斗争，并使党员人数增加了一倍。这些积极的、宝贵的进步，是我党三年来的主要方面。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在全党正确地向前发展的时候，頑固地坚持自己的錯誤理論，日益走上了墮落的道路。这次大会使我們清楚地看到了二者的分水岭。背叛党的春日等人，把这次事件說成是一九五〇年問題的重演，但是現在发生的事情，完全不同于一九五〇年当时我党受到镇压、党中央委员会事实上处于瓦解状态的情况下所发生的事情。今天有正式的党代表大会选出的正式的中央委员会在活动，而且，全党絕大多数的同志都在第七次代表大会和根据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央委员会的路綫的指引下，团结在一起。他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背叛党，妄图无耻地繼續进行破坏党的活动的。

如果他們认为，等到时机到来，他們的所作所为将不会成为什么问题，那就根本錯了。（掌声）很明显，他們無論在理論方面或实践方面都是永远洗刷不掉的背叛阶级的叛徒。（热烈的掌声）

他們自己写的是“暂时脫党”，但是，不管他們自己是怎样想的，我們认为有必要以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名义明确地宣布：根据共产党和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的常識，根据日本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常識是絕對不允許这种含混其詞的欺騙手段的。（欢呼声、热烈的掌声）

我們必須在理論方面和实践方面向他們展开坚决的斗争，在新的綱領的指引下向前迈进，但是，作为今后的問題來說，也必須以正确的态度来对待党內的少数意見。有些同志由于对理論和实践方面的考虑不充分，还不能充分理解綱領的精神，所以对綱領草案采取保留或反对的态度，但是只要这样的同志坚决維護党的組織原則，对那些叛徒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也就是說不管自己在理

論上和思想上有些什麼觀點，只要抱着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者所應採取的態度，那末，對於這樣的同志就必須以同志式的態度同他們交談，進行說服，正確地糾正他們沒有認識到的地方。

必須把這些同志同那些背叛黨的組織原則，脫離黨，企圖堅持宗派活動的人明確地區別開來。同時我們必須把這些問題作為思想上和理論上的問題，正確地指出他們的錯誤觀點，努力幫助這些同志回到正確的路綫和正確的觀點上來。如果僅僅由於這些同志在理論上的和綱領上的問題方面有着同原來的中央委員會內的反對意見相同或者相近的看法，因而就簡單地把他們同所有墮落為反黨分子的人同樣看待，那是不正確的。我們認為，同志們只要是共產主義者，如果他們沒有忘掉有原則的、根據組織原則的團結，就一定能夠重新考慮自己的意見。因此，我認為，在這次大會上通過了新綱領之後，仍然有必要明確地區別那些屬於少數意見的同志和反黨分子，以正確的態度來處理這個問題。（掌聲）

我想特別通過這次大會，向這些同志呼喚：希望這些同志保持入黨時候的那種心情，以高度的自豪感決心終生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者鬥爭到底和決心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被那些已經墮落成為十分可恥的叛徒們的造謠誣蔑所迷惑，保持共產主義者的氣節，團結在黨的隊伍里。這就是我想通過大會向全黨提出的要求。（掌聲）

關於綱領的命題，我們和同志們的看法是一致的，這點已沒有必要再反復地加以確認。同志們從贊成草案的立場出發，對草案的某些地方提出了建議。為了使草案更加完善，我們請同志們提出積極的建議，在大會召開以前的三個月期間，大家也提出了各種具體的建議。有相當一部分建議是關於詞句方面和表達方法方面

的，我們对所有这些建議都經過研究并力求进行必要的修改。关于在大会召开之前提出的各項具体建議，我們都已向今天的主席团會議选出的編輯委员会作了詳尽的說明并同他們进行了研究。在大会期間共提出了二十四項建議，大会以前共有四十几項，合起来共有几十項以上。

对这些建議，每一項都进行了慎重的研究，然后决定哪些东西應該采納。虽然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字句上的意見，但是，因为这是綱領，所以要向大会作一汇报，取得大会的同意。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尽量吸收同志們的积极建議，使綱領更加完善。当然，这些建議主要是文章写法上的意見，基本內容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改变。

关于綱領的形式問題，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以《党章草案》的形式发表的，后来把章程的部分单独作为《章程》，政治綱領中的行动綱領的基本內容作为《行动綱領》加以通过，一直把它們分开来处理了。所以这个草案也想作为一个綱領，把它单独地提出来。（掌声）

最后，我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我們在綱領問題上所作出的結論，已經以綱領形式把三年来党和人民的斗争經驗固定下来了，它是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綫完全一致的，而且受到絕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它是在空前偉大的紧密团結的基础上作出的。（掌声）

在我党前进的道路上，虽然还有复杂的和动蕩不安的形勢，但是我們要和同志們一起，沿着第八次代表大会建立起来的革命路綫前进，并根据創造性地发展这个路綫的观点，英勇奋斗。

自从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前就开始的、討論了大約四年之久的綱領問題，由于全党同志坚持不懈的努力、勇敢的实践和謙虛的研

究，現在將要从根本上得到解決。春日等一部分叛徒已脫離了黨。由於他們從根本上說來具有叛徒思想，對黨有着無原則的看法，他們同黨之間的矛盾已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但是，我們通過鬥爭，通過今天的對綱領問題的討論，已看清了他們的錯誤的性質，並以高度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來結束了綱領問題的討論。同時，我們又在高度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的基礎上加強了黨的團結。這真是轉禍為福了。（熱烈的掌聲）

關於討論綱領草案的總結報告就談到這裡。（歡呼聲、經久不息的掌聲）

关于綱領(草案)問題

——一九六一年五月六日在全国都道府
县委书记会議上的报告摘要

一

現在，我想就已經決定作为中央委员会提交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的草案的綱領(草案)，作一些說明。

正如四月二十七日《赤旗报》所发表的，中央委员会已就将提交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的綱領草案作了如下的決定：

“第十六次中央委员会全会，确认《党章草案政治綱領部分》基本上是正确的。并且決定把这个草案——以草案为基础、又根据以后的形势发展作了必要的补充和叙述上的充实的——当作提交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的草案。”

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以《党章草案》的形式，提出了一个包括綱領和章程两个部分在內的草案，經過情形是大家都清楚的。在大会上，綱領部分中的組織綱領部分作为章程的前言，和本文一道予以通过；政治綱領部分中关于行动綱領的基本内容部分作为《行动綱領》予以通过；关于整个政治綱領部分則作了如下的決定：

“这次大会对党章草案的整个綱領部分未作最后決定，同意把它作为草案，今后在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繼續进行討論。同

时，廢除所謂的一九五一年綱領。”

这样，《党章草案政治綱領部分》，就成了应山新的中央委员会领导继续进行讨论的、大会的草案。第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在二中全会上，成立了綱領問題小組委员会。这个小组委员会，以大会提交的草案为中心，前后进行了二十九次讨论。在十中全会（一九六〇年四月五日至九日，为期五天）和十六中全会（一九六一年三月一日至十三日、三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为期十七天）上，又进行了总计二十二天的讨论。经过以上的讨论，才作出了前面谈到的十六中全会的《决定》。

首先是綱領的形式問題。第七次党代表大会沒有就采用包括綱領和章程两部分在内的党章草案的形式，还是采用单独的綱領草案的形式这个形式問題作出最后的决定。因此，这次提交給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的草案，也附加了一个注解：“綱領（草案）——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作为应继续审议的草案而确认的《党章草案政治綱領部分》，并经过中央委员会作了必要的补充和叙述上的充实。”关于形式的問題，因为要委托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作最后的解决，所以现在根据经过的情形作了这样的处理。

中央委员会，根据上述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决定，举行了小組委员会的讨论和中央委员会的讨论。但是，有人提出意見說，尽管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作了那样的决定，也可以不拘泥于党章草案的綱領部分而完全重新改写。虽然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以前就进行了多次的讨论，通过这次大会在內容上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对整个綱領部分却未能最后作出决定，而作为具体处理办法，决定把党章草案政治綱領部分作为大会的草案，由中央委员会领导进行讨论。因此，中央委员会根据这次代表大会决定处理綱領問題的

态度是正确的,而且直到今天一直坚持了这样的立場。

其次,是过去党内对于綱領問題存在过哪些意見。关于这个問題,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曾經出过五期《团結和前进》专辑,公布了許多人的意見。而且,因为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关于綱領問題的报告中已經談得很詳細,所以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当然,小組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討論,也包括了对已經发表的这些意見的研討。在此期間,也有同志表示要撤銷曾經发表的論文。

二

像上述那样經過充分討論而拟定的这次的草案,比起过去“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决定的”草案来,有了哪些必要的补充和叙述上的充实呢?我想談一談这个問題。当然,基本立場和整个結構並沒有改变。詞句上的修改、个别的补充虽相当多,但这里不一一加以說明了。我只想順序說明一些主要的問題。

首先,是关于現行宪法的問題,新增加了如下一段:

“現行宪法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制定的,它虽然一方面有一些和平、民主条款,但是另一方面却保留着同我們党从彻底实行民主革命的立場提出的《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背道而驰的、反动的內容,譬如关于天皇的地位的条款,等等。”

反对修改現行宪法、彻底实施宪法所保障的和平、民主条款,是我們党一貫为之奋斗的要求,也是今后斗争的任务。这里所以增加了新的論述,就是为了使大家能够从战后的政治发展过程来正确地認識战后民主革命遭到挫折的問題和現行宪法的關係;弄清我們在何种意义上維護現行宪法,同时又在哪些点上不能被它

束縛住手脚。社会党等对现行宪法作了毫无分寸的估价，认为只要保卫并完全实施现行宪法，就能一步一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他们还根据这个方针，主张在重新展开反对“安全条约”的共同斗争的时候，维护宪法（护宪）也仍是共同斗争的中心目标，从而企图从斗争目标中取消反对和废除“安全条约”的斗争。从这一点也可以知道，这在实践方面也是个重要问题，所以才加了这一段论述。

在同一个（二）项中加以充实了的，是关于美帝国主义统治日本的内容、对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分析；关于日本垄断资本的作用的论述也较前写得更加详细了。同时，考虑到最近的形势发展等情况，更加明确地指出了两个敌人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其中，关于“旧金山体制”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

“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勾结在一起建立的旧金山体制——即是通过旧金山‘和约’、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等一系列条约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反苏、反华、反共的‘媾和’体制，同时是日本对美国的从属性同盟、准备战争、压迫日本民族和维持掠夺的体制。”

关于旧金山体制的含义问题，有过种种争论，因此有必要给予明确的规定。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才下了前面的那个定义。也就是说，我们明确地指出：从国际方面来看，美帝国主义为了把日本变成它的世界战略体系中的亚洲据点，组成了这一反苏、反华、反共的“媾和”体制；同时，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来看，由于日本被纳入这一体制，被夺走了冲绳、小笠原，被设置了无数的军事基地，因而是从属性同盟、准备战争、压迫日本民族和维持掠夺的体制。我们所以说这是一个维持掠夺的体制，是因为这一体制压制日本人民对两个敌人的斗争，支持美国资本的对日投资以及以其他方

式进行的剝削和掠夺，同时支持作为美国的从屬同盟者日本壟断資本的剝削和掠夺。至于“体制”一詞，曾經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件中多次使用过，如“凡尔赛体制”的說法。当然，这并不是作为社会經濟結構（УКЛАД）的意思而使用的。但它不單純是条約性和法律性的东西，而是在国际和国内方面都具有实质性的含义，并把这种实质性的含义用法律的形式規定下来。綱領草案就是根据这一点給旧金山体制下了明确的定义的。

新“安全条約”的問題，是近三年来最大的政治事件。关于这个問題当然要加以論述：

“在一九六〇年締結的新‘安全条約’，是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壟断資本之間的侵略性的軍事同盟条約，同时也是一項从屬于美国的屈辱的条約。它既是对外进行侵略的武器，又是鎮压日本人民的武器。而且，这项条約加深了这种危險：違背日本人民的意志，把日本卷入美国帝国主义所策划的侵略战争中去。这项条約企图按照侵略的方向和反民族反人民的方向来消除日本人民对日美統治集团的不滿和斗争，来解决日美統治集团同社会主义各国的和平政策及亚洲各国民族独立运动的矛盾、美日壟断資本之間的矛盾，并巩固发生了动搖的美日反动統治的基础。”

关于新“安全条約”的性质和它的政治、經濟背景，由于六中全会、八中全会、十一中全会的決議和決定已經不止一次地加以闡明过，所以这里只作扼要的說明。

(二)的后半部論述国际形势的部分，也比过去的草案写得詳細得多。基本的立場当然沒有改变，只是把《莫斯科声明》所指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在这里用相应的形式作了概括的叙述。并且进而指出在目前国际形势的发展情况下，日本在亚洲

所处的地位，以及其中日本工人階級和人民所負的責任。

其次，談一談(三)的部分。

首先，《行動綱領基本內容》一开头就提出了如下的項目：“黨要為廢除‘安全條約’等一切賣國條約和協定，為日本收回沖繩和小笠原，為促使所有的美軍撤退和撤除所有軍事基地而鬥爭……”。過去的草案开头的項目是：“黨為爭取世界和平和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處而鬥爭。……”但是，這次的草案卻把“廢除‘安全條約’……”放在最前頭了。

正如三年來日本人民的鬥爭本身所表明的，而且也正如以反對“安全條約”為中心目標的中央和地方的共同鬥爭組織現在還在繼續發展的情況所表明的，爭取廢除“安全條約”是從日本人民所處的現狀以及美日統治階層同日本人民的尖銳矛盾中產生的迫切要求，是日本人民當前的中心的政治任務。由於有這種意義，所以把它列入了行動綱領基本內容的第一項。

其次，根據三年來的鬥爭經驗，對整個《行動綱領基本內容》作了必要的補充。在過去的草案中曾作為一個項目加以敘述的關於知識分子、婦女、青年和學生的問題，這次則把它們分別列為單獨的項目，敘述也更加詳細了。

再次，關於經濟政策的論述也比過去詳細。增加了“……要求由人民對美國資本控制的企业實行監督和收歸國有”的論述，明確闡述了對於石油及美國資本所掌握的其它重要企业的要求。同時，不僅提出了過去的草案中也有的“爭取通過人民對壟斷資本的監督，實現壟斷資本的金融機關和重要產業中的壟斷企业向國有化過渡”這一在人民政權建立前后的過渡性質的要求，而且還提出了新的任務：“根據必要和條件，提出要把一定的壟斷企业收歸

国有并且对它們实行民主的管理。”

下面是(四)的部分。

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也和过去的草案相同。不过，关于統一战綫問題增添了新的論述，并加以強調：

“以对世界观和社会主义革命方法持有不同意見等为理由，反对或者阻撓民主力量和广大人民有必要根据当前的迫切任务联合和团結起来，这是損害祖国和人民解放事业根本利益的行为。

党认为所有参加民主党派或者沒有参加任何党派的劳动者都是我們的階級兄弟，衷心地吁請他們同我們团結在一起，并且为此而竭尽全力。要做到这一点，同时就需要对一切反对团結、破坏团結的不正确的傾向进行斗争。”

我們增添这样一段論述的目的，就是为了表明党对于組成統一战綫的政治态度。通过三年来的斗争，我們党所提出的結成統一战綫的方針，已經以反对“安全条約”的共同斗争的形式，发展成为团結了参加共同斗争的团体的所有成員加在一起多达数百万人的事实上的統一战綫。不言而喻，这还不是我們所說的明确的民族民主統一战綫，但是，面对着这种已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統一战綫的现实，就不能只限于发出結成統一战綫的号召，而是必須努力推动这一統一战綫，使之向民族民主統一战綫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闡明我党的基本政治立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党认为所有参加民主党派或者沒有参加任何党派的劳动者都是我們的階級兄弟，衷心地吁請他們同我們团結在一起……”在发出这样重大的呼吁的同时，也如政治报告(草案)所強調的那样，強調了必須同妨碍統一战綫及其正确发展的傾向作斗争。

其次是建立政府的问题。在过去的草案中也有的“党为爭取

使人民結成民族民主統一戰綫，并在这一基础上建立政府而奋斗。”这一段叙述之后，又增添了下面一段文字：

“在建立这个政府的过程中，党要一貫为推翻代表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壟斷資本的利益的政府而斗争；不过，要对建立有助于粉碎他們的統治的政府的问题予以充分的注意和作出必要的努力。而且，如果具备一定的条件，即使是在民主力量只能暂时取得一致的目标的范围内，党也要为建立統一戰綫政府而斗争，为促进民族民主統一戰綫政府的建立而努力。”

关于建立政府的口号问题，我们在过去三年間积累了丰富的經驗，并且在实际政策方面也有所发展。其一是建立民主的选举看守內閣的问题。这一口号是在去年五月末的形势下，按照团结一切反对岸信介暴行并贊成岸信介下台和解散国会的力量、爭取由民主力量领导解散国会的方針提出的。另一个是建立反对“安全条約”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党通过这个口号，指出了在实际上結成以反对“安全条約”为中心目标的統一戰綫的情况下团结民主力量的方向。通过以上的論述，自然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这种建立政府的口号问题，在綱領中占有怎样的位置。这就是，从基本上說，党要一貫地为結成反帝反壟斷資本的民族民主統一戰綫，并在这个基础上为建立政府而斗争；但是，也說明了党还要为建立有助于粉碎两个敌人的統治的政府（民主的选举看守內閣也是一个例子），以及如果条件具备，即使在民主力量暂时能够取得一致的目标范围内，为建立統一戰綫政府而斗争。

从社会党当前所采取的路綫来看，現在要立即在反帝反壟斷的明确目标下結成統一戰綫，是有困难的。但是，正如反对“安全条約”的共同斗争的实际情况所表明的，在反对“安全条約”或者

在保卫和平和民主的範圍內，尽管大家在斗争的內容方面还存在着种种分歧，但是包括社会党在內的民主力量之間已經形成了一致，并建立起統一战綫。因此，党在日前提出的口号是：建立一个以这种範圍內的統一战綫为基础政府，即反对“安全条約”的民主联合政府。同时，这种能够实际建立起統一战綫政府的形势，将不断加强統一战綫和进一步巩固民主力量的团結，所以，毫无疑问，它还会促进民族民主統一战綫政府的建立。

但这并不等于說，預先規定了这样一种发展阶段，即：认为必須經過一个在一定目标的範圍內的統一战綫政府向民族民主統一战綫政府发展的过程。在統一战綫实际存在的情况下，我們就必須根据这种条件在选举及其他斗争中提出必要的建立統一战綫政府的口号，并展开斗争；如果具备一定的条件，还必须为爭取建立这种政府而进行斗争；同时，我們的根本目标是建立民族民主統一战綫和以此为基础政府。綱領草案已經就此作了统一的規定。

其次，在(四)的最后部分增加了如下的新的論述：

“日本人民的历史将由于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的日本而发生根本的变化。日本人民将从美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战争政策以及日本壟断資本的橫暴統治下解放出来，第一次成为国家的主人。新的人民民主及其制度，将保障工人階級、农民、一般劳动者以及一切希望祖国获得独立自主的发展、和平、人民自由的人們积极地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民族的声望和自由将得到恢复，日本将不再是侵略战争的温床，而成为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巩固的基石之一。日本的經濟和文化，将通过同各国进行平等互惠的交流而繁荣起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将得到提高。”

这里，說明了依靠人民政权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的日

本,对于我国的社会发展具有何种意义、“人民的民主国家制度”具有何种政治和社会的意义,也就是这一阶段所具有的政治和社会的意义。

最后,是关于革命性质的问题,这和过去的草案根本上是相同的。但是,新增加了一段论述:

“从上述整个分析看到的前景是,现在,日本当前的革命是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壟断资本的统治——两个敌人的新的民主主义革命、人民的民主革命。”

除此之外,还作了若干的补充和新的提法。这些都是为了充实整个的叙述,并不是对七大草案中的革命性质问题特别增加了什么新的内容。

以上就是对草案所作的必要补充和叙述上充实的要点。

三

下面我想谈一谈讨论纲领中的一些主要问题。中央委员会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纲领问题的报告已经相当详细地说明了这些问题。在中央委员会进行的对纲领的讨论中,第七次党代表大会时的主要问题仍然成了争论的核心。而且,在这些问题当中,对现在日本抱有如何的看法,是一个中心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必须考虑近三年来的日本人民斗争、三年来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从结论来说,中央委员会认为,这三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日本人民斗争的进程,说明第七次党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党章草案的基本立场是正确的。对这一点的评价,政治报告(草案)谈得很详细。因此,在讨论纲领时,请充分参照政治报

告进行研討。这里不再重复。

日本是高度发达的、处于壟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又处在严重对美从屬的状态中。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革命應該走什么样的道路？这是爭論的核心所在。也就是說，对現狀的分析和确定革命性质，是个中心問題。

对待这一問題虽有几种不同的方法，但誰也不否认現在日本工人階級和人民当前的斗爭，整个說来是具有民主性质的斗爭。但是，作为革命問題，从取得政权的观点出发来加以論证时，則出現了各种各样的意見。如有的认为，要打倒壟断資本，当然不能不实行社会主义的变革，因此当前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有的认为，同壟断資本的斗爭，根本就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斗爭；还有的虽然承认对美从屬的事实，但是却认为这是壟断資本的政策，是出于它們的自願而产生的，因此要靠打倒壟断資本来解决，或者认为这是从屬于打倒壟断資本的課題……等等。

像我国这样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又处在对美从屬的状态下，其从屬的程度如何？我认为，弄清这个情况，是解决上述問題的重要关键。不言而喻，革命是政权的问题。革命的性质取决于下列各点：打倒或鏟除統治日本的政权、并建立取代它的政权时，主要敌人是什么，打倒这一敌人的斗爭的基本性质如何（是民主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所要建立的政权具有什么性质（民主政权——人民民主联合专政的政权，还是社会主义政权——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十中全会集中地討論了这个从屬的問題。

在十中全会的討論中，对于日本基本上沒有独立这一点最后沒有不同的意見。但是，在討論綱領問題时，却对这一点提出了一些意見。曾經有过各种各样的意見。这些意見，都是从认为由于

簽訂了舊金山條約日本已基本上取得了獨立。從觀點出發，說在帝國主義復活過程中，日本已經作為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實現了獨立，或者雖然承認主權遭到嚴重的侵犯，但是卻認為實質上是和英法式的從屬狀況相同。因此，我認為弄清這一點，作為解決綱領問題的出發點說來，是重要的。

我們已在政治報告（草案）中，根據事實相當充分地說明了中央委員會對這個問題的立場。自衛隊等我國的鎮壓機關，無論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都成了日本壟斷資本的統治工具，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情。但是，同時，這種武裝也是在美帝國主義的軍事控制之下的。自衛隊已被當作為美帝國主義的侵略亞洲政策效勞的一支力量，實際上在受着美國軍隊的指揮和操縱。日本主權所遭到的侵犯，決不只限於局部的、重要之點被侵犯那樣的程度。軍事力量、武裝力量的中樞，都被外國帝國主義所控制。在談論政權問題時，必須把這一點看作是美帝國主義統治的重要因素。忽視這一點，而從日本根據舊金山條約在法律上成了主權國家，在經濟方面日本的生产比戰前增加幾倍，資本輸出也有所增加，以及通過修改“安全條約”自衛隊將承擔侵略的一個方面等情況出發，便斷定日本已經基本上作為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實現了獨立、和英法式的從屬狀況相同，是不正確的。從歷史過程來看，舊金山條約簽訂後的日本狀況，就是把戰後美國對日實行全面占領統治以來的各種狀況，根據後來的形勢和力量對比等等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並使之成為實際制度的結果。雖然全面占領統治已變為半占領狀態，但不能不看到戰敗國日本所處的特殊的具體歷史情況。還有，考慮到現存的從屬程度，在去年亞非人民團結會議所通過的決議中列舉了五點，“確信，一個民族在下列情況下是沒有真正獨立

的”：“(一)沒有得到这个国家的完全同意而以它的名义制定法令；(二)外国軍隊在称作独立国家的領土上驻扎，或設立軍事基地；(三)一个国家是殖民主义国家所控制的共同机构的成員或者参加同帝国主义的軍事同盟；(四)一个国家的人民在执行政治、軍事、經濟、社会的計划方面，不能根据自己的主張行使民族主权所赋予的各种职能；(五)世界人权宣言所規定的个人基本自由得不到尊重。”其中許多地方，完全符合日本的情况，这說明我国对美从屬是多么严重。由此可見，认为由于旧金山条約日本一步一步地基本上实现了独立的看法，是根本錯誤的。

我还想从美帝国主义在国际上扮演的角色来分析一下这个問題。我們党内有一部分人，曾經一度有过这样的意見，认为美帝国主义在本质上产生了和平的一面。还有一些人认为，因为社会主义陣营发展下去，就不能不同它进行貿易，所以帝国主义国家也不能不实质上走上和平共处的方向。但是，我們党的一貫立場則认为，帝国主义的本质、美帝国主义者的本质不会改变，尽管它們适应形势和力量对比采取种种策略，但其侵略本质是不会改变的。無論在理論上或者事实上，都证明这个立場是正确的。正如《莫斯科声明》所清楚表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明白地肯定了这一立場。从最近的事件来看，古巴的局势就非常明显地說明了这一点。美国在古巴的軍事基地只有关塔那摩一个地方。但在我国却有无法与之比拟的无数軍事基地。美国利用古巴人的叛徒，搞了千把人的反革命部队登陆作战。但在我国，美国軍隊却有好几万人。美国利用这种軍事統治为支柱，使我国陷于在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見不到的严重从屬状态。

因此，在具体考虑革命的道路时，困难不仅在于，結成統一战

綫，并在这一基础上建立的政府要求美軍撤退时，他們是否会乖乖地滾回去。問題倒是在于，当結成强大的統一战綫，而且共产党在其中起着强有力的作用，并产生了統一战綫政府，或者出現这个政府向革命政府轉化的形勢时，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壟断資本必将竭力加以阻撓和破坏。这倒不需要把它理解为美国一定会立即从正面进行武装干涉的問題。它可能会采取各种手段加以阻撓和破坏，如策动反革命政变或者使用暴力强行通过反动法令，把民主力量代表赶出国会等等。絕對不能忘記，在这一系列困难而又复杂的局势后面，有美帝国主义者及其在日本的軍隊。它在掌握着对日本人民进行軍事統治的中樞。

当然，除了以上这些情况，还必须充分地注意日本壟断資本在走复活軍国主义、帝国主义的道路，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問題。这次的草案，对于这一点也談得非常詳細。但是，問題在于认为日本已經是一个自立的帝国主义国家，或者是一步一步地实现了独立、根据旧金山条約取得了独立。这种意見提出了下面的主張，即：承认对美从屬的事实，也承认这是个重要的問題，然而却认为这是由日本壟断資本的政府同美国結成从屬性同盟关系所产生的，因而可以通过打倒壟断資本的統治或者使它改变政策的方法加以解决。这就是說，把壟断資本当作主要敌人，以反壟断統一战綫和打倒壟断資本統治为战略目标，这样就可以解决赶走美帝国主义的問題。这种看法也就是說，从屬問題虽然重要，却能够在策略上或者放在次要地位加以解决。尽管每个人的說法和所談的細節不同，但是这种看法的特点却是它在作为一种“革命”理論最明确地主張：主要敌人是日本壟断資本，赶走美帝国主义归根到底不能成为战略目标。如果站在这样的立場上，必然不会把消灭美帝

国主义的軍事統治、一系列的对美从屬状态、草案所說的旧金山体制,以及反映这些东西的实际状况当作战略任务。

我想从政权問題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問題。人民同两个敌人进行斗争而掌握政权,具体說来,就是把美帝国主义者赶出日本,打倒日本壟斷資本的統治。在形式上一个是被赶走、一个是被打倒,而作为建立人民政权的斗争目标,它們却是两个主要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把美帝国主义的統治看作是对日本人民的政权統治,是正确的。因为,美帝国主义以这种政权統治的武器軍事力量为軸心,严重地侵犯日本的民族主权,剝夺了日本的真正的独立,使日本实际上淪于从屬国的地位。所以,日本人民要掌握政权,就必须把美帝国主义从日本赶出去。可見,认为人民在取得革命政权以前,換句話說在統一战綫政府的阶段,就可以通过外交談判和实行中立政策解决赶走美帝国主义的課題,亦即认为不作为战略目标而可以从策略上加以解决的立場,归根到底,必然是认为通过策略,換句話說就是通过改良(統一战綫政府的改良政策),可以解决政权的問題。这种立場,就有这样的矛盾。而且,对未来的革命的胜利說来,也包藏着招致重大混乱和失敗的巨大危險。

其次,是所謂日本的帝国主义的自立,或者說日本壟斷資本的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复活問題。这个問題必須同以上所談的对美从屬关系联系起来考虑。

从一般意义說来,帝国主义的經濟实质就是壟斷資本主义。如果教条式地原封不动套用这个定义,那末,也可以說,日本自从进入壟斷資本主义阶段以来一直是帝国主义国家。列宁曾列举过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标志。正如政治报告(草案)用数字加以說明的,生产和資本的积聚、資本輸出的增加等这些帝国主义的經濟特

征正在加强，也是事实。但是，为了正确地认识日本的现状，必须全面地看问题。关于经济上的从属状态，政治报告（草案）谈得很详细；日本的经济是从属于美国的，石油等一些重要经济部门为它直接掌握，在市場、資源、金融和技术等方面也严重地依赖和从属于美国。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关于纲领的报告，说明美国的对日投资总额截至一九五六年三月底达八百亿日元左右。但是，到现在（今年五月底）为止的统计，已经达四千亿日元左右。这项数字，远远超过日本资本输出的总额。日本的垄断资本就是在这样的经济上依赖和从属于美国的条件下，同时在有着从战前以来即存在的庞大的小商品生产和中小企业等特点的情况下，走上了复活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道路。《莫斯科声明》明确地指出，美帝国主义利用军事集团政策和经济援助，侵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权，使之屈服于它的统治；这些国家的垄断资本，为了镇压革命力量和人民斗争而同美国结成同盟。垄断资本就是在这种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新阶段的条件下，推进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复活的。因此，在考虑这个问题时，重要的是，如何从制定革命的战略的立场出发把两个方面统一起来：一个方面是在美帝国主义统治下，另一个方面是作为美国的从属的同盟者，进一步朝着可以从修改“安全条约”中看到的充当侵略角色的方向前进。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认为部分的对美从属虽然存在，但日本基本上是自立的帝国主义国家，那末，美帝国主义统治日本的问题也就不能成为确定革命性质的因素了。尽管日本垄断资本主义正在进一步具备着侵略的一面，然而认为对美从属只是局部的问题、日本基本上已经独立或已经实现了帝国主义的自立等等，都是不正确的。

所謂帝国主义复活已經完成，或者說已經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实现了自立，是以什么为标志这样說呢？如前所述，如果从壟断資本主义即等于帝国主义的意義來說，因为日本可以說是处于壟断資本主义的阶段，所以也可以叫做帝国主义国家。但問題是，如果特別从变革世界的革命立場出发、从怎样分析日本的現狀才算更正确的立場出发，那末，重要的是弄清处在壟断資本主义阶段的日本，哪一个方面是主要的：是自立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家方面，还是实际上陷于从屬国状态的方面？爭論日本帝国主义复活是否已經完成，和爭論日本是否处于壟断資本主义阶段，其意义是不同的。而所爭論的即是，日本的主要方面是否已經复活为压迫其他民族的侵略的帝国主义国家。

从这个立場出发，草案认为日本正处于在对美从屬状态下进行帝国主义和軍国主义的复活的进程中，而不认为她已实现了帝国主义的自立。

四

我国当前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把美帝国主义赶出日本、打倒日本壟断資本的統治，以及消灭因民主革命遭受挫折而遺留下来的半封建殘余的問題（从反帝反壟断的任务来看，这是局部的問題）。而且，这些任务的中心性质是民主主义的。显而易见，赶走美帝国主义和消灭半封建殘余的任务，是民主性质的任务。

問題是，反壟断或打倒壟断資本統治的任务，具有什么性质。草案的立場是，一直认为壟断資本同人民的矛盾就是同包括工人、农民、劳动市民及其他中小企业者在內的广泛的各阶层人民的矛

盾。因此，它把美帝国主义同日本人民的矛盾、把与美帝国主义结成从属性同盟的日本垄断资本同人民的矛盾，看做是现在日本的基本矛盾。正因为这样，同垄断资本的斗争，具有解决垄断资本同各阶层人民矛盾的性质；垄断资本同外国帝国主义勾结，剥削、掠夺和压迫广大人民，并妨碍日本的自主的和平发展。这和谈到“一小撮垄断资本家同全体人民矛盾”的《莫斯科声明》，有着共同的立场。因此，解决这种矛盾的任务，虽然同使全部生产资料社会化或消灭一般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有关系，但也要明确地加以区分。例如，关于重要产业部门的垄断企业向国有化过渡的问题，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关于纲领的报告谈到，由人民民主政权实行国有化时，这种国有化具有民主的性质，而不是国有化即等于社会主义。《莫斯科声明》也认为，“最重要的经济部门的国有化及其管理的民主化”是具有民主性质的。那种认为打倒垄断资本的统治就要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因此当然必须把这个革命看做是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论调，是把这一点混淆起来了，因而是错误的。

列宁说：“……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是在旧资本主义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破坏这个上层建筑，就会显现出旧的资本主义。”即使给垄断资本以打击，对它实行人民的统制，实行一定程度的国有化之后，旧的资本主义也还会留下来。必须把垄断组织重要部分的国有化同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区别开来。当然，我们的革命有争取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前途，因而为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创造条件，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三年前讨论纲领时出现的认为不可能有反垄断民主主义斗争等的意见，已经在三年来世界革命运动的实践中破产了。

今天，不论在战略上是直接争取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为实

現民族独立和民主而进行民主革命，也不論主要打击是針對整个国家壟断資本主义制度还是針對外国帝国主义統治及出賣民族利益的壟断資本等国内反动势力，都有、而且能够有民主性质的反壟断斗争。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发展。可以认为，三年前我們在綱領报告中提出的观点，已被确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論。

在这种意义上，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压迫和壟断資本統治、消灭封建殘余的任务，基本上必須作为民主性质的任务提出来。既然是这样，那末根据这一民主任务而組成的統一战綫及其政府是民主性质的，而这个政府向革命政府（人民政权）过渡，当然就是建立旨在实现民主任务的政权。把这看做是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是理所当然的。认为当前的統一战綫虽然是民主性质的，但它发展下去并取得政权时，便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样飞跃式的看法，在邏輯上也是矛盾的。从战略策略的原則来看，必須根据主要矛盾所产生的一定的要求，最大限度地集結我方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在日本的情况下，如果认为在目前以反帝反壟断的民主要求团結广大群众，但在取得政权时，这种政权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那末，这种立場就会脱离可以团結的群众，給革命斗争造成混乱，使革命遭受失敗。这在实践中也是站不住脚的。

由此可见，日本革命的进程，必須采取两个革命阶段不間断发展的路綫，即完成反帝反壟断的民主主义革命，并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和轉化。人民政权以怎样的速度和在什么范围内实行壟断企业的国有化，将取决于当时的形势和力量对比。但是，人民政权赶走外国帝国主义，打倒壟断資本的統治，并且从不容許它們恢复政治、經濟統治的立場出发繼續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彻底地实行民主

变革，那末，向无产阶级专政转化的时期自然就会到来。在两个革命阶段中间不可能筑起一道“万里长城”；在革命进程中，民主主义任务和社会主义任务还可能部分地交错在一起。虽然这样说，但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和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应该同时进行，或者认为应该不经过民主主义革命而直接实行反垄断社会主义革命；这样提问题，从我国的情况的任何一点来看都是不正确的。这种战略方针的致命的错误是：没有展望到可以依靠人民政权消除在我们国土上驻有几万人的军队和设立军事基地、对冲绳和小笠原实行军事占领、使日本人民遭到有被拖入侵略战争危险的、凶恶的美帝国主义的统治，也不把铲除美帝国主义的统治作为战略目标来一贯地进行革命斗争。这归根到底不能不是过低估计美帝国主义的统治及其侵略实质的机会主义路线。而且，还由于他们认为在现实中不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战略性的斗争，只通过以垄断资本为主要敌人的斗争就可以使革命成功，也就是采取了在没有取得赶走美帝国主义的保障的情况下就要进行反垄断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所以他们的路线也不能不是“左”倾冒险的机会主义的。

五

还有下面一些同上述看法有关的意见。

第一，是认为靠中立政策就能够解决对美从属问题的看法。第二，是所谓“反垄断结构改革”论的问题。第三种意见，认为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对我们有利，可以作为保卫和平斗争的一部分来解决对美从属的问题，或者说和平过渡是不可避免的。我想对这些看法作一些分析。

首先，談中立的問題。这是近三年来在我們党的方針中提出的一个新問題。关于我們党的对中立的政策的内容，四中全会的決議已經談得很詳細。那就是以擺脫軍事同盟为中心内容，当然是爭取廢除“安全条約”的中立政策。我們必須提出这样的中立政策来进行斗争，而且現在就在进行着斗争。

但是，必須考虑到，当統一战綫政府建立起来，实行中立政策，并开始就廢除“安全条約”进行談判，或者发表廢除条約的宣言时，这个政府还不是革命政府，人民还没有掌握政权。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壟断資本将会以武力为后盾，进行上面所提到的种种破坏阴谋来阻撓这种統一战綫政府的建立。即使統一战綫政府实施中立政策，在人民掌握政权以前，这个政府仍有可能被推翻，中立政策的实施也完全没有保障。以人民掌握政权的古巴为例来看，也表明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甚至有发生作为反革命输出的登陆作战等事件的危險。何况在取得政权以前，武力还掌握在敌人手里呢？这样看来，統一战綫政府如果不发展为能够廢除“安全条約”并进而廢除旧金山条約卖国条款的那种以强大的民主統一战綫为基础的革命政府，即使它通过中立政策取得一定的进展，要根本鏟除对美从屬、实现真正独立，也是沒有保障的。

因此，从綱領的問題來說，必須认为实现中立是实现真正独立的进程中的一个問題。可見，认为在革命以前就可以依靠中立政策解决对美从屬問題的看法，是以不把美帝国主义对日統治看做是美帝国主义依靠权力压迫日本民族和人民的立場为前提的。假如前提是认为对美从屬是壟断資本的自发的政策，可以靠壟断資本改变政策来加以解决，或者认为反帝斗争是反壟断斗争的一部分，那末也許这种邏輯可以成立。但是，如果承认美帝国主义的統

治就是严重地侵犯民族主权、依靠权力严重地压迫日本人民，那末就必须通过建立人民政权来保证解决对美从属问题。

其次，是所谓“反垄断结构改革”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政治报告(草案)已经谈得相当详细。这里首先有意大利共产党所采取的路线的问题。战后意大利的革命斗争，是反法西斯抵抗斗争胜利后这一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在抵抗斗争的胜利中，制定了战后的新宪法。这个宪法，是在共产党员担任宪法议会主席的情况下制定的，它使“我国社会有可能大踏步地走上朝社会主义方向进行改造的道路”。但是，这个民主主义革命中辍了。陶里亚蒂同志说过，“现在是恢复这个工作并将之导致完成的时期”；作为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并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相联系，提出了意大利的社会主义道路，并确定所谓“结构改革”是它的组成部分。

我们没有必要去评论意大利共产党的路线。意大利的党将在意大利的具体条件下，开辟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莫斯科声明》说得很清楚：“各国共产党根据本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并且考虑到国际局势，来确定革命的前景和任务。”

但问题是，在日本这个国家，社会党的方针，以及我们党内的一部分人，主张仅仅以垄断资本作为战略上的敌人，不经过民主革命，而是通过“反垄断结构改革”，换言之，就是靠日积月累的民主改良走向社会主义的路线。这完全不是意大利共产党的问题，而恰恰是我国革命的问题，是同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有关的问题。第一，这是在战略上放弃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而把反垄断斗争作为民主改良来进行的想法。我们也提出民主改良的任务，并且认为有必要为此而进行斗争。但是，正如前面已经谈到的，我们的立场是：为了在我国条件下实行一系列的民主改良和变革并保证其

实现，就必须建立人民民主的政权，通过它才能够彻底地综合地实行改良和变革。只是把壟断資本当作主要敌人，认为日积月累地实行所謂“結構改革”的种种改良斗争（或者是由統一战綫政府来实行），抛开民主政权的问题也能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張，是片面地歪曲并且是机械地抄襲兄弟党的路綫。事实表明，在我国最近客观上右傾机会主义的傾向在加强，与此相結合，社会民主主义者开始鼓吹“反壟断結構改革”論。前面那种主張，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路綫大体上是一致的，它給革命斗争带来机会主义的錯誤。

第二，是同国际形势发展有关的若干問題。《莫斯科声明》明确地指出：“在現时代，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点的，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反对帝国主义、爭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力量。”显然，国际形势正在越来越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

但是，同时正如《莫斯科声明》所說的，“工人阶级及其革命的先鋒队認識到，他們自己肩負着为使本国人民摆脱資本压迫而斗争的主要重担……”。从这样的立場出发，各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鋒党，必須明确地認識到，只有通过忠实地执行各自的本国当前的任务，才能使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不站在这样的立場上，光是說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日益强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解决外国帝国主义統治的问题，这种看法就是取消了爭取摆脱美帝国主义統治实现独立的斗争，而把希望仅仅寄托在社会主义力量的增长方面，或者是不从本国的具体条件出发来确定革命的任务，而认为在保卫和平运动的任务中有撤銷軍事基地的要求，所以不必特別把赶走美帝国主义作为革命任务，只是作为保卫和平运动的一个环节也就可以解决问题。这种想法完全是地道的坐待

时机的机会主义。

在党内的一部分人中有这样的看法：“在今天的日本，并不存在同时不是和平运动的收复主权的运动。不论是争取收复冲绳，还是反对基地和废除‘安全条约’，这两种因素都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以为在今天的日本，除了同这种加强和平相结合的完全收复主权的运动以外，还特别有什么‘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这种想法不过是民族主义者的幻想罢了。”这种主张，也就是把争取收复冲绳和小笠原、撤销基地和废除“安全条约”的任务当作既是和平运动又是收复主权的运动。这种主张，是以“帝国主义自立”论、“反壟断结构改革”论为前提的。正如上面屡次谈到的，这种观点一方面是不能正确地看到美帝国主义统治的现实及其作用，另一方面又不能正确地认识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同各国人民当前的革命任务的联系和结合。这种观点，也可以说是集种种错误意见之大成。

再就是同国际形势的发展有关的和平过渡问题。在中央委员会的讨论中，和平过渡这个问题没有成为直接的重大的争论对象。但是，在三年前纲领讨论时却是多次出现过的争论。中央委员会认为，和平过渡虽然是我們所希望的，但革命究竟采取哪种方式，是“最后取决于反革命力量的态度的问题”。即使是大肆攻击这种说法的人，自从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发表以后，也都不大坚持自己的主张了。

不过，看一下近三年来一直反对我們党的路线的一部分人的主张，可知其内容大体如下。也就是，其基本立场是：认为经过战后的民主改革，日本的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已经完成；由于签订旧金山条约，日本基本上是独立了；壟断资本复活并加强，已使日本成

为一个自立的帝国主义国家；因此，以壟断資本为主要敌人，通过“結構改革”就可以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和平过渡論有各种各样的“邏輯”。例如，还有这样的意見，即认为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产阶級国家，反正国家都有共共同的公共职能，因此，依靠人民的力量一步一步地扩大它的职能，就可以和平地实现革命。这种論点，主要是认为在现在的国际形势下，如果統一战綫政府廢除“安全条約”和旧金山条約的卖国条款，美帝国主义者就不得不撤出日本，因此，和平过渡是唯一可行的道路。但是，一九六〇年八十一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共同声明，引用并且重新肯定了一九五七年宣言中关于和平过渡的命題。这就是：一方面认为“工人阶級及其先鋒队——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力图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可能如果能实现，对于工人阶級和全体人民，对于全民族，都是有利的。”但是，同时明确地指出：“在剝削阶級对人民使用暴力的条件下，就必须考虑另外一种可能，即非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主义教导我們，而且历史經驗也证明，統治阶級是不会自願让出政权的。这样，阶級斗争的剧烈程度和所采取的形式，与其說是决定于无产阶級，不如說是决定于反动集团对于絕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抵抗到什么程度，决定于在爭取社会主义斗争的这一或那一阶段上这些集团是不是采取暴力。”在今年一月中央举行的学习会上，在闡明《莫斯科声明》时对这一点談得相当的深入。但是，党内一部分人却批評說，《莫斯科声明》的这个命題“是不充分或不正确的”。当时这些人的提法，是把战争与和平的問題(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机械地套用于一个国家內的革命斗争，說什么人民的力量强大了，和平过渡就有保障。即使沒有这样“系統化”，在綱領討論的文件中也可以看到类

似的意見。而且，同这种观点相結合，还有人主張这样的意見，即反对把赶走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看做战略目标，或者說通过統一战綫政府在策略上就可以消除美帝国主义的統治。

可以得出这样的結論：只有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的一貫立場上，才能够真正开辟和平过渡的道路。也就是說，站在我国走什么道路最后取决于两个敌人的态度的立場上，不論走哪条道路，都只有通过建立强大的民族民主統一战綫，才能够开辟一条牺牲較小、較为和平的道路。如果看錯帝国主义者的本质，不管嘴巴上怎样讲，实际上前提却是仅仅把和平过渡当作可能采取的革命方式，那末，結果就会使工人階級和人民放松警惕，削弱其政治上的和組織上的战斗力，不能制止敌人的暴力进攻，从而堵塞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认为只要国际力量对比关系对人民有利，就会加强所有国家的和平过渡可能性，这种看法是完全不正确的。最近古巴的經驗，很好地說明了这一点。我认为，这对有些人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訓；他們以为自从肯尼迪取代艾森豪威尔上台以后，美国决不会再干那种勾当了，因而过低地估計了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本质。

六

以上大致涉及了主要的問題。当然，如果談到細节还会有更多的問題；但我认为以上各点是討論綱領时的理論上的中心問題。

但是，同时我們必須正确地总结近三年来日本工人階級和人民的斗争經驗、我們党的群众斗争經驗、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和行动綱領基本內容所提示的方向，以及中央委员会据此制

定的各項方針及其實踐情況，并且把整个總結反映到綱領性的展望中去。綱領問題，決不是仅仅分析日本的形勢，按有什么政权就有什么任务的方式来決定的。当然，因为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所以这样的方法也是重要的，但同时还必须通过斗争的實踐予以驗證。

第七次党代表大会虽然对綱領問題作了那样的处理；但是关于日本是否基本上已經独立，以及对美从屬状态的程度如何的問題，却没有不了了之。在那次代表大会的討論中，认为日本已經基本上独立的意見是由东京的一部分同志提出来的。那是极少数的意見，大多数人承认基本上是属于对美从屬的状态。在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中，也闡明了对美从屬的問題。它說明了美国的占領制度改变为以美国的半占領和实际上的从屬国状态为内容的旧金山体制的情况，并明确地強調了我国和平与独立問題的內在联系。还有，根据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的中央委员会，三年来所制定的各項方針，也不是从日本已經基本上独立的立場出发，而当然是以代表大会的決定为依据的。正因为这样，早在进行反对“警察职务执行法”斗争的时候，就能提出了反对修改“安全条約”的問題。而且，在这个問題上提出了一定的明确目标，并且一直把这一斗争看作是爭取日本的独立、和平、民主斗争的中心課題，看作是同反对美日壟断資本掠夺人民有密切关系的、重要的斗争。正因为这样，作为反对軍事同盟的斗争，我們使日本人民的斗争发展成了資本主义世界規模空前的偉大斗争。同时，我觉得这件事說明，現在美帝国主义同日本人民的矛盾的尖銳程度，是在英法等国所見不到的。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現在日本的基本矛盾，即美帝国主义和与它結成从屬性同盟的日本壟断資本同日本人民之間的矛

盾，以修改“安全条約”的形式表現出来，以如此激烈的大規模斗争表現出来。在反对“安全条約”的斗争中，我們能够把包括持有反共綱領的社会党在内的广泛民主力量团結在統一战綫內，發揮了人民反对两个敌人的斗争的力量。这一斗争，作为全世界爭取和平与独立的最前綫的斗争，而博得国际上的很高的评价，并鼓舞了世界人民的斗争。

从这种意义說来，通过三年来的群众斗争特别是反对“安全条約”的斗争，证明了这个綱領(草案)基本上是正确的。它正确地贯彻和发展了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及其后的中央委员会的路綫，并且用綱領的形式加以固定下来。

第二个问题是，通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加以验证的问题。《莫斯科声明》明确地指出：美帝国主义在国际上扮演的角色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国际宪兵、最大的国际剝削者、全世界人民的敌人；它甚至侵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权。同时，《声明》特别注意日本问题。日本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在亚洲最强大的立足点。因此，日本的斗争在世界上也是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同时，《莫斯科声明》就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革命斗争的问题，提出了两种类型：一是主要打击针对壟断組織、整个国家壟断资本主义制度；一是主要打击针对美帝国主义的統治和出卖民族利益的壟断資本以及国内其他反动势力。党中央认为，日本正是适于后一种类型。《莫斯科声明》的这一提法，是原則和理論的提法，而沒有說哪个国家适于哪种类型。这是应该由每个共产党自己来解决的问题。在《声明》发表的当时，中央委员会对綱領问题尚未作出最后的結論，因此，并沒有肯定地說哪种类型适合于日本。但是，在确定了綱領(草案)并发表了政治报告(草案)的今

天,我认为必須明确地說,日本适于后一种类型。

那末,《莫斯科声明》所提出的这个問題,意义何在呢? 迄今为止,一提起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还有像战前日本那样的国家,虽然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半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关系却占有重要的地位,而极权主义天皇制就是立足于这种半封建的土地关系和壟断資本上面进行統治的。在这样的国家里,曾經采取过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和轉变的革命路綫。《莫斯科声明》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路綫,并且創造性地規定,在政治、經濟、軍事上受美帝国主义控制的国家里进行的革命,是以争取独立和民主为中心任务的民主主义革命。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論的創造性发展。一提起反帝民主革命就只想到古典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一提起反壟断資本就只想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教条主义者,无论如何是不能理解这个問題的。在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前公布綱領(草案)时,当时东京都委员会的一部分同志說,党中央的立場是保守主义的。但是,进行这种指責的人,却反而不能創造性地理解《莫斯科声明》所确认的受外国帝国主义者控制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問題。他們才是保守主义呢!

那末,这样的革命問題在过去的革命运动經驗中是不是完全不可想像的呢? 不是的。例如,納粹德国統治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就是一个例子。虽然和現在日本的情况不完全相同,但捷克也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中心任务并不是反封建,而是从推翻德国帝国主义的統治和本国卖国統治集团的民族民主革命出发,朝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发展的。还有,根据德国統一社会党的綱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德国革命还是反法西斯人民

革命，但是在东德已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因此，认为只有殖民地、半殖民地或封建残余較重的国家才能有民主革命，这不是根据本国具体条件創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像今天日本这样的情况，在任何国家也找不到完全相同的例子。它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现在的西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的捷克斯洛伐克都不是一样的。它也不同于現在的英国、法国、意大利。因此，我們負有必須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創造性地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正确地开辟日本革命道路的重大責任。別国的革命斗争虽然有許多地方是我們必須学习的，但是，絕不能机械地照抄別国的革命路綫。

中央委员会根据上述观点对綱領問題进行了长时期的討論，并本着在綱領上取得意見一致是党的团結的基础的立場，尽了最大的努力。当然，中央委员会內部对綱領有不一致的意見，尽管如此，它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以后还是率領全党为团結而努力奋斗。通过这种努力，終於在十三中全会上全体一致地通过了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不消說，为了达到这种全体一致，需要进行坚持不懈的长时期的討論。通过这种努力所产生的团結，才使党能够在那样复杂而艰巨的大斗争时期，对促进人民斗争發揮了积极的作用，并且扩大了党的战斗队伍。

但是同时，由于对綱領有不一致的意見而沒有最后制定綱領，可見在团結方面存在着种种困难也是事实。这不仅有党內的困难，而且也有对外的困难。如果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仅仅局限于各个时期的策略指导范围内，那就不能确立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虽然正确地、恰当地进行各个时期的领导是重要的，但絕不能停留在这一点上。从“反壟断結構改革”論这一問題的提出来看，目前已

經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如果我們党不能明确地認識現在的斗争同革命路綫的关系，那末党就不可能充分发挥先鋒党的作用。同时，如果不造成这样一种情况，那末也就不可能确立党在工人阶级和人民中間的领导地位，这种情况就是：同社会民主主义的路綫相对立提出一个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制定的明确的革命路綫，这个路綫無論作为理論的或者实践的指南都能够为先进的工人所乐于接受。作为解决这些問題的前提，最后地解决綱領問題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們在三年前考虑到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当时的种种情况，避免对党章草案的政治綱領部分予以通过，而推迟了它的最后解决。这一方面对党的团结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另一方面，我认为，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对于确立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以及加强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紧密团结也有不利之处。六中全会的決議也指出了这一点。

中央委员会根据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决定进行了討論，并且根据后来的形势发展等情况对《党章草案政治綱領部分》作了必要的补充以及叙述上的充实，終于制定并公布了这次的綱領(草案)。我們确信，它是經過党和人民三年来斗争实践的考驗、經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考驗，并且是符合国内外形势发展的綱領(草案)。

(原載《前卫》，一九六一年八月号)

中央委员会关于綱領問題的報告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这个报告是由党章草案政治綱領部分的說明(包括修改綱領的提案)部分(即报告一)和闡述党中央委员会对大家討論草案中提出的各种意見的看法部分(即报告二)組成的。

报 告 (一)

一

(一)

在一九四七年召开的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們党通过了新的行动綱領，同时根据大会的決議任命了向下届大会提出的綱領的起草委员会。一九五〇年召开的第十八次中央全会，对于克服我們党内所存在的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不正确看法有着重要的意义。其后，第十九次中央全会研究了有关綱領問題的初步草案(这是作为政治局的多数意見提出的草案，即正式草案之前的草案)，并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对它的討論。討論的問題集中在战后的形势、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及根据这些情况对革命的前景所做的展望。

然而，这些討論並沒有得到正确的发展。当时，控制着党的家长式的以个人为中心的領導，不仅未使討論获得正确的民主的发展，而且对那些对初步草案持有不同意見的人加强了組織上的压迫和排挤。第十九次中央全会声明，包括政治局在內的全体中央委員要團結一致为确保党的統一而奋斗。但是从六·六鎮压时起，党中央委员会的解体和党的分裂趋于表面化，这种情况阻碍了全党对綱領問題的正确討論（关于这些情况，准备由中央委员会关于一九五〇年問題的報告来比較詳細地加以分析和評價）。

所謂《一九五一年綱領》（《綱領——日本共产党的当前要求》），就是在党的这种分裂状态尚未得到正确解决的时期制訂出来的。

（二）

一九五〇年六月，美帝国主义在朝鮮发动了侵略战争，美国一直把包括冲绳在內的日本全部国土作为它的軍事行动的基地。轰炸朝鮮人民的飞机每天从日本基地起飞。

一九五一年綱領強調指出，与美帝国主义对日本的占領与統治进行斗争并从其統治下求得解放，是革命的任务。

綱領还指出，美国阴谋进行的和日本单独媾和的道路，就是对苏联和中国进行战争准备的道路，就是“美帝国主义者想把日本拖进新的侵略战争，用日本人的手和血来建立其在亚洲的統治”。綱領呼吁日本要与爱好和平的国家建立和平合作的关系。

这样地強調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使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党内外所提出的同美帝国主义作斗争这一重要問題得到了明确的解决。

一九五一年綱領極其重視“為民主日本的自由和繁榮而斗争的一切进步力量的民族解放民主統一戰綫”的組織問題，把它看作是革命的力量。

一九四八年三月，我們党中央委員會提出組織民主民族戰綫的問題。民主民族戰綫的基本目标就是“为了建設光榮的民主日本，徹底实行民主，安定和提高劳动人民生活，爭取日本的完全獨立”。当时把建立統一戰綫的問題規定为发展革命斗争的中心任务，是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的。

但是当时过分低估了为獨立而斗争的任务，同时就是在党的领导方面也在理論上和實踐上严重地存在着輕視这种統一戰綫的意义的傾向。

在这几年里，我国人民在爭取獨立与和平的斗争方面有了巨大的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战后，特别是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在我們党的队伍中討論和強調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統治日本和反对准备新的战争的斗争任务的緣故。一九五一年綱領在这一方面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这个綱領正确地指出了美帝国主义企图把日本当作“从屬的同盟者”拖入战争，指出了在“吉田政府同意充当美国占領当局的幕布和支柱”方面，美日反动派的利害是一致的。

尽管如此，这个綱領仍有着如下的錯誤和缺点。綱領未能正确地把握战后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日本資本主义現阶段的情况和农村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与这些变化相关联的日本反动势力的本质，特别是未能正确地把握由于絕對主义天皇制和寄生地主的土地所有制的变化而产生的情况。因此，綱領的論断就包含有錯誤和片面性。

这个綱領，除了帶有以上所舉的缺点之外，还由于自从一九五一年八月綱領制定以来日本国内外形势已經发生了变化，在今天來說，不仅在个别的提法和論述方面，就是在整个的論述方面也都不适当了。

第六次全国代表會議的決議說：“新綱領通过以后所发生的一些事件和党的經驗，都实际上证明了綱領所作的一切論断是完全正确的。”这种說法是不正确的。

第六次全国代表會議以后的七中全会和八中全会的決議都曾号召对上述問題中的若干地方重新进行研究和討論。我們根据这些決議对一九五一年的綱領作了总的研究之后，认为除了必須提示新的綱領的方向以外，还有必要闡明以下几点。

一九五一年綱領在分析美帝国主义对日本的統治这一战后日本的重要特点的时候，虽然強調了美帝国主义对日本的統治，是在于压抑民族主权和把日本拖向新的侵略战争，但是其中却有这样一个过于簡單化的提法：“他們企图阻止日本工业的发展。”

这也和另外一个地方的下述說法相矛盾：“美帝国主义为了統治亚洲，需要一个有着軍事干部、发达的工业和足够出兵的人口的国家做基地。”事实证明，美帝国主义不仅企图利用“工业发达的”国家，而且在占領初期的“解散財閥令”对壟断資本暂时加以限制以后，紧接着就实地采取了新的复活和加强壟断資本的政策。

固然美国的政策过去和現在都在阻止着日本工业和日本經濟的和平发展，但同时，美帝国主义也采取了恢复和加强日本工业，使日本壟断資本成为美国的唯命是从的同盟者的方針，这一点在今天已成为明显的事实了。

“这种‘土地改革’显然不能给大多数无钱购买土地的农民以什么好处。”

“现在日本农民所以缺少土地，是由于最好的土地都掌握在地主和其他大土地所有者的手中。”

对于土地问题和土地改革的这样的评价，从重新研究的结果看来，是没有正确地反映事实的。

一九五一年綱領規定了日本的“反民族的反动势力”是“天皇、旧的反动军阀、特权官僚、寄生地主和壟断资本家，也就是说，是那些剥削和鼓励剥削日本人民的人”。这即使在当时也没有正确地反映出战后阶级关系变化的情况。

一九五一年綱領說：“认为新的民族解放民主政府会没有阻碍地和平地自然产生，或者认为反动吉田政府会不加抵抗地自动放弃政权，把自己的地位让给新的民主政府，乃是严重的错误。”“认为用和平手段能够求得日本的解放与民主改革是错误的。”

的确，如果认为反民族和反人民的政府会轻易地放弃政权，这在今天看来也是不正确的。但是在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和旧金山“和约”签订以后的日本形势下，我们如果断定革命根本不可能通过和平的手段来实现，而自己束缚住自己的手脚，这就有重新研究的必要了。

一九五一年綱領，虽然起了前面所说的那种历史作用，但在这些方面还有重新研究的必要。我们不能只限于重新研究第七次及第八次中央全会所提出的一九五一年綱領的两个问题。只有对那些决定今天的革命运动的基本方向的重大问题，即战后国内外形势与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及解放斗争的主体条件等根本问题进行新的探讨，才能够做出概括性的阐明。

二

(一)

我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虽然已經是一个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但同时却又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半封建的、寄生的土地所有制，而绝对主义的天皇制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战前的农村，在五百数十万町步的耕地面积中，約有一半是繳納高额实物地租的佃耕地，在农村户数中不过占百分之三点二的拥有五町步以上的土地所有者，却占有着百分之三十的耕地。皇室本身就是占有一百二十万町步的巨大耕地和林地的寄生的所有者。

天皇一方面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两个阶级的利益，同时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行使着绝对的权力。议会不过是以立宪的伪装来掩饰天皇制绝对主义统治的本质的一个工具。这个天皇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的国家权力，它以军事和警察的统治在国内进行残酷的剥削和掠夺，迫使人民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利的状态，不断地用残酷的方法镇压民主的革命运动，同时还通过侵略战争掠夺日本各邻近民族并使之变成它的殖民地。“在日本和沙皇俄国，现代的最新金融资本的壟断，是由军事势力的壟断、广大领土的壟断、掠夺外国各民族或中国等等的特别方便的壟断，来补足一部分和代替一部分的。”（列宁）

在战前的这种条件下，不管日本资本主义如何高度发达，也只有通过以推翻天皇制、廢除半封建的寄生的土地所有制和改善工人生活状况为主要内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是走向推翻资本

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

战前我们党自一九二二年建党以来，在经过了种种的考验和風險而成长起来的过程中，逐步地对于走向这一革命的正确的前途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党内虽有一部分人曾经有过取消主义并在同天皇制作斗争的问题上发生过机会主义的动摇，但我们党基本上还是一贯地在完成这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并使它迅速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展望之下进行了斗争的。同时，党还根据这一发展前途，坚持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并为各民族和平共处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完全独立而进行了斗争。当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开始时，我们党所提出的下列口号体现了我们党的主要斗争任务：“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警察天皇制，为争取大米、土地和自由而进行建立工农政府的人民革命。”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我国的国内国外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苏联为中心的反法西斯的盟国和世界民主力量的胜利，很快地就造成了导致国际形势根本变化的历史运动的开端。苏联的国际威信和政治影响力扩大了。在东欧，许多国家的人民民主革命发展了起来。在亚洲，以中国革命的光辉发展为首的摧毁危机四伏的殖民主义体系的民族解放斗争暴风雨般地空前高涨起来。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和民主势力也开始壮大和发展起来。

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力量对比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日、德、意三个帝国主义国家衰落了，英、法两国的地位也削弱了，只有在军事上和經濟上加强起来并避免了战争破坏的美帝国主义，为了在

世界上建立新的霸权，采取了露骨的侵略和擴張主义的方針。美国和英国虽然在大战中是作为同盟国家行动的，但是它們却希望代替日、德、意帝国主义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希望在战争中削弱苏联。在资本主义总危机趋于新的尖锐化的条件下，美帝国主义又开始反对以苏联为首的和平、独立与民主的力量，并将帝国主义和各种反动势力糾集在自己的周圍。

日本帝国主义的战败和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国作无条件的投降，为日本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民主革命斗争提供了新的条件。

日本帝国主义丧失了殖民地和海外资产。于是，在经济上崩溃和在政治上破产的統治势力陷入了深刻的危机。

盟国在保证实施波茨坦公告的条件下开始占领了日本。日本在历史上第一次丧失了国家的独立。但是，这种占领和管制，原是为了实施世界民主力量的共同綱領——波茨坦公告而采取的暂时的和过渡性质的措施。因此，这个占领应该是按照波茨坦公告的目标，为了建立持久的和平，制止日本軍国主义势力的复活，而在完成民主改革、使民主力量取得胜利之后就宣告結束。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工人阶级和人民为了按照波茨坦公告的规定，在日本彻底实行民主改革，消灭軍国主义，复兴有利于人民的经济，建設民主的日本，以恢复日本的独立，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斗争。我們党高举着打倒天皇制的旗帜，站在这个斗争的最前列。

占领日本的盟軍主力，是在战后的新形势下手中揮舞着原子武器企图統治世界的美帝国主义，这是日本人民的不幸。美帝国主义一开头就企图利用占领来实现它的帝国主义的目的，确立对日本的統治。他們仅仅企图利用波茨坦公告来消除日本反动势力对美国的敌視，并将他們加以改組。为了这个目的，壟断了盟軍司

令地位的美国虽然推行了“民主化政策”，但当要求彻底实行民主改革的日本人民的斗争冲破了美国为这些措施所规定的范围的时候，美国又用一切手段加以阻挠。

与此相反，在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委员会拥有代表的苏联，则代表着世界民主力量的要求，支持和鼓舞日本工人阶级及一切民主力量，为完全实施波茨坦公告和日本的彻底民主化而进行了斗争。

在占领初期的一段时期内所实行的一系列的“民主化政策”所促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上的各种改革，就是在上述这种复杂的力量对比关系和斗争当中进行的。

由于这些改革，日本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以及阶级关系，比较战前有了重要的变化。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绝对主义天皇制瓦解了，半封建的政治势力也失去了力量，这些东西本来与日本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利益有着尖锐的矛盾，但对美帝国主义统治日本来说，对它们加以一定的改革也是有利的。美帝国主义利用它的占领，巩固了它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继续统治日本的体制。为了重建濒于危机的垄断资本的经济和政治统治，美国除了给它以“援助”外，同时又建立了它在经济上依附于美国的体制，使日本垄断资本成为美国统治日本的支柱。根据新宪法建立了各种新的制度，人民的民主权利也多少有了扩大，但是这些制度和权利受到美国单独统治的严格限制，简直形同虚设。美帝国主义对日本的军事统治权事实上是无限制的。

日本处于美国的附属国的地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批评遭到严厉的压制，并被当作是“违反占领政策”而成为遭受逮捕和坐牢的理山。

(三)

美帝国主义者改組和利用了天皇制的統治机构，作为美国占領統治的工具。他們反对主張廢除天皇制的国内外民主力量的要求，在宪法中以“象征”的形式将天皇的特权地位保存了下来。但今天的“象征的天皇制”已經不是战前那样的絕對主义的天皇制了。

作为神圣的唯一的最高主权者，将立法、行政、司法等三权以及統帥权等許多大权集于一身的天皇的絕對无限的权力已被剝夺了。今天的天皇已被否定了他的“神”的地位，并被禁止拥有自己的皇室财产，也沒有他自己独特的統制权能了。随着天皇的絕對权力的丧失，軍部、内务省、樞密院、貴族院等拥有相对独立的政治势力的各个官僚机构也都瓦解了，形式上宣布了主权在民，同时国会也得到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虽然由于占領統治，它只不过是个空架子。这一切就为壟断資本开辟了比过去更加直接地掌握統治机构的道路。代表着資本家和地主这两个階級的利益，同时又对其上层机构保持着相当高度的相对独立性的絕對主义天皇制这个統治机构是瓦解了，現在它只是一种資產階級的君主制度了。

美帝国主义唯恐資產階級的改革会发展成为彻底的人民的改革，从而威胁到資本主义制度本身，所以，它的基本目标就是使这一改革中途受到阻撓和流产。美帝国主义一方面由于顾虑国内外民主力量的要求和斗争的发展而建立了以議會为中心的政治制度，以打击曾經是敌手的日本統治階級的极端反动部分。另一方面，它又保留了天皇的特权地位以便能够利用崇拜天皇的思想，促使日本革命失敗，維持日本的資本主义制度，并保障自己的統治的

穩定。

在美帝国主义的占領統治之下，“象征”的君主制也被利用作为美国的統治工具。今天，在自由民主党所計劃的修改宪法的修改項目当中就增加了加强天皇的政治地位这么一項內容。这說明日本壟断資本在企图利用虽然正在不断削弱但仍然残留着的那种崇拜天皇的思想，来作为攻击民主和实行反动統治的武器。

(四)

在战前曾經是日本統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組成部分的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由于土地改革的結果已經基本上瓦解了。日本統治階級直到最后仍然力图使这个土地改革仅仅停留在有利于地主的改造。美国占領軍虽然排斥以苏联的方案为代表的彻底民主的土地改革方案，但是它又不能不估計到，如果这个改革仅仅停留于日本的統治階級，即壟断資本家和地主所希望的程度，那末被工人階級的斗争所鼓舞的农民运动将会掀起一个革命的高潮，其結果就会动摇日本資本主义制度本身，从而也动摇美国占領軍的統治基础。阻撓工农联盟，促使民主革命走向妥协和流产，这正是美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的目标。

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还认为，打击半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除了对于改組敌視美国的日本軍国主义会产生一定的效果外，同时可以通过扩大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阶层来稳定和促进依靠着日本資本主义的美国对日統治。因此，土地改革是美国占領者在国内外革命力量和进步力量的发展与壮大这种压力下，在力图使它符合自己的利益的範圍内进行的。

(1)土地改革的結果，全国农耕地主的出租地被限制在平均

一町步以內，超过这个限額的二百万町步的佃耕地都出賣給了耕种二反^①以上土地的佃农。拥有自耕地的大約一百二十八万户地主当中，許多人虽然保留着不超过一町步的出租地，但他們已根据共耕种的規模和能力以及其他情况开始逐漸地分化成为富农、中农、貧农以及其他阶层。自耕农户在大战剛結束时約有一百八十七万户，到了一九五〇年的二月已激增至三百八十二万户。同一期間，純粹的佃农則由一百六十四万户遽減至三十一万户。战前占全部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六的佃耕地已縮小到百分之九点三。除了山村以外，寄生的大地主已經消灭了，約有一百一十五万户（一九四六年）的不在地主大体上也消灭了。其中的一百零一万五千户都是有着不足一町步的小块耕地的不在地主，他們許多人原来就从事着其他的职业。至于其他地主，他們或者是丟棄了依靠半封建剝削的寄生生活而轉变成成为資本家等等，或者是沒落了下去。相当于收成的一半的实物地租，也改为低額的貨幣地租了。

这样，通过土地改革，半封建的寄生的地主制度的經濟基础基本上崩潰了。土地改革虽然有其不彻底的妥協的一面，但土地改革的結果却使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实质上終於占据了統治地位。

随着农村中整个地主階級的特权的喪失，在鎮、村議會和农业合作社以及土地改良組合等机构的負責人当中，就不仅有出身于旧地主階級分子，而且也有不少是新近上升的富农和上中农。

地主与佃农的矛盾，已不再是农村中階級矛盾的本质的和中心的问题，农民已和美帝国主义及从属于它的壟斷資本的剝削和掠奪处于根本的对立关系之下。

① 一反为十日亩，十反为一町步，一町步約合十五华亩。——譯者注

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是說封建、半封建的殘余和風习已完全消失了，在現在的佃耕地及农村的部落、家庭、亲族、冠婚葬祭和宗教关系等方面，仍然殘留着封建的与半封建的制度和風习，特别是在山村更是厉害，但总的說来，这些东西还是正在逐漸地趋于削弱。

可是，这个土地改革完全沒有把林野列为改革的对象，并且还准許保留一町步以下的出租地。同时，还規定那些拥有不到二、三反（北海道为五反）土地的小农户及其他出售征购粮成績不佳的农户等沒有資格购买土地，无視他們对土地的要求，不把土地卖給他們。結果就仍然殘留下了小块土地租佃关系的交錯状态。这就是說，一九五一年出租土地者为一百五十万户，平均每个出租者出租的土地面积为二反八亩，而租佃者为二百八十万户，平均每个租佃者所租到的土地面积不到一反五亩。这不仅成为妨碍我国农民提高农业生产的一个条件，而且也成了在农民运动方面妨碍农民統一行动的一个条件。

从以上情况来看，一九五一年綱領对土地改革的評价过分地偏向于指責土地改革的不彻底的一面，对于土地改革的結果，半封建的寄生土地所有制实质上已陷于瓦解一事沒有能够給予正确的評价。在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以后，特别是在綱領問題的討論当中，在党内就已經有了大体上正視由于土地改革而产生的农村阶级关系变化的意見。因此，如果党内是統一的，党内民主得到保障的話，这种意見当然会反映到綱領里来的。所以，我們不能认为上述錯誤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

（2）土地改革的結果，耕种規模在一——三町步左右的农户有了显著的增加。但另一方面，随着壟断資本主义下的农业的商品生产的发展，阶级分化也发展了起来。对于生产規模很小并遭

受着国内外壟斷資本掠奪的日本农业來說，整个农业的資本主义經營都是受到阻撓的，但根据生产規模的不同，上下层农民之間收入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土地改革后的农民与战前相比，已显著地卷入了貨幣經濟。例如大米的商品率就由战前的百分之四十六增至百分之六十以上。机械、肥料、农药和飼料的利用以及单位面积产量虽然都有增加，但根据很多的調查，除去富农以外，其他农民的生活不是比較艰难，就是人不敷出的。同时，兼营副业的农户大量地发展了，这在一九五五年农户总数六百零四万三千戶中占了百分之六十三点五（一九五〇年占百分之五十），其大部分都是种植自家食用米的农户，从事着自給自足的农业。以小生产为特征的日本农村，兼营副业在各农民阶层中是普遍現象。农民階級分化的特征是，少部分人变成經常使用雇工的富农，大多数农民則变成貧农，因而，依靠农业生产以外的工資劳动来維持生活的阶层就大为增多。这些阶层不能只靠农业生活，但是在沒有机会找到固定职业的情况下又不能离开农业，所以他們对于土地、工作、工資以及各种社会福利就有着强烈的要求。

（3）政府和壟斷資本的掠奪是通过由小生产者的农民方面低价收购和高价出卖这种农产品价格和工业品价格之間的剪刀差来实现的。他們还通过苛捐杂稅对农民进行掠奪。这些捐稅是对美帝国主义的貢物的一部分。此外，农民还苦于缺乏資金和受到高利貸的掠奪。依靠非农业收入的农民，除有一部分人自己經營副业以外，其他都成了生活不安定的出外做工的雇工或住在农村的工厂工人。同时，失业和半失业者的存在又成为低工資的条件压迫着城市工人的工資。此外，由于政府接受了美国的剩余农产品，这又造成了农民生产亏本的条件。

在政府預算中，对軍費和壟斷資本的財政投資和貸款越来越增加，相反，农林省的預算却在逐年减少；在一九五三會計年度占預算的百分之十四点六，一九五六年度占百分之八点五，一九五七年度占百分之七点八。結果就造成了农业補助撥款的中斷、公共事業費的削減、地方負擔的增加以及改良土壤、災后復興和預防災害等事業的落后。

遍布在日本农村、漁村几百个地方的美軍基地，也从根本上破坏了农民的生活，使得农民更加难于忍受这些困难。

(4)土地改革时，山林原野的寄生性的土地所有制，除极少数的畜牧地和草地以外，都不在改革之列。結果大、中、小山林所有者就全被保留下来。在約有五百万戶的山林所有者当中，占有一百町步以上的虽不过占总数的百分之零点点五，即約为三千戶，但却掌握着相当于全部山林面积的百分之八点一，即九十一万町步。壟斷資本拥有的山林原野面积，一九五四年共达六十七万町步。其他約三百万町步則掌握在五万四千戶中小山林地主的手里。

战后一系列的有關林地的法規表明，政府采取的政策是，不管私有或国有的山林原野，都要使原来的寄生地主所有制和原来的經營方式实现資本主义的企业化，以拯救大山林地主，并使之符合于美帝国主义和我国壟斷資本的利益。而且，在这里，以大山林所有者为首的旧寄生地主，一方面有效地利用着山林方面的旧有的剝削方法，同时又在逐漸地轉变为与紙浆业或煤矿业等壟斷資本相結合的資本主义的經營和剝削。这里資本主义化的过程是通过改造旧有的寄生的山林原野地主所有制及其經營方式来进行的。

土地改革及其后的发展說明，作为小商品生产者的农民的利益，日益与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壟斷資本的統治、剝削和掠夺相冲

突。在國內外壟斷資本的重壓之下，農業的資本主義發展是緩慢的，農民的階級分化是以特殊的、曲折的方式進行的。農民內部雖然由於階級的分化而有着內部的矛盾，但他們是與依附於美帝國主義的壟斷資本從根本上對立的。另外，在這種新的條件下，由於土地改革的不徹底而遺留下來的土地問題，也要求有根本的新的解決辦法。

(五)

美帝國主義對日本壟斷資本雖然採取了解散財閥、整肅戰犯、指定賠償等一系列的措施，但卻沒有真正碰到它的本質。特別是作為現代金融資本的核心的銀行資本原封不動地保存了下來，並且通過凍結存款以及其他特別措施，對它加以積極的保護。占領初期，美帝國主義雖然削弱了曾經在戰爭中與它進行過生死搏鬥的日本壟斷資本，敲掉了競爭對手的牙齒，使它失去了競爭力量，並在這個基礎上採取了使它依附於自己、在自己所規定的範圍內加以利用的方針，但不久以後，很快地就改變了方針，採取了復活和加強日本壟斷資本的方針。這充分地表現在這樣一個事實上，即占領初期一度被指定為賠償的大批企業，在幾乎還未執行的情況下就被解除了，而在朝鮮戰爭開始後又趁機全面地取消了這個措施。解除了以瓦解壟斷企業為目標的“經濟力集中排除法”對大部分壟斷企業的適用，也是一個例子。

美帝國主義就是在這個過程中進行了使日本壟斷資本成為依附於它的同盟者的工作。美帝國主義對日本壟斷資本的保護和援助是從提供“占領地區行政及救濟基金”和“占領地區經濟復興基金”（累計達二十一億美元），以鎮壓日本工人運動和民主運動開始

的。以日本壟斷資本为中心的反动势力及其政府，面对着一九四六年“五一”节要求粮食的群众大动员所反映出来的日本人民的深刻的生活危机和为了反对通货膨胀而相继举行的工人罢工的斗争，完全陷入了混乱，其统治机构也瘫痪了。美帝国主义者一方面以各种“援助”物资拯救日本反动势力的危机，另一方面，自一九四六年五月发表了艾奇逊的反共声明以后，就不断地对我们党进行迫害，并以武力干涉一九四六年四月要求打倒内阁的人民大会，一九四七年一月底又下令禁止了“二·一”大罢工。从此美帝国主义者就对群众运动横加干涉和镇压。他们就是这样蹂躏了波茨坦公告和远东委员会的决定，甚至蹂躏了宪法条文，凭借绝对的军事统治力量来维护日本的壟斷資本。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壟斷資本为了维持剥削和统治，深切地感到除了接受美帝国主义的援助而外是别无其他办法的。因而他们就日益积极地寻求充当美帝国主义的从属同盟者的道路。这样，在战后不久，美日壟斷資本结成特殊同盟的过程就开始了。

(六)

一九四七年美帝国主义发表了杜鲁门宣言，公然破坏了与苏联在战时结成的合作关系，声言要对苏联实行“实力政策”和“冷战”政策。美帝国主义不等待四大国达成协议，就决定由它自己单独进行“复兴”德国和日本的工作，企图排除其他国家，加强其对日本的单独占领并在这个基础上复活日本的壟斷資本。他们事实上将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委员会丢在一旁，抵制苏联代表的发言，明目张胆地破坏了波茨坦公告。一九四八年一月美国陆军部长罗雅尔关于使日本“成为远东的兵工厂”的有名声明，就是美国的这

种肆无忌憚的政策の宣言。

促使美帝国主义发表“冷战”政策的宣言并根据这种“冷战”政策开始积极地推行它的对日政策的决定性的原因，首先是由于东欧各国人民民主主义革命的迅速发展，其次就是因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已經昭然若揭。随着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日益明显地不利于帝国主义，企图称霸世界的美帝国主义就加紧了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侵略战争的准备，并迫不及待地开始建立包围社会主义国家的軍事同盟和軍事基地网。当美帝国主义企图以中国为据点来統治亚洲的幻梦破灭之后，作为前进基地的日本和工业国的日本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地位对它說来就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了。

以美国为靠山的日本壟断資本也企图利用美国的这一立場，自願充当美国政策的忠实奴僕，企图借此达到复活和加强自己的目的。

国际和国内的民主力量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这种横蛮行为，高举着要求严格实施波茨坦公告的鮮明旗帜，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美帝国主义一方面通过稳定經濟九原則、道奇方針、索普稅制改革建議等牢牢地抓住美元控制的繩索，一方面又直接指导和援助日本壟断資本巩固其經濟上的統治力量。美帝国主义企图通过对工人階級和我們党的彻底的镇压与分裂政策，来稳定它的占領統治和日本壟断資本在政治上的統治。它对战后日本人民既得的民主权利的蹂躪和剝夺也变本加厉。例如，剝夺了政府机构职工的罢工权利，限制了国家公務員的政治活动自由，以整理行政机构和整顿企业为借口解雇工会的活动分子，并于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对我們党中央委员会进行了镇压。

朝鮮战争是美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产物，同时也是推行美国的军事集团政策的手段。他们急于要把日本变成他们统治世界的一个环节。由于侵朝战争的失败以及中国人民志愿军所显示出来的新中国的力量震惊了美帝国主义，使得它不但想利用日本作为前哨基地和补给基地，而且还要重建并利用日本军队。他们不顾波茨坦公告的约束，使日本公然敌视苏联和中国，并企图利用条约来使美国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合法化和长期化。

美帝国主义者加紧建立新的体制，促使日本统治者自己积极地重建日本的军队。为了转移和压制日本人民对占领统治的不满情绪的增长和国内国外和平共处的呼声的高涨以及全面媾和的要求及其运动的开展，美帝国主义者企图改变从前的占领体制而代之以新的关系。

于是，他们就开始了缔结单独和约的准备工作，加紧了对我党和工人阶级以及民主力量的攻击和镇压，并在嚣张的反苏反共宣传当中，使我党半非法化，在文化、教育、产业、公务机关等一切部门进行了肃清赤色分子的“整肃”。参加了世界工联的全国工会联合会也遭了解散，同时还强迫日本的工会走国际自由工联的路线，对工会进行了分裂工作。美帝国主义无视宪法，让日本建立了警察后备队和海上保安队，开辟了重新武装的道路，并准备在缔结和约以后在日本制定各种超乎宪法规定的法律。此外还广泛地解除了对反动政客、旧军人、特高警察等的整肃，设法加强反动的政治势力。对要求全面媾和运动与和平运动的镇压也愈来愈激烈了。

一九五一年的旧金山“和约”就是在上述的这些情况下缔结的。

三

(一)

在締結了旧金山“和約”以后，美帝国主义公开的全面的占領統治形式大体上消失了，日本在形式上变成了主权国家，即独立的国家。但是，今天的日本虽然是发达的壟断资本主义国家，但同时又是事实上处于美帝国主义半占領状态下的附屬国家。

旧金山“和約”和继之締結的日美“安全条約”、行政协定、共同安全防禦援助协定等一連串の条約与协定，都成了使日本依附于美帝国主义的法律上的保证。作为上述条約与协定的法律化而建立起来的旧金山“和約”体制，就是以依附性的关系結合起来的美日壟断資本的政治軍事同盟的表现，同时也是美帝国主义对日本实行民族压制的体制，也就是說，是美帝国主义同日本卖国的統治階級强加給日本人民的战争和奴役、統治和掠夺的体制。

美帝国主义在旧金山“和約”簽訂之后，繼續对冲绳实行軍事占領，并且在整个日本本土不受地区和数量的特定的限制地建成了无数的軍事基地，事实上掌握了制海权和制空权，繼續无限期地保持着半占領状态。这种軍事統治，是使日本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依附于美帝国主义的关键，同时也是阻撓和鎮压日本人民解放的保障。

作为世界战略的一个环节，美帝国主义正在把日本变成为控制亚洲与太平洋地区的中心据点。同时他們又在复活日本的軍国主义，加速重整軍备，并企图将它作为美国軍事力量的一部分来加以使用。美帝国主义依靠这种軍事控制，就有可能違反日本人民

的意志，將他們拖入戰爭。正在迅速加強着的日本自衛隊，不僅在裝備方面要依賴美國，接受美國軍事顧問團的指揮和訓練，而且也是作為美國軍隊的輔助部隊而建立起來的。這是一支為了實現美帝國主義的臭名昭彰的“用亞洲人打亞洲人”的口號而建立起來的軍隊。美日統治階級在加緊進行美帝國主義的原子戰爭準備的同時，正在進行日本軍隊的現代化，使日本軍隊能夠成為對外侵略的部隊。

維持和加強舊金山“和約”體制，即維持和加強以日美“安全條約”為基礎的“共同防禦體制”，是美帝國主義的對日政策的中心內容，而把依附美國和維持與美國的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同盟看作是對本身的安全和利益的保證的日本壟斷資本，背叛了和平和民族的利益，接受了美國的这个政策。一九五七年七月的《日美共同聲明》就是一個新的證明。

在美帝國主義加緊準備原子戰爭的情況下，舊金山“和約”體制對日本民族的和平、安全和獨立來說是更加危險的。美國地面部隊的撤退計劃，不過是根據美國新的原子戰略所實行的既定改組計劃的一部分罷了。把日本變成原子彈和氫彈的基地的工作正在進行。在美帝國主義公開聲言要永遠占領的沖繩島，正在不顧沖繩人民的鬥爭強制地把它變成原子彈和氫彈的基地。美國還計劃強行擴充砂川等地的飛機場，把原子武器運進日本，并在日本駐紮擁有原子武器的部隊。美國海空軍的火力和機動力量與陸軍的撤退成反比例地更加加強了，日本正在成為美國戰略空軍和航空母艦機動部隊的前哨基地。自衛隊作為原子戰爭體系的一翼，已經配備了現代化的裝備，甚至在準備配備導彈。在夏威夷美國太平洋軍隊司令部的指揮下，日本同南朝鮮、台灣、菲律賓、南越一

起，都变成了美国远东原子战略的一个单位。这就加剧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紧张局势，同时也使日本人民的命运面临着严重的新的危险。

根据旧金山“和約”，美帝国主义不仅将冲绳、小笠原群島完全置于日本的主权之外，而且由于它在日本設立了基地和駐扎了軍隊，它也就取得了治外法权和广泛的特权。为了维护美軍的安全和保证其軍事行动的自由，总之是为了美帝国主义的統治，制定了違反宪法以及侵犯人民权利和自由的法律。在基地服务的工人得不到日本劳工法的保护，并被强迫遵守軍隊式的专制的紀律和制度。农民苦于征用他們的土地去建設軍事基地，漁民因为漁場遭到限制而受到很大的損失。美軍基地又是特別威胁着妇女和儿童道德墮落的源泉。

此外，日美“安全条約”还保证了美帝国主义拥有出动軍隊鎮压日本人民的解放运动，实行公开的軍事干涉，即干涉內政的权利。这是对日本人民根据自己的意志来自由决定国家的命运和本国的政治方向的基本权利的严重侵犯。

旧金山“和約”体制是針對着苏联和中国以及亚洲各民族而建立起来的体制，是促使日本軍国主义复活的体制。它强力地控制着日本政府的国内国外政策，成为日本政府采取反对和平共处和反对緩和國際紧张局势的行动的根源。日本政府遵照美帝国主义的意旨，頑固地反对同中国恢复邦交，采取着繼續与蔣介石政权保持外交关系这种敌視中国的态度。在各种事情上表現出来的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不友好的态度，对亚非各国的政策，都是受美国的政策的强有力的控制的。日本不仅要直接地为美軍負担防衛分担費，而且自卫队的扩充和軍事預算的增加也是受美国督促的。

不仅如此，大家知道，美国还在不断地施加压力，要日本修改宪法，镇压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建立剥夺民主自由的反动政治制度。

美帝国主义根据掩耳盗铃式地掩盖旧金山“和约”体制的共同安全防御援助协定，对日本与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加以禁止性的限制。当美帝国主义限制国际贸易的工具——巴黎统筹委员会和中国委员会正面临崩溃的今天，它仍极力地企图继续予以极大的限制。这种贸易限制不仅是维持国际紧张局势的手段，也是迫使日本在经济上依附于美国的重要手段之一。

美帝国主义利用它的单独统治和战后日本经济的危机以及它在经济上的压倒优势，按照强迫日本依赖和接受美国垄断资本的美元统治的方向，改造了日本贸易的结构和指导了日本经济的发展。这样就造成了日本和中国等亚洲国家具有历史传统的经济联系的破坏，并使日本陷于慢性美元荒的苦恼，因而不得不处于依赖美国资金援助和军需订货的经济地位。现在日本的铁矿石、原油、磷灰石、炼焦煤、棉花、小麦、大豆等重要原料和粮食，都是依靠以美国为中心的美元区供给的。日本成了美国在远东的最重要的市场。虽然日本对美元区的出口占到日本输出的百分之四十二，但贸易上的美元收支，每年总是有巨额的赤字。美国垄断资本直接控制着日本的石油和炼铝等工业部门。美国垄断资本利用日本工业技术的落后状态进行经济渗透，而日本垄断资本为了改变这种技术的落后状态，就更多地依赖美国的技术援助。

美国使日本在经济上处于依附地位，并使日本政府追随它的政策所用的一个最根本的手段，就是让日本在金融方面依附美国。由于依附性的贸易而产生的美元荒，使日本不得不依赖美国的军需订货（特需订货等等），而这又成为在日本建立军事工业的动力。

为了解决美元荒和資本积累相对不足問題，日本壟断資本虽然正在加强它本身的力量，但是它仍然要依靠美国在金融方面的援助。日本壟断資本对世界銀行貸款等外資輸入的期待以及亚洲开发基金的計劃等，都說明了这一点。

占外国对日投資的百分之七十一的美国对日投資总額，截至一九五六年三月底为止約为八百亿日圓，只不过等于日本的現时股票价格总額或銀行貸款总額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四。但是另一笔具有极大的政治性的、被美国帝国主义当作对日压迫的王牌的“占領地区行政及救济基金”和“占領地区經濟复兴基金”的总額却高达七千五百六十亿日圓（二十一亿美元），如果加上民間投資和外国銀行貸款，实际达到八千六百亿日圓。美国壟断資本对日本的剝削，就是采取技术援助、商品强制推銷、日圓积蓄以及日圓存款等比取得股票承担風險更小，从而也是最富有掠夺性的方式进行的。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五年为止，日本对美国的外汇支付約为三百二十亿日圓，但其中作为技术援助的代价支付的就占百分之六十二。由于技术落后和整个經濟的从屬性，日本的石油工业、航空工业、原子能工业都不得不依賴美国壟断資本。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壟断資本为了取得原料資源和稳定的商品市場，重新参加了瓜分国际市場的斗争。而且，这种要求随着壟断資本的复活和加强而逐步增强。近几年来，資本的輸出也有了增加。据大藏省調查，一九五五年年底的資本輸出总額为八十亿日圓，但按照通商产业省的統計一九五七年的海外投資計劃額已相当于战后十年总額的三倍，即二百三十五亿日圓。

这样，旧金山“和約”体制就成了日本經濟的和平自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障碍，并且与工人階級、农民、劳动市民、知識分子

以及中小企业家的利益根本对立。

但是，旧金山“和約”体制并不单纯是美帝国主义占领体制的继续。美帝国主义所以选择了使日本在表面上成为一个主权国家，而实际上又对日本继续实行半占领统治的办法，就是因为美帝国主义不仅要使以日本垄断资本为中心的反动势力依附于它，而且要使日本垄断资本确实同美国垄断资本积极合作。这些卖国性的条约以及美国根据这些条约实行的半占领状态，是违反宪法的，是对民族主权的明显的侵犯。但是，另一方面，日本政府的外交和內政又必须依据宪法来执行。这是从单独占领过渡到旧金山“和約”体制当中所产生的新的矛盾。

因此，日本人民主张维护宪法所保障的权利，并以此作为公开进行摧毁旧金山“和約”体制的斗争的法律根据。

对此，美帝国主义和日本的垄断资本，企图将日美间签订的条约置于一切国内法之上，使违反宪法的自卫队（军队）及海外出兵合法化，并从根本上压制人民的一切民主运动。也就是说，沿着修改宪法和建立新形态的专制统治的方向，来解决旧金山“和約”体制的矛盾。这就是它们准备最后完成旧金山“和約”体制的反动方针。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和人民就要粉碎和制止这个阴谋，积极地要求实现宪法所保障的权利，使得仅仅在名义上摆脱了占领权力约束的宪法，特别是其中保障基本人权和禁止拥有军事力量等条款能够在实质上成为国内政治的准绳；不仅如此，还要完全恢复民族主权，维护和平，彻底实现民主和稳定人民生活。这就是说，日本工人阶级和日本人民所面临的任务是，沿着进步的和革命的方向来解决旧金山“和約”体制的矛盾。因此，反对修改宪法的

斗争就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由于旧金山“和約”体制存在着在形式上把日本当作主权国家这样一个新的矛盾，結果就使国内外爱好和平的力量要求全面媾和的呼声更加强烈。同苏联恢复邦交，以及继之日本参加联合国并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恢复邦交，是由于国内外的形势所迫，由于希望和平共处的世界人民与日本人民的正当要求，其次也是由于美日壟断資本之間的内部矛盾。这种情况說明旧金山“和約”体制的基础已經大大地动搖了。同时，对于日本政府追随美国的政策，拒絕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邦交，日本人民已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一起頑强地展开了动搖旧金山“和約”体制基础的新的斗争。这样，企图利用旧金山“和約”体制使日本长期同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处于敌对状态的阴谋正在趋于失敗。因此，在今天爭取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一切国家恢复邦交的斗争就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二)

日本的壟断資本应付了由于战敗所受到的打击和战后各种条件的变化，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下，依靠对工人、农民及广大劳动人民进行高度的剝削和掠夺，恢复和加强了起来。

日本的工业生产，自从朝鮮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即一九五一年突破战前（一九三六——一九三八年）水平以来，发展速度逐年提高，到了一九五六年年底已达到战前的两倍半。这种生产增长的速度超过了西德，达到了資本主义世界的最高峰。生产的增加，是由于美国的軍事需要、国内复兴的需要、輸出的增加以及为了在国内外市場上进行竞争而扩大固定資本的投資等因素所促成的。同

时，政府的财政投资和贷款、补助金、减免捐税等维护垄断资本的政策也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土地改革扩大了农村市场。

日本垄断资本在工业生产增长的过程中，进行了生产的积聚和集中（据一九五五年底的法人资产调查，在总数为三十五万七千法人中只占百分之零点零五的一百九十三家资本在十亿日圆以上的公司，握有固定资产，即固定资本的百分之四十九。再从同年度重要的生产部门来看，在七十三种行业当中，列于头十位的十家公司的生产集中程度达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就有六十三种行业）。而且，以比战前更为现代化的形式加强了银行资本同产业资本的結合，推行了在旧财阀系统内的康采恩化和系列化，并加强了与国家机关之间的結合。

在寄生地主的土地所有制的瓦解以及绝对主义天皇制变为卖国的资产阶级君主制等条件变化的过程中，日本的垄断资本一面依附美帝国主义，一面又不仅在经济上而且也在政治上成为我国反动势力的核心。他们有联合总部——经济团体联合会，又有劳工对策部——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前年保守政党的合并，又使卖国的反动势力汇集在集中地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自由民主党内。

可是，战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在同战前有了显著变化的条件下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矛盾，使得日本垄断资本的经济、政治地位更加不稳定。

对于有着比战前增加了一倍的生产力并提高了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比重的日本垄断资本主义来说，尽管贸易的重要性显著地有了增加，但失去了战前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日本垄断资本还没有一个稳定的输出市场和原料供给地。垄断资本是靠加强对工

人階級和劳动人民的剝削和牺牲中小資产階級而迅速恢复和壮大起来的，因而它使国内社会經濟的矛盾更加尖銳化。工农业发展的极不平衡，日益貧穷的广大中小企业的存在，龐大的相对过剩的人口和工人工資的低微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都是壟断資本发财致富的源泉。同时，这些情况也造成了更多的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困难，而美帝国主义的統治則使得这些困难和矛盾更加尖銳。

日本壟断資本的政治統治的基础虽然有旧金山“和約”体制的支持，但由于工人階級与民主力量利用战后爭得的民主权利不断提出要求 and 开展运动，所以它也是不稳定的。同时，在亚洲表現得最为明显的世界形势的根本变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长和民族主义国家的发展，和平力量的前进和战争势力的后退，也使它受到很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日美壟断資本之間的矛盾也在发展。美国工商界猛烈展开的反对日本商品輸入美国市場的运动，日本工商界抗拒美国向日本民間投資，以及随着日本在东南亚、中近东、中南美市場同英国和西德之間的竞争的加剧，日本壟断資本越来越难以忍受同中国等社会主义各国的貿易限制。这种种矛盾都正在日益加剧。由于經濟上的利害关系的冲突、日本人民斗争的发展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日本壟断資本在重新武装的进度、規模和内容問題上，在原子彈氫彈問題和对中国关系等問題上，或者表現动摇，或者吞吞吐吐地向美国提出若干要求，这說明日美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表面化。

这样，在帝国主义陣营內部矛盾加深和日益激烈的瓜分世界市場的竞争当中，特别是从岸內閣成立以来，寻求着新的帝国主义发展道路的日本壟断資本，一方面在国内加速資本的积累，进一步

加强壟断，另一方面又在梦想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援助把东南亚变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旧金山“和約”体制尽管在本质上是出卖和平和日本民族利益的，但壟断资本却毫不触及它的本质，只是随着形势的变化作一些“調整”，企图借以轉移人民的不滿和斗争。不仅如此，他們甚至还阴谋使条約在“双边化”的名义下，让日本军队为美帝国主义承担参加战争的义务。

日本壟断资本力图加强同美国原子战略的合作，摧毁民主力量，以稳定其政治上的統治。建立自由民主党长期把持的保守稳定政权，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掌握了政府的自由民主党，一面忠实地维护壟断资本的利益和执行它的政策，并以壟断资本为核心将地方上的銀行和大企业的资本家、大山林的土地所有者以及其他一切反动势力集結在它的阵营内，一面又籠絡相当一部分城市中小资产阶级和农村富农作为它的实际地盘，企图借以維持正在崩溃的壟断资本統治的社会基础。

为了孤立工人阶级并使它与其他各阶级相对立，自由民主党特别在口头上玩弄民主的辞句，装出他們也在謀求和平、独立和社会福利的样子。其实他們一直在进行着露骨的镇压和分化政策，一直在进行着战争和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

壟断资本就这样把国土和人民提供給美帝国主义作为它实行“实力政策”的工具。壟断资本进行重新武装，运进原子武器，并企图成为美帝国主义所计划的太平洋军事集团的核心。

壟断资本和它的政府企图通过小选举区制建立一个稳定的保守政权，以便实际否定議會制度，并成立“宪法調查会”为修改宪法

扫清道路。他們修改了三个有关劳工的法律，剝夺了工人階級的團結权、罢工权，以使工人階級变得无能为力。他們还企图为美帝国主义制定軍事机密保护法，修改教育制度和教育內容以复活軍国主义教育。

壟斷資本及其政府在日美会談后有計劃地对工会运动和民主运动进行了极其猖狂的鎮压。他們更加反动地利用了美国占領法規所遗留下来的公共企业劳动关系法，进行了分化工会的工作。他們过去为了操纵社会党曾經提倡过“二大政党論”，而今天已在強調同社会党决一死战了。他們特別策划了对我們党的进攻，甚至企图仿效西德宣布我們党为非法。对民主的群众运动及其組織的干涉、压迫和鎮压，現在已成为司空見慣的事了。他們不仅是共产党员，而且对一切民主团体和民主人士大肆进行間諜挑撥活动，在工厂企业里实行了保护軍事机密的措施。

壟斷資本及其政府企图靠牺牲中小企业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来解脫他們所面临着的外汇危机和景气下降的趨勢。他們加强了对一切劳动人民的剝削和掠夺，使社会貧困更加严重，使生活和謀生更加困难。

(三)

除上述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外，战后十二年来国际形势也有了重大的根本的变化。从法西斯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垮台开始的这个偉大的历史运动的結果，在亚洲表現得最为明显，其影响在逐日地不断地波及日本。这就給日本工人階級和人民爭取和平、独立、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斗争創造了新的条件。这种根本的变化就是：第一，建成了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第二，由于民族解放运动

和殖民地体系崩溃的飞跃发展,亚非许多殖民地民族赢得了独立,并同社会主义国家一起建立了广大的“和平地区”;第三,全世界范围内的工人运动与和平运动获得空前发展;第四,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日益加深;第五,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战争势力与和平力量之间的力量对比整个说来已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根本变化。

(1)在这十二年間,許多国家脱离了资本主义,产生了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不仅是在四十年前就已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苏联,而且几乎拥有十亿人口的欧洲和亚洲的十二个国家,也都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的建設,这对历史的发展过程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占世界第二位的工业国苏联的生产力正在蓬勃发展,預計十年后按人口平均的生产量将赶上和超过美国。特别是从殖民地压迫下解放出来、刚刚获得独立的拥有六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迅速地扫清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經濟和社会的落后状态,成了一个偉大的强国,并将在十年后发展成为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这些事实清楚地向亚洲人民說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苏联正在計劃把他的东部地区建成为一个巨大的綜合工业区。朝鮮、越南、蒙古也在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这一切都为亚洲的社会主义体系展现了无限美好的前景。社会主义民主的新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国家对和平与民族解放运动所作的贡献,以及社会主义在亚洲的发展,都在日益提高日本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鼓舞着他們爭取和平与独立的斗争。

(2)继偉大的中国革命胜利之后,殖民体系已开始迅速崩溃。战前为数达十五亿人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有十二亿人口获得了独立。

印度、印度尼西亚、緬甸、埃及、錫兰、柬埔寨、老撾等許多国家都拒絕同帝国主义締結軍事同盟，執行着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战前殖民地亚洲的面貌已經改变了。以反殖民主义和和平共处为中心的万隆精神使亚非各国團結了起来，正在对国际政治起着重大作用。英法侵略埃及所遭到的失敗，說明民族解放斗爭已成為一支不可阻擋的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曾經是帝国主义的后备軍的許多殖民地国家，現在都成了反对殖民主义和主張和平共处的强大的国际力量，使得帝国主义的根基发生了动搖。全世界范围的殖民体系的崩溃，已經是一个现实的問題。近几年来，各民族独立国家根据和平共处五項原則加强了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經濟和文化合作关系。建立和平的国际环境，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的共同利益。社会主义国家同民族主义国家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占人类的五分之三，即拥有十五亿人口的“和平地区”，这已成為左右目前国际形势的决定性的因素。

(3)貫穿着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的是两个互相对立的基本傾向，即两个陣营的斗爭。

一个陣营是以妄图統治世界、追求“实力政策”的美帝国主义的最富于侵略性的分子为首的各帝国主义大国結成的反动陣营。这个陣营的政策就是无限制地进行扩充軍备的竞赛，拼湊侵略社会主义国家的集团，建立軍事基地网，維持殖民体系，繼續进行“冷战”和准备新的侵略战争。

另一个陣营是以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为目标的和平的和反帝国主义的陣营。这个陣营的政策是反对战争危險，为不同經濟制度和社会制度国家間的和平共处和反殖民主义而斗爭。

站在这个陣营最前列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

义精神建立了完全新型的合作关系，同时还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加强了同民族独立国家之间的合作。这就加强了这个阵营的力量，同时也团结了日益强大的国际力量。与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同时，声势浩大的世界和平运动也在发展。各国共产党站在工人运动的最前列，维护和平，成为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本国民族独立斗争的核心力量。工人阶级的统一有了发展，其他许多社会阶层也都起来反对战争了。社会主义思想吸引了愈来愈多的劳动人民。

(4)在战后的这种形势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了，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共产党不仅在以苏联、中国为首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了政权，而且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已成为重要的政治因素。特别是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已经发展成为左右政治的巨大力量。同时，在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共产党也成了强有力的政治力量。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在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导向新的发展阶段方面都起了重大的作用。这就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根据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改善党组织及其活动造成了一个开端。各国共产党正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上，正确地掌握着本国的特点，创造性地发展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努力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的形式。各国党还学习了苏联共产党对个人迷信的批判，努力消除个人迷信、宗派主义以及官僚主义，发展党内民主，努力加强党的组织。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所召开的各国共产党代表大会，都表现出这种成果。

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企图利用各国共产党在这种新的创造性的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某些动摇，中伤社会主义的威信，打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离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各国共产党之间的紧密团结。匈牙利事件就是这种阴谋的集中表现。但是它们的阴谋失败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团结在新的基础上更加加强了。各国的共产党从这个事件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成长了，并加强了与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广大人民的联系。

几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之后解散了。各国共产党在新的条件下更加加强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

(5) 由于上述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战争力量和平力量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绝对有利于后者的变化。

势力范围缩小了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已比战前更加不稳定了，但它的工业水平却上升了。它的工业水平已达到战前（一九二九年）的二倍和战时最高水平的二倍以上。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获得了空前高额的利润。

美国垄断资本的代表们，又像一九二〇年代一样在夸耀资本主义的“永久繁荣”。但是，这种生产的上升，主要是由于经济军事化和军备竞赛，由于对国外经济扩张的加强和恢复战争创伤的需要增加，由于固定资本的更新和新技术的导入以及加紧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等因素造成的。这种情况同时又加深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近几年来所经历的繁荣局面又加剧了生产和有购买力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新的更深刻的危机因素正在成熟，并正在形成今天的新的危机。

在这种形势下，争夺销售市场和势力范围的资本主义国家间

的各种矛盾及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各种社会矛盾也加深了。加紧剥削工人阶级和降低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激起了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为维护生存权利和利益的斗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殖民体系的崩溃和那些与社会主义国家加强了合作的独立国家的经济发展，又使这些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激烈起来并且复杂化了。

这种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发展，一方面加强了各帝国主义大国的侵略政策，同时也加剧了帝国主义内部的对立，产生了加深帝国主义军事集团内部的矛盾的倾向。

(6) 不利于战争、民族奴役与法西斯主义势力而有利于和平、独立与民主力量的国际形势的发展，使得在朝鲜战争时达到了顶点的国际紧张局势在这几年中有了显著的缓和。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的停止，英法对埃及的侵略以及帝国主义在匈牙利的阴谋的迅速失败，显示了一进一退的形势，但同时也说明和平力量一步一步地压倒了战争势力。国际局势的缓和与和平共处的发展，已经是世界大势之所趋。这就证明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报告所提出的“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但是，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与和平共处的胜利，只有靠和平力量对战争势力进行不懈的斗争才能获得。有利于和平的形势使得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极端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分子重新加强了他们的侵略政策。

美帝国主义在更彻底地加紧准备原子战争和推行新的殖民主义。它用“苏联的直接间接的侵略”这样一个虚伪的口号来掩盖新殖民主义的本质。“保护其他自由国家的安全关系着保障美国本身的安全问题。”这种艾森豪威尔主义的逻辑就是掩护美国在社会主义

义国家周圍設置无数軍事基地和蹂躪有关国家的民族主权的帝国主义擴張政策的烟幕。此外它还粉飾旧殖民主义，以援助、保障安全、合作和軍事同盟等名义把自己装扮成被統治国家的忠实朋友，企图以阴谋、政变、武装干涉以及运进原子武器等手段来压迫和奴役其他民族。实行这种欺騙政策的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典型地表现在艾森豪威尔主义对中近东的武装干涉上面。因此，美帝国主义者是今天最恶毒的殖民主义者。

美帝国主义的这种新政策，在远东适应着原子战争的准备，竭力以新的形式来加强旧金山“和約”体制。

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并存的当前国际形势下，世界人民日益面临着这样一种抉择：是走和平共处的道路，还是走毁灭性战争的道路。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根据和平共处的原則努力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爭取与資本主义国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并为持久和平而斗争着。它們倡議資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展开和平竞赛。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是不存在着以侵略和战争为利益的階級和因素的，它們确信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絕對优越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确信世界历史的发展規律。它們的这一立場是同世界工人階級以及世界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的。

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了和日本加强友好关系的坚定不移的政策。它們提出了包括禁止原子武器氫武器和撤退外国軍隊在內的全面裁軍的建議，提出了解散軍事集团和建立包括两个陣营在內的亚洲与太平洋区域的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議，并为其实现而进行着斗争。这些建議得到了亚洲各民族独立国家的支持。亚洲的形势也造成了促进这些建議实现的条件。摧毁旧金山“和約”体制的斗争同国际規模的爭取全面裁軍的斗争和建立全面集体安

全体系的斗争结合起来,就对这一斗争的胜利更加有利。

(四)

我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备尝美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和以垄断资本为中心的统治阶级的统治、剥削和剥夺权利的双重痛苦,而且还受着原子战争的威胁。

(1)我国工人阶级不仅在人数上比战前增加了,而且它的构成也有了变化。目前,日本有私营企业的职工一千四百六十八万人,官厅和公共机关的职工三百一十五万人,总共是一千七百八十三万人(根据一九五五年度的国势调查),即占全部产业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六。工人阶级同政府和一百零九万资本家(雇主)之间的关系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对立关系。工人阶级的核心是五百六十八万工厂工人、五十一万煤矿工人、一百九十四万运输、通讯及其他公共事业的工人和一百三十一万建筑工人,合计为九百四十四万人,占全体工人的百分之五十三。

战后,参加工会的工人比率有了急剧的增长。在战前工会会员最多的一九三六年,工会只有九百七十三,会员总数是四十二万人。由于战争期间工会受到镇压,所以一九四五年六月时几乎可以说是已经没有什么工会组织了。但目前(一九五六年)已有三万四千个工会,会员六百三十五万人。一九五六年的罢工次数达到六百一十六次以上,参加罢工的工人有一百一十一万人,损失工作日达四千五百六十二万个。

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使重工业工人和现代化大企业工人的比重超过了战前的比重。因此,战前曾经高过男工的工厂女工的比率(男工百分之四十九,女工百分之五十一),战后降低了

(男工百分之六十六,女工百分之三十四)。但另一方面,参加生产的青年和妇女却正在日益增多。虽然发生了上述的变化,但是目前日本的中小企业和零細企业在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仍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大得多。

日本工人阶级是同壟断资本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直接对立的。

日本經常都有不下一千万人的相对过剩人口和一千一百多万需要救济的人口。中小企业和零細企业的恶劣劳动条件就是以这些人口为基础的。大企业都在把雇用临时工和社外工变为一种制度,实行彻底的职位等级制工资制度,使劳动条件有着巨大的差别,并将这些当作分化工人阶级及維持和加强低工资制度的手段。

壟断资本在口头上大談其欺騙性的“最低工资制”,实际上却在拒絕实行最低工资制,正在通过提高生产率运动来加强工人的劳动强度,迫使工人从事长时间的劳动,降低实际工资,实行裁員。他們还实行壟断价格政策,提高消費品的价格,压缩生活保护和医疗保护,使健康保險等社会保障趋于恶化。在这种上下压榨的情况下,工人的工资維持在资本主义国家最低的水平上,从而使资本在资本主义国家最高的积累率的基础上急剧地增加起来。日本工厂工人每一小时的工资只等于美国的十分之一、英国的六分之一、西德和法国的二分之一、意大利的三分之二。

由于壟断资本长期以来一直在推行这种低工资政策,所以日本的劳动人民仅仅依靠父亲或丈夫的劳动是不能維持生活的,所有的家屬都必須参加劳动。因此在目前日本,十五到十六岁的男子中的百分之九十五,女子中的百分之六十七都在从事一定的职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参加劳动的比率像日本这

样高。这就是迫使工人的劳动条件更加恶化和进一步降低工资水平的因素。

壟断資本的加强和发展，造成了工人階級的极端貧困化的現象。这个情况随着壟断資本的加强而越来越严重。生产虽然扩大了，但是工人并没有相应地增加。同时，新的技术的采用，自动化的发展，造成了劳动强度的加强和实际工資的下降，造成了疾病和工伤事故的增加以及大规模失业等新的威胁。工人階級貧困化和生活不稳定的現象日趋严重。壟断資本及其政府无意而且也无能力消除这种社会貧困的現象。

上述情况是促使工人階級保卫和爭取提高生活的斗争不断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工人階級必須統一自己的战綫，提出大量增加工資、实行最低工資制和扩充社会保險等要求，以及同壟断資本及其政府进行斗争的基础。工人階級的斗争必然要发展成为政治斗争。他們将愈来愈深刻地感到必須进行爭取和平、独立和民主的斗争，朝着推翻出卖民族利益的壟断資本的統治和实行社会变革的方向前进。

壟断資本及其政府对民主自由和民主权利的进攻特別集中在工人階級身上。壟断資本为了遏止工人階級的反抗和成长而积极地发动了进攻，工人在工作場所的权利正被逐漸剝夺。壟断資本企图不断地扩大剝夺和限制罢工权的范围，加重劳动法中的刑罰規則，以镇压工人。工会的权利和自由在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工人在工作場所实际上没有进行政治活动的自由。相反地，无论宪法和一般法律都没有承认的保护軍事机密的措施却在工作場所通行无阻。因此工人階級就不得不反对壟断資本对他們的权利的侵害，站在保卫民主的斗争的前列。

工人階級也不能不看到美帝国主义是日本壟斷資本的后台老板。壟斷資本違背日本民族的利益，为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服务，加重了对工人階級的剝削、掠夺和压迫。工人階級是美帝国主义通过旧金山“和約”体制对日本人民施加政治压迫和經濟压迫的最大牺牲者。美国壟斷資本不仅直接地侵入日本的石油工业及其他重要产业剝削日本工人，而且还使基地工人处于毫无权利的状态。美国壟斷資本正在指使日本壟斷資本展开提高生产率的运动，并鼓动他們加强剝削，实行削弱和分裂工会組織的政策。日本工人階級必須站在爭取和平和独立的斗争的前列，粉碎旧金山“和約”体制，并把排除美帝国主义者的干涉和統治的斗争同反对日本壟斷資本的斗争統一起来，否則就不可能贏得以真正稳定和提高生活为目标的社会进步。

以建立社会主义为历史使命的工人階級，向来是我国最坚决最革命的階級。他們也是爭取和平、独立与民主的最坚决的战士。工人階級只有站在这个团結全体人民的斗争的前列，發揮其偉大的战斗力量和組織力量，才能成为劳动人民的領導者。

(2)日本农民也处在同美帝国主义和依附于它的日本壟斷資本及其政府相对立的位置。

日本壟斷資本允許美帝国主义随心所欲地扩充軍事基地，使用暴力征用农民的土地。他們还輸入美国的剩余农产品，压价收购农民生产的米麦。壟斷資本及其政府把从事养蚕、种烟和畜牧业的农民按照包工原則組織起来，直接地剝削他們。

壟斷資本以昂貴的壟斷价格出售农民所需要的生产資料和消費資料。农民出售商品和购买商品之間的差价(物价剪刀差)在一年一年地扩大。

政府还通过中央和地方的稅收来剝削农民。农民的大部分儲蓄为壟斷資本所利用，所以农民所能利用的存款就减少了。

土地改革的結果，地主的半封建剝削已經基本上消灭，农业生产力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农民出售和购买的商品也增加了。但是，这种情况也相应地扩大了壟斷資本的剝削范围。富农的形成和富农向农业資本家的发展受到阻碍，因而进行得极其緩慢。另一方面，由于在农业内部很难找到工作，所以大部分貧农都跑到农业以外的产业中去找工作，迅速地加入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农民的阶级分化就是在这样的方式下进行的。

貧农阶层对农业的依賴程度正在日益降低。他們对农村周圍的工矿业及其他企业的工資劳动的依賴已占絕大的比重。許多貧农都在逐漸轉化成为各种农村无产者，即純粹的工人。貧农阶层已成为壟斷資本主义制度下的农村矛盾的集中点。同时，貧农处于把工人阶级和农民結合起来的地位。

中农阶层主要是在价格、金融和捐稅等方面受着美日壟斷資本的殘酷剝削。在这个阶层中，除了极少数人外，大部分人的經濟都处在极其不穩定的状态下，他們的生存在不断地受到威胁。因此中农阶层也和貧农阶层一样同壟斷資本及其政府处于尖銳对立的地位。

壟斷資本及其政府和自由民主党正在拉攏富农阶层，利用农村中还有很大势力的半封建思想和風俗习惯的殘余，利用殘存的出租土地作为分裂农民的工具之一，借以維持他們对农村的政治影响。但是由于貧农、中农和富农都受壟斷資本及其政府的剝削，所以富农也在逐漸脫离他們，站到反壟斷的立場上来。他們的反美情緒正以基地周圍的农村为中心逐漸高漲。和平和民主的思想

也以青年为中心在逐漸成长。但是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将反美情緒导向排外的軍国主义方面去的危險。

由于山林經營的企业化，即資本主义的发展，山村农民过去所拥有的对农用林野和薪炭林的实际入会权都受到限制或被剝夺了，所以他們的經營就更加困难。实际上他們多半都作为带有濃厚封建色彩的兼业工人，受着山林企业主的剝削。他們在要求向农民开放可耕的山林和原野，要求村有林管理工作的民主化，要求公平地分配公有地和获得对农用林野及薪炭林的使用权。这些要求是同那些主張通过有利于地主的改造来实行山林經營資本主义化的大山林所有者，以及支持和帮助他們的壟断資本及其政府的政策相冲突的。

农民必須反对依附美帝国主义，反对以壟断資本为中心的統治階級及其政府的剝削，維持合算的农产品价格，要求貸給經營資金，反对重稅和壟断价格，并且为爭取土地、工作、工資和社会保險而斗争。

对于土地改革中遗留下来的出租地，應該要求政府按照适当的价格加以收买，然后再轉让給現在的耕种者，同时把未开垦的可耕地作为政府的事業亲加以开垦，并把它出让給附近的农民和需要土地的农民。如果不維持和平和取得国家的完全独立，不粉碎壟断資本的专制和掠夺，就不能保证农业的发展，就不能为鏟除农村貧困根源的社会进步和解放开辟道路。因此，我們就要組織农林业工人参加上述斗争，并在工作中依靠貧农、联合中农。对于富农，則要在他們的利益同貧农和中农相对立时与之进行斗争，但同时又应努力爭取他們参加反帝反壟断的战綫。根据这种基本态度来組織农民和壮大农民的群众組織，是我們党必須完成的一項任

务。在这个斗争中，农民必须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和工人阶级结成巩固的联盟。

(3) 渔民和中小渔业资本家也在吃着美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的苦头。占领期间，美帝国主义用麦克阿瑟海线大大地限制了日本渔业的发展。这种对于渔场的限制虽然由于缔结了旧金山“和约”而基本上取消了，但是李承晚海线——麦克阿瑟海线的继续——依然存在。不平等的日美加渔业条约，事实上把日本排斥于广大的北太平洋渔场之外。美帝国主义和英帝国主义都在太平洋进行原子弹和氢弹试验，单方面地封锁渔场，使鱼类受到污染。美帝国主义还在各地设立演习场和限制渔场，使渔场陷于荒废。

渔业垄断资本甚至向近海渔业和沿海渔业发展，压倒了中小渔业资本家，使渔场陷于荒废。他们垄断了主要渔业根据地的市场。

战后的渔业制度改革给了寄生的握有渔业权的人和握有大渔业权的人以重大的打击。但是，多数渔业调整委员会和拥有渔业权的渔业合作社大都依然为过去的农村把头所把持，因此谈不到渔场已经完全对劳动渔民开放。在渔村，目前还存在着相当浓厚的半封建残余。

渔业的资本主义化和渔民的阶级分化在迅速地进行。

渔获量的急剧减少使大多数小渔户都没落和贫穷了。

由于垄断资本对渔场的破坏和石油、器材、渔具等的垄断价格与低鱼价的压迫，以及资金的缺乏等原因，战后迅速增加的中小渔业资本家大部分都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随着渔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新技术的采用，渔业工人已逐渐成长为现代的工人。经过渔业工人的斗争，同身分上的从属关系

联系着的提成制度，已經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善。但是漁业資本家目前仍在利用提成制度所造成的复杂的工資雇佣形式来剝削漁业工人。

目前漁民必須同漁业工人加强团結，为彻底消灭目前尚遺留在漁村中的强大的半封建殘余势力而斗争。同时，必須爭取实现漁业合作社的民主化，由漁民管理漁場，支持中小漁业資本家的反壟断的要求，同壟断資本的統治和掠夺进行斗争。

漁民必須一面同中小漁业資本家的压迫作斗争，一面同他們联合起来为反对美帝国主义者对漁場的限制，禁止試驗原子彈氫彈和撤銷演习場而斗争。这些斗争任务只有粉碎了旧金山“和約”体制，并根据和平共处、平等互利和保护魚类等原則締結一項新的国际漁业协定，才有可能实现。

(4)被統治階級称为“特殊部落民”，至今仍受身分上的差別待遇的三百万被压迫人民，也基本上是同美帝国主义和壟断資本相对立的力量。他們主要是住在关东以西、特别是近畿地区以西的大約六千个部落里。仅仅住在部落里的“部落民”就約有一百五十万人。

虽然战后进行了各种民主改革，但政府对这个阶层人民的身分、生活、教育及其他問題从来也沒有采取过什么积极措施，對他們不聞不問。

他們之中从事农业的大部分人在土地改革时都被排除在外。住在城市里的人也大部分得不到就业的机会。他們不是打零工，就是失业。他們在婚姻、学习和就业等問題上仍然受着不合理的歧視。

目前在同样受着身分制度压迫的这个人民阶层内部也发生了

階級分化。但是除掉一部分同反动势力勾結的把头之外，这个阶层的基本群众，不管他是工人还是中小企业主，都在受着壟断資本的加倍剝削和压迫。

在这种情况下，从战前以来具有悠久傳統的“部落解放”运动，为了爭取实现部落各阶层的各种要求，将必然地要加强同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以及其他領域的民主运动的共同行动和合作。我們的任务就是要反对利用封建等級观念在人民内部制造对立和分裂的反动势力；爭取增加政府的“和睦事业”的預算，使这一預算实行自主的和民主的管理；对于残存的封建等級观念，要通过各个領域的共同斗争和宣傳教育活动加以粉碎。

苦于等級差別和貧困的部落民解放运动，只有同全体人民爭取和平、独立、民主和提高生活的斗争紧紧地結合在一起并成为它的一个环节，才能取得胜利。

(5)城市劳动市民的階級性质大都是独立經營的小业主。他們只有少数資金和生产資料，依靠一个人或者极少数的家屬劳动力来維持生計。

他們的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都非常低。这一阶层的地位常常动蕩不定，有的昨天是工匠今天变为手工业者，明天又变成小商人、临时工或失业者，形成了龐大的半无产阶层。他們的家屬大都要在从事本家的营业以外从事工資劳动。

收入和生活水平比工人略高的小业主，他們的营业也决不是安定的。他們不仅直接地受着壟断資本及其政府的剝削，而且由于同行之間的激烈竞争和全体人民的社会貧困化，他們的市場經常是不稳定的。

劳动市民的基本要求有两个：一个是要求从事安定的工作，以

便从貧困中解放出来，这是构成半无产者的大部分劳动市民的要求；另一个是希望維持和发展自己的营业，这是对自己的营业抱有希望的阶层的要求。

这些要求在美帝国主义和壟断資本統治之下是不能得到根本解决的。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市民正在为摆脱貧困和发展营业、为从事安定的工作和維持民主权利而进行着斗争。

在劳动市民中占多数的半无产者的利益，是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一致的。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比半无产者的处境較好的小资产阶级，在今天的情况下，也逐漸地具有小私有者和劳动者的两重性，但是总的来说，他们在当前的革命中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虽然如此，由于这一阶层的分散性和两面性，他们也会产生动摇。壟断資本正企图把他们当作反动統治的群众基础。工人阶级必須给他们以强有力的领导和帮助。

(6) 工业生产的高度发展，提高了技术知识分子的比重和作用；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壟断資本的反动思想攻势的加强，提高了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在社会活动方面的作用。

我国仍有不少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在有意识地、为反动势力的利益服务，或者处在它的影响之下。但是多数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对于在旧金山“和約”体制下日本民族的尊严受到凌辱和战争与法西斯主义的危險日益增长感到不安和愤怒。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战争中体验过可怕的言論压迫，所以对和平、自由和民主所面临的危險是非常敏感的。

他们也强烈地反对由于庸俗的美国文化的泛滥，由于陈旧的封建思想、軍国主义思想和天皇制思想的复活而使健康的民主的民族文化傳統受到破坏，使它的发展受到阻碍。

許多自然科学家和不少的技术知識分子强烈地反对給人类未来展示了美好前景的生产自动化和原子能被利用来为壟断資本的利益服务或被用来制造大規模毁灭性武器。他們热烈地希望根据“和平、民主、自主”的三項原則，为了造福于人类的目的而研究和利用原子能。

知識分子、文化人和技术知識分子反对政府对文化的官僚統制，要求思想、研究和表現的自由，极力要求提高生活、保证研究費用和改善研究設施。

知識分子、文化人和技术知識分子的这些要求与希望只有在工人階級的领导下加强团結，坚持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立場，粉碎美帝国主义和以壟断資本为中心的反动統治，才能实现。

(7)在日本今天的政治、經濟和社会环境下，男女劳动青年和学生是一支必須特別加以重視的力量。多数男女青年屬于各种被压迫的階級，他們由于以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壟断資本为中心的反动統治，正受着各該階級所特有的压迫和剝削。而且正因为他們是青年，所以他們加倍地受着各該階級的痛苦。由于这个原因，并且由于青年是大有前途的正在成长的一代，他們已成为各該階級的先进的行动力量。

青年工人以成年工人一半的工資从事劳动，特別集中地成为壟断資本的提高生产率运动和加强剝削的牺牲品。战后，农村青年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加强了，但是，正如在次子、三子問題上集中表現的那樣，农民的痛苦特別严重地加在青年身上。和战前不同，現在許多学生不得不半工半讀。

这些青年人在他們还是儿童的时候就受到战争的摧殘。以后随着年齡的增长，他們又看到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受着严重的屈辱。

他們逐漸地体会到，使他們受到原子战争威胁的乃是剝夺了民族独立的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壟断資本。在战后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所具有的民主觉悟是和統治阶层的反动政策相冲突的。

美日統治階級千方百計地向青年灌輸反动思想，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是，以劳动青年和学生为中心的年輕人對和平、独立和自由的要求正在高漲。他們強烈地反对导致原子彈、氫彈战争的重新武装和征兵制度，憎恨軍国主义，要求和平和光明的未来。

如果能够以男女青年工人为核心成功地广泛地团結劳动青年和学生，那末，他們将成为和平、独立、民主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斗争的一支巨大力量。

(8)战后，由于发布了男女平等的宣言，妇女得到了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同时又制定了各种劳动法律和儿童宪章，妇女的地位在形式上已經有了提高。

但是由于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壟断資本的反动政策的加强和軍国主义的复活，妇女們、特别是劳动妇女和劳动人民家庭的妇女的这种形式上的地位和权利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女工的月經假期、产前产后工資照发的产假和禁止夜班劳动的規定已經逐漸地成为有名无实的东西，甚至連結婚和生孩子都成了被解雇的原因。提高生产率运动的压力，集中地加在妇女身上。由于采用新技术和生产自动化，妇女受到了失业的威胁，同时即使找到新的工作，所得工資也平均不到男工的一半。

土地改革后，由于农业的机械化的发展，农业劳动有了減輕，因而妇女劳动也略微減輕。但是农村妇女在参加农业劳动的同时还必须担負家务劳动。农村仍然特別根深蒂固地殘留着旧的家族

制度和婆媳关系。农村的保守势力在妇女中间还有着很大的力量。社会贫困的后果特别集中地反映在妇女身上。

在这种情况下，妇女的觉醒和反抗已经成为最近形势的一大特点。许多妇女超出了她们所属阶级的范围，为保卫和平和儿童的幸福，为反对封建的风俗习惯和提高她们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而进行着斗争。她们强烈地反对政府通过修改宪法和复活家族制度来降低妇女地位的计划。民主的妇女运动正在日益发展。

妇女的要求要通过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争取和平、独立、民主和维护生活的斗争才能够实现；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保障妇女的彻底解放。

(9)中小企业家在原料、金融、市场和赋税等各个方面受到垄断资本及其政府的剥削和压迫，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下。在繁荣的时期他们被利用来为垄断资本牟取利润，在衰退的时候为了拯救垄断资本，他们又首先遭到牺牲。

由于原料价格上涨和贸易受到限制以及由于日本从属于美国而受到的经济上的其他损害，中小企业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

由于这些原因，这个阶层的很大一部分人对美帝国主义的统治怀有反感，为反对原材料垄断价格和税收掠夺，为反对对资金和市场的限制而对垄断资本及其政府进行着斗争。他们极力要求扩大同苏联和中国的贸易。由于他们主要是经营和平产业，而且又曾经有过因战争而被迫停止营业以及工厂被战火摧毁的痛苦经验，所以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是倾向于反对战争的。

如上所述，一方面，中小资本家对垄断资本来说是被掠夺者，所以不得不走向反垄断的方向；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对工人来说又是剥削者，因此具有两面性、动摇性。他们不得不把垄断资本的掠

夺和压迫所造成的負担轉嫁給工人，依靠加强剝削工人来取得利潤和維持經營。因此有許多中小企业的劳动条件仍然存在着半封建的因素，大多数中小企业的工人都在劳动强度很高的条件下从事长时间的劳动，而工資則只为大企业工人的百分之六十左右。中小资本家当中的許多人反对社会保險并对工会运动采取强烈的反对的立場。而且，現在他們是自由民主党的有力的地盘。

但是，随着壟断資本及其政府加强掠夺和压迫，随着工人加强抵抗，他們对壟断資本及其政府的斗争也有发展的趋向。

因此我們党必須坚持原則性的階級立場，對他們的反动的反民主的一面进行斗争，同时积极地支持他們反壟断、反战和反美的要求，加强同他們的斗争和团结，并向他們指出：他們只有同工人階級共同前进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10) 非壟断的大資產階級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全国性的市場上和壟断資本竞争的資產階級；另一种是地方財閥。

前者由于原料、市場和金融被壟断資本壟断了并受着壟断資本的压迫，因此在这个範圍內他們是和壟断資本对立的，是反对壟断資本的。他們由于市場被壟断資本占去了，因此希望扩大日中和日苏貿易以开辟新的市場。但是，其中的多数由于同壟断資本的競争遭到失敗，或者为了扩大它的企业而需要向銀行借款，所以他們有被納入壟断資本的系統的趋势。他們和壟断資本的矛盾，乃是反动勢力內部的矛盾，可以利用这种矛盾来动摇和削弱壟断資本及其政府。

具有地方財閥性质的非壟断大資產階級掌握了地方銀行，經營着地方的交通運輸事业和各种地方产业，形成了小型的康采恩。他們只是从全国範圍來說还不能称为壟断資本，但是从他們的階

級性质來說是近乎壟斷資本的。他們現在仍然具有門閥的和地主的因素，有如戰前的財閥資本在地方上的翻版。他們是非常反動的，是反對工人的，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是自由民主黨地方支部的事實上的主宰，是操縱地方政治的大土豪。

四

(一)

統治我國的是美帝國主義和從屬於它的日本壟斷資本的勢力。我國是處在美帝國主義者半占領之下的被美帝國主義者及其從屬的同盟者日本壟斷資本勢力統治的事實上的附屬國。

日本人民的現狀和走向社會進步的道路，是同使我國處在從屬地位的美帝國主義勢不兩立的，並且也是同從屬於美帝國主義而使人民處於被剝削和被壓迫狀態下的以日本壟斷資本為中心的反動勢力勢不兩立的。今天美帝國主義和日本壟斷資本的共同的政策，是準備發動新的戰爭並為發動新的戰爭而變日本為原子基地，因此日本人民還面臨着堅持不懈地為和平而鬥爭的任務。日本社會的發展將取決於如何解決阻撓它前進的這些問題。

由於舊金山“和約”體制和壟斷資本的掠奪，日本民族受到凌辱，同時不僅是工人和農民在生活上感到痛苦、生命受着原子戰略的威脅，而且城市的勞動市民、知識分子、學生、中小企業家以及一切被壓迫階層中的青年男女也都受着同樣的痛苦。

這一切階層的人們由於美帝國主義和以壟斷資本為中心的日本反動統治階層的反民族、反人民的政策，而在不同的意義上受着痛苦，他們在日本人民中占壓倒的多數。因此，只要這些階層的人

民團結起来，就可以把美帝国主义从日本赶出去，使日本取得完全的独立，并打倒壟断資本的統治和掠夺。

工人階級知道，除非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否則就不能最后地解放自己。只有这条道路才能够从根本上消除工人階級以及一切劳动人民的贫困現象，保证和平和丰裕的生活。但是要建設社会主义必須首先粉碎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产生于旧金山“和約”体制的美日壟断資本的統治和压迫，乃是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进步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打倒这一障碍，爭取持久和平和社会进步，乃是我国以工人階級为首的人民当前必須解决的任务。因此，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壟断資本的統治，树立旨在建設一个独立、和平、民主和生活丰裕的日本的民主革命政权，才能保证日本社会的发展走向新的道路。这将是实现国家的完全独立和彻底的民主以及消除卖国反动的壟断資本的統治为主要任务的人民民主形式的革命。而且在我国条件下，这个人民民主革命的整个过程，必須通过主要具有民主性质的这一革命的中心任务的完成，进一步加强人民的團結和壮大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队的力量，迅速地轉向实行社会主义变革的任务。

为当前的革命开辟道路的力量，就在于組織一个以爭取独立、和平、民主和提高生活为目标，以工人階級为中心，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了劳动市民、知識分子、学生和中小企业家在內的强大的統一战綫。

只有在这样一个統一战綫的坚强有力的基础上，才能够建立一个足以完成革命任务的巩固的人民革命政权。

在这个斗争中，爭取持久和平的斗争，是我国广大人民的共同任务，同时也是共产主义者的重要任务。使我国处于半占領状态

下的美帝国主义是准备新的原子战争的元凶，它正在把我国变为原子基地。它的政策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严重的危险。我国人民由于它扔下的原子武器，曾经在广岛、长崎和比基尼经历过三次牺牲。在我国和平运动面前，特别是在声势浩大的反对原子武器的舆论面前，我国的反动统治阶层采取了实质上是欺骗的政策，来掩饰它同美帝国主义的原子战略合作的勾当，把日本引向新战争的危险道路上去。

这种情况说明，我国人民及其先锋队在为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所担负的责任，从世界历史的观点上看来也是非常重大的。尤其是工人阶级，今天必须怀着依靠人民的团结和斗争定能防止战争的信心，站在全体人民的前列进行斗争。

我国解放斗争的任务，从它的性质来说，同全世界争取和平、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历史联系。我国人民的斗争，不仅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且还必须利用国际上的一切有利条件，和国际上的争取和平、独立、民主及社会主义的力量实行团结合作。毫无疑问，全世界争取和平、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广泛而强大的舆论，必将支持我国人民的这一斗争和我国人民的前进。

形成了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社会主义国家主张和平共处和彻底裁军，主张禁止核武器、放弃军事集团政策和建立不分社会制度的集体安全体系，主张撤除一切国外军事基地。这些主张包括了争取持久和平和各民族独立的最重要的任务。正因为这样，尽管帝国主义集团反对和企图抹煞这些主张，这些主张却受到全世界所有善良的争取和平、独立和民主的战士的拥护。从每年都在发展的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情况可以看出，世界和平力量对

于美帝国主义为实现其原子战略而在国外扩建基地的政策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障碍。立即无条件地禁止試驗原子彈氢彈的要求，正在逐漸地成为人类的常識。

亚洲各独立的民族都要求从亚洲，包括日本在內，撤出外国帝国主义的军队，要求解散軍事集团，希望建立亚洲太平洋集体安全体系。要求独立与和平的亚洲各民族都一致希望制止曾經是侵略亚洲的魁首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复活，建立一个和平、独立与民主的日本。因此，亚洲各民族的斗争和日本人民的斗争是具有共同的目标的。

这些条件說明，作为今后世界历史的趋向，美帝国主义的原子战略和实力政策在亚洲也必将遭到挫折而陷于孤立。因此我們正处在这样的世界历史条件之下，即不管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在今天看起来有多么强大，但是和世界的这些巨大势力結合起来的日本人民的解放斗争，必将取得胜利。

(二)

日本共产党为了爭取日本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目前提出以下的要求：

(1) 爭取和平与独立

1. 立即无条件地禁止試驗核武器，全面禁止制造和使用核武器，实现裁軍协定；反对軍事集团政策；主張建立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全面的集体安全体系；坚决反对东北亚軍事同盟。

2. 粉碎旧金山“和約”体制，从根本上修改旧金山“和約”和廢除日美“安全条約”、行政协定、日美“共同防禦援助条約”，收复冲

绳和小笠原,美軍全部撤出日本和撤除一切軍事基地。

3. 反对輸入核武器和導彈武器,反对核武装,反对作为美国原子战争准备工作一环的重新武装,反对軍国主义化,要求解散自卫队。

4. 同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廢除同社会主义国家貿易的一切限制,根据平等互利原則执行通商协定,同一切国家进行自由的經濟和文化交流。

5. 廢除日台条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邦交,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同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恢复邦交;支持在朝鮮和越南执行停战协定,支持它們实现和平与民主的統一。

6. 同反对殖民主义的亚非国家合作,按照和平共处五項原則建立友好亲善关系。

7. 維護旅日朝鮮侨民的民主权利。

(2) 爭取民主

1. 廢除一切限制人民的民主权利的法律和命令。

2. 反对修改宪法,反对修改地方制度,反对实行小选举区制和修改选举制度,要求議會制度进一步民主化。

3. 保障言論、出版、广播、集会、示威、結社、出国旅行的自由,保障团结权、罢工权、集体談判权、生活权、劳动权和教育权。

4. 禁止一切思想調查和挑衅行为,解散鎮压机关,釋放政治犯。

5. 廢除一切因思想、信仰、性別、年齡、地位、种族等的不同而实行的差別待遇。

6. 消灭一切半封建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残余，禁止进行天皇主义思想和軍国主义思想的宣傳教育。
7. 从根本上消灭对未解放的部落的差別待遇。

(3) 爭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工人方面：

1. 大量提高工資，确立最低工資制度。实行同工同酬。
2. 反对解雇，反对提高劳动强度，反对損害工人利益的“产业合理化”；实行每星期四十小时工作的制度，实行矿井工人六小时工作、船員四班制的制度。
3. 一般的劳动法規应适用于中小企业工人和农、漁业工人。廢除临时工和厂外工的制度。
4. 反对鎮压和分化的劳工政策。保障工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的自由。反对在工作場所侵犯基本人权。
5. 給所有的失业者以工作并保障他們的生活。
6. 反对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課稅，廢除劳动所得稅。
7. 反对提高物价和一切公用事业費，反对壟断物价，加强与扩大消費合作社。

农、漁民方面：

1. 建立保障主要农产品价格的制度，实行农业协同組合民主化。
2. 由国家收购殘留下来的出租地，分給耕种者。开放大山林所有者的林野、可耕地和割草場，用国家資金大規模地进行开荒和改造洼地。
3. 保障农村的工人、貧农和次子、三子有土地和工作。反对夺

佃和黑市地租。

4. 減低或免除所有的賦稅，免除對低額所得者的課稅和勾銷拖欠的賦稅，發放長期低利貸款。

5. 反對征用農民的土地供美軍和自衛隊使用，反對具有美國性質的糧食進口。

6. 實行漁業許可制民主化和漁業協同組合民主化，改善分成制度。

7. 反對破壞漁業的美軍演習和原子彈氫彈試驗，根據平等互利和保護水產資源的原則簽訂國際漁業協定。

勞動市民方面：

1. 保障城市勞動人民有穩定的職業，以社會保險和國家的其他援助來大規模地提高生活水平。

2. 國家對工匠、手工業者、小商人和自由職業者的營業給以援助，由政府保證給予大量的貸款。改善和擴充政府的金融機關。

3. 廢除對家庭勞動所得的課稅，擴大所得稅的免稅範圍，廢除事業稅和固定資產稅。

4. 用法律來保障全體勞動市民的團結權和集體談判權。

中小企業家方面：

1. 為了制止壟斷資本在原料、價格、市場和金融方面對中小企業的控制，改進和擴充國家的保護措施。

2. 由政府保證給予中小企業以長期低利的大量貸款，確保原材料和國內外市場，降低壟斷價格，減輕中小公司的賦稅。

3. 用法律來保障全體中小企業家對壟斷資本行使團結權和集體談判權。

爭取確立社會保險制度：

为了改善工人、农民、漁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工匠以及其他所有的人民的生活，要求在政府和資本家的負担下改进和扩充一切綜合性的社会保險制度，实行各种社会保險制度的管理民主化。

1. 健康保險法应适用于全体人民，減輕受保險的人的負担，廢除医疗上的限制，提高医疗报酬，扩充医疗设备。

2. 确立母子年金法、养老年金法、殘廢年金法等国民年金制度。

3. 完全实施和改善儿童福利法、殘廢者福利法，扩大和改进社会福利事业的設備。

4. 确立全部費用由国家負担的綜合性防治結核病政策，完全由国家来保障原子病患者的医疗和生活。

5. 完全实施生活保护法并扩大其适用范围，大量提高补助标准。

6. 廢除軍人年金，完全由国家来保障复員士兵、回国日侨、战争中的伤病員、战争孤儿、陣亡者家屬的生活。

青年和妇女方面：

1. 反对根据年齡和性別而实行的一切差別待遇，反对复活家族制度，彻底消灭阻撓青年、妇女进步的一切封建殘余。完全廢除卖淫制度。

2. 建立使所有青年都能够根据他們的才能受教育的教育制度。

3. 鼓励青年有关艺术、科学、体育运动的自由自主的組織，排除政府和資本家在这些方面对他們进行压迫和干涉。由国家帮助这些組織同各种国际組織的交流。

4. 全面地照顾妇女和母亲的体特点并給她們以保护，完全

实施經期休假和产期休假制度以及給以哺乳时间的制度。

5. 完全实施儿童宪章, 扩充和改善托儿所、母子保育院和其他社会設施。

6. 保障所有青年、妇女的工作和生活。

(4) 爭取学术、艺术和文化的发展

1. 保障科学研究和文化艺术創作的自由, 安定科学家、艺术家的生活。

2. 反对原子能用于軍事目的, 奖励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自由、民主、自主的研究。

3. 維護和普及日本文化、艺术、科学方面的一切民族成就和民主的遗产。

4. 彻底消除美帝国主义带来的頹廢文化, 禁止反民族的、好战的宣傳教育。

(5) 爭取經濟的和平发展和社会进步

1. 反对以任何形式將經濟危机的損失轉嫁到劳动人民身上。

2. 反对軍事預算和鎮压費用, 反对經濟軍事化, 主張和平利用原子能。

3. 排除外国資本对日本产业的控制, 反对附有条件的借款。

4. 从国家財政中大量增加社会保險、改良农地、災害后复兴、振兴中小企业和教育文化等方面的預算。由国庫出資大量兴建平民住宅。

5. 反对对广大群众的課稅, 在以所得税为中心的高度累进課稅的基础上根本改革中央和地方的稅收制度。确保地方的財源。

6. 对壟断資本实行人民的監督和管制,降低壟断价格,实行資金和原材料供应的民主化,对金融机关和重要产业中的壟断企业实行人民的監督和管制,并向这些企业的国有化过渡。

(6) 爭取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

1. 不問居住期間、資產和信仰,給予所有十八周岁以上的男女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实行有罢免制度的比例代表制。

2. 廢除君主制,建立一院制国会和人民共和国,規定国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3. 建立受議会監督和任命的审判制度。

4. 建立符合居民的意志和利益的地方自治制度。

这些要求基本上代表了今天的工人、农民、市民、知識分子、学生、中小企业家等要求日本民族解放、社会进步和希望和平、提高生活水平的一切人民的利益。因此,要实现这些目标,在极大的程度上有賴于組織一个以工人階級为中心的統一战綫。

能够保证彻底实现这些要求的政府是革命政府。它将是为了和平和独立、民主和丰裕生活而保证为向社会主义变革过渡开辟道路的革命政府。

战后十二年来,我国人民一直为反抗以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壟断資本为中心的反动势力的压迫和掠夺而进行了斗争。虽然经历了各种曲折的过程,但是由于国外形势的变化,由于实际生活和斗争經驗的教育,爭取独立、和平和民主的各种运动都比战前有了划时期的发展。早在一九四八年三月我們党中央委员会提倡民主民族战綫的时候,就曾經把以重要的工会为首的拥有几百万成員的許多民主团体因結在維護民主主义同盟里面。

今天反对旧金山“和約”体制的怒火已經空前高漲。

反对軍事基地的斗争，已經成为从当地的农民开始到工人、学生、知識分子的共同斗争，他們一面反抗镇压，一面在各地展开了頑强的斗争。

禁止原子武器的願望从来沒有像今天这样热烈。这一运动发展到有三千万人签名反对原子彈氫彈的程度，現在它在經过了禁止原子彈氫彈和裁軍第三次世界大会以后，正在大踏步地繼續向前发展。

人民制止美日統治阶层蓄意修改宪法的阴謀的决心，已經发展为爭取和平、独立和民主的斗争，这个斗争已經成长到足以阻止修改宪法的規模。

正是由于要求恢复日苏邦交的呼声已发展到了空前的規模，所以美日統治阶层对人民的这个呼声才无法繼續加以忽視。感到沒有和中国六亿人民恢复邦交和沒有正式結束战争状态一事是不能容忍的反常現象的日本人，正在空前增多。同时各阶层的民主运动正以战前未曾有过的速度发展着。

工人运动一直就是作为反对社会貧困的抵抗者而发展起来的。最近十年来工人階級反复地坚持进行了以提高工資为中心的保卫生活和权利的罢工斗争，这就說明工人階級是反对資本家的剝削的坚强战士。从最近几年来的事实可以看出，战斗的有組織的工人参加了反对“防止破坏活动法”的罢工斗争和反对非法处分政府职工的群众行动，参加了反对修改宪法、反对軍事基地等重要的民族斗争和人民斗争。

战后在农民运动高漲的情况下，曾經有一百五十万农民参加了农民組織，但在土地改革后許多都解散了。为了彻底完成民主

的土地改革，形势要求我們重視对以国内外壟断資本为中心的反动阶层及其帮凶等新敌人的斗争。但是由于共产主义者应負重大責任的錯誤，农民运动至今仍然处于低潮。今天，农民运动已經确立了新的斗争方針，并且朝着全国农民战綫統一的方向重新走向高潮。农民战綫的統一工作已經采取了具体的步驟。农民运动作为經常性的全国性的組織是比較薄弱的，但是在根据不同的要求建立民主的組織进行斗争方面却是相当活跃的。

城市劳动市民一般地說虽然还没有能够发展为包罗各个阶层的群众性的組織，但是已經建立了旨在维护生活的民主的組織，虽然这种組織还是局部的。

知識分子和文化人正在反对修改宪法和黑暗的审判，反对制定“防止破坏活动法”和修改教育法規，反对軍事基地和核武器。从这些动向可以看出，包括我国有声望的知識分子在內的許多人士，已开始注意到独立与和平的問題，并开始在組織上团结起来。在这些活动中，进步的文化运动及其組織起着很大的作用。

青年在爭取和平、独立、民主和保卫生活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正在增大。青年工人已成为促进工人階級統一的推动力量。学生运动在反对准备原子战争，反对我国变成原子彈氫彈基地的运动中起着积极的作用。

在反动势力大力加以扶植、力图使之成为自己的工具的青年团体中，也已出現了一些在爭取和平、独立和民主的斗争中起着积极作用的团体，如农村青年占很大比重的地区青年团。

不仅是工会組織中的妇女，而且其他各阶层的妇女也都参加了禁止原子彈和氫彈的运动、母亲大会运动、要求制定禁止卖淫法的运动、反对提高物价的运动以及其他的运动，并且取得了輝煌的

成果。

从这些民主运动中培养出了大批活动家，这种情况在战前是从来未有过的。

一九五六年六月的参议院选举显示了我国人民在政治上的成长程度。民主政党提出了和平、独立与民主的要求进行竞选，获得了一千二百四十二万张选票，占了全部选票的百分之四十二。

战后的民主运动虽然有了这些发展，但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重大的弱点和不成熟的地方。这就是整个民主力量仍然处于分裂状态，人民的力量还没有统一和团结起来。这些问题是人民争取胜利的最大弱点，同时也是最使反动势力放心的地方。

这些问题具体地表现在下述方面：

第一，工人阶级虽然已经提高了阶级的战斗力，但是还没有强大到足以站在争取和平、独立、民主和丰裕生活的统一战线的前列，把广大的人民群众团结到自己的周围。有三分之二的工人还没有组织起来，工人战线还没有统一。阶级政党和群众组织之间的正确的原则和实际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有许多工会还停留在被迫承担义务支持社会党的状态。我们党在工人战线中的活动，自从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虽然已经开始有了改善，但是它的力量还不够强大。由于存在着这种弱点，因此，总的来说，作为人民的斗争中心的工人阶级的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还不够强大，结果就使反动势力有机会利用这个弱点采取镇压和分化政策来进行攻击。

第二，作为工人阶级的重要同盟者的农民的战綫，最近虽然朝着新的统一和发展的方向开始重新组织起来，但是它还只不过组织了百分之四的劳动农民，工农联盟的问题虽然已经提出来了，但

是还很薄弱，反动势力在农村中的影响依然很大。

第三，作为統一战綫的中心力量的民主政党，即社会党和共产党还没有在全国规模建立起統一行动和共同战綫。从不久以前的参議院选举中可以看出，局部的特别是地方的統一行动有了发展，但是在全国范围，由于社会党采取了同共产党划清界限的方针，統一行动遇到很大的困难。

为了解决这些問題，必須在具体实现工人階級的先进作用的同时，把工人階級和占我国人口将近一半的广大农民組織起来，并建立他們之間的联盟。

这是統一和团結各阶层人民的关键。今天自由民主党仍然取得国民多数的支持，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态，只有依靠各阶层人民的群众运动的发展和在統一的政治目标下加强团結。这个統一战綫的共同綱領必須是反对战争，粉碎以壟断資本为中心的反动阶层的剝削和掠夺，爭取和平和独立，维护民主权利和提高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水平的綱領。当然，这样做不仅不会阻碍各阶层人民各自組織多种多样的拥有各种不同目标的統一行动，而且这样的統一行动在今后将越来越重要。

問題在于根据特定的問題而采取的統一行动今天虽然有了相当程度的进展，但是其中还残存着不統一的现象和狹隘的割据现象。不仅如此，今天运动仍然停留在这种分散的阶段，人們还没有把組織一个以今天形势所要求的全面的共同綱領为基础的全国性統一战綫一事当作迫切的具体的任务为之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因此，为建立統一战綫而不断地努力，乃是积聚革命力量的不可缺少的任务。

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政党——社会党，在一部分工人、农

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小资本家中间有着它的组织基础。事实上它是这些阶级的混合体。因此它在思想上、理论上和政策上都缺乏统一性和一贯性，并且有着动摇性。

社会党当然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从它的指导理论中也可以看到它所参加的社会党国际的思想观念对它的影响。

但是，构成它的组织基础的各阶层，都是可以成为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构成要素的阶层。因此，目前存在着这样的条件：随着这些阶层的斗争的发展，社会党也将反映出这些阶层的斗争的趋势，同美日统治阶层进行斗争。

战后，社会党长期以来没有摆脱掉动摇于工人阶级和美日统治阶层之间的倾向。社会党在对待片山内閣所起的作用，对待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的态度问题上分裂为左右两派，就是这种动摇倾向的最鲜明的表现。同时，美日统治阶层也一直企图在“两大政党论”的范围内扶植培养社会党。可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和美日反动势力同日本人民之间的矛盾加剧，随着日本人民争取和平和独立的要求的高涨，以及同社会党有联系的工会的阶级觉悟的提高等等，社会党已经开始比以前更加强有力地提出了对美日统治阶层进行斗争的目标。这是对人民的团结有利的、积极的条件。

我们希望社会党今后继续发展对美日统治阶层进行斗争的方向和条件，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团结的方向前进。同时，我们也必须不断地努力促进同社会党之间的统一行动。

从整个党来说，今天社会党还是站在争取和平、独立和民主的方面进行着斗争的，该党要想得到日本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必须继续进行这种斗争。但是，从它的指导思想的局限性所产生的反共

主义和基于反共主义的宗派主义，对于我国人民的团结起着分裂主义的作用，也是不能否认的明显事实。对于社会党的这种矛盾，我們应当采取的基本态度是用促进統一行动的办法在进步的基础上加以解决，但同时对于其有害于人民的統一和团结的宗派主义則不应该放松作适当的批判。

在这些条件下面正确地领导日本人民的解放斗争向前迈进，乃是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我們党所肩负的最大责任。我們党自从建党以来就在争取和平和解放的运动中起了許多重大的历史作用。但是，由于各种客观和主观的原因，我們党对工人阶级以及各阶层人民的影响还是薄弱的。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虽然是最近期間克服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观原因的第一步，但是今后我們党仍然要在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加强起来，作为履行上述责任的基础。

(三)

关于走向革命的道路的几个重要問題。

(1) 其一就是在过渡时期成立一个較好的政府、統一战綫的政府和革命的政府的问题。

我們党将为結成强大的統一战綫，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統一战綫的政府而奋斗。这是要反抗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势力的一切阻撓的斗争。这个統一战綫的政府能否成为革命政府，将取决于支持这个政府的統一战綫的力量的成长程度。即使統一战綫成功地获得人民的支持，但是在同敌人的力量对比还不十分强大的时候，也可能在不稳定的过渡时期的状态下成立民主政府。

如果工人阶级在統一战綫中还没有巩固地掌握领导权，就不可能保证确实地完成革命的任务。但是，如果統一战綫是在絕大

多数人民拥护的基础上建立的，同时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在这个统一战线中也占有巩固的优势，那末，在这种条件下建立的新政府就可以成为一个能够完成革命任务的政府。

在建立统一战线政府之前的一段过程中，不可忽视建立一个较好的政府的可能性的问题。在各阶级力量的相互矛盾关系发生变化时，即使出现的不是一个统一战线的政府，但只要它是一个部分地或暂时地阻挠美日反动统治的政府，那末就应当在一定的条件下予以支持。

这时候，不可放松强调统一战线及其政府的作用的重要性。还有，虽然党必须为反对产生一个更加反动的政府而斗争，但是这时候却不可错误地采取支持一个在本质上代表美日统治阶层利益的政府的态度。

(2) 我们希望能够用不流血的方法完成革命。

在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和争取独立、和平的力量已经划时代地大大成长起来的世界形势下面，虽然美国占领军的全面占领统治变成了今天这样的统治形式，使我国受着旧金山“和约”体制的束缚，但是在今天的宪法可以成为规定政治社会生活的法制准则的形势下，还是有可能以群众斗争为基础，把作为垄断资本的统治武器的国会转化为人民的统治武器。

但是，如果反动势力以镇压机关为武器，采取使人民不可能用不流血的方式发展斗争的措施，那末人民当然就不可避免地要同这种情况作斗争。历史的教训说明，统治阶级决不肯轻易地放弃它的政权。

虽然我们 must 加强人民的力量，以便迫使反动势力不敢违反日本多数人民的意志，采取无益的流血的镇压手段，但是同时我们

时刻也不應該忘記，这是一个最后要取决于反革命势力的态度的問題。

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七次中央委员会全体會議的決議号召就這個問題重新研究和討論一九五一年綱領，当然是有根据的。对于这个決議所提出的問題，其后有些人提出了几种意見。

一种意見說，本来應該坚持和平革命必然論的观点，然而決議並沒有这样做。

一种意見說，用不流血的方法实现革命的可能性并不是在旧金山“和約”体制之后才产生的，战后就一直存在。

一种意見认为，这个決議是和平革命必然論，是不正确的。

一种意見是根据暴力革命必然論的观点表示反对。

一种意見說，这个決議作为革命政府“有可能不經過內战而‘和平地’成立”的条件提出来的，在今天还只是抽象的可能性，所以不應該談論这样的可能性。只有在产生现实的可能性的时候，才應該談論“可能性”的問題。

我們不能贊成这些意見。

第七次中央委员会全体會議的決議列举了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在国际方面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和爭取和平、独立力量的划时代发展，在国内方面对旧金山“和約”体制建立后的形势变化分別作了說明。決議指出：在具备言論、集会、結社的自由，民主的选举法和国会的民主管理，以及民族解放民主統一战綫的发展和工人階級先鋒队的强大这三个条件的时候，民主党派就有可能在国会占据多数，建立它們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可以按照它同人民的联系、人民对它的支持、組成政府的民主党派的领导作用和統一行动的巩固程度，实行适应国内外力量对比的、进步的、革命的

政策”。

这样的条件和可能性，在今天的国内外形势下已经不是空想的东西，而是有历史根据和理论根据的。发表这个决议之后不久进行的选举的结果也已经证明了这种情况。

一九五一年綱領断定說，“认为用和平的手段能够求得日本的解放的民主变革是錯誤的”。它从思想上完全否定了这种变革的历史上和理论上的可能性，用暴力革命不可避免論片面地束縛住自己的手脚，这显然是不适合于今天的情况的。因此，第七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认为，用什么手段才能完成革命，最后取决于敌人的态度，所以不应该片面地束縛住自己的手脚，并根据这个基本观点提出了一些必要的問題。

能够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来談論用和平手段实行过渡的可能性的条件并不是产生于刚刚战败之后，而是产生于旧金山“和約”签订以后。这种論断的根据在于：旧金山“和約”签订以后的情况不同于“和約”签订以前美軍实行“单一的統治”的情况。旧金山“和約”签订以后，由于旧金山“和約”体制的内部矛盾，美日統治階級也不得不大体在原則上承认現行宪法所规定的民主权利、国会管理以及政府成立的条件。所以，美日統治階級非常迫切地希望修改宪法和选举法。

如果不注意这种矛盾，仅仅根据美軍的半占领体制和美日反动势力的强大軍事机关存在这样一些理由，坚持用暴力革命不可避免論束縛住自己的手脚，就不能用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去分析几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从而犯保守的錯誤。

第七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沒有采取和平革命必然論的立場，而且认为不应该采取这样的立場。因此，應該考虑到，作

为历史的可能性來說，敌人的态度也可能使人民不可能用和平的手段来完成革命。

“在建立这样的政府前后，或者在新政府改变和实行内外政策的时候，美日反动势力可能以殘暴的挑衅和暴力手段进行抵抗。并且不能不看到，美日反动势力为了先发制人地抑制革命运动的发展，也可能在民主力量还没有强大起来的时候就进行殘暴的鎮压。

要时时刻刻发动国内外的民主輿論，使和平、独立、民主势力的团結力量强大起来，这样，即使美日反动势力想要进行这样的暴力鎮压和抵抗也决不可能成功，这对解放运动來說是极其重要的。

如果爭取独立和和平的力量始終坚决地为維護人民的权利和自由而斗争，那就不論根据反动势力的态度决定走什么样的道路，都可以用牺牲最少的办法反抗反动势力的暴力，有效地保卫革命运动和新政府，巩固取得胜利的道路。”（《第七次中央委员会全体會議決議》）

第七次中央委员会全体會議的決議指出：“不論根据反动势力的态度决定走什么样的道路”，为了有效地保卫革命运动，特別重要的是要使国内外的和平、独立、民主势力加强团結，保卫人民的既得权利。

此外，把用和平手段进行革命的可能性問題作为所謂无条件的必然性加以公式化的“和平革命必然論”，乃是一种修正主义的錯誤。它过低地估計了今天反动势力的暴力机器，对于反动势力的态度在这个問題上所占的重要性缺乏原則性的评价。

（3）工人階級为了取得这个斗争的胜利，必須統一自己的陣

营，并且自觉地作为全体人民的领导阶级巩固自己方面的战线的统一，同以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为核心的反动集团进行斗争。同时在进行斗争的时候，必须利用日本各个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日本垄断资本和美帝国主义的矛盾。

但是必须注意，日本垄断资本内部的矛盾，日本垄断资本和美帝国主义的矛盾，都属于敌人阵营内部的矛盾。在个别问题上，个别垄断资本集团会站在同垄断资本的主流相矛盾的立场上。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为了孤立和削弱垄断资本的主流，可以利用而且也必须利用这种矛盾。但是，必须严格防止由于这种情况而错误地把个别垄断资本集团当作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战友。因为虽然他们之间有矛盾，但是从政治上的总路线来说，个别的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的主流是站在同一立场上的。

在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日本垄断资本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在加剧。但日本垄断资本依附美帝国主义的从属性还是根深蒂固的。目前，日本垄断资本仍然没有摆脱而且也不愿意摆脱它对帝国主义的从属的同盟关系。它们正在努力把两者之间的矛盾作为从属于同盟关系的内部矛盾来加以调整。

不能因为日本垄断资本与美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就认为垄断资本可以成为人民斗争的一翼。尽管日本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上升了，垄断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日本垄断资本对美国垄断资本的“自主性”会立刻加强，从而也不能期望垄断资本会转化为日本向美帝国主义争取完全独立的斗争的承担者。

但是，今后根据国际国内的各种历史情况的发展，也会发生日

本壟斷資本向美帝国主义要求取得“比較平等”的地位問題，而且日本政府在宣傳中已經开始提到了這個問題。同时日本在市場的問題上也有可能采取比較“强硬”的态度，来調整日美之間的矛盾。特别是在看到露骨屈从美帝国主义的态度将受到人民的唾棄的时候，日本的統治阶层也可能使用造成形式上的“平等”地位（譬如把“安全条約”改成双边条約）的手段来摆脱这样的危机。目前他們已在开始研究這個問題。

另一方面，虽然是将来的問題，譬如，当世界形势的变化迫使美国无法拒絕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时候，如果不幸地仍然是反动的統治阶层繼續統治着日本，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能一概否认有产生“帝国主义的自立”的可能性。工人階級所需要的，当然不是这种“帝国主义的自立”（它不过是帝国主义对人民的反动統治的一种形式），而是要用人民的手来建設和平、民主的日本。

五

如果在当前的革命中建立了民族民主政府，那末，这个政府就必須在掌握整个国家政权的同时，采取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打破旧金山“和約”体制，彻底地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排除壟斷資本的統治，使它不能复活。而且还必須变革国家机构，把国会从反动統治的武器变成人民統治的武器。当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須廢除任何形式的君主制，建立人民共和国。

在这个政权下，金融机关和重要产业的壟斷企业，都将通过人民的統制进而实行国有化。

只有建設社会主义才能使日本人民的幸福得到保证。只有全面地廢除了资本主义制度，实行生产資料的社会化和社会主义的計划經濟才能作为一种制度来保障劳动人民从国际国内的壟断資本統治下获得解放和从一切貧困状态下获得解放，在生产已經达到高度水平的我国，具备着建設社会主义的經濟基础。

人民民主政权将給壟断資本的基础以重大的打击，这同时将成为走向社会主义变革的重要的第一步，并且将迅速地进一步全面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在全面地实行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有化的同时，在农业、商业和中小工业方面，将在取得农民、劳动市民和中小企业家同意的条件下，帮助它們，通过合作化和公私合营的逐步改造，踏踏实实地进一步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

一切贊成建設社会主义的政党都和共产党同样地有进行政治活动的自由，并且可以参加社会主义建設，在相互合作和相互監督的原則下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設作出积极的貢獻。

在当前的革命阶段，以民族民主統一战綫为基础的联合政权的性质是以工农联盟为中心的人民民主国家。不发展这个統一战綫，进一步加强工人階級和党对这个民主国家的領導权，确立无产階級专政，就不可能全面地执行社会主义变革和社会主义建設的任务。对于这种成长和发展來說，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的就是在强大的民族民主統一战綫中确立工人階級和我們党的不可动搖的領導权。

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上将实现生产資料的社会化，彻底消灭人对人的一切剝削，結束社会分裂为階級的状态。社会主义日本将根据“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

原則保證空前的物質繁榮和精神文化的發展以及空前廣泛的人民民主。

在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隨着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和新的社會內容的確立，不僅可以消滅人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而且可以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

從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中間，不可避免地要有一個革命轉化的時期，在這個過渡期，將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個由無產階級掌握政權的政治上的過渡時期。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是以資本主義的剝削為前提的。它實際上不過是少數人的民主，在今天就是為以美日壟斷資本為中心的勢力服務的民主。苦于壓迫和貧困的勞動人民如果要實現為他們多數人服務的民主，就必須準備好承受來自帝國主義壓迫者和剝削階級的壓迫。在革命當中“只會失去頸上的鎖鏈”的工人階級，如果通過社會主義革命取得了政權，就必須同一切勞動人民結成聯盟並成為領導力量，利用政權鎮壓剝削者的反革命，使社會主義社會前進。因此，無產階級的民主是接近於最完美的境地的“民主”，而且是多數人通過國家政權對少數反革命勢力實行統治的制度。

從無政府主義、修正的“馬克思主義”到今天的社會主義國際的“民主社會主義”等一切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雖然都就人類的自由和解放問題發表了許多宣言，但是前者否認走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過程中的一切國家政權，而後者則缺乏這個科學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並且對於過渡時期的工人階級政權的看法也是錯誤的，所以它們都不能成為工人階級解放的科學理論。

我們知道，以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為目的的共產主義運動，如果不經過無產階級專政這樣一個歷史的過渡時期，就不可能維持社

会主义社会。同时我們也知道，这个无产阶级的民主越臻于完善，这个作为国家政权的一定統治形式的民主本身也将成为不必要，国家政权本身也将消亡。这样，就会出现一个在原则上不需要一切强制和服从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生活，一个真正平等和自由的人类关系的社会。因此，只有共产主义才是唯一现实的、理想的、科学的解放人类的理論和运动。

自从馬克思、恩格斯奠定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以来已經一个世紀了。今天，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的科学的社会主义，通过以列宁为中心的共产主义者所开拓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論和实践，已經作为普遍的真理受到了世界历史的檢驗和确证。而且，今天已經有三分之一的人类在共产主义的理論和实践方面，积累了許多偉大的經驗和成果。

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虽然各个国家根据条件的不同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它們的基本規律都是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之下統一起来的。因此強調各国的特殊情况而否认革命的基本原則的民族共产主义是錯誤的。

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由于工人阶级的存在的国际性这个自明的前提而本来就具有国际的共同性。如果不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不可能取得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胜利。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狭隘偏激和资产阶级大国主义的妄自尊大，都是由于不忠实于国际主义而产生的偏向。以本国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解放的利益，本来是与国际工人阶级的利益統一的。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极力破坏以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陣营，瓦解和鎮压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因此，今天保卫无产

階級国际主义的斗争同时也是取得本国人民解放斗争胜利的重要条件。

我国的工人阶级要取得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乃是我国客观形势的要求，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我們知道，只有在我国的工人阶级和多数人民认为它是必要的时候，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同时，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絲毫也不隱瞞他們希望別的国家工人阶级和人民——共产党取得胜利，我們衷心地支持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以及一切为人类的进步而斗争的人們的斗争。

馬克思、列宁所創造的共产主义理論与实践是能够正确地預見社会发展进程的真理。在这个真理教育之下的工人阶级，确信他們一定能够作为社会的革命解放的原动力而成长和壮大起来，并且能够成功地团結全体人民。我們就是本着这种信念，正在日本开辟着走向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的道路。

世界和日本的现实情况說明，我們只有为前面所提出的当前要求而奋斗，才能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我們要努力使一切渴望我們祖国的独立、和平、社会繁荣和人民幸福的人們支持我党的要求和走向革命的基本道路，并且与我們一道进行斗争。同时要把一切为这条道路而斗争的忠誠而积极的解放斗争战士团結起来，加强党的战斗队伍，为实现光荣的共产主义的未来而奋斗。

六

对一九五一年綱領和制定綱領以来几年間的形势变化与日本革命运动的基本方向进行討論的結果，党中央委员会得出結論，认

为必須写成新的綱領性文件来代替現在的綱領。同时，党中央对于新的綱領性文件應該是怎样的一個文件的問題也作了慎重的討論，結果党中央委员会具体地写成了下述提案。

把党的政治綱領（它簡明扼要地概括了党的建設共产主义的基本目标、当前革命阶段的中心任务和基本行动綱領）同組織綱領（它簡明扼要地概括了党的組織工作和党的生活准則）以及过去党章各条所規定的內容合起来，制定了《日本共产党党章》。放在《党章》前面的是把政治綱領和組織綱領合为一体的《綱領》。也就是說，这个《綱領》是由包括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两者的政治綱領和組織綱領构成的，作为党的綱領体系來說，它比过去更具有概括性。《日本共产党党章》闡明了我們党的政治方向和組織生活的准則，它是每一个要求入党的人都有义务承认的。

党的基本路綫除了以这个《党章》为基础之外，还要由党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提出的总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以及斗争策略来加以闡明，并必須进一步保证全党的意志和行动的統一。

党中央委员会从以上的观点出发发表了《日本共产党党章》草案。这个《关于綱領問題》的文件，就是为了說明对綱領問題的处理和《党章》中的政治綱領的。由于中央委员会还将在政治报告中詳細地談到关于我們党当前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所以这个文件只重点地叙述了上述問題。

这就是中央委员会向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綱領問題的提案。

報 告（二）

一

一九五七年十月《黨章草案》及其說明《關於綱領問題》公布以來，全黨對綱領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草案》公布後，黨中央委員會一方面督促黨組織積極開展討論，同時作為面向大會的討論刊物，發行了《前衛》的副刊《團結和前進》，發表了很多有代表性的意見。

此外，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召開的全國書記會議上，由常任幹部會就綱領討論中所提出的問題作了報告，努力對問題作了闡明。這一報告曾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四日《赤旗報》上發表。其後，《團結和前進》共發行了五期，此外，中央委員會的所謂少數意見也在《前衛》上加以發表。同時，中央委員會關於綱領問題的見解也在《前衛》上發表了。像這樣將綱領草案及其說明書由全黨進行積極的廣泛的討論情況，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這些討論的結果，對《草案》內容及其理論基礎的闡明和研究也有了進展。黨內外都深切希望我們黨能在大會上就綱領問題求得意志的統一。

首先，黨中央委員會根據全黨的希望，盡自己的全部責任，將新綱領草案交給全黨進行民主討論；同時過去黨史上的綱領都主要以行動綱領或政治綱領為中心，而新黨章不僅敘述黨的行動綱領，而且還敘述了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目標和實現這一目標的本質過程，這些都是黨史上從未有過的。討論的進行也是非常廣泛

和深入的。

对党章草案政治綱領部分的具体修改意見，包括全国書記會議上提出的意見，向中央委員會提出的意見書，在地方、府县、地区党报上刊載的意見和向《團結和前進》的投稿等，如按問題和种类（同一种类的作为一件）加以整理，总計將近一百件。其詳細內容如下：

（一）关于党章的意見	4 件
（二）关于党的目的的历史叙述的意見	12 件
（三）关于目前形势分析的意見	20 件
（四）关于党的中心任务和行动綱領的基本点的意見	29 件
（五）关于統一战綫和革命的意見	15 件
（六）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見	2 件
（七）包括用詞在內对整个綱領的意見	11 件
总 計	93 件

为了根据草案的基本精神尽量使它完善，使它更正确，在上述九十三件提案中，采納了过半数，即有五十二条意見被完全采納或采納了它的主要精神。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根据中央委員會的意見积极地加以修改的。因此，可以认为通过全党的討論，使草案得到了改善。

主要的修改之处在本文中用了黑体字排印，修改的理由如下。

二

（一）有一种意見虽承认把綱領和章程事实上合而为一的党章

形式具有积极意义，但建議將《党章》改為《党宪章》。

我們認為《党章》就是《党宪章》的意思，因此，在這一點上沒有必要只堅持一個方面。

雖有要求把綱領和章程分開的意見，但是我們認為基於下述各點在目前採取合而為一的形式是適當的。

我們並不認為在將來也絕對沒有必要制定單獨的綱領，但是把黨的历史使命和目的、從這一目的來看的黨的傳統、對當前形勢的認識、行動綱領的基本點、革命的前途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政治組織的形式，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建設，以及作為党章基礎的組織原則等極端重要而且具有複雜內容的許多命題，尽可能簡要地概括在一起，完整地展示出黨的前進道路和建設的前景，這從制定黨的綱領的角度來看，是一個有意義的新的方向。

我們並不是簡單地仿效中國共產黨所採取的這種形式，而是因為認識到它有道理，所以採用了這種形式。

但是，我們考慮到《党章》的整個內容是由綱領和章程組成的，而且章程中有“承認綱領和章程”這一條款，所以把總綱部分當作包括政治綱領和組織綱領的《綱領》，將條文部分當作《章程》。

因此，有的人建議把《日本共產黨党章》改為《日本共產黨綱領、章程》，但提出這種意見的人也認為，作為總合名稱來看，“原案”也是可行的。如前所述，這也不是絕對化的。

有的意見主張把整個党章稱為《章程》，這個意見沒有被採納。因為党章畢竟是包括綱領和章程的，因而總稱為章程是不妥當的。而且不管將來是否制定單獨的黨綱，如上所述，我們認為在目前綜合敘述黨和黨員活動的基本政治方向以及黨的生活準則的這個形式是適當的。

为了便于阅读，我们把《纲领》部分划分为十小节。另外，正如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全国书记会议上的报告（见一月四日《赤旗报》）中所提及的，为了使人容易了解，在不模糊内容的含义的范围内，尽量用了通俗易懂的词句。至于文字上作修改的地方，不在这里一一说明了。

（二）关于《党的性质和目的》的部分。

将《前卫》（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号）第十二页上栏右数第四行起到同页下栏右数第二行关于《党的理论》部分，移到叙述党的性质和目的的第一小节的结尾处。理由是因为党的阶级性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在“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行动的指南”这一句之后，接上说明党的理论部分是合理的。而且还把这一部分修改得简洁了。

（三）关于党的奋斗目标的部分。在这个问题上，有的意见要求写出党的过去的缺点。

但是，纲领中这一部分的叙述，其目的绝不是为了概括党史，而是从阐明党的目的出发，极为简要地叙述了党在各个历史阶段用什么样的历史内容将这一目的加以具体化和揭示出来。换言之，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阐明党的政治纲领，把党对过去的日本的想法和党的基本斗争方针极为简要地加以概括。因此这一段当然只是依照党的目的强调了原有的革命传统，而并没有去作党史性的概括，把成绩和缺点两方面都加以叙述。

采纳了关于在《前卫》第六页上栏倒数第二行加进“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的意见。

删去了《前卫》第六页下栏一至二行的“党一贯表明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为最终目的”的一句。这是因为采纳了这样一种意见，

即根据党的目的部分的叙述已經可以判断,应避免重复。

在同栏三至四行,即在“基于当时日本統治的特殊性”之前删去了“是半封建的各种因素同充分发展的壟断資本的結合”,这是因为原来的文章难讀而且从后边的叙述可以判断出来。

采納了在第八頁上栏第六行“占領統治”之后加进“日本壟断資本的卖国政策”的意見。因为这样更正确。

(四)关于《日本目前形势的分析》。

改变了从第八頁上栏第十二行“美帝国主义”起到同栏倒数第六行“以便用亚洲人打亚洲人”一段的文章結構,并作了补充。这是采納了要求更加清楚地說明当前形势同旧金山媾和前的形势的区別的意見。

删去了第八頁上栏倒数第六行到第三行的“日本壟断資本主动地……”一段,这是因为在这前面的“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卖国的壟断資本共同策动”一段已叙述了这一內容。

采納了对第八頁下栏十四到十六行关于天皇制部分的意見,說明了目前君主制作为壟断資本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工具的作用。

在第八頁倒数第五行“在加强軍国主义的同时”之后,补充了“妄图复活帝国主义”。这是因为有必要明确指出日本壟断資本主义虽从屬于美帝国主义,但同时正在追求着潜在帝国主义的目的。

簡化了从第九頁上栏第八行“但是国内外民主势力……”起到第十二行“……成长起来”的一段文字。

采納了在上第十四行“成为一个世界体系”之后加进“資本主义各国的工人运动愈益发展”的意見。

(五)关于《党的中心任务和行动綱領的基本点》的部分。

党章草案中有关行动綱領的基本点的部分，至少反映了在包括第六次全国代表會議以后的党的活动和选举斗争在内的群众政治斗争以及各种群众运动中反复提出过、实践过、并被檢驗过了的东西。

这一部分沒有怎么成为討論的焦点，也沒有直接提出很多異議，但行动綱領是为了达到我們党的行动統一而必須經常确定的最低限度准则，因此对这一部分提出积极的建設性的意見，以确立全党行动統一的基础，是絲毫不容忽視的。

这一部分开头一节，有些地方同本文(五)《統一战綫及革命的性质、形式和轉化》部分重复，所以删去了重复的部分，只保留了同当前中心任务有关的部分。

在行动綱領的基本問題的一开头就提出了和平的要求。这当然并非把独立的要求看做是次要的。有的意見认为，做为革命的任务，独立的任务当然具有特別重要的意义，但和平的要求不仅重要同时非常广泛，因此放在前面較好。我們采納了这一意見。

在第十頁上栏第十六行的“和一切想要剝夺民主权利的反动企图作斗争”之后加进“反对修改議會制度、地方制度……”的一节。这是采納了主張明确表示重視包括地方議会在內的議會斗争的意見。关于議會斗争，在本文(五)还作了补充。

同頁上栏倒数第三行从“廢除君主制”到同頁最后的“为建立人民共和国而斗争”一段移到本文(五)的部分。这是采納了主張把《行动綱領的基本点》中屬于馬上就要实行的和取得政权时所要解决的課題分別加以叙述的意見。

刪去了第十頁下栏第六行的“以及社会的貧困化”。因为关于“社会的貧困”問題在十一頁上栏第八行关于全体劳动人民的要求

部分已有敘述。

同上第八行“在这里以社会主义的精神提高工人階級的思想”一段，不是斗争上的“要求”，放在行动綱領中是不适当的，因而从这一部分删除，移到本文(五)的部分。

将第十頁下栏“农民的要求”部分全面加以简化，并将叙述土地要求部分修改得更为确切。由于有人提出了“如何处理国有地和公有地”的問題，所以我们把“可耕地、大山林所有者的林野和牧草地”改为“国有、公有、大山林所有者的林野等可耕地和草地”。

采納了在第十頁下栏末尾“漁民的要求”中加进“資金、器材”的意見。

在十一頁上栏第二行之前，加进“劳动市民的要求”。因为手工业者、小商人、自由职业者等是仅次于农民的重要的同盟者，因此单列为一項。

在十一頁上栏倒数第八行补充了“外国資本”問題。这个問題虽已列入《关于綱領問題》的要求項目，但由于它在促使革命发展、轉化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在此又加以敘述。

(六)关于《統一战綫及革命的性质、形式和轉化》的部分。

第一，在第十一頁下栏第九行和第十行之間，強調了依靠群众斗争，扩大党在国会中的議席，使国会变为人民的武器的斗争所具有的重大积极意义。在这里虽然有人主張叙述革命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問題，但仅仅叙述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是片面的、不正确的。然而积极地創造和平过渡的条件是重要的，所以做为其条件之一提出了这个問題。

第二，接着強調了建立統一战綫政府的斗争对于打开获得政权的突破口所具有的重大积极意义。

第三，在第十一頁下欄倒數第七行到第六行，加進了“廢除君主制”和“使國會成為名符其實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這是改變了敘述的處所。

第四，在第十一頁下欄末尾，補充了概括當前革命的主要性質及其發展以及革命形式問題的規定。

在這裡所表達的意思同下述提法是一致的：“革命的這種發展過程，就是人民聯合政權的樹立和人民政權向社會主義政權發展這樣一個過程，但是也可以把它叫做一個鎖鏈上的兩個環節，單一的革命過程的兩個階段”（見一月四日《赤旗報》）。

人民民主這一形式是適合以工農為中心的人民聯合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這裡簡要地表達了革命的形式和內容之間的關係。

關於這個問題，在《關於綱領問題》的說明中還有不充分之處，所以按照後來的說明的精神，做了上述補充。

（七）關於《黨的最終目的》的部分。

關於作為黨的最終目的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部分幾乎沒有異議。這一部分除了文字修改外，在“工人階級政權”之後加上了“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一語。在此之後，簡要地加進了在向社會主義過渡時，黨對勞動農民和城市中小資產階級的基本立場。這是採納了主張加進黨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對中小資產階級的基本方針的意見。在這一項的最後，即在轉到“組織綱領”之前，加進了一段結語。

（八）討論的主要焦點是對美從屬問題。關於對國際形勢的認識，對日本現狀的分析、將來的革命的性質和革命的方法，以及關於為它創造條件的統一戰綫的任務等問題的意見對立，就是由於

在对美从屬問題上看法不同而产生的。

这些意見分歧是使全党对綢領問題难以达到意志統一的最大原因。所以这当然不是用若干文字修改所能解决的，而是一个原則性的意見对立。而且，这不仅是影响綢領的問題，也必然是使我們党在日常确定当前的政治方針时难以达到真正的意志統一的重大問題。特别是关于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有人提出反对意見說：要从战略任务中除掉摆脱对美从屬状态这一任务。这是要求我們党从战略目标中去掉党自一九五〇年以来一贯宣示的消除美帝国主义統治的任务。这是关系到我們党的路綫的根本問題。

因此，在这次大会上，为了解决这个討論的重点，我們必須作重大的努力。

三

大选和第二次岸內閣成立以来的国内外形势，明确地反映了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壟断資本的当前动向的特点。

美帝国主义对黎巴嫩无耻的軍事侵略行动，向全世界暴露了帝国主义者对爭取打碎帝国主义統治枷鎖的民族所进行的野蛮的侵略本质。日本政府在联合国中对这种露骨的侵略行动公然予以支持。

不消說，这种侵略遇到以苏联和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不参加軍事集团的中立国家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和在爭取民族解放的人民的严厉批判和攻击。很明显，这种侵略将遭到重大困难。但是这一事件教导我們，对于正在走历史的下坡路、面临着經濟危机的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侵略和战争的危險，必須經常提高警惕，必須

更加强調为和平和独立而斗争的任务。

通过大选和第二次岸內閣組成以来的形势发展，可以看出圍繞着我国的前进道路的斗争，正以新的更加明显的对立的形式在发展着。

岸內閣不断声称“同自由国家合作”是日本外交的基础，破坏了第四次日中貿易协定，采取露骨的敌視中国的政策。对于苏联政府就日本运进美国原子武器一事提出的备忘录，始終采取了詭辯和蒙混的态度。

其次，为了摆脱經濟危机，在加强对人民群众的剝削和掠夺的同时，又企图打入东南亚和其他世界市場以寻找出路，特别是策划同美国勾結起来对东南亚地区进行帝国主义的扩张。另一方面，还参与組織作为美帝国主义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組成部分的东北亚反共軍事同盟的阴谋活动。日本和“韩国”談判的經過也暴露了这一点。

岸內閣在国内政治方面也走向新的反动和欺騙的道路，与此同时，还追随着美帝国主义不仅让駐在我国的美軍得到核武装，而且还准备以核武器武装自卫队。为了打击反对从屬美国和核武装，要求和平、独立、民主的民主势力的核心，为了破坏对剝削和掠夺的抵抗力，繼續对我们党和工人运动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岸內閣企图通过实行小选举区制、廢止参議院全国选区制等办法从議會中排除民主势力，以便为修改宪法开辟道路。

对此，共产党、社会党、工会以及其他民主团体和民主人士的斗争，虽然由于他們各自立場不同而对問題抱有不同的态度，但是从爭取和平、独立、民主和保卫人民生活这种斗争方向來說，是有很大的共同点的。

反对核武装和美国軍事基地，把美帝国主义从日本赶出去，反对鎮压工会，反对强制执行勤务評定制度，反对小选举区制的阴谋，反对把經濟危机的損失轉嫁給劳动人民等，是当前民主运动的共同呼声。

人民力量正在对以美帝国主义和及其从屬同盟者日本壟断資本为中心的反动力量的統治进行着斗争，这就是圍繞着日本的前进道路所进行的主要斗争。

一个是追随美帝国主义，企图复活軍国主义的道路。日本的卖国的壟断資本和岸內閣所走的就是这条道路，是美帝国主义所要求走的道路。

与此相反，日本人民正走着摆脱美帝国主义的半占領状态及其統治，以达到和平、独立、民主的道路。而且，以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保卫亚洲和平的人們也在为防止日本軍国主义的复活而斗争。

受了美国的扶植，并在后来更其加强了了的日本壟断資本，在經濟方面虽然也是在依賴美国壟断資本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但它也按照追逐利潤的規律在追求其自身的經濟扩张，走向复活帝国主义的方向。日本壟断資本在依附于妄图独霸世界的美帝国主义的同时，又在企图复活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在把日本置于帝国主义統治下的同时，为了使日本作为面对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进基地而强大起来，也在促使日本壟断資本复活軍国主义。

当然，美日壟断資本之間經常存在着矛盾，但他們在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人民群众作斗争这个一致点是紧密地勾結在一起的。岸內閣从第一次組閣以来，就代表着日本最卖国、最反动的壟断資本

本的利益，而且是在“和平”、“自主”等詞句的伪装下执行着他們的利益的。但是从日本現在的情况来看，人們終究是不能容許这种欺騙得逞的。

岸首相曾反复声明反对試驗核武器，反对运进核武器。但是实际上日本的軍事基地网已經随时可以为美国的原子战争服务。岸信介首相和藤山外相所透露的心里話是騙不了人的。岸首相說：“即使冲绳基地的飞机装备着氢彈或其他核武器在日本上空巡邏，在条約上也沒有加以阻止的根据”（三月十二日在众議院預算委员会的发言）；“在条約上，美国有权在日本駐扎軍隊，包括核武器装备在內”（二月二十八日众議院內閣委员会上的发言）；“在日本領土內的美国軍事基地受到攻击时应視為对日本的侵略，也可以出动自卫队，至于冲绳，因日本持有潜在主权，对它施加的攻击在观念上应視為侵略”（三月三十一日众議院內閣委员会上的发言）。藤山外相也說“美国具有把核武器运进日本的条約上的权利”（三月二十七日众議院內閣委员会上的答辯）。

因此，苏联部长會議主席赫魯曉夫在回答总評議長原口幸隆的詢問书时說：“很明显，在这种形势之下，日本可能違反它自己的意志，在茫然不知之中輕而易举地被卷入原子战争。”这是很有道理的。

美国軍隊对日本領土的占領，是采取建立很多軍事基地网的形式，而且旧金山美国条約保证可以任意运进任何凶險的武器。因此，只要存在美国軍事基地，日本領土就不仅成为原子武器的基地，并經常有被卷进核战争的危險，而且正像岸信介所說的，日本将不得不进而和美国同命运。

仅仅从美帝国主义者掌握着日本人生命安危來說，日本已处

于主权的重要部分基本上不屬於日本的状态。作为国家政权的主要工具的軍隊和警察之中的日本軍隊——自卫队，在法律上是处在日本政府的支配下，并且同企图复活軍国主义的壟断資本的独自要求結合着，但实际上却全都处于美軍的控制之下。

因此，美帝国主义既是威胁世界和日本和平的最凶恶的敌人，又是从根本上侵犯日本主权的民族敌人。正是因为这样，苏联部长會議主席赫魯曉夫也在他的信中对要求撤除美国軍事基地、要求采取真正独立和平政策的日本人民的力量寄以希望。

日本政府破坏第四次日中貿易协定、采取敌視中国的政策，反映了企图重溫新的“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和追求着潜在的帝国主义目的的日本壟断資本的野心，同时也表明它屈从美帝国主义敌視中国的政策。日本政府所以采取这种敌視中国的政策，是由于駐日美軍是以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为其侵略目标的，而日本政府对这一点是予以贊同的。因此，在大选中岸信介甚至說，承认中国对日本來說就等于“革命”。

日中两国的友好，不仅是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是亚洲和平的支柱。但是，美日統治阶层在战争結束已經十三年的今天，还頑固地繼續保持两国間在法律上的战争状态。

我們必須同人民一道进行斗争，要求日本政府改变敌視中国的政策，使日中关系正常化。但不能仅限于此。这是因为正如中国人民的先鋒队所一再揭露和強調的，日本政府所以采取这种态度，是由于美帝国主义对日本的控制和追随美国、追求潜在帝国主义目的的日本壟断資本的野心。因此，日本人民要求日中經濟文化交流和日中邦交正常化的願望，不能不同和平与独立的敌人形成正面冲突。

对工人运动活动家的前所未有的大批解雇，强制推行勤务评定制度，借口“出入国管理令”对我们党进行的镇压，实施小选举区制的阴谋等一连串对民主权利的进攻，都表明国内外进步力量的发展已使日本统治阶层的基础更加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层加强了政治上的反动，企图为日本公开进行核武装铺平道路。这些镇压法令就是美帝国主义全面占领统治时代的占领法规的遗物。可见，“日本的民主化”是在占领统治的范围内，亦即在美国的新殖民主义下进行的，所以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反常性和局限性。因此，今天政府的进攻，是对基本人权的新的进攻，是在进一步走向反动化。而且还必须了解，宪法所保障的民主权利从美国全面占领统治时代起便有着重大的障碍，人民基本上并没有获得民主的制度和权利。

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麦克阿瑟对我们党和民主势力的镇压虽是旧金山“和约”以前的情况，但目前企业中的共产党员必须在重重困难下进行活动的事实，正表明了我国“民主”的真相。

为了麻痹人民对美军半占领状态的愤怒，政府采取了很多方法。禁止报导美军真相的“特别刑法”，日本资产阶级报刊追随美国的态度，在人民当中起着一种逐渐使人民“习惯”于美国半占领状态的作用。

我国争取民主的斗争，不得不同和平和独立的敌人即同美帝国主义和英国的垄断资本的统治发生正面冲突。

四 对国际形势的估计

在分析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时，应当把它联系起来看。对国

內現狀的不同認識已經表現在對國際形勢的不同看法上。其中心點有以下几点：

(一)強調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所明確指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形勢的根本變化當然是正確的。但是，有的人卻做了理論上的飛躍，得出了以下的結論。

(甲)有一種意見認為：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發展規律“顯著地受到抑制”，因而“已不能單方面地貫徹實現這些規律了”，這顯示出世界形勢變化的“根本意義和和平共處的必然性”。

這一見解的特点是：錯誤地認為帝國主義的發展規律已從根本上受到限制，其結果掩蓋了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的本質，從而忽視了帝國主義陣營以“實力地位政策”來抵制社會主義陣營的和平共處政策，並且也輕視了被壓迫民族進行獨立鬥爭的任務。

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和莫斯科的兩個宣言，並沒有這樣片面地看待國際形勢的根本變化。《十二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宣言》（以下簡稱莫斯科宣言）中說：

“美國的帝國主義侵略集團，力圖依靠所謂‘實力地位’政策統治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並且企圖阻撓人類按照社會發展規律前進。它們打着‘反共’的幌子，力圖把更多的國家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消滅民主自由，威脅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民族獨立，想要以新的形式給已經解放了的人民重新套上殖民枷鎖，並且經常不斷地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敵對的顛復活動。美國某些侵略集團的政策是要把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切反動勢力集結在自己的周圍。這樣，這些集團就成為全世界反動勢力的中心，成為人民群眾的最凶惡的敵人。”

歷史的發展進程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敵人在侵略埃及遭受失

敗之后，在印度尼西亚，在黎巴嫩，在約旦策划了新的阴谋。对世界各国人民要求停止核試驗的斗争，继续不断地采取了阻挠破坏的手段。由此可见，他们不进行千方百计的抵抗是决不会甘心罢休的。

正如莫斯科宣言所指出的，“在我们的时代里，世界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竞赛的进程和结果”。今天，社会主义阵营的基本对外政策是和平共处政策，而帝国主义阵营的基本对外政策是“实力地位”政策。因此，“是战争还是和平共处，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世界各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所造成的战争危险必须保持最大的警惕”。

当然，我们应该认识到由于社会主义运动、和平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的前进，和平和和平共处的思想已成为全世界广大群众的要求。但是，帝国主义者决不会主动地接受和平共处。和平共处决不会不经过斗争就自动到来。因此，片面地认为和平共处具有必然性的看法，是把和平共处当做不可避免的，是没有正视世界上关于和平还是战争问题的斗争。这是对帝国主义侵略性的过低估计，在对待帝国主义的问题上将会产生机会主义，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和平共处，是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能够和平相处的原则。但是它并不排除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一天就有战争的可能性这样一个原理，也不排除帝国主义不断制造出政治反动和民族压迫的原理。

(乙)另一种意见认为：国际形势的变化会立刻原封不动地反映到国内形势上来，因此美帝国主义对日本的控制自然会削弱，反美斗争自然会较前容易进行，反美斗争的比重将越来越小，而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的比重将越来越大。

这种見解的特点是：忽略了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帝国主义陣营的国际形势的发展将使帝国主义对該国的控制和干涉更加凶恶和露骨的一面；沒有看到国际形势的有利也要通过本国人民的斗争才能现实地影响其内部关系，因而，国际形势的有利并不能成为該国人民削弱对外国帝国主义斗争的理由。

(二)有一种意見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中帝国主义国家間的軍事同盟——軍事集团，主要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二阶段中各国壟断資本为了追求对抗社会主义陣营和民族解放运动以及維持对人民的統治这一共同目的而自願結成的同盟关系，至于在軍事同盟中，美帝国主义和其他資本主义国家之間的統治和从屬的关系，只不过是出于两者的实力即經濟力量的差别而产生的。

这种見解的特点是：把日本壟断資本同美帝国主义利害一致和主动积极同美国合作的一面当作本质的东西来加以強調，而沒有抓住軍事同盟中的本质的因素——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統治世界的政策)而来的民族压迫，把它简单地归結为美日壟断資本之間的單純的力量对比关系。

这种看法把美帝国主义的直接的民族压迫归結为日本壟断資本的态度和政策，因而把对美帝国主义的独特的斗争也都归結为对国内壟断資本的斗争。

如果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軍事集团的本质，單純地看做是各国壟断資本为了同社会主义陣营及民族解放运动对抗和为了統治各国人民而組織起来的階級同盟，实际上就等于原封不动地接受了美帝国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的借口。

“軍事集团的組織者硬說，他們联合起来是为了自卫、为了防

御‘共产主义威胁’。但是，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我们从历史上知道帝国主义国家在计划重新瓜分世界的时候，总是拼凑军事集团的。今天，‘反对共产主义’的口号再次被当做烟幕来掩盖一个国家统治世界的企图。在这里，新的东西是：美国想通过各种集团和条约来确保它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地位，把它的各个集团的伙伴贬低为它的意志的忠顺的执行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

有一部分同志认为，美日关系有“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军事集团的一面”和“民族压迫的一面”，并且正在讨论哪一面是主要的。但是，这种问题的提法本身就是混乱的。从日本人民的立场看来，“民族压迫”应该理解为“军事集团”的本质的因素。这样来理解就不会引起上述混乱。

列宁说：“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特点是全面的反动，是财政寡头的压迫和自由竞争的消除而引起的民族压迫的加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① 有些人认为列宁的这一本质的规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成为不适合形势发展的陈旧的概念。因此他们主要从军事方面看旧金山“和约”体制，把民族压迫看成次要的。这种看法是本末倒置的。

因此，那种认为有了国际规模的保卫和平的斗争（这一斗争本身当然也是很重要的斗争），就可以取消本国的民族独立斗争的看法，是漠视了来自帝国主义本性的对其他民族的压迫。民族独立的斗争，应同国际规模的保卫和平的斗争联系起来加以重视，这是极其重要的。

^① 见《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中文版第279页。——译者注

(三)上述那种过低估計帝国主义侵略性的看法，以为只要有保卫和平斗争的压力，帝国主义就会老老实实地滚回去。这是对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是共产主义者的首要任务这一点作了錯誤的理解，是认为一切革命斗争应服从于和平运动的极端見解。这种見解強調“保卫和平的斗争在排除外国帝国主义的統治和爭取民族独立方面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而使爭取民族独立的任务从属于保卫和平的斗争，实际上取消了爭取民族独立的任务。

今天，世界上的保卫和平的斗争不仅以全面禁止試驗、制造和使用核武器作为目标，而且它还有爭取实现普遍裁軍、撤退外国軍隊、解散外国軍事集团、确立全面的集体安全体系等斗争目标。当然，这些目标的实现对美帝国主义統治下的我国來說，会有助于基本上取得民族独立。在我国的情况下，这些目标是保卫和平的任务，同时也是民族独立的任务。

問題在于仅仅加强保卫和平的斗争，能不能完成这些任务，能不能达到这些目标？

不消說，今天的保卫和平的斗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的斗争，它是以极其广大的人民反对战争的要求作为基础的，但是这一斗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摧毁战争的根源——帝国主义本身。

而民族独立斗争是反对帝国主义民族压迫政策的斗争，是从我国驅逐帝国主义势力的斗争。这一斗争，至少要在我国范围内推翻帝国主义的統治。

大家知道，保卫和平的斗争和爭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其矛头都指向帝国主义，它們的任务是互相交錯的。因此，大家知道，这两个斗争在今天的世界上是起着相輔相成的作用的。

但是，正如前面所說的，我們不能忘記这两个斗争所起的作用

有所不同。不能把爭取民族独立的任务消溶于保卫和平的斗争，同时也不能把保卫和平的任务消溶于爭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有一部分人认为，在和平力量已占压倒优势的目前国际形势下，只要再进一步加强保卫和平的斗争，帝国主义就会老老实实地从我国退出去。

他們說他們并不是坐待国际形势的变化，他們也积极地尽一份力量使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但是，他們在实际上強調的主要是加强作为保卫世界和平斗争的組成部分之一的日本的保卫和平的斗争。

加强保卫和平的斗争，当然是极为重要的。这个斗争将使美国军队沒有借口驻留我国，并能揭露美国的民族压迫的真面目。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保卫和平的斗争也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結論說，只要有保卫和平斗争的压力，就能使帝国主义老老实实地滚回去，那就是閉眼不看美国出兵黎巴嫩等目前国际形势中的实际情况，而过低估計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过高估計了今天保卫和平斗争的性质。

抱有上述見解的人說，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是打破旧金山“和約”体制的当前唯一正确的道路。他們认为，如果美国在世界和平力量的压力下承认了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美国自然会从日本退出去，旧金山“和約”体制將崩潰。因而，驅逐美帝国主义并不是革命的任务，只有打倒日本壟断資本才是革命的任务。

坚持这种見解的人忘記了事物的另一面，他們忘記了打破旧金山“和約”体制才是确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道路。他們不是忘記了就是忽視了日本的民族独立对亚洲和世界和平所应起的决定性作用。

我們相信，世界的和平力量会进一步加强成为压倒优势的力量，使帝国主义从世界的所有地方滚出去的日子一定会到来，因为这是历史的发展趋势。但是，我們的态度并不是等待这一天的到来，而是各自在帝国主义統治的国家里团结保卫和平的力量和民族独立的力量，在全国人民中間孤立帝国主义势力和与之合作的卖国反动势力，并为驅逐他們而进行斗争。实际上，只有这样做才能加速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全面崩潰。目前的国际形势，正在亚非各国繼續不断地证明这一事实。

我們說到这里，有的同志就問：“是否打算进行民族解放战争？”还有同志举出朝鮮和越南的例子說：“两国的党并没有采取伺机再次展开武装斗争以便争取全面独立的方針”。这些同志想強調也可以通过和平来争取独立。

可是，在民族独立斗争和民族解放战争之間加等号的看法是完全机械的看法。没有一个党为了避免民族解放战争而取消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任务。

在朝鮮也好，在越南也好，他們之所以进行民族解放战争，并不是因为他們喜欢这样做，而是因为帝国主义企图用武力夺取独立，才不得已进行武装斗争的。这种武装斗争在世界和平力量的支持下，终于迫使帝国主义停止了战争。当然，他們还没有取得完全的独立。現在，这些国家正在世界爱好和平和自由的力量支持下，孤立和逼迫帝国主义势力，努力通过和平统一来实现完全的独立。

但是，这一点絲毫也不意味着朝鮮和越南的党认为只有发展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才是争取统一的唯一途径。

金日成同志在朝鮮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說：“反对

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及其同盟者——南半部的地主、买办资本家和亲美派，从帝国主义和封建的压迫和剥削下解放南半部的人民，以实现祖国的民族统一和完全的民族独立，依然是朝鲜人民面临的全民族任务。”

这就是说，统一和完全的独立，只有通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才能实现。当然，这一革命有可能和平地进行，朝鲜的党正为此进行着最大的努力。但是，这一民族解放革命是否要变成武装斗争，这取决于美国和李承晚今后采取什么步骤。

朝鲜的党，并没有认为世界和平力量的压倒的压力会使美国自己退出去，也没有取消民族独立的革命任务。

(四)有一种意见认为：包括日本在内的一切国家当前的直接的任务是向社会主义过渡。持有这种见解的人举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的国际形势的根本变化，或举出莫斯科宣言中“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是由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一命题，作为他们的根据。

这种见解完全缺乏实践的观点。看一看最近各国共产党的纲领和政治决议就可以知道，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和有没有受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仍然对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纲领有着重大的关系。例如，希腊共产党的纲领性的宣言说：希腊当前的革命性质是“民族的、反帝的、民主的”；印度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中规定：完成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英国共产党的纲领虽然提出了和平、独立、民主的斗争，但规定为社会主义革命。

许多持这种见解的所引为依据的意大利共产党的“纲领性宣言的要素”——“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没有把社会主义

革命規定為當前的直接的任务，它的目标是建立“还不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新的政权”。

国际形势的变化固然对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但各国革命的性质要由各該国的具体历史条件来决定。有人认为这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已經陈旧。这种看法是完全錯誤的。莫斯科宣言和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并没有提出这种看法。

赫魯曉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談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多种形式时，引用了列宁的这样一句話：“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階級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再沒有比……一律用淺灰色給自己描繪这方面的未来，在理論上更貧乏，在實踐上更可笑的了”。（列宁：《論对馬克思主义的諷刺和“帝国主义經濟主义”》）^①

列宁說，“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应追求“自己的特点”。

五 关于日本的现状

（1）以日美关系为中心的日本现状問題

对于这个問題的看法，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甲）無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对美从屬都是微不足道的，日本基本上已經独立。（乙）經濟上的从屬是微不足道的，而在軍事、外交和政治上的从屬性还很大，但日本并不是一个半占領下的附屬国。（丙）經濟上也是从屬的（金融上的从屬关系很深），尤其是在軍事和外交方面的从

^① 見《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中文版第 64—65 頁。——譯者注

屬关系更深，日本是处于“半占領”下的“事实上的附屬国”（这是党章草案的立場）。

(A)关于(甲)所說的經濟上的从屬是微不足道的和(乙)所說的过去在經濟上是从屬的，但目前同美国經濟的对立已成主要的一面这两种看法：

(1)日本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在經濟上对美国的依賴和从屬的内容，同落后的殖民地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是，这并不等于說日本經濟不从属于美国，或者說这种从屬不重要。

有人試圖从美国对日投資、貸款及其他指标中，直接作出关于日本經濟对美从屬程度的結論。这就是想把說明殖民地經濟从屬性的标志直接套用到日本經濟对美从屬的关系上。这种作法只能证明日本經濟不是殖民地經濟，但并不能证明沒有从屬关系。

此外，美国資本对日本企业的投資額及其比重，較之美国对英国和西德的投資額及其比重來說，是非常小的。这是因为日本在政治上不稳定，尤其在經濟上不具备或較少具备有利于投資的必要条件。但是这一点并不等于日本經濟的对美从屬性比英国和西德小。

要弄清楚日本經濟的对美依賴和从屬的情况，最重要的是弄清楚下列各点：第一，在日本投降以后的世界和亚洲的形势下，日本資本主义的重新組合与复活为壟断資本主义的过程，是在同美帝国主义相勾結并在其扶植下进行的。第二，現在的情况依然是在同美国經濟相結合并依附美帝国主义的条件下企图复活帝国主义的。

战前，日本資本主义是同天皇制在亚洲发动的侵略相結合而发展起来的。日本壟断資本主义通过侵略在亚洲夺取了广大的殖

民地，把它們作为原料資源及商品和資本輸出的市場。从前，人們說日本經濟的特点是高度地“依賴海外”，这是关于同侵略战争和殖民地剝削相結合的日本壟斷資本主义結構的特点的一种資產階級的提法。

但是在战敗以后，日本被美帝国主义占領，喪失了殖民地，天皇制和軍隊陷于瓦解，因而日本資本主义不得不在新的条件下重新組合，并被迫在这种新的基础上发展。这就是說，日本壟斷資本主义同美帝国主义相勾結，并依靠它的“援助”重新复活和加强起来。日本壟斷資本主义在获取原料和获取商品、成套設備、資本的輸出市場方面以及在技术方面是依靠美国而发展起来的。二十一亿美元的“援款”在这方面起了杠杆作用。单一汇率（日圓美元联鎖制）成为巩固日本經濟对美依附的手段。

日本經濟在生产 and 資本的集中、金融資本的控制、資本輸出的要求等方面复活了壟斷資本主义，巩固了帝国主义的經濟基础。壟斷資本家們积极向东南亚和中美南进行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梦想建立新的“大东亚共荣圈”。但是，这种复活本身是在对美国經濟的依賴和从屬下进行的。即使在現在，在收购原料、輸出商品等市場方面和各种借款、投資、貸款以及技术合作等方面，日本同美国經濟仍有很深的联系。

許多人认为投資、貸款的數額不大，市場关系即貿易关系或技术合作不一定意味着对美国的从屬，因而否定或輕視日本在經濟上的对美从屬地位。但是，現在由于反殖民主义运动，殖民地本身正在日益縮小。社会主义陣營拥有广大的地区，并且日益发展。帝国主义和資本主义各国之間的矛盾日趋尖銳化。在这种条件下，日本的壟斷資本便在依賴美国經濟的同时追求着独自的发

展。尤其是同政治、軍事、外交等整个对美帝国主义的从屬关系联系起来看，获得原料和輸出商品方面的依賴关系就不能看做是單純的依賴关系和市場关系，而是一种从屬关系。

因此，美帝国主义不仅在市場关系上占着很大的比重，而且通过特需、投資、貸款、借款、技术合作等方式，对日本經濟有着很大的控制力，这是不容忽視的。

的确，日美壟断資本之間的矛盾正在发展，因此，过高地估計經濟上的从屬并把它固定化是不正确的；但是，因此就把日美壟断資本之間的矛盾看成是基本的矛盾，也是不妥当的。必須認識到日本壟断資本一面利用对美从屬关系，一面走向相对“独立”的复活帝国主义的道路。

对日本人民來說，不仅国家的主权受到侵犯，日本的和平、独立和民主受到軍事和外交上的从屬关系的严重妨碍，而且同軍事、外交的从屬相联系的貿易上的限制及其他經濟上的各种限制和对美国的依賴，也显然在阻碍着日本人民生活的提高和日本經濟的和平发展。

(2)作为經濟上的从屬微不足道这一見解的論据，他們举出了下列材料：一、美国对日投資和貸款的数额不大(已繳納資本总额的百分之一——二，内外資金总额的百分之零点六)。二、技术合作在逐漸减少。三、剩余农产品的輸入正在变为对日本有利。四、巴黎統籌委员会和对华禁运委员会等禁运限制正在取消。

这些都只是抓住了各項指标的量的一面，而沒有正确地抓住它的内容。

第一，在重要原材料方面依賴美国的程度是：粮食占百分之三十六、棉花占百分之四十八、炼焦煤占百分之六十八、柴油占百分

之七十四、机械占百分之六十一、磷矿石占百分之五十二、动物性油脂占百分之八十四等。由于依賴美国的原材料的壟断价格和昂貴的運費，使日本商品价格高昂，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因此而认为日本壟断资本会单纯地轉而依賴中国，也是錯誤的。他們完全懂得对中国的决定性的依賴將違背他們的階級本质。当鋼铁资本家同中国簽訂貿易協定的时候，有人評論說“連壟断资本也下决心轉換市場了”。这种看法的錯誤已經由岸政府破坏日中貿易協定的行为证实了。同时，上述見解并没有看到，即使協定全部兌現，从日本的鋼铁生产量說来也是为数极微的，同基本上“轉換市場”还相去很远。日本壟断资本正在东南亚和其他地区努力寻找原料資源和資本輸出等的对象，但是不能过高地估計其扩大的可能性。因为不仅反殖民主义运动的高漲、同英法壟断资本的竞争，以及美国資本本身的阻撓（像在印度及其他地区的投标問題上所表現的那樣）等反对的因素正在起作用，而且他們向东南亚擴張本身也需要美国的援助。同时，把同技术、資金、輸出等有关的美日資本之間的各种經濟关系、日美通商航海条約十四条（限制从美国的进口时必须同时限制从其他国家的进口）、軍事上政治上的对美从屬关系、美国軍事定貨对国际收支的决定性作用等各方面綜合起来看，日本壟断资本已同美国資本联結在一起，不能輕易地全面地摆脱对美国的依賴状态。

最近的趋势是从美輸入反而有所增加。根据一九五八年度通商产业省的白皮书，从北美洲的輸入占輸入總額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七（一九五五年）、百分之三十七点五（一九五六年）、百分之四十一一点七（一九五七年），年年有所增加，占着很大的比重。这种增加也許同經濟繁荣期間的生产增加有关，但在蕭条的时期由于輸

出也要減少，因此至少可以明確地說，從美輸入的比重在單純地減少的說法是錯誤的。有人以舊金山“和約”以後的對美貿易比舊金山“和約”前減少為例，估計今後輸入將要減少。但這是不能成為理由的。因為問題在於舊金山“和約”以後的發展趨勢。

第二，對美元地區貿易的入超已長期化，這不斷地威脅着日本的國際收支。一九五七年入超的大部分都是對美貿易的入超。

美國軍事定貨在一九五七年是五億四千九百萬美元，比一九五六年的五億九千五百萬美元有所減少，但仍然超過五億美元。它還是維持日本國際收支平衡的決定性因素，所以日本不得不加強對美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的依賴。對美輸出和美國軍事定貨占總輸出加美國軍事定貨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六（一九五六年）。可見，對美依賴的比重是何等巨大。

第三，日本還不能很快地擺脫技術上的落后性。因為日新月異的技術發展的基础，直接有賴于巨額的研究費和範圍廣闊的科學的水平，而且一般來說，它又以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綜合發展為前提。技術上的對美依賴是同軍事、政治、金融及其他經濟上的各種對美從屬交錯在一起的，因此只要日本技術的落后性不能一下子克服，也就不能認為技術上的對美依賴會單獨得到解決。最近美國技術的輸入正在增加。

而且同美國的技術合作，已成為美帝國主義的方便的剝削手段。戰前一般是無償或以銷售額的百分之一為條件的，現在一般都是達到百分之三——五，藥品方面為百分之十五，嚴重的部門竟超過百分之二十。直接投資只有一百七十六億日圓，但為技術合作支付的代價卻達三百五十億日圓。美國用技術輸入的辦法，奪去了兩倍於直接投資的金錢。

第四，有人輕視美国的对日投資，理由是只不过占已繳資本总額的百分之一——二左右。但是，从其內容来看，輕視它是不正确的。石油、鋁、橡胶等部門完全被美帝国主义所控制，而这些部門对軍事、化学工业的重要性是不能否认的。尤其是石油，它不仅是运输、电力(火力发电)和农业經營等方面的重要資料，而且是新兴工业——石油化学工业的主要原料。美帝国主义完全控制了这一工业，是不容忽視的。

同外国資本进行技术合作，外国資本参加經營以及接受股份投資和貸款投資的公司(“外資公司”)的資本，在各种产业的資本总額中所占的比率如下：

纖維工业	16.6%
五金工业	57.2
化学工业	50.0
机械工业	69.8
石油、煤制品制造业	80.4
运输、通訊及其他公益事业	61.4
橡胶、皮革	36.4

(一九五四年三月)

这些“外資公司”并不是由美国壟断資本完全从資本方面控制的公司(完全控制的只有极少一部分)，而是用某种形式同美国壟断資本結合起来的公司。有許多人认为，技术合作并不意味着从屬关系，因而不重視上述比率。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公司除了技术之外，在原料、資金、輸出(市場)等方面也同美国壟断資本有着种种关系，从整个关系看来，同美国壟断資本的結合不是能够简单地切断的。又由于同英、法壟断資本的竞争以及根据美国“共同

安全法”的援助及其他貸款，再加上政治上軍事上对美国的深刻的依附关系，日本壟斷資本願意同美国壟斷資本建立从屬的結合，当然美国壟斷資本也利用这一点来加强对日本壟斷資本的控制。

各国壟斷資本之間的矛盾正在加深。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又建立了国际的联合，一面竞争，一面作为国际壟斷組織而在政治上結成帝国主义战綫，其矛头主要指向社会主义陣营、各后进国家的人民以及其他各国的人民。同这种趋势联系起来看，所謂“外資公司”在日本主要产业部門的比重(从資本額来看)如此之大，是非常值得重視的。而且，这些“外資公司”的大部分是壟斷企业和大企业。因此，美国壟斷資本对日本主要工业的影响和控制力是显然远远超过其投資額在已繳資本总額中所占的比重(百分之一——二)的。单纯地根据投資額在已繳資本总額中所占的比重来判断对美帝国主义的依賴和从屬程度，是不正确的。

但是，另一方面，把包括这些依賴、从屬关系在內的日本在經濟上的对美从屬，和帝国主义对后进国的殖民地經濟的統治等同看待，当然也是不正确的。过高估計和过低估計都是同样錯誤的，而尤其不正确的是完全忽視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或只看美帝国主义在政治、軍事上的統治而不看其在經濟上的統治。換言之，在我們克服了因过高估計的錯誤而把旧形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規定原封不动地套用于日本的錯誤之后，目前我們需要做的是从經濟上也弄清楚新形式的美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弄清楚这种新殖民主义用一切手段强加給落后国家和先进国家的各种奴役形式及其实质，以及因此而給人民大众带来的苦难，并強調对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第五，在債務、貸款及其他方面，美国对日本的資本輸出和金

融統治的范围如下(一九五四年九月):

援助債務	7,510 亿日圓
棉花貸款	215 亿日圓
世界銀行貸款	144 亿日圓
外資貸款(股份投資、貸款受益証券等)	478 亿日圓
外国銀行貸款	210 亿日圓
外国銀行的外匯存款	1,688 亿日圓
美援对等資金的优先認股或根据优先投資发行的附有条件的債券	959 亿日圓
总 計	11,204 亿日圓

关于七千五百一十亿日圓的占領地区行政及救濟基金和占領地区經濟復興基金,有些人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他們的理由是:“西德的先例是去掉了三分之一,把剩下的三分之二分期三十年償还,年息百分之二点五。”他們认为日本也有可能爭取到这种条件。(也有一种意見认为这一項“不是貸款”,但是日本政府已承認这是債務。)但是把年年有償还义务的棉花貸款、剩余农产品貸款及其他种种貸款和民間貸款的償还,以及投資和技术合作的等价支付等都加起来,即使获得了如西德那种方式的条件,其总额也还是相当大的。日本的“債務奴隶”的地位和同經濟危机有联系的最近外匯儲存减少的趋势一起,是一个不能輕視的現象。

必須明确認識,以上所述都是在日本屈服于从屬美帝国主义的地位时的情况,如果日本的形势越来越向不利于美帝国主义的方方向发展,那末美国会要求日本立刻归还他們在日本的一切經濟权益(数达一万数千亿日圓的投資、“援助”、貸款及其他),其数额之大将成为决定日本經濟命运的負担。我們有必要想起他們已通

过通商航海条约和共同防御援助协定等方式规定了日本在那种情况下补偿和支付的义务，并使之合法化。

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把政治、军事的从属和经济上的从属分割开来或把一切都归结为政治、军事上的从属，都是错误的。

从最近的趋势看来，民间贷款——“贷付金”正在急剧地增加。有人认为，“以棉花贷款为首的贷付金六百四十亿日元”是无足轻重的。但是从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七年的“贷付金”累计额（不包括棉花贷款）约有一千一百五十亿日元（一九五八年通商产业省白皮书），其中三分之二约七百亿日元是在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这两年中订的合同的累计，而且到一九五八年后还有可以说已经谈妥的电力贷款约六百七十亿日元，通商产业省也承认“数额相当大”（《通商产业省白皮书》）。这些贷款总额正日益增加，而将成为一笔不可忽视的款额。除了这些所谓“贷付金”以外，政府借款还有下列各项：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以来华盛顿输出入银行给予的七次棉花贷款三亿八千万美元。

一九五五年五月以来根据剩余农产品协定拨给的贷款一亿六千五百八十万美元。

一九五七年八月农产品贷款一亿一千五百万美元。

为输入重工业机械设备而向世界银行借款八千四百九十万美元。

仅计算以上这些，已达七亿四千五百七十万美元，约合二千六百六十亿日元。此外，估计军事“援助”有十二亿美元。（还没有决定偿还的办法）

(B)关于日本已基本上成为主权国，已基本上独立的说法，

与这种說法有关的論点有下列几种：

(甲)日本的壟断資本已复活和加强，它在經濟上对美国的从屬微不足道，而且逐漸在消失。

(乙)由于旧金山“和約”廢除了占領管理机构，主权已基本上从美国的手下轉归日本。对冲绳、小笠原的軍事占領，美国軍事基地的存在，美国对日本的軍事、外交及其他方面的控制，只是說明对日本主权的限制和压力，并不說明主权在于美国。自卫队也是日本壟断資本控制的日本军队。

(丙)旧金山“和約”和其他条約协定，是在日本壟断資本的积极同意下締結的。日本政府在法律上和实际上都絲毫沒有受美帝国主义的制約。

(丁)旧金山“和約”是日本壟断資本的地位的加强和国内外民主力量的斗争的胜利果实，同时也是美帝国主义对此作了让步的結果。因此，由于旧金山“和約”的締結，日美关系起了根本的变化，日本已基本上独立。

首先，在(甲)的見解中，由于沒有具体地分析上层建筑，所以对經濟上的从屬状态也不能正确地認識。

其次，(乙)的見解只注意了由于廢除占領管理机构而扩大的日本政府的統治权，而沒有看到半占領状态实质上繼續存在的一面。

(丙)的見解是认为条約和协定沒有不采取双方同意的形式的，但是，他們却沒有注意到“同意”并不等于“独立”。問題不在于法律形式，而在于实质。而且日本政府受美帝国主义的制約，这不仅在实质上如此，而且在法律形式上也是如此。和約在法律上和实际上使日本“恢复了主权”这种說法，是当时杜勒斯和吉田的見解。社会党的右派也持这种見解。

(丁)的見解忽視了一個歷史事實，即舊金山“和約”是美帝國主義在新的形勢下，為了壓制當時國內外民主勢力對“全面媾和”的要求而強行締結的。締結這一“和約”的主導權並不在於國內外民主勢力，而是在美帝國主義手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和美帝國主義者在朝鮮戰爭中失敗等新的形勢下，美帝國主義感到改變對日本“占領控制”的形式以維持其“占領控制”的實質，讓日本壟斷資本更自覺地進行合作，對實現其統治全世界的野心更為有利，所以才製造了這一“和約”。關於舊金山“和約”後的變化的形式和內容，在《關於綱領問題》中已有敘述，即這一“和約”並沒有改變日美關係的實質，日本沒有基本上得到獨立。

(C)有一種見解認為經濟上的從屬是微不足道的，而軍事上和外交上的從屬則是很深的，但也並不是什麼“半占領”或“從屬國”。

它的論據如下：

(甲)作為戰爭的延續的占領制度——軍事獨裁，已由於舊金山“和約”而不存在。舊金山“和約”後的變化，不是量的變化而是質的變化。

(乙)在舊金山“和約”體制下的從屬關係的本質，是強弱壟斷資本之間基於一致利益的同盟關係，而不是“半占領”。

(丙)因而，日美關係同英法和美國的關係在本質上是一樣的，不同的只是數量上的差別而已。因此，把日本叫做從屬國是不妥當的，正如不能把英國和法國叫做從屬國一樣。

正如在國際形勢部分中已經說過的，那種把美帝國主義的統治和民族壓迫歸結為日本壟斷資本的態度和政策的想法，是錯誤地理解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軍事集團的本質。在這一點上，對

英、法、美軍事集團的看法也是錯誤的。而且不僅如此。

(丙)的見解忽略了這樣一點，即美帝國主義對日本的統治和民族壓迫，是建立在獨特的歷史條件和特殊的軍事鎮壓的基礎上的，是以戰勝和占領來瓦解日本帝國主義，並使它變得沒有力量。而且，這種占領和統治的重要方面，通過舊金山“和約”實質上仍然把它保持了下來。這是日本對美從屬的特殊的深刻性，是同英法在本質上有所不同的。同時，他們也沒有注意到一項重要區別，即英法雖然從屬於美帝國主義，但它們自己也是保有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國家，而日本的壟斷資本雖然正在復活和加強，但日本並不是保有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國家。在英法並不存在像我國的沖繩、小笠原所處的那種狀態，這不是偶然的。

七月七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寫道：“走獨立和平的道路，還是走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道路，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日本國內的主要鬥爭，同時也是遭受過日本軍國主義長期侵略的各國人民，特別是中國人民，所深切關懷的問題。”同時引用一九五五年該報的社論說：

“日本人民正面臨着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條道路是爭取和平的道路。這就是擺脫處於美國半占領下的狀態、取得獨立自主的地位、防止軍國主義的復活、在維護亞洲和世界和平的事業中作出應有的貢獻的道路。這是符合于吉田政府倒台後日本政治形勢的總的趨向的。另一條道路是重走吉田政府的老路。”

(2) 同日美關係聯繫起來看，日本的
國家權力掌握在誰的手里？

關於這個問題，有如下幾種意見：

(甲)“日本的国家权力基本上掌握在日本壟断資本手里,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是由外部起約束作用。自卫队也基本上是日本国的軍队,冲绳-小笠原及全国的軍事基地也是經過日本政府同意后駐軍的。”这种意見认为日本是基本上独立的主权国。正如上面所指出的,这种意見把条約、协定的法律上、形式上的一面看成是本质的东西。

(乙)认为掌握日本的国家权力的是日本壟断資本。虽然这一权力从屬于美帝国主义,主权也被侵犯,但那只是制約的关系,国家权力的主体仍然是日本的壟断資本。

这种見解虽然承认美帝国主义对自卫队的干涉、統治和对冲绳、小笠原及軍事基地的直接軍事統治等事实,但认为日本的主权基本上由从屬于美帝国主义的日本壟断資本所掌握。因此,基本上統治日本的是日本的壟断資本。

如同在日美关系一項中所述,論证这种意見的主要論据是:美帝国主义对日本的統治是日本壟断資本执行对美从屬政策的結果。这种意見的特点是,不承认美帝国主义在其自己的意图下迫使日本不得不处于从屬地位的那种强有力的民族压迫和統治,是日本現状的本质要素。因而,不能够正确估計美帝国主义的权力对冲绳、小笠原、基地、海空自卫队进行的直接控制的分量。

(丙)有一种意見认为,日本的国家权力虽由日本壟断資本掌握,但美国的国家权力与此并行地对冲绳、小笠原和在日本的海空基地直接起着作用。因此,必須实事求是地弄清美国国家权力所发生的影响和它的范围。不过,日本国家权力同日本壟断資本的关系在我国解放斗争中是最基本的问题,而同美帝国主义的关系是附加的。

这种意見承认了美帝国主义的权力对日本起直接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它是进了一步。但是它沒有看到所謂由日本壟断資本掌握的日本的“国家权力”，是通过日美共同委员会、司法机关、諜报机关、警察、調达厅、外务省等机构，由美国軍隊和美国大使館所控制的，并成为美帝国主义实行統治的工具。并不是两个不同的权力在并行地起作用，而且日本壟断資本掌握的日本国家权力本身是不完整的殘缺不全的。尤其是暴力机器的中樞事实上是处在美帝国主义的支配之下。

(丁)除此以外，还有一种見解是想机械地搬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論来論证問題。

“在馬克思看来，国家是階級統治的机关，是一个階級压迫另一个階級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階級冲突得到緩和。”（列宁：《国家与革命》）^①

列宁的这一論点是个一般性的論点，当然沒有把外国帝国主义的統治考虑在內。在外国帝国主义的权力对日本国土直接起作用，或干涉日本的国家政权的中樞的实际情况下，机械地、形式地搬用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独立的国家和政权的一般論点，这就反而把日本的国家 and 政权的規定簡單化和片面化了。

当我们研究政权問題——这是革命的重要問題——的时候，必須首先弄清楚对人民具有实际統治力量的政权的实质。在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以某种形式存在的时候，当然还必须研究这一侵略的性质和統治力量如何。关于这个国家的国家政权問題，也必须同这些問題联系起来考察。

① 見《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版第 375 頁。——譯者注

(3)同上述对日本现状的认识和对政权的规定联系起来看,日本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是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有以下几个论点:

(甲)美帝国主义和日本人民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但不是基本矛盾,也不是主要矛盾。日本垄断资本和日本人民之间的矛盾,才是基本而主要的矛盾。这是不同意见中的典型。他们的论据在语气上各有少许的不同,但是大体上同对现状的认识和政权问题的意见有着相联的关系,在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主张日本垄断资本和人民之间的矛盾为主要矛盾的主要论据,认为对美从属也是日本垄断资本的政策所致,统治日本的基本上是日本垄断资本。

有一种倾向把今天的人民斗争的方向片面地解释为反垄断资本的斗争。对人民斗争的方向作出这种表面的规定本身是不正确的。在赫鲁晓夫部长会议主席给总评议长的回信中已明确指出:和平斗争得到我国非常广泛的人民的关心,但是在我国存在着美国的军事基地,没有阻止核武装的保证。这就是说,如果不从美帝国主义手里夺回实质上的独立,日本就存在着变成核武装地区和使日本人民的生命遭到决定性毁灭的危险。人民的和平愿望越强烈,这一点越必然会突出为迫切的问题。而且这种军事基地的存在已由旧金山“和约”法制化,很显然,这不是只对日本垄断资本及其政府进行斗争所能解决的问题。

岸内閣敌视中国而破坏第四次日中贸易协定这件事,引起了我国人民极大的关心。岸内閣采取这种态度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它从属于美帝国主义去追求潜在帝国主义的野心。但是岸内閣之

所以在这个問題上一貫忠实于美国和它的走狗蔣介石集团，是由于正在具体化为旧金山体制的一种結構上的对美从屬状态。由于日本正在变为美帝国主义核武装的一环，这一状态便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因此，党为了彻底解决这个問題，如果能够正确地對人民的斗争进行强有力的领导，則不仅能促使对岸內閣的斗争高漲起来，而且还必将加强人民对我国从屬美国的状态的注意和促使人民反美斗争的高漲。“提高生产率运动”的老家在什么地方呢？只从以上两三件事来看，也就可以了解工人阶级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和美帝国主义对日統治之間是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的。

有些人常常以列宁关于民族权利和阶级利益的論点作为根据，主張阶级矛盾的解决优先于民族矛盾的解决。但是这种說法只是把列宁的論点当做教条而已，把它作为論据是沒有任何根据的。

列宁反对孤立地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观点去提出民族問題，这是不消說的，但是他屢次強調了革命是政权的問題。由此可見，列宁在原則上已肯定了打倒阻碍社会合乎規律地发展的政权的政治革命的意义。

“真正民主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政治革命，無論何时，無論在何种情形和何种条件下，都是不会排斥或冲淡社会主义革命口号的。恰巧相反，它們总是促进社会主义革命，为它扩展基础，吸引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新阶层来参加社会主义斗争。另一方面，政治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免的”。（列宁：《論欧洲联邦口号》）^①

^① 見《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中文版第318頁。——譯者注

“我們絕對必須承認，反對專制制度、爭取政治自由的鬥爭是工人政党的首要政治任務，但是我們認為要說清楚這項任務，首先應該說明現代俄國專制制度的階級性質，說明摧毀這個制度不僅是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也是為了整個社會發展的利益。指出這一點在理論上是必要的，因為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社會發展的利益高於工人個別部分或運動個別階段的利益。……”（列寧：《我們黨的綱領草案》）^①

無視本國的具体條件，教條主義地不斷重復無產階級利益的優先性，片面地認為社會主義革命永遠要首先進行，那是錯誤的。當然，列寧在這裡是提出了資本主義發達的情況下還保留着極權主義的時候，為打倒它而進行政治革命的問題。這對於在資本主義發達的情況下受着外國帝國主義的強大的統治的國家里的情況，也可以成為原則性的教訓。

這樣，把社會發展的利益優先於無產階級的利益，在大的原則方面，是符合作為社會發展的政治動力的無產階級的历史使命的。

（乙）有一種意見認為：日本社會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历史發展是一個大的過程，而美帝國主義的統治只是在這個大的過程中間出現的問題，因此，如果說前者是基本矛盾，那末，後者民族矛盾是從屬性的矛盾。但是，即使在目前日本的情況下，我們也不能得出結論說：對壟斷資本的鬥爭是基本的，是重要的，而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是從屬性的。

還有一種見解認為，外國帝國主義的統治是暫時的、是整個過程中間的一個階段中的問題，因而是從屬性的矛盾。但是外國帝

^① 見《列寧全集》第四卷，中文版第206—207頁。——譯者注

国主义对别的民族的压迫，决不是偶然现象，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它就存在，是根源于帝国主义本质的东西。问题仍然在于帝国主义統治对某一个民族的社会发展起阻碍作用的重要性。

我国是一个經濟上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壟断资本主义的社会。但是作为这一社会的統治階級的壟断資本，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也从属于因为战争的结果而形成的美帝国主义的对日統治，构成反民族、反人民的压制的体制——旧金山体制，并因而妨碍着我国社会得到自主的、民主的、和平的发展。

因此，这个壟断資本是背叛了民族利益的卖国的壟断資本，它们不仅直接剝削和掠夺工人階級和劳动人民，而且完全背叛了和平和我民族的利益。同时，他们用同外国帝国主义的統治相勾結的办法，維持和加强他们对劳动人民的掠夺和剝削。

在这一点上，卖国的壟断資本不仅同以工人階級为首的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形成对立，而且同中小資本家們也形成对立。因此，卖国的壟断資本和这些以工人階級为中心的人民各阶层之間的对立的基本点，就最尖銳地表现在反民族、反人民的統治者、掠夺者和在它們統治、掠夺下的广大的各阶层人民之間的对立当中。这就是說，卖国的壟断資本同外国帝国主义的統治相勾結，压迫和剝削人民这一点是他們同包括中小資本家在內的广大的各阶层人民形成对立的基本点，不能把这种对立規定为一般資本家和一般工人之間的那种性质的对立。

旧金山体制是美帝国主义和这种卖国的壟断資本結成同盟的战争和民族压迫的体制。

因此，它是一个“美帝国主义同从属于它的同盟者卖国的日本壟断資本进行合作的体制”。根据这个理由，以工人階級为中心的

广大的人民利益都是和这个体制对立的，因而就有必要团结最广泛的强大的斗争力量同它进行斗争。同时，这种对立和矛盾就成了最中心的主要的矛盾。

(丙)有一种见解认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日美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随着日本垄断资本的复活和加强，日本垄断资本对美帝国主义“闹独立”的倾向有所加强，其结果，日本人民和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变成主要的矛盾。

这一见解，把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的关系单纯地看做主要是日美资本主义之间的经济关系。不仅如此，他们把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日美资产阶级间的种种摩擦看成是日美垄断资本间的矛盾，而且错误地认为这种经济上的矛盾本身就规定了政治关系。由于这一见解包含了这种种错误的看法，所以无视了日本垄断资本的卖国的本质。这一见解的另一个很大的缺陷是没有从远比日美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更为深刻的日美垄断资本同社会主义、民主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即同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同各国人民之间的矛盾、同本国人民之间的矛盾、同殖民地附属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同其他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等整个关系中去加以估价。日美垄断资本之间存在的矛盾固然需要加以重视，但是他们如何处理这一矛盾却是另一个问题。日本垄断资本的“自主”倾向也受着种种限制，它有着决不能走向真正独立的卖国本质。上述见解没有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本身的构成上的弱点和总危机第二阶段的种种国际条件等方面去认识这一点。

有一种见解认为对日本垄断资本的斗争就是反帝斗争。这就模糊了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对本国统治阶级的斗争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这成为想取消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代之以对日

本壟斷資本的斗争的理由之一，反过来又变成把对壟斷資本的斗争分成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想法。在这一点上，同别的许多见解形成对照。别的许多见解则单纯地认为日本壟斷資本进行压迫、剥削的反人民政策同时就是反民族的政策，因此对日本壟斷資本的反人民政策进行的斗争就同时具有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一面，于是规定反壟斷資本的斗争即“阶级斗争”。但是不管怎样，其共同特点是：取消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的斗争，而代之以反对壟斷資本的斗争。

以上关于国际形势和以日美关系为主要之点的日本现状的许多意见，虽然提到正在变化着的各种因素，但是看法片面，或在同整体的关系上位置摆得不正确。特别是由于片面地强调了国际形势的有利变化或“帝国主义自主”的方向，因而认为似乎美帝国主义会自然后退，对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实际意义似乎越来越小。这里最重要的是：第一，对帝国主义，尤其是对美帝国主义以及对它的斗争估价过低；第二，对日本壟斷資本的卖国本质估价过低。其所以产生这种情况，就是因为错误地认为一九五一年綱領中把强调民族解放斗争说成是左倾冒险主义的根源。

从上述各点看来，我们认为正确的看法是：美帝国主义同日本人民之间的矛盾和卖国的壟斷資本同包括中小资本家在内的日本人民之间的矛盾，就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矛盾，而这两者的结合就是主要矛盾。

六 农民问题

关于农民问题，所讨论的有：（1）关于封建残余制度问题，

(2)关于土地改革的評價,(3)从农民問題来看日美关系,(4)农民問題和当前的革命,(5)农民的階級构成,(6)其他若干問題。

(1)关于封建制度殘余

认为必須更加重視封建殘余制度的意見是相当多的。他們认为半封建的地主制度尽管已基本上瓦解,但是对于殘余地主势力(山林所有者,持有柴炭用森林、出租地、水利設施、森林道路者,把持农业協同組合者以及根据新农地法而遺留的封建殘余势力)和土地問題(貧农、雇农沒有得到充分的土地)不能漠視或輕視。但在草案上却仅仅把半封建制度当做半封建殘余制度和习惯这样一些上层建筑的問題看待。这种意見是說:虽然壟断資本是問題的中心,但也不能对壟断資本以外的殘余势力以及其他各种关系,加以漠視或輕視。

党章草案上曾指出“土地改革有其不彻底的方面”,在《关于綱領問題》中更特別闡明了以保有森林原野为主的殘余地主及其变化的实际情况,同时也曾說明了他的动向的特点。因此,党章草案并没有单纯地把封建殘余当作“上层建筑”看待,而是提出了解决土地問題的方向。尽管如此,我們对上面所說的不能輕視殘余地主势力的意見并无異議。

中央《关于綱領問題》的报告草案中曾指出有这样一种傾向:“以大山林所有者为首的旧日的寄生地主,一方面有效地利用着山林所有关系中历来就存在的剝削方法,同时又正在同紙浆、矿山等壟断資本相勾結,向資本主义的經營和剝削方式过渡”,同时它还說明,出租土地的借貸关系的階級意义、农村階級分化以及階級构成的情况。《关于綱領問題》报告草案对封建殘余的估价也并没有

“只把它当作上层建筑問題”来看待，而把它看作是物质基础。

其次，认为必須更加重視封建殘余制度的意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意見是把他們的論据放在小农制度上的。

其代表性的意見是：“小农制度是使壟断資本能够在剩余价值以外对工資部分进行掠夺的物质基础，而且也是維持半封建的思想和政治的物质基础，并成为复活軍国主义的溫床”。

至于小农經濟的历史特点，大家知道，它的本质是以农民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极細小分散的个体經營。它是帶有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性质的經營方式。我国的小农經濟制度，自封建制度以来，尽管土地所有制发生了一些历史变化，但它随着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变化，而相应地变化着，一直保留到今天。

土地改革以前，小农經濟制度同寄生地主的土地所有制結合在一起，成为剝削半封建的高額实物地租的最好的条件。土地改革虽然使半封建的地主所有制瓦解，然而由于改革的不彻底，很多真正无地或少地的赤貧农民被排斥在土改之外沒有得到好处。因此，虽然以奠基在农民土地所有制之上的小商品生产为主的小农經濟制度今天仍然是部分殘存的地主势力进行掠夺和压迫的条件，但主要的已变成了美帝国主义和卖国壟断資本进行統治和掠夺的条件。如今，这些农民已不是以前那种隶属于地主的个体农民，而是具有另外一种性质的小农，在他們的身上集中了作为現代階級的工人、經營者和小土地所有者的特性。

尽管如此，在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农民們維持經營的絕對必要条件并不是利潤和地租，而是除了經費以外仅仅能够維持其本身生活的最低工資而已。因此，农产品价格就能在低于其价值和生产价格的情况下形成市場价格。在以独特的小农經濟制度

为特征的我国农业之下，所以能够经常通过农产品的低廉价格来对农民进行残酷的掠夺，其社会根源之一就在这里，这是必须予以注意的。

我们必须承认，小农经济制度的确是使得扫除封建残余成为困难的障碍物。也就是说，在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下，由于具有孤立的分散的小农制度的社会经济性质，因此，它经常同封建残余联结在一起，这是它的一个特征。如前面所说，尤其是我国的小农经济制度，还由于土地改革不彻底而产生的各种情况，就更加有利于保存封建残余制度，这也是事实。我们也同意那种认为要重视上述情况常常被以垄断资本为中心的反民主的统治集团用来进行掠夺的看法。同时很明显，在垄断资本主义下，小农经济制度本身是农业不能得到合理发展的根本障碍。

因此，不能否认小农经营方式必然会带有各种不合理现象和矛盾，因而成为农业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大障碍。然而，把所有这些都一律归结为封建制的根源，那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为了消除所有这些与小农经济制度有关的社会毒害，我们的政策是：在消除与小农制度纠缠在一起的封建残余的同时，应推翻当前的美帝国主义和卖国垄断资本的统治，打破工矿业部门的低工资制度，完全实施全部就业和社会保险制度，以及实施同消灭失业、半失业的政策相关的彻底民主的农业政策并进行各种改革，以便稳定和促进个体农民经营的发展。因此，到这个时期，个体农民经营，仍然会占着统治地位，继续存在，然而，这时的小农个体经营，其作用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大规模经营，即过渡到集体农场的准备条件。因而，废除小农经营，是要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作为现实的问题提出后，并根据农民的自愿和同意向集体经营过渡时

才能实现。对于我们今后制訂正确的政策和方針，那种只把小农經營的存在作为封建殘余制度的母体和根源而加以簡單化的意見，不能认为是恰当的。

同时，在今天日本农业的情况下，由于土地改革的不彻底、以及日本农业的历史特殊性等情况所造成的特有的封建殘余制度，特別在农村的社会經濟方面还起着相当的作用。我們同意必須重視这种情况。

此外，在林野問題上也提出了若干意見和疑問。

他們問草案中关于林野問題，是否把封建殘余制度估价得过低了，是否把作为农业用地的农用林野同作为木材林的山林混淆了，是否把林野問題用土地問題和农业問題代替了？等等。

在《关于綱領問題》中，虽曾涉及“包括民有、国有在內的全部林野”問題，但在这里还想补充一下国有土地的現狀和意义，并同时談談上面所提的意見。

战敗后，日本本土的总面积約为三千八百万町步，其中所謂屬於官厅所有的国有、公有、天皇所有、神社寺院所有的土地合計約占总面积的一半，即达到一千八百万町步。民有土地也为总面积的一半，一千八百万町步，其中山林約为九百万町步，耕地約为六百万町步。

一九四六年五月盟国对日理事会发表的国有土地为八百七十六万六千町步，其中五十五万町步为官厅建筑用地、使用地、建筑物、警察監獄等使用的，不包括道路、港灣、池沼、海濱、公园等国有土地。仅官厅建筑用地就約有三十万町步，約等于旧六大都市总面积的两倍。现在，这个比重一定更有增加。除了这种狭义的官厅建筑用地以外，如把所謂“各种国有財產用地”加在一起，据說要

超过六十万町步。

当时，天皇所有地合計为一百三十五万二千二百零八町步，其中一百二十九万八千七百八十一町步的山林已改为国有，二万九千八百三十五町步农耕地的一部分被解放了，而所謂皇室用地（宮殿用地）九百二十町步、宅地二百八十町步、杂用地一万二千四百四十五町步依旧未动。例如，千叶县三里塚的宮廷牧場等。

总之，必須注意，国土和主要建設物的价值，一大半依然屬於国有、公有、皇室、神社寺院等，这一情况就成为美帝国主义和以日本壟断資本为中心的卖国反动势力进行統治和掠夺的有力的物质基础。

战后土地所有的性质虽然有了变化，但是国家土地所有的构成却几乎沒有变化。

昭和二十九年（一九五四年）七月，国土的土地构成分类如下：
（单位：千町步）

全国土地面积	37,274.4 ^①
林野	24,638.5
田地	5,140.0
其他	7,495.0

包括道路、港灣等国有設施以及其他等等的国有土地的总面积已如前述，在这里叙述一下当前的主要課題国有山林原野問題。

昭和二十九（一九五四）年八月一日統計，山林原野的所有情况如下：

① 关于国土总面积的各种統計之間出入相当大，

国有林野	7,439 千町步
公有(都、道、府、县、市、町、村)	
	3,307 千町步(小計 10,746 千町步)
神社寺院所有	160 千町步
公司所有	667 千町步
个人所有	12,429 千町步
其他	754 千町步

由此可以看出，带有国家所有性质的国有、公有和大神社寺院所有的土地占去了一半。

虽然，其面积由于兵营、飞机場以及其他軍用地出賣給农民而有若干减少，但一百三十万町步天皇所有林轉为国有的結果，其数量反而有所扩大。

現将在国有林工作的工人数字列举如下，以供参考。

一九四八年，根据林野局关于林业工人的統計，国有、民有林工人总数为二百七十万人，其中，在与国有林野有关的方面工作的工人数目約为二十六万人。

从国有林野的性质变化来看，其所有制度和經營的历史性质，虽带有旧地主性质的一面，但战后在逐漸地向資本主义的資產階級企业化的方向演变，这一点同大山林所有者的傾向是相同的。

在这一点上，在《关于綱領問題》中，对于包括国有林野在內的全部林野变化情况的特征作了如下的闡釋：

“战后一系列的林地关系法規，不論民有或国有，都是把旧寄生地主的土地所有和經營改为資本主义企业了……采取了符合美帝国主义和我国壟断資本的利益的政策”。这里規定了国有林野的历史的、階級的变化的一般特征，这一变化是随着战后国家权力

的变化和由于土地改革等所引起的阶级关系的变化而产生的，同时也指出了国有林野问题上还遗留着民主的土地改革、土地解放的任务。

因此，在党章草案中明确规定：“为了把属于国有、公有、大山林所有者的林野的可耕地、草地等解放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而斗争”的任务。

在此，要提起大家注意的是：在草案中提出的包括国有林野在内的全部林野问题的范围，是把作为土地问题、农业问题的可耕地、柴炭林、草地、放牧地等其他农用林野做为对象的。当前的这些要求，不论对于国有、公有或者是对于大山林所有者的要求和斗争来说，在立场上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因此，在这里没有把林野（一般木材用林）问题单独地作为一个产业部门的问题提出来。战后一个时期，党虽然曾经按照林业、国有铁路、工矿业等产业部门分别制订过纲领，但草案里面的林业却不是采取这种做法的。

（2）对农地改革的評價問題

对草案中关于土地改革的一般评价，不同意见不多。

仅仅有这样一种意见：认为草案所说的“妥协的”改革一语含意不明，是谁同谁妥协？如果是“半封建的地主制度已经基本上崩溃”，那末就必须认为资产阶级的变革是彻底的，因而再说它是“妥协的”就不妥当了。

另一种意见认为：草案错误地忽视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时期就已具备了的土地改革的必然性。在当时，半封建制度对垄断资本来说便已经成为障碍了。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认为，草案所规定的“地主制度基本上已经崩溃”，是说共在本质上和主要方面已经崩溃，但还残留着出租地、荒地、牧野等即使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围内来说也还是不彻底的方面。基于这种实际情况才把它规定为“妥协的”。

其次，就是说：“对垄断资本来说，半封建制度在战时就已成为障碍，在大战进行中土改就已具备了条件，而草案却忽视了这一点”，对此，我们认为，草案虽未直接涉及战时情况，但却没有忽视寄生地主制度崩溃的客观规律一般地在“准备”和发挥作用的必然性。

垄断资本同地主制度、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战前和战时，在某种程度上是发展着的（正因为如此，才说地主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垄断资本的障碍物），这是事实，但是在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应忘记，对于工人、农民来说，地主制度和地主阶级才是一个更大的障碍物。所以很明显，工、农和地主之间的这种关系才是基本的矛盾。这个事实不仅对地主阶级，就是对于垄断资本来说也常常成为他们恐惧的根源。因此，与此毫无关系地仅仅把垄断资本同地主的内部矛盾作为土改的主要因素来作结论自然是片面的。

战争期间地主阶级确曾被要求做出一定的牺牲，但这也不过是缓和两者的矛盾罢了。必须认识到，成为地主制度变革的真正原因的客观准备过程，还是地主制度内在的基本矛盾，也就是表现为同工人斗争相结合的农民的攻击，是农民同地主制度两者之间的矛盾加剧的结果。

垄断资本和这个矛盾的关系是，它始终是地主制度、地主阶级的拥护者。

关于这一点，草案指出：“日本统治阶级直到最后还在竭力限

制土地改革，使土地改革局限于地主式的改造”。

(3) 关于农民的阶级构成

对于草案中按照贫农、中农、富农的划分表示农民的阶级构成一点，从各种角度提出了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反对意见之一是认为，根据日本农业的现状，将农民划分为上层、中层、下层或划分为大、中、小农才是正确的。其理由是：草案的划法是富农同贫农有直接剥削关系的沙俄和中国的情况所规定的划分办法，而日本的贫农主要是从事农业外的雇佣劳动，同富农的剥削关系并非主要的，因此，这种划法对日本农业并不适用。

这种主张，是对农民划分阶级的意义有所误解。农民阶级的划分与有无农业以外的关系无关，而是规定他们无产阶级的（贫农）、小资产阶级的（中农）以及资产阶级的（富农）阶级特点。无产阶级政党为了把农民斗争按照革命的方向加以组织、统一，不能轻视这一阶级原则的意义。说到农民经济同农业以外的关系，譬如说农业的商业化问题，农业商业化就使农民发生阶级分化，在这种情况下，下层农民，特别是贫农阶层去从事兼业的雇佣劳动的情况将有增加，并将更快地走向无产阶级化。这种兼业的雇佣劳动，不论是农业内部的也好，农业外部的也好，并不改变贫农的半无产者的阶级性质。

与此相反，上层农民特别是富农中间，搞农业以外的经营（自营）的也在增加。这种场合，其兼业是在本质上同贫农不同的，它是同工商企业经营相结合的资本主义化的方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发生的。

在我国农业现状中有这样一个特征：农民的两极分化特别同

农业以外的經濟发展联系着。这种情况同下述一点是有关系的，即：特别是战后，在高度发展的垄断資本主义下，由于地方工商业迅速发展，信贷机构、通訊设备及交通的整頓和扩大，使得农村急剧地改变得具有近郊农村的特点了。

不过，这样的一般傾向，不仅我国是如此，只要农业是在农业以外的資本主义环境和条件中，在那种以生产商品化为基础进行着階級分化的地方，农民，特别是它的两极，必然分別地同农业以外的兼业結合起来进行分化，这是一种合乎規律的現象。

这个事实，列宁在《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中有过詳細的論证。也就是說可以区別为“农民向农村資產階級的轉化（拥有工商企业）”和“农民的无产階級化（出卖劳动力，兼雇佣劳动）”这样两种基本类型”，而“表現农民向資產階級轉化的各种营业（即各种兼业）”主要是集中在最富裕的农民手里。因此，富裕农业者們把資本投到农业、工业經營中去，投到商业和高利貸中去”。另外，列宁強調指出，少数的富裕农民“把工商业的企业同規模比較大的农业經營結合起来，向农村資產階級轉化，而且这一种类的营业（兼业）对善于經營的俄国农民來說，正是最典型的。”同时，列宁列举的关于貧农从事兼业的雇佣劳动的种类是：“拉車，当脚夫、建筑工人，到工厂、城市做工，当僕人”，以及其他各种兼业的雇佣劳动。^①

因而，就是在沙俄时代的农业中，富农也并不是仅仅在农业方面雇用工資劳动力，而貧农阶层的存在也不是仅仅以在富农那里从事农业的雇佣劳动做为前提的。

在日本农业現状中，上述特征特別显著。

① 參看《列宁全集》第三卷，中文版第146—147頁。——譯者注

另外，有一种意見认为：“农民中的貧农，作为单独的階級參加对农业資本家——富农的階級斗争的条件沒有成为一般的情况”因而“草案上所規定的党和工人階級依靠貧农”云云是教条主义的。

这种意見似乎也是由于对农民階級构成的意义有所誤解。他們沒有考虑到，即使貧农由于要求的不同而沒有参加农民斗争，但是在整个革命斗争中，在农民中間貧农却是最可靠的阶层。因此，这种意見就輕視了农民階級构成問題，結果就把貧农籠統地看作是一般的劳动农民。

而且，这种主張一方面认为：“貧农”从事雇佣劳动受剝削是在农业以外的种类繁多的各种劳动場合，因而“不能把貧农作为农民中間参加階級斗争的特定集团来談它的团结問題”，另一方面又說：“只有在作为小商品生产者的共同的矛盾基础上，在农民全体規模的团结中，才能把貧苦农民的动力激发出来”。其論点不太清楚，但可以看出其用意似乎是說，貧农只有在“作为小产品生产者”在同中、富农一起斗争时才能团结他們，才能發揮其革命动力的作用，而在其他場合則不能在階級斗争中起作用。

这种意見是想把作为农民階級力量配备問題的階級构成問題同团结全体农民进行統一斗争的組織上和策略上的問題对立起来，或是使后一問題代替前一問題。

其次就是反对“依靠貧农”的立場，认为必須規定“党要依靠农村工人，团结全体农民”云云，这种意見事实上是主張：“工人必須依靠工人”。

还有一种意見认为：用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提出的《土地問題提綱初稿》来代替草案上的階級划分的提案，也就是說

分为农业无产階級、半无产階級、小农、中农、大农、地主、大土地所有者的划分法，就能够反映出日本农业的现状。

对于这种意見是不能立刻贊成的。原因是共产国际的划分方法是以階級分化进行得比較正常的資本主义农业为主要对象的，可以看到它是由数目众多的各个阶层(区分为六个)构成的。而日本农业的现状是階級分化还是处在停滞状态，因此，我們不必对于过去的按貧、中、富农的划分法加以修正，只要对它的內容变化用发展的观点加以理解，并使它适应組織、策略方針，那就是正确的。

(4) 从农民問題的角度来看日美关系

在农民問題中产生的日美关系問題是同輸入剩余农产品联系着的。在这个問題上，有一种意見认为要強調对美帝国主义的从屬关系，另一种見解則相反，认为要指出日本壟断資本对美国的自立傾向。

前者說草案低估了民族独立問題，它強調目前“以剩余农产品为名輸入廉价的外国粮食，清楚地表明受着殖民地政策的影响”。

另外，还有一种意見同样地认为，由于农地改革，已使日本农业轉化为美国的殖民地农业，并从这个角度出发批評草案。

这些意見似乎都在企图把日本农业說成是美国殖民地性质的农业。对此，草案中关于民族独立問題，沒有用不适合于日本现状的“殖民地”这个概念來說明日本情况，或是把問題集中到剩余农产品这个問題上来。由于美帝国主义以及从屬于它的壟断資本的剝削和掠夺，日本农民同它們的关系是基本对立的，草案就是从这一观点出发认定其从屬关系的。

与此完全相反的一种意見是，从战后輸入美国剩余农产品的变迁所表现的动向出发，试图论证日本壟断資本对美国的“自立”。这种意見认为：“为了扩大貿易，停止利潤率不高的粮食增产，买进国民大多数都不购买的外国米，让穷人去食用外国米，这种情况是日本国家壟断資本自立发展的合乎邏輯的表现”。

此外，他们还引证关于拒絕輸入美国第三次剩余农产品、购买澳大利亚小麦一事来说明，这是日本壟断資本为了促使同澳大利亚貿易关系的正常化和以正常的进出口为目标的自主发展。从一九五二年以来的五年多的情况来看，最近数年来农业政策的改变，即放棄了保护农业、米麦增产的政策，这与其說是由于美国傾銷剩余农产品，毋宁說同日本壟断資本为确保和扩大輸出市場而采取的自主发展的道路有关。事实是：日本壟断資本对于美国剩余农产品的要求的确是以各种形式表现的。然而，立刻就把这一点看成是日本壟断資本对美帝国主义的离心，或者是意味着“自立”，未免过早，只要看一下第二次岸內閣的动向就清楚了。

誠然，这些事实从一方面來說确实根源于日美壟断資本之間的内部矛盾。但是不把它同牺牲包括农民在内的日本人民的全部对美从屬政策联系起来看，就不能抓住这个问题的实质。

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就可以知道：在农业范围内，由于美国壟断資本牺牲我国人民的生活、权利和生命，采取为美帝国主义原子战争政策服务的政策，而削減了农林預算，放棄了改良土壤、治理山河等农业保护政策、实施过重的租稅，强制实行农产品低价格，以及由于軍事基地、自卫队等对农民进行掠夺和压迫等，这里有许多是由于对美从屬而产生的。

美国壟断資本及其政府就这样来牺牲农民，为美帝国主义服

务，以此謀取壟断資本本身的利益，企图維持和加强階級統治。而日本壟断資本通过这样一些途徑得以加强正是美帝国主义一貫的企图。

有一部分人从农民斗争的角度提出了同这种見解相类似的意見。他們的意見是这样：

从旧金山“和約”以来，每年，当决定米麦价格时，全国範圍內都把决定价格的日本政府当做对象展开斗争。过去以战败国国民的身分来看待美国占領軍的农民也是把价格問題做为自主的权利同政府进行坚决斗争的。剩余农产品是日本政府按照日本壟断資本(也包含美国壟断資本)为維持自己的利益着想的意图，并根据“共同防御援助协定”而輸入的，美国壟断資本的意图終究是間接的，对于农民來說，日本壟断資本及其政府才是其直接的斗争对象。因而，斗争的对象主要的也是日本政府—壟断資本和主要的工商业資本。

这种見解，忽略了这样的情况，即：日本政府和壟断資本的农业政策，是在壟断資本自己进行掠夺的同时，又和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对日本民族的統治和压迫政策統一地結合起来的。

实际上，农民所要求的农林預算、治山治水、改良土壤、开荒和改造洼地、減稅、地方公共設施、社会保險、保障农产品价格等政策都被放棄。而对这种情况有决定性的影响的是由于美国壟断資本集团从它自己的利益出发，为美国帝国主义效劳而执行原子战争政策，每年浪费达数千亿日圓的軍費。在其他政治、經濟、文教政策方面所执行的掠夺和压迫政策也同样可說明这种情况。

如果輕視这一情况，只抓住农民不是直接同美国帝国主义接触，而是同壟断資本及其政府进行着斗争的現象，追随农民現在的

这种想法，其結果就会在农民运动中忽略民族独立以及与此不可分割的为和平而斗争的問題。

如果仅仅追随农民的感性反应，而不結合着日常斗争为逐日揭露包括这种民族任务在內的事实和本质而进行斗争，就不能正确地促进农民的政治觉悟，也不能在革命思想影响下争取大多数的农民来完成我党广泛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

(5) 当前的革命和农民問題

有人主張把当前的革命規定为社会主义革命。

他們說，由于日本的农业受到壟断資本的掠夺和个体經營的两个条件所限制，所以，解除这两个障碍的任务是同社会主义直接結合着的。能够解救現在农业的办法只有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的一条道路。而草案中所涉及的“价格保障制度、收买出租地、用国家資金进行大規模的开发、改造洼地”等則是社会主义政府的工作。

不錯，在社会主义社会将采用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具有社会主义特点的措施，将会更高地滿足农民的要求。但是，在現在的情况和条件下，农民所要求的各种政策是反对卖国壟断資本的那种帶有反民族、反民主內容的价格政策，是要求以彻底的民主方法来解决价格保障問題，解决出租地、改良土壤、开荒和改造洼地等問題。

这些政策是适合个体农民的私有經濟的家族劳动規模的經營（农民只从事于农业便可維持一年的生活），以及安定其生活的。这决不是要求把农民的土地、其他生产手段馬上轉为共同所有、共同經營的社会主义政策。

如果現在我党提出这样的政策，就会重复过去我党所提出的

不符合农民要求的共同經營、土地国有的錯誤。虽然現在和当时的形势、条件有所不同，即或如此，那种政策也是錯誤的。

就是在靠大規模开荒、改造洼地而造成耕地的問題上，我們也不是要馬上强制农民把它当做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場，而是有必要采取按照垦荒者的家屬劳动力情况帮助他們建立能够安定地独立經營农业和生活的政策。作为人民政权的政策，在这个原則的基础上可以在开荒地以及其他条件許可的範圍內建立部分的以农林工人等为主的集体农庄，或者在作为人民政权的国有土地而接收的林野等可耕地創設一定的集体农庄，也是必要的。这些就是我們提出的当前的农业政策的特征。

然而，做为这种人民政权的政策的基本点在于：总的來說，一方面抑制富农的形成和剝削，使农民的經營普遍成为只靠务农就能生活的独立自营的安定的农户（中农）；另一方面，以此为基础，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确立，通过耐心的說服，通过农民的自願和政治的自觉，实行全面向社会主义集体經營过渡的政策。

当人民政权实行它的政策时，必須消除农村的失业、半失业人口，通过对各种农产品的供求状况的彻底研究来建立合理的农产品价格体系，根据可耕地的开垦和改造洼地等开辟农业地区所需要的条件来区分土地的利用，从而实施合理的农业发展政策。

这些政策的实行，有必要同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和工矿业部門的各种經濟政策相联系。而且尽管实施政策的方向是以向社会主义过渡为前提条件和基础，但它还是同以民族独立、鏟除卖国壟断資本、完成彻底的民主改革为主要任务的革命相結合的。

认为現在农民就要求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集体經營的意見，是沒有客观的根据的。

(6) 关于其他若干問題

在农民同壟断資本的关系問題上,反对草案的意見如下。

这种意見认为草案上所主張的农民在基本上同美帝国主义对立,同时又同壟断資本对立的观点是錯誤的。其理由是日本农民还没有完全資本主义化,农业机械以及其他都是中小企业的制品,购买农产品的多半是非壟断資本。

对于这些事实,草案也决不是采取漠視的态度的。认为不考虑間接的或中間的因素而把农民斗争都干脆集中到反壟断資本的概念中去是錯誤的,这种指責也是应该傾听的。

尽管如此,草案上規定的价格、金融、租稅以及其他主要的农业政策却是以壟断資本作为主要对象的,认为从本质上說农民是直接或間接地遭受壟断資本的剝削、掠夺。在策略方面,这个意見所指出的許多事实和矛盾,則应予以充分的考虑。

关于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斗争,我們也并不认为只通过这一斗争就能在国家壟断資本主义下改变价格体系和价值法則。

但是因为价格斗争是基于广大农民的共同要求的斗争,同其他要求的斗争一样,只要有我党的正确领导,对于当前农民斗争的革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是不言自明的。

七 关于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进程問題

确定革命的性质,成为討論綱領問題的焦点,关于国际形势、日美关系和政权問題等的爭論,都是圍繞着这一中心来进行的,这是这次討論的主要特点之一。主要的爭論,是《草案》的立場和把

当前的革命規定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所謂社会主义革命論之間的爭論。

社会主义革命論所持的观点,有如下各点。

(1)认为資產階級民主主义各項改革已基本上完成,以后的改革便是社会主义的各項改革。因而应把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作为今后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

随着第二次大战后国际形势的新发展和遭受外国帝国主义統治等新的因素的產生,日本应通过什么样的具体道路进行社会主义的各項改革?当提出了这样一个問題时,有人便认为既然专制主义天皇制和寄生的土地所有制基本上瓦解了,資產階級民主主义革命已經基本上完成了,因而今后應該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这种看法沒有正視战后形势所尖銳地提出的受外国帝国主义統治的高度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前途这一复杂問題。

以前,在殖民地和附屬国中的民族解放革命,是同反封建的任务結合着的。但是,即使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已不占統治地位的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由于在第二次大战中处于納粹的統治下或战后处于美帝国主义統治下的結果,新的革命任务便提出了。列宁已經預見到这种問題的发生。

他們只是片面地反复強調,即使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革命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社会解决,生产关系既然基本上是資本主义的,那就應該是社会主义革命。他們閉目不看革命不仅在改变生产关系时发生,而且曾經有过、今后也还会有政治上的革命。这是同輕視列宁所強調的革命和政权的关系的一种帝国主义經濟主义一脉相通的錯誤。列宁曾闡述过关于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的政治革命的独特的过渡性任务問題。

虽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当其民族受外国帝国主义統治，事实上基本上丧失了主权的时候，直接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目标就是跃过了历史任务。不管是由于专制主义或是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只要像近代以前的时期那样人民的自由被剥夺了（民族独立本是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的任务）的时候，只要以人民的革命手段铲除了这个基本阻碍，那就是更加接近了社会主义革命。

同时，我国在美国占领初期所进行的“民主改革”，虽说有国内外民主力量的压力，但它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不彻底的。而人民掌握政权就必须把这些改革最后完成到底，树立新的人民民主主义。这一过渡时期的革命目标，是推翻外国帝国主义的統治及其帮凶本国的卖国統治阶级的政权。在我国条件下，推翻这个政权由人民掌握政权、建立人民的民主主义国家机构，是实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的前提条件。因而为了打击受着外国帝国主义控制的重要企业和本国卖国統治阶级的经济基础，对重要产业部门的壟断企业所采取的人民监督或管理以及转为国有化等措施，将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而提出来。

因此，在党章草案中，以彻底实现民族解放和民主主义为主要任务的革命作为当前的革命任务，以建立人民政权为目标。

从广阔的历史角度来看，认为我国现阶段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的看法是错误的。这个错误来自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估计过低。通过当前革命的基本完成将提出争取向社会主义革命继续发展的問題。而且把这些过程作为连续的任务来完成的一整个革命阶段，将作为人民民主形式的革命来进行。

这就是我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内容。这种展望是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并从原则出发提出的，以革命手段打开我国现状和走向社

会主义的道路。

(2)认为掌握日本国家政权的是日本壟断資本，从而推翻政权的革命就是推翻壟断資本的政权，即社会主义革命。

这种看法认为掌握日本政权的是日本壟断資本，而且日本基本上已經独立。这个前提本身就是錯誤的。此种对目前日本形势的錯誤認識在前面已經說过了，这里不再重复。同样是基本独立論，但持有下述独特的看法。

这种看法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外国帝国主义的統治，但又觉得在日本国家机构中壟断資本起着主导的作用，从这一点出发，便跳跃式地断定壟断資本基本上掌握了主权。而且即在战后美国占領时期，也是壟断資本掌握日本国家的政权，由于外国帝国主义的統治和日本的国家政权是两回事，因而是同革命无关的問題。而且认为这可以作为国际問題加以和平解决，在占領时期也应该采取社会主义革命。

这种看法把外国帝国主义的統治同被統治国家的統治階級的国家机构之間的关系，机械地、形式地割裂开来，不承认在典型的殖民地、附屬国以外，亦即在資本主义发达的、有着本民族国家机关的国家可以有民族解放的革命。归根到底，认为廢除外国帝国主义对这样国家的統治，主要是作为和平运动的任务或战术的任务即可解决。

这种看法基本上是没有把統治着人民的政权的本质加以統一地观察，而是以概念的形式国家理論，来从实际上极端輕視对帝国主义的統治进行必要的斗争。而且，不看压迫其他民族的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的一种观点，例如美帝国主义是在怎样独霸日本的国土，怎样在日本配备着它的武装力量（在冲绳、小笠原以

及其他基地),怎样实际上控制着在法律上属于日本国家政权的武装力量,怎样用繁多的绳索使日本国家机器无论在制度上、政治上均从属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卖国的壟断资本的利益等等,不看这些问题的本质,只是形式地抽象地概念地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理论。

(3)认为和平、独立、民主主义、提高生活等要求是改良的要求,可由统一战线政府来完成。但是,这些要求并不能推翻壟断资本,只有社会主义的要求才能打倒壟断资本,因而当前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

(甲)这个看法,如不首先加以整理,则其中包含着一些确实不易讨论的问题。

这些要求的确是有联系的,但就其得到最后解决的阶段来说却不一定是一样的。例如对和平的要求,即使日本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但只要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政策还在继续,仍必将作为日本人民的要求存在下去。提高生活的要求虽也是日常斗争的中心任务之一,但仅仅用“改良”的途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保证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

因而,仅仅把这些要求的性质割裂开来加以讨论是没有意义的。问题在于从我国的现状来看,从社会发展的全部规律来看,应以什么作为当前革命任务、作为中心任务。应该从这样的基本立场出发来了解这个问题。

美帝国主义和从属于它的卖国壟断资本在我国的统治,破坏了和威胁了我国的和平、独立、民主和生活。因而,以上述要求为内容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结成和发展,尤其是进行彻底的独立、民主和维护生活的斗争,就不仅会同壟断资本政府正面冲突,而且

从根本上同美日統治集团的統治相对立。

在这种情况下，关于独立同政权归于人民手中有没有联系的議論，結果是会归結到对于以日美关系为中心的現狀的認識問題上来，这个討論已經重复过了；其次，关于独立是否可以不經過革命就可以达到的問題，这种孤立地、抽象地提問題的方式本身就是不妥当的，也是沒有多大意义的，这一点在一月四日发表的报告中已經談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另外，关于不經過革命“可以”实现不彻底的改良主义的独立的問題，过去也曾經提过，但問題在于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如果人民不排除美帝国主义的統治和从壟断資本手中夺取政权，就不能保证彻底完成包括独立在內的各項民主任务。

因此，作为革命的政党，为了彻底完成独立和民主的任务，必須爭取建立以排除美帝国主义和卖国壟断資本的統治为目标的人民政权。

“在美国壟断資本企图控制的資本主义国家里，在身受美国經濟和軍事擴張政策危害的国家里，把最广泛的各阶层人民团結在工人階級及其革命政党的领导下，进行爭取和平、保卫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推翻出卖民族利益的壟断資本独裁統治的斗争的客观前提正在形成”。（《莫斯科宣言》）

我們认为这个綱領性文件所提出的对未来的基本看法，同党章草案中关于民族民主統一战綫的内容和人民解放的展望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这也就是说，为了实现和平、独立、民主、改善生活和彻底的土地改革而进行的斗争，以及主要包括民族解放在內的民主斗争的发展，必定会同打倒出卖民族利益的壟断資本的統治相

結合，这一点不仅仅是我党的党章草案的观点，而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对未来所做的总的估計中也确认了这一点。

(乙)这种意見，第一，沒有看到和平、独立、民主、改善生活的要求同美帝国主义和卖国壟断資本的反民族、反人民的本质是根本对立的，同时，其本身也包含着为社会主义革命开辟道路这样一种过渡的要求。第二，他們也沒有看到建立統一战綫的政府，即使沒有全面掌握政权，但却夺取了国家机构的首腦部分——司令部，这是人民全面掌握政权的决定性的第一步，这是美帝国主义和卖国壟断資本所不能忍受的事情。因此第三，他們还忽視了这样的問題：当人民为了实现同美帝国主义、卖国壟断資本的本质与根本要求完全不能相容的要求而夺取国家机构的司令部时，以及在人民夺取政权之前，它們将可能尽一切力量进行反扑。

这种认为能輕而易举地建立旨在爭取和平、独立、民主和提高生活的統一战綫政府的意見是何等錯誤，已經为最近在黎巴嫩、印度尼西亚、法国出現的实际例子所证明。

出現这种意見的基础是以下述想法为前提的。例如，他們认为：美帝国主义对于日本統一战綫政府提出单方声明廢除条約和要求撤退占領軍等，不会有很大的摩擦就会退让，或者由于国际民主力量的压力而退却等等。

这是忽略了旧金山“和約”、“安全条約”不承认单方面廢止就变为无效，忽視了单靠統一战綫政府的宣言不能解決問題等重大情况。

还有人认为：日本壟断資本对于根据人民的民主要求而建立起来的合法政府，恐怕不会有大的摩擦，最后将不得不承认。另外，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說法：只要一步一步地爭取实现促进社会

进步的日常要求，把这些胜利一步步积累起来，就可以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将是这种日常要求一步步胜利的自然的结果，它将是自然产生的。这些意见，一方面主张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左倾革命论，而实际上则是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规定为进化和改良的积累，这是右倾错误，是修正主义。

(丙)前面已经说过，有人认为和平、独立、民主、提高生活的要求不过是改良的要求，因而不可能打倒垄断资本，所以必须提出社会主义的要求。他们所提的社会主义的内容原来是主张重要工业的国有化。这无疑是同党章草案中所说的“人民对于垄断资本实行管制以及通过这种管制进一步走向金融机关和重要企业等垄断企业的国有化”是相同的。

这种要求，是统一战线政府以至于人民政权为了削弱或打倒美帝国主义和美国垄断资本的统治而施行的措施。尤其是在这个革命阶段中，是具有向出卖民族利益的垄断资本进攻的性质。在人民政权下，对卖国垄断资本实行人民管制以及旨在向国有化过渡的措施，虽然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要素，但是它能够进行到何种程度，这在很多情况下还要决定于力量的对比。

国有化，一般并不一定立即就意味着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专政下的国有化，或者是垄断资本倡导的国有化，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加强垄断资本而已。国有化是否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的确立为前提的。在如何进一步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重要的是：在农业和中小企业中照旧保持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动的同时，首先要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统治和卖国垄断资本的这些阶层争取到工人阶级方面来，把这

些反美、反壟斷的力量團結到民族民主的統一戰綫里來，讓他們去驅逐美帝國主義、打倒賣國壟斷資本的政權，通過這一鬥爭和要求的勝利，來樹立人民聯合專政。然後，再根據工人階級在這個聯合專政中的領導權之確立和加強，進一步向無產階級專政發展。只有這樣，才能以國有企業為杠桿來進行農業和中小企業的全國性的社會主義改造。只有經過這些階段，才是走向社會主義的最可靠的道路。在這種場合下，重要產業中的壟斷企業的國有化，雖然帶有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開端的意義，但只有隨着人民聯合專政發展轉化為無產階級專政時，它才可能成為社會主義的一部分。

通過這樣的道路向社會主義發展，是最適合於我國的發展規律的。那種認為打倒壟斷資本統治和實行壟斷企業國有化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的意見，是一種對於前述“過渡”問題缺乏正確理解的理論。

(4)認為：驅逐美帝國主義並打倒日本壟斷資本主義的政權之後樹立的政權，形式上雖是人民聯合專政，但在實質上是完成無產階級專政作用的政權，即本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因此，這一革命就是社會主義革命。

這一見解支持徹底進行為和平、獨立、民主和提高生活而進行鬥爭（這一鬥爭包括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要求在內）的立場，並從這個鬥爭之後樹立的政權的性質出發，認為規定為社會主義革命是最妥當的；並認為因為如果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權，就難於進行反帝反壟斷的人民民主革命，或者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確立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人民聯合專政在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

如果在人民聯合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之間築起萬里長城，當然是不正確的。前者是向後者過渡的暫時性的政權，而且它本身

就是后者的萌芽状态。随着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民主統一战綫內的领导的加强和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完成的程度，它当然会迅速地发展为担任无产阶级专政职能的人民民主政权。但是，忽略了这一飞跃和轉化，一开头就断定或期待无产阶级专政，这就缺乏正当的根据了。而且在实践上有犯宗派主义，即性急地把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搬进民族民主統一战綫里去的危險。

重要的是必須确认：第一，不迷失通过民族民主的各项任务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的完成，向各项社会主义改造前进的基本路綫。

第二，不管无产阶级的领导已树立到什么程度，只要人民掌握政权的条件已提到日程上来，就毫不犹豫地无条件地采取历史行动，从反民族反人民势力的手中夺取政权并把它交给人民。

第三，从实现民主任务到进行社会主义建設为止的一切路綫，始終都要通过树立和加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联合专政来执行。

第四，向各项社会主义改造过渡的阶段必須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前提。即必須先看清党和工人阶级在人民联合专政中的坚定不移的领导力量，是否已經达到可以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程度。

第五，这一系列的事业能否更容易地、更迅速地实现，将取决于实践，即党和工人阶级付出的力量和领导作用如何发挥。

(5) 以設想作为根据来規定革命的性质和路綫的典型的見解如下：

关于国际、国内的因素将来如何发展的問題，列举四种不同的前途：一、国际、国内因素的发展均为有利的情况；二、国际因素不利而国内因素有利的情况；三、国际因素有利而国内因素不利的情况；四、国际、国内因素都不利的情况。它把其中哪一种情况最有

可能實現的“估計”作為決定綱領的根據。這一見解並根據第一種前途，即國際、國內因素都會有利發展這樣一種估計，主張“有目的有意識地追求”這種形勢，並從這一角度制訂實踐的方針。

正如列寧所教導的：“黨綱應當包括絕對不可反駁的和確凿無疑的東西。”（列寧：《關於黨綱的報告》）^①“馬克思主義者估計形勢，不應當從可能出發，而應當從現實出發。”（列寧：《論策略書》）^②必須從現實出發制定應打倒的對象和爭取的目標。儘管我們要考慮可能性，而且也存在各種可能性，但是我們必須根據現實情況，確定我們確實應當爭取的目標和進程。這是制定綱領的基本態度。

這一見解主張應努力使國際、國內因素有利地發展。這是當然的事情。但是這一見解之所以強調這一點，是因為它認為主要在和平運動中，有了有利於國際形勢的發展，就有可能不經過革命而達到民族獨立，因而沒有必要把民族獨立作為革命的任務。他們認為主要通過和平運動就能驅逐帝國主義。顯而易見，和平運動在使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後退方面，的確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他們忘記了為使驅逐帝國主義變為可能，不僅要團結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政策的和平力量，而且還必須團結反對帝國主義民族壓迫政策的獨立和民主的力量。

八 關於人民民主主義

同上述政權問題、人民聯合專政的內容問題相聯繫，有人對人

① 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九卷，中文版第141頁。——譯者注

② 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中文版第26頁。——譯者注

民民主主义本身提出了下列見解：

(甲)除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无產階級社会主义革命之外，不可能存在第三种革命，因此反对人民民主主义；

(乙)人民民主主义这一概念，是应用在規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东欧革命和国家政权上的，把它用来規定当前日本的革命是不适当的。

上边已經說过，我們所指的人民民主主义，当然是指过渡到无產階級专政的人民联合专政和无產階級专政的国家形式。它并不仅仅指过渡时期的政权形式。东欧各国和中国，現在已經是无產階級专政的国家，并且正在向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方向迈进，但是它們仍称为人民共和国(或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因此，它不是独立于无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之外的第三种民主主义，而是一种适合于通过彻底地完成包括民族独立在內的民主任务(民族民主革命和建立人民联合专政)而走向无產階級民主(无產階級专政)的全部內容的形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产生的人民民主主义的特点，是区别于苏維埃民主的国家政权形式。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同通过一九一七年革命而产生的苏維埃国家以工农兵苏維埃为基础比較，却是以工人階級和共产党掌握領導权的民族民主統一战綫为基础，彻底改革按照一般的选举法建立的議會制度，并把它变成掌握政权的为人民服务的机构的一种国家形式。

“……共产党現在已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所有人民共和国和所有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的可靠的經驗。众所周知，在俄国由于国内資產階級和国际反动势力唆使的激烈的怠工和內战，不得不采取措施实行了中小工商业財產的国有化和土地的国有化，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并没有采取像俄国一样的措施。而且在一系列的国家里维持着普通选举法，非无产阶级民主政党仍然存在，并允许各资产阶级阶层在工人阶级的监督下参加政治生活，同时实现着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共产党人》杂志一九五七年第十七期，无署名论文《关于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成就》。）

这种形式之所以变为可能，是因为国际形势起了对社会主义有利而对帝国主义不利的根本变化，有条件以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为中心使民主力量获得广泛的统一。

“由于在国际舞台上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深刻的、历史性的变化，因而各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方面出现了新的前景。……现在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改造社会的除了苏维埃形式之外，还有人民民主的形式。”（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

而且十年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人民民主的革命政权形式完全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并且是有效的。这个形式“近十年来已经受到了全面的考验，并充分地证明是正确的。在人民民主国家中，由于各国条件的不同，也有不少差异和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方面有許多独特的贡献，它的经济在革命胜利以前是极端落后的，并带有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性质。”（同上）

这样，人民民主主义尽管由于各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不同而有不少差别和特殊性，但是它却是在目前国际形势下革命政权的一个普遍的形式。现在去运用这一经过考验的普遍的国家形式，并不是落后于时代。相反地，不负责任地嘲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一个伟大的普遍的成就，才是错误的。党章草案的立场是说明在日本的实践中可以运用而且应该运用这一形式。

正如在行動綱領中所規定的草案所提的人民民主主義(國家)的具體內容，在日本的情況下是廢除君主制度和根據徹底的普通選舉法而產生的一院制議會為最高機關，並以此為中心構成的。我們說人民民主主義，並不一定意味着在一切方面都同東歐一樣。東歐各國也根據各自的特殊性去運用這一形式，日本當然也將按照日本的特殊性而帶有具體的特色。這個內容將在今後實踐的發展過程中豐富起來。

九 關於革命的和平過渡

把革命的和平過渡的可能性加以誇大，並把它絕對化的主張，最近已經不多。在《關於綱領問題》中曾經提到：“我們應該加強人民力量，使反動勢力不能夠違背多數日本人民的意志，進行無益的流血鎮壓。但同時，我們時刻也不應忘記問題的性質最後仍應由反革命勢力的態度如何來決定。”對此，有一種意見認為：看“敵人的態度”來決定是錯誤的，是一種沒有定見的機會主義。這種意見從今年年初以來，正確地說從《莫斯科宣言》發表以來已經不太多，但是在剛發表綱領草案的時候是相當多的。它的主要論點如下：

(甲)由於國際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美帝國主義的軍事干涉已越來越困難。在美帝國主義進行武裝干涉的時候，也有可能依靠國際民主陣營的壓力和支援，用和平的、民主的方法加以制止。

(乙)合法地、民主地建立的統一戰綫政府本身，就是和平過渡的主觀上的保證。在這個政府下合法地進行獨立鬥爭的時候，美

帝国主义也不能加以阻止。

(丙)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能否变为现实，决定于党的方针和实践如何，不能防止敌人暴力的责任一半应由党来负。只制定“看敌人的态度”的一般原则，就是机会主义，应该决定当前的革命要采取什么方式。

显而易见，在国际力量对比的关系中，社会主义体系的加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以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等，都成为争取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胜利的有利条件。

这同我们在《关于纲领问题》中提出革命和平过渡可能性问题的条件当然有重要的关系。但是，这并不是保证把可能变为现实的条件。为了和平过渡，必需的最重要的主观条件是什么呢？这些条件要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能否统一工人阶级并在以工农联盟为中心的适当的人民政治合作的基础上，在我国强大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团结人民的多数；能否坚决地击退同敌人妥协的机会主义分子；能否成功地从政治上包围美帝国主义和卖国的垄断资本；能否打退反民族、反人民的势力，而由以我党和工人阶级为中心的民族民主力量在国会占据稳定的多数，把议会变成人民控制的工具；能否依靠这些力量使侵略者美帝国主义陷入穷途末路。只有以我党为首的大多数人民团结和组织起来，才能有条件扩大和平过渡的可能性。

我们相信实现这种可能性是同工人阶级、人民和民族的利益完全一致的，我们将为此而努力。

可是，问题在于即使我们创造了这种条件，但并不是就无条件地保证了实现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换言之，和平过渡并不是必然的道路。

“在剝削階級對人民使用暴力的條件下，就必須考慮另外一種可能，即非和平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列寧主義教導我們，而且歷史經驗也證明，統治階級是不會自願讓出政權的。這樣，階級鬥爭的劇烈程度和所採取的形式，與其說是決定於無產階級，不如說是決定於反動集團對於絕大多數人民的意志抵抗到什麼程度，決定於在爭取社會主義鬥爭的這一或那一階段上這些集團是不是採取暴力。在每一個國家里，哪一種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方式具有現實的可能性，決定於具體的歷史條件。”（《莫斯科宣言》）

我們沒有任何根據去推論，在我們所展望的革命中，美帝國主義和我們的賣國的壟斷資本的情況是例外。

有利的國際形勢，的確是有利於我國的解放鬥爭的，但是不能因此而片面地斷定美日統治集團在革命形勢下會採取君子式的行動。

這是因為，正如上面所說，儘管在不利的形勢下，帝國主義者和反動勢力也決不會自動地讓出政權，他們將盡最大的力量進行掙扎，以圖盡力把持政權。形勢對他們不利時，為了改變不穩定的形勢，反動勢力可能進行愚蠢的進攻。這種實例在歷史上是很多的。而且在目前的國內外形勢下，我們也可以看到不少例子。

因此，國際形勢的有利並不保證革命的和平過渡，和平和民主的鬥爭不一定能夠保證阻止敵人的暴行。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

我們不能保證可以事先防止在本質上屬於侵略、反動而又陰險的敵人，借偶然的突然事變的機會來發動橫蠻的暴行。

可是有一部分人認為：敵人一定會使用暴力，但也有可能創造足以阻止敵人暴行的條件。他們強調說：在展開暴力鬥爭以後，主

要責任在於敵人，但是在未能加以阻止的時候，黨必須負次要的，然而直接的責任。

這些看法的主要點是：不管敵人採取什麼手段，我們都有辦法加以阻止，如果不能加以阻止，黨就必須負一部分責任。這種觀點，實際上在主張和平過渡的必然性。

我國的統一戰綫政府如果成為一個合法的民主政府，顯然將會成為大大有利於和平過渡的條件。為了創造這種可能性，很顯然我們必須進行很大的努力。但是認為只要這一政府進行合法的獨立鬥爭，在今天的國際形勢下美帝國主義就不能夠加以拒絕，也不能夠繼續駐留，這種片面的論斷也是不正確的。

由於種種條件，使敵人難於採取非和平的行動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我們也為擴大這種可能性而努力，但是只停留在估計存在這種可能性的一面，卻是沒有根據的，也是不正確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當考慮兩種可能性，才能加強今後必須團結人民的多數，從而進一步形成強大的政治力量的決心，才能夠加強足以擴大和平過渡的條件的鬥爭。

因為，第一，統一戰綫政府得以和平建立的前提本身不一定是絕對的。可以設想當敵人面臨可以成立統一戰綫政府這種政治危機的時候，就會採取凶暴的手段。美帝國主義在印度尼西亞及其他地方的行徑已明顯地表明它是希望挑起反革命內戰的元凶。

第二，在成立了人民的統一戰綫政府以後，把反革命叛亂分子叫做叛徒，這在政治上、法律上都是有利的於統一戰綫政府的。可是在人民獲得政權以前，不能否定這樣的“非和平過渡”的情況本身。

第三，特別是根據日美“安全條約”，美軍有在一定條件下進行干涉的法律根據。各項賣國條約都不能規定由一方通知即可無

效，也沒有法律保證使美帝國主義必須照樣接受廢除這一條約的通告。

因此，沒有根據去斷定美帝國主義者不能夠合法地拒絕廢約通知或不能繼續駐軍。在這種情況下，把和平過渡的可能性看做實際上唯一必然的道路，是不正確的。在展望我國的革命的時候，也有必要考慮兩方面的可能性。革命究竟和平地過渡還是非和平地過渡的問題，最後仍要看各國歷史的具體條件——反民族、反人民的勢力究竟要採取什麼態度。

上面已經很清楚地說明，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要努力使革命採取和平的手段進行，但是究竟是和平的還是非和平的，這要看敵人採取什麼態度。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創造性的成就——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論的重要原則之一。

但是有一種見解卻認為要看敵人的態度而定的說法是黨中央的機會主義，並指責為無定見。他們說，把在當前的革命中採取什麼方法確定下來，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這是完全錯誤的。實際上，這種見解才是不認真考慮兩種可能性，而只看到和平過渡的一個可能性的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

正確地理解要看“敵人的態度”而定這一點，才能經常使我們不至於看錯反動勢力的本質，同時也知道歷史的責任本質上在於反動派一邊。

同時，這種看法也給我們積極的教訓，使我們有必要經常考慮到對敵人的一切可能的突然襲擊保持警惕，不至於變得毫無準備地靠碰運氣去決定勝負。

正因為如此，我們必須進一步加強黨和人民的隊伍，為完成使敵人難於抵抗的政治包圍而奮鬥。這樣做，不僅可以經常保持警

惕以便武装并保卫党和人民免受敌人的突然袭击，而且这种努力也能进一步扩大和平过渡的可能性。

相反地，反对要看“敌人的态度”而定的倾向，不仅引导党和人民走向安逸的片面的估计，而且最后也事实上解除了政治上组织上的武装。

革命政党的正确态度是：依靠斗争和团结的力量以扩大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并强调为其成功而努力，同时决不麻痹，以便应付敌人采取任何的一种“态度”。

十

以上研究了对《党章草案》的主要反对意见，并阐述了我们的观点。

可以看出，这一争论的焦点是一个是否要把我党自一九五〇年以来高举的打倒美帝国主义统治的斗争旗帜从我国当前革命的战略任务中去掉的原则性问题。党内有一种意见认为，由于《党章草案》存在着基本的缺点，因而就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意见；也有一种意见认为，只要做若干辞句上的修改就能统一全党的意志。但是这种原则性的问题不能用折衷的办法去解决。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党章草案》基本上是正确的地提出了问题。

只有站在这种原则性的立场上，才能尽量吸收从全党的讨论中提出的各种各样的积极意见，使《党章草案》的内容更加丰富和更加正确。

这次的纲领问题的讨论，是在我党历史上空前广泛的规模上进行的。通过这一讨论，全党的理论水平有所提高，并正在取得很

大的成就。从上述說明中也已明确地指出了爭論的各点不仅作为綱領問題應該弄清楚,而且为了确立党当前的政治方針,也是必須明确的。

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目前世界无产阶级共同的最重要的任务。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各个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任务,在于正确地估計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前途,为了粉碎反动派的阴谋,为了加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工人阶级各政党必須加强一切力量的統一和团结。”(五月九日《真理报》无署名論文)

鏟除美帝国主义在我国的統治,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任务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时也是日本社会合規律发展所不可缺少的重要任务。

作为所謂战略目标,把鏟除战后美帝国主义的統治当作革命的中心任务之一,亦即当作所謂战略目标使之明确規定下来,这是飽尝苦难的我党在战后发展中所取得的重要的历史成果。

党中央委员会认为,不管根据什么理由,如果不明确地提出这一任务,或加以取消,将会使党犯严重的錯誤。

我們迫切地希望富有历史意义的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充分地研究和討論党章草案的这一基本观点,并得出正确的結論。

在討論綱領中的几个問題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一——二十二日
在全国書記會議上的報告

自从《党章草案》发表以来，全党对政治綱領的討論非常活跃。党中央积极地組織了討論，并积极地介紹了批判性的意見。从迄今为止的討論情况看来，全国各地討論的重点差不多都是一样的。首先着重討論的問題是关于现状的分析，其次是关于革命的展望的問題。討論的其他問題还有：党章的形式的問題，对一九五一年綱領的評价，統一战綫問題，革命的和平过渡問題。通过对这些問題的討論可以看出，虽然討論很活跃，但是参加討論的人有限，并且由于大家急于证实自己的意見，因此沒有充分地向共同的方向发展。这个报告是要談一下这次討論的重点。当然，我是根据《党章草案》和《关于綱領問題》的基本观点来談的，但是如果只是重复过去的說明，那末，这将和过去的會議沒有什么区别了。为了使討論更加深入，我想作为一个参加討論的人来发表我的意見。中央委员会还将从加深和发展《党章草案》的基本立場的观点出发，根据到限期十二月底为止所提出的意見来作最后的、全面的研討，正式地加以总结。

一 关于党章的形式

在这个問題上有两种意見，一种意見是大体上同意这种形式，另一种意見是反对这种形式。其中有人认为應該把綱領与党章分开来写。有人认为采取那样的形式只是效法中国共产党的做法。各国共产党有它各种形式的綱領，过去我党的綱領或者綱領性的文献，主要是以当前的任务为重点的。一九三二年綱領和一九五一年綱領都是这样。因此，从来沒有詳細地強調过作为最后目标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是在全世界都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問題作为今天的主要内容的情況下，就有必要同当前的綱領一起，提出作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來說，我认为以簡單的形式把它綜合起来，再加上指出共产党的性质和組織原則的組織綱領，这种化而为一的作法对我党來說也是合适的。采取这种形式，从我党今后要积极地群众化的必要性来看，把党的当前綱領同最終目标、党的各項原則写在一起，对我党來說也是恰当的。关于《党章》这个名称，是“日本共产党的宪章”的意思，今天联合国宪章、儿童宪章等已成了日本的語汇，所以決不是單純模仿其他党。有人要求把党章的文章写得通俗些，关于這個問題我們想加以研究并进行努力。有人认为为了把綱領送到群众中去，組織綱領等是沒有用的。但是对我党來說，向群众广泛地說明党的目的和情况的各項原則，有着特別重要的意义。而且，使綱領成为群众的东西，并不一定是要把印好的綱領分发給群众。特別重要的是要按照綱領的精神，在群众中加强政治、思想和組織工作。同时，如上次會議所說的那樣，以群众化的形式提出党所提

倡的統一戰綫綱領也是這樣的工作之一。

二 关于一九五一年綱領

在《关于綱領問題》中，指出了一九五一年綱領的历史意义，同时指出了它的重要缺点。通过这次对綱領問題的討論，将确定我們今后的綱領，并且也最后确定对一九五一年綱領的看法。正如已經說明的那樣，必須承认一九五一年綱領特別是在对國內的階級分析等問題上有着重大的缺陷，因而从这里所作的展望也必然是片面的。但是它那樣地強調了从美帝国主义手中爭取独立以及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任务，从战后到今天的历史过程看来，显而易见是有一定的积极的历史意义的。虽然在這些斗争任务的提法上有了片面性，因此在理論上或实践上都产生了不正确的地方，但是我們不能急于只是机械地断定它是黑还是白，說它完全錯了或者完全对，而需要努力有分析地加以评价。也就是說，不要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而要采取辯证的方法。

三 对現狀的分析

1. 如何分析我国的現狀，将是决定革命的展望的最重要的根据，故而对這個問題的討論特別热心是很自然的。有人站在同意草案的立場上提出希望更加深入地加以理論化的意見。我們也並沒有认为过去提案的文件是完整无缺的，我們同意在討論中能够深入的地方就予以深入。

反对的意見也是各种各样的。

其中之一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势起了根本变化，在今天，作为对现状的分析，闡明誰掌握政权的問題已經沒有多大意义了，只要把一切都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各种各样的道路来理解就可以了。主張这种意見的人认为，过去共产国际的綱領所規定的把革命的阶段区别开来的作法已經是完全过时了的沒有根据的作法。

与这个意見有关的一种意見是，有一些同志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的发展規律受到根本的限制，今天由于社会主义陣营力量的成长，帝国主义的侵略性的問題已經微不足道了。

这些意見都是不正确的。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問題确实有了划时期的进展，这已經成了現代的主要内容，因此，今后走向社会主义的条件，要比以前有利得多。但是，这并不說明每个国家都是同样地直接面临着社会主义革命以至可以逐步地走向社会主义。不消說，这种想法並沒有正确地理解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走向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問題。世界革命运动的現狀本身就說明了這個問題。

再从創造性地发展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決議的基本路綫的《莫斯科宣言》来看也是很明显的。大家知道，《宣言》正确地指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問題是今天的主要内容，同时《宣言》強調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任务是維護全世界最重要的課題，即和平。它正确地指出：“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同时它确认，只要强大的和平力量同心协力，就可以阻止战争的爆发。并且根据各国的情况，区别了各种不同的特点，如：“許多国家的工人階級和人民現在仍然面临着反对殖民侵略和封

建压迫,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历史任务”;在那些受到美国的经济、军事扩张所造成的痛苦的国家,争取和平、独立、民主,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从根本上实行土地改革,在苦于卖国的垄断资本的统治的人民中间加强团结的条件已经产生;还有些是直接面临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在那里将要通过团结多数人民的统一战线,把基本的生产手段收归人民所有。既然是共产主义者的党,它的最終目标不消说乃是要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不同,它们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革命阶段也不是一样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今天,这一规律仍然是真理。因此还没有取得政权的国家的共产主义者,负有这样的任务:要掌握今天国际上形势的共同特点,同时探讨各个国家的具体条件,弄清阻碍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具体条件,弄清统治这个国家的政权的性质。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列宁所说的这个规律今天仍然有效。

“政权问题是不能回避、不能撇开不管的,因为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它决定着革命的发展和革命对内对外政策中的一切问题。”(列宁:《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①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在各个国家里为了进行革命而探讨该国的政权问题是完全正当的。

第二,有若干同志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展规律从根本上受到了限制,因此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已经不大成为问题。的确,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说的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的说法,由于社会主义与和平力量的巨大前进,产生

^① 见《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版第357页。——译者注

了阻止战争的可能性，这是现代的重要特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的规律全都改变了。正如十二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宣言所指出的那样，“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上壤。”同时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不断会有压迫其他民族、推行殖民政策的行为。帝国主义虽然正在被削弱和退却，但是帝国主义的这些性质是一直不变的。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势上的变化是帝国主义阵营总的来说在走下坡路，但是甚至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处在美国的从属之下，这一情况清楚地说明了上述问题。“帝国主义意味着资本的发展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意味着民族压迫在新的历史基础上的扩大和加剧。”（列宁：《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①

列宁的这些話，今天仍然是有效的。如果看到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势力在全世界范围有了飞跃的成长和加强，帝国主义统治人类的范围显著地缩小了，因此就把列宁的这些話当作是过时的、古典的公式放到一边，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美帝国主义今天的动向正好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关于纲领问题》中说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势的根本变化和社会主义已成为世界体系，同时又指出了美帝国主义的作用：“美帝国主义彻底地加强原子备战，企图强制推行新殖民主义。它提出欺骗性的口号，说什么‘苏联直接或間接的侵略’，以便掩盖它的新殖民主义的本质。‘保护其他自由国家的安全，是关系到美国本身的安全的’（艾森豪威尔主义）这种理論已成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周围建立无数军事基地，蹂躏这些国家的民族主权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欺骗手段。它们对旧殖民主义

① 見《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中文版第 387 頁。——譯者注

加以粉飾，在援助、保障安全、合作、軍事同盟等名义下，装作是被控制国家的知心朋友，企图利用阴谋、政变、武装干涉和运进原子武器等办法压迫其他民族，使它成为自己的奴隶。美帝国主义这个欺騙政策的阴谋，集中地表现在艾森豪威尔主义和对中近东的武装干涉方面。因此，美帝国主义是今天的最凶恶的殖民主义者。”（《前卫》，十一月号 44 頁）十二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宣言就美国帝国主义的这种作用——它的侵略性指出：“美国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力图依靠所谓‘实力地位’政策統治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并且企图阻撓人类按照社会发展規律前进。它們打着‘反共’的幌子，力图消灭民主自由，威胁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独立，想要以新的形式給已經解放了的人民重新套上殖民枷鎖，并且經常不断地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敌对的顛复活动。美国某些侵略集团的政策是要把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反动势力集結在自己的周圍。这样，这些集团就成为全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成为人民群众的最凶恶的敌人。”

如果看不见今天帝国主义統治人类的范围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有了很大的縮小和由于社会主义与和平势力的巨大成长，战争已經不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情况以及第二次大战后的形势的上述根本变化所带来的新的局势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的创造性的命題，那末这确实是过时的錯誤。但是我們不能只是机械地停留在这一点上，因为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侵略战争的危險——总的說来，帝国主义反动派的中心美帝国主义仍然企图侵略和压迫其他民族。对它保持最大的警惕和进行最彻底的斗争，乃是世界无产阶级共同的重要任务，如果忽視了这一点，就只是抓住了今天的任务的一面。

2. 关于从屬問題是对于現状的分析的中心問題，特别是从屬於美国的性质和日本是否基本上从美帝国主义手中取得了独立的問題是爭論的中心。

认为基本上独立的意見的根据之一，就是他們认为旧金山条約簽訂后同美国締結的一連串的卖国条約，都是在日本壟断資本的同意下簽訂的，旧金山条約簽訂以后日本壟断資本基本上取得了主权。还有人认为，旧金山条約是在国内外民主勢力的压力下簽訂的。另外一些人认为，党章草案虽然說是“半占領”，但是占領体制已經不存在了。

旧金山条約确实是日本政府簽訂的，所以它在形式上是日本政府同意的。但是，日本政府所同意的条約的条文中虽然写着主权在日本，并不意味着日本在基本上已成了主权国家。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区别在于：殖民地是丧失了国家的独立，成了帝国主义的領上的国家；半殖民地是指在形式上虽然是独立的，实质上政治、經濟都是附屬於帝国主义的国家。从曾經是半殖民地的中国的例子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允許帝国主义列强統治中国的各項条約，都有中国政府参加签字的。当时中国在形式上有着自己的政府，在表面上也沒有采取按照外国帝国主义的指示行动的形式。因此，归根到底，条約是否征得本国政府同意，并不是問題的本质，而必須探討这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旧金山条約簽訂的时候为什么苏联和中国宣布它为非法和无效呢？那是因为这个条約是把苏联和中国当作假想的敌人的战争条約，它以新的形式把对美从屬的关系固定了下来。在美国单独控制日本的时期，的确国内外的民主力量曾經进行了斗争，但是这种力量在对日媾和問題上沒有能够掌握領導权。旧金山条約无疑地是在美国掌握决定性的領導权

的情况下签订的。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中，为了把它过去一直违反《波茨坦宣言》而在事实上单独统治日本的作法固定下来，并且为了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使它成为反共阵营的一部分，便缔结了这个条约。所以美国统治阶层和吉田内阁对此表示赞美，与此相反，日本的独立、民主和和平力量都认为这是辱国的条约而加以反对。这是错误的吗？不是，这是正确的。因此，尽管起初把它伪装成独立的条约，但是久而久之通过大家的体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一条约的本质，并且起来粉碎这个战争和卖国条约的体制了。

3. 在认为日本是基本上独立的人们当中，也有些人承认是半占领的状态，但是他们认为主要是因为同美国缔结了军事同盟，所以建立了美军基地，驻扎了军队。

认为半占领是错误的人，把占领规定为军事专政，他们认为美国的军事专政已经消灭了，所以半占领的说法是错误的。

《关于纲领问题》一文已经指出：“旧金山体制并不是美帝国主义占领体制的简单的继续。”显而易见，它已经说得很清楚，现在的情况并不是美国的单一统治和过去的占领制度的原封不动的继续。如果认为《党章草案》和这个提案的说明《关于纲领问题》一文似乎是说今天美帝国主义原封不动地继续着它的单一统治，那是不正确的。半占领虽然不是全面的占领制度，但却是残留着它的一定重要部分的过渡形式。正如半殖民地的“半”字是适合于规定历史过渡时期的矛盾状态一样，半占领的“半”字也是为了区别于过去的单一占领状态而用以规定这种特殊状态的。尽管如此，但是忽视这一区别，把半占领和全面占领制度一视同仁地加以批判，这种意见毕竟是不正确的。

众所周知，冲绳和小笠原都完全处在美帝国主义的軍事占領之下，其情况与殖民地相等。日本本土有着无限期的和无限制的美国軍事基地，有治外法权。这是美帝国主义政权的直接統治。甚至还設立了像日美联合委员会这样的使美帝国主义統治日本的意图和日本国家机构相結合的机构。条約又保证，当我国解放运动高漲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可以进行武装干涉。又如日美“安全条約”也沒有保证日本单方面宣布廢除就能无效。对于这种在形式上虽然是主权国家，事实上却保证外国帝国主义能够以这样的形式直接或間接地統治日本国土和压迫日本人民的状态，《党章草案》从总的方面規定为：“在基本上統治日本的是美帝国主义和从屬于它并与它結成同盟关系的日本壟断資本，我国虽然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但却是被美国半占領的事实上的附屬国。”这样規定虽然不能說已經詳尽說明了我国的現狀和政权关系，但是应当认为基本問題已經抓住了。

4. 有人认为日美关系是同美英关系、美法关系同样性质的軍事同盟。虽然这种軍事同盟都是准备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要求独立的亚洲民族进行战争的軍事同盟，但我們不能只看到这种共同的一面，而忽視日美关系的另一本质的方面。英国和法国沒有像冲绳、小笠原这样的处在軍事占領和殖民地状态下的地区。意大利的軍事基地是美軍撤退了以后，又再根据北大西洋条約建立起来的，而英法都是拥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經說过：“被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軍隊征服，根据媾和条約从屬于强国。”包括旧金山“和約”、日美“安全条約”和行政協定在內的旧金山体制，显然像列宁所讲的那樣，是民族压迫的关系。日本的卖国的壟断資本，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安全而屈从于美

帝国主义，这一情况是和美日统治阶层对日本人民的压迫结合在一起。日本对美国的从属不仅在程度上同英法不同，而且在本质上它是达到了丧失基本独立的程度的国家。这种情况是和日本不同于美英、美法关系的独特的美日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分不开的。如果忽视这些历史和现实的具体情况，认为日本只是“作为美帝国主义军事集团的一个成员从属于美国”并这样抽象地去寻求本质，那末，就会把关系到日本人民生死存亡的从属状态——实质上就是包括一部分国土处于殖民地状态之下的半占领式的从属关系这一方面——同基本上握有主权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对美从属状态在大体上一视同仁。并且还会忽视下述具有本质意义的具体方面：即从战败时开始的对冲绳和小笠原的军事占领这一方面实际上仍然原封不动地继续保持下来的状态；正如日美“安全条约”明确规定的那样，美国可以单方面在日本国土上采取军事行动的状态；在美国的单一统治下造成的给美国以单方面“配备”军队的权利的状态；后来为了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而在美国的领导下建立和“扶植”起来的自卫队被编为美军的辅助部队的状态等等。此外，由于上述缺点，还会把日本垄断资本为了自己的利益同美帝国主义结成卖国的同盟并成了美国军事行动的属下的帮凶的一面片面地看成是本质，而忽视或轻视另一个重要的方面，这就是美帝国主义对日本人民的侵略主义的压迫——它的历史根源是美帝国主义对日本的单一统治——虽然在形式和内容上有了一定的变化，但是今天仍然继续在基本上蹂躏着日本民族的主权。

于是，结果将会过低地估计这样的条件：在我国强有力地存在着并且在实际上正在发挥出来的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的力量，可以最大限度地组织起来，并且同争取社会进步和解放的斗争

有效地結合起來。

列宁在談到民族問題的許多論文中都強調，不應該從法的各種一般概念中引伸出來的法律上的定義（規定）去探討問題的本質。

“在民族問題上也不應當提出抽象的與形式上的原則”。（列宁：《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①

“在解決一切殖民地和民族問題時，不要從抽象的原理出發，而要从具體的現實出發。”（列宁：《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民族和殖民地委員會的報告》）^②

列宁在關於“歷史的具體的問題提法”中提起應注意的如下事項：

“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此外，如果是講到某一國家（例如，講到這個國家的民族綱領），那就要估計到在同一歷史時代這個國家不同於其他各國的具體特點。”（列宁：《論民族自決權》）^③

5. 還有人認為，美國已經是第二流國家，不能有很大作為，只要和平和社會主義陣營強大起來，美國撤出日本也就會是容易的，認為美國會對日本的革命進行武裝干涉的想法已經過時了。《黨章草案》和《關於綱領問題》對美帝國主義估計得過高了。

在上面所講的當中，已經包括對上述見解的本質上的批判，因此下面只作若干補充。

① 見《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中文版第125頁。——譯者注

② 同上，第210頁。——譯者注

③ 見《列宁全集》第二十卷，中文版第401頁。——譯者注

从总的方面来说，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前进与胜利是无可置疑的，共产主义在世界上必将取得最后胜利，这也是很明显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今天美帝国主义已经下降为第二流国家，今后它将会放弃侵略主义的野心和行动。今天美帝国主义把许多国家置于自己的隶属之下，它在联合国也操纵许多国家，企图使它的帝国主义野心得逞。它仍然以准备新战争的實力政策来推行它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到处干涉别国的内政，最近在冲绳也采取了恬不知耻的行为。即使国际形势对它不利，它也决不会那么简单地放弃侵略主义的野心。如果否定美帝国主义是站在帝国主义集团前面的第一流的帝国主义国家，那就是错误的。

仅仅靠和平共处和社会主义的运动，并不能够迫使美帝国主义的新战争政策和压迫其他民族的政策后退，还要有各个被压迫民族一贯的顽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前进，才能够最后地战胜它们的野心。

我們也不能輕視包藏在旧金山体制里面的美国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如果看到世界的大势已经使帝国主义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就认为考虑美国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已经过时，那只会片面地看到防止战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而几乎看不到帝国主义乃是侵略战争的温床以及革命的非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在旧金山条约以后，一九五一年綱領仍然认为日美关系是全面统治的继续。但如果从纠正这种在党内存在的错误看法的意图出发，而现在又相反地过低估计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那末，这又是一个新的错误。

从下面可以看出，这种错误的现象不仅在我国存在。

“现代修正主义的典型就是抹煞或者过低地估计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过低地估计美国侵略集团及其走卒准备进行新战争的

危險性。”(載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一、十二日《真理報》无署名的論文)

6. 关于日本壟断資本掌握了日本的国家政权，因此认为日本基本上是独立的意見。

日本壟断資本基本上掌握了日本的国家机构，这是一个重要問題，但同时要清楚地知道，日本这样的国家在政治、經濟、軍事上都是从屬於美帝国主义的从屬国家，并且还要考虑到“这个(帝国主义)时代最典型的問題，就是不仅分成占有殖民地的国家和殖民地两个基本集团，而且也包括在政治上虽然有形式上的独立，但实际上在財政、外交方面却受到从屬性的綱領的牵制的各种类型的从屬国家。”(列宁：《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①然后弄清从屬的具体性质。日本的对美从屬，不仅在軍事、政治、外交、金融、貿易等方面从屬於美帝国主义，而且在国家机构方面也有着接受美帝国主义对日本国家的控制的規定。日美联合委员会就是一个例子。日本的政权問題的特征不仅是壟断資本掌握了国家政权，而且如上所述，在另一方面，美国的权力通过軍事占領和建立基地，直接統治日本人民和占有日本領土。美帝国主义的权力有着直接統治日本和控制、干涉日本国家政权的两个方面。

当然日本統治階級的中心是日本壟断資本，对这一点是不能輕視的。《党章草案》是在批判地研討一九五一年綱領的基础上写成的，一九五一年綱領把半封建势力当作日本反动势力的中心，而《党章草案》則重視壟断資本的复活和加强的动向，把它当作日本統治階級的政治和經濟的中心問題。这就是一九五一年綱領和

① 參看《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中文版第255頁。——譯者注

《党章草案》的决定性的差别之一。从《关于纲领问题》一文中阐述战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的部分也可以看出，《党章草案》是以日本是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为前提的。因此，在《党章草案》的观点中并没有忽视垄断资本主义。

日本垄断资本的确是作为日本的统治阶级掌握着日本的国家政权，但这是从属国家的政权，不能因此就立即证明日本基本上已经独立。

的确，日本垄断资本也是为了自己的利害关系而依附于美国的，另一方面它还图谋向东南亚发展和走向复活帝国主义的方向。但是，只要从总的方面看一看今天旧金山体制的网络就很清楚，统治着日本人民的权力不仅是日本的国家政权。需要通过革命而转移到人民手里的政权，是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和从属于它并同它结成同盟的日本垄断资本的政权。这两者虽然各有它们的独立性，但它们作为反民族反人民的统治力量在机能上是互相交织在一起而统一起来的。这些力量是阻止日本人民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阻碍日本社会的进步——向独立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力量。

7. 与这个问题有关，便又产生了什么是日本社会的根本矛盾的问题。反对《党章草案》的人认为垄断资本与人民的矛盾是基本矛盾，而美帝国主义与日本人民的矛盾是从属的次要的矛盾。

但是我们认为，今天日本社会上存在着两种根本矛盾，一种是美帝国主义与日本人民的矛盾，另一种是垄断资本与日本人民的矛盾，这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的确，日本垄断资本从它们的阶级安全和利益出发，主动地同美国勾结在一起，但是总的来说，今天垄断资本还从属于美帝国主义，它出卖日本民族的利益，搜刮和剥削日本人民。因此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之间虽然存在着壟

断資本相互的矛盾，但是日美統治阶层有着共同的政策，它們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日本取得真正的独立、和平与民主，反对社会进步，加紧复活军国主义。由此可見，它們在准备发动新的战争、阻止日本社会进步、把反民族反人民的統治强加在日本人民头上等这些方面勾結在一起。战争与民族压迫的体制——旧金山体制就是美日統治阶层这样地共同施加于日本人民的体制。因此当前的特点是：两个根本矛盾互相交錯，形成了反民族反人民的統治，阻止日本社会按照規律发展和阻止日本人民为爭取这一发展而进行的斗争的前进。

站在今天日本壟断資本主义社会的頂点的日本壟断資本，总的說来起着对美从屬的卖国作用，它允許美帝国主义进行侵略，招来美帝国主义的統治，以图保全壟断資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认为日本壟断資本和人民的矛盾是根本矛盾的立場，是把日本单纯規定为“从屬的壟断資本主义国家”，这就过低地估計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統治的一面。以现实的工人阶级为首的劳动人民的斗争，实际上不仅是反对壟断資本主义剝削的斗争，而且也蘊藏着很多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壟断資本的战争政策与反民族政策的力量。这从几年来劳动人民为爭取和平与独立而斗争的思想发展情况来看也可以知道。在这个意义上，我們一定要重視这些斗争力量，发展和平斗争；重視反帝反壟断的民族民主力量的团結，把它提高到驅逐美帝国主义、打倒卖国的壟断資本并进而爭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的高度。这种做法說明，我們不是要停留在爭取独立和民主的任务上，更重要的是要在日本胜利地开辟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对現狀应该怎样看的問題，有着上述各种不同的議論。日本

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它又从属于美帝国主义,这里就存在着新的复杂的问题。但每个同志都承认存在着从属关系,现在的问题是要弄清从属的性质。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明确意见一致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而且要统一意志。这才是讨论纲领问题的重要的出发点和解决问题的方向。

四 关于革命的性质

我们既然是共产主义者,那末在争取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一点上,目标是完全一致的。问题在于,需要进行研究和观察,通过什么样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关于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有这样一种意见:对《党章草案》表示反对,要求立刻规定当前的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

一般地说,当生产关系从发展生产力的形式变为发展生产力的束缚的时候,社会革命的时代即告开始,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教导我们的。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共同的终极目标,就是把生产手段和流通手段的私有变为社会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因为各国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并不一致,而且这种发展是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下进行的,所以在实现这个终极目标的过程中,各国的共产主义者所提出的当前的任务也就不能不适应这种情况,而有所不同。

“革命正是旧的上层建筑的破坏和力图按照自己意向创立新的上层建筑的各个阶级的独立行动。”(列宁:《新的任务与新的力

量》)①

在我国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在我国的經濟、金融、貿易、投資等等方面以不同的程度和規模扎下了根,同时使我国处于半占領的从屬状态,对壟断資本主义的上层建筑——政治、軍事、法制、意識形态——的内容和形式也进行了控制。因此,不能认为日本的革命同單純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或者同基本上独立的資本主义国家的革命相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一般认为,在过去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是中心任务。一九五一年綱領在指出美帝国主义全面統治日本的新情况这一点上,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但是,它认为半封建制度是在日本社会中占統治地位的因素,而沒有正确地看到战后日本在事实上是壟断資本发挥了主导作用的事实。因此,产生了这样一种傾向,认为当前的革命是和过去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相近似的革命。还有一部分論者过低估計美国帝国主义的統治,产生了公式化的社会主义革命論的片面性。在今天來說,这些規定显然都是錯誤的。这个事实显示,單純地把过去的方式套用到今天日本的情况,或者一般地以教条式的类推办法加以規定,是不能地完成革命任务的。

前面已經說过,十二国共产党、工人党的宣言也談到了这样的新情况:除了面临着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的国家和直接爭取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以外,还有遭到美国軍事扩张和經濟扩张的压迫,并且壟断資本变成卖国集团的国家。我們也需要完成新情况下的新任务。

① 見《列宁全集》第八卷,中文版第191頁。——譯者注

我国的特点是什么呢？只有走向社会主义，才能保证从根本上全面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这是很明显的。而美帝国主义同日本的壟断資本結成反民族、反人民的联盟，擋住了这条道路。在这个联盟中，日本的壟断資本处在从属于美国的关系下，壟断資本由于这种关系，出卖了日本人民，使日本民族成了被压迫民族。壟断資本从属于美帝国主义的情况，同把日本人民出卖給美帝国主义一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維持壟断資本对人民的統治和掠夺一事，在实际上和他們同美帝国主义結成卖国性质的联盟，有着深切的联系。

另一方面，日本的壟断資本在經濟上正像他們想要向东南亚伸張勢力那样，正要向着帝国主义的方向前进。我們必須正确地分析这样几个方面，发展斗争。我們必須在这样复杂的条件下，开辟日本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然而，目前在日本，連民主力量的統一战綫也还没有建立起来。而且，以对革命的估計来說，至少也还没有达到能在这几年內爆发革命的紧迫程度。所以，过分具体地描繪建立革命政权的情况，是不适当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这里只就有关革命前途的几个本质的問題加以探討。

关于这个問題，有这样的意見。

当前的革命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統一战綫政府可以完成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由統一战綫政府宣告廢除旧金山体制，就可以解决独立的問題。

不消說，宣告廢除将是事情的开始。但是，光是这样，在实际上旧金山“和約”还不会失效，也不能打破旧金山体制。而且，在沒有掌握权力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統一战綫政府，如果不掌握权力，

它就有极大的危險会被美国和日本壟斷資本在政治上的反动活动所摧毀。

在这里，特別要研究两个問題。

一个是統一战綫和革命的問題。那种认为不建立革命政权就可以由統一战綫政府廢除旧金山体制的意見，是根据这样一种設想而提出的：目前美帝国主义在我国的統治同将来的革命过程中政权轉移問題沒有关系。这是不看美帝国主义对日本社会进行双重統治——通过基地等直接进行的政权統治和通过日本壟斷資本的国家机关进行的事实上的統治——的事实，认为只要基本上推翻日本壟斷資本的統治就可以解决政权問題。結果便忽視了这样一种情况：在人民粉碎日本社会的上层建筑而掌握政权的时候，这种政权不仅要从壟斷資本手中轉移过来，而且要从美帝国主义統治下面轉移过来。所以，认为依靠統一战綫政府可以从民族压迫下求得解放——也就是不經過革命而打破旧金山体制——的設想，是根据所謂日本基本上已經独立的論据而提出的。

但是，就像现实情况所显示的那样，建立統一战綫政府并不就等于建立了革命政权，这是很明显的。正在努力巩固日本壟斷資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的美帝国主义和卖国的壟斷資本的政权，是反革命势力的独裁，統一战綫政府不进行革命，就不能打倒这种独裁。而且，如果始終坚持当前的革命只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論点，那末就等于說，在这个統一战綫在事实上成为社会主义統一战綫以前，只能坐待取得政权的机会。

今天，在爭取独立、和平、民主、保卫生活的要求下面結成的統一战綫，是由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反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壟斷資本的一切階級和力量結成的。除去工人階級中有觉悟的人以外，一般

地看来，其他階級的反壟斷資本的願望并不就等于要求实现社会主义，它們的基本目的在于反对壟斷資本的反民族、反人民的統治，并反对它利用特权进行掠夺，压迫人民生活，这主要属于一般的民主的性质。如果这个統一战綫的力量在政治斗争中获得胜利，掌握了国会中的多数議席，建立了政府，那末这个統一战綫中的工人階級就有可能而且也有必要在这个民族民主統一战綫的目标下，同其他阶层联合起来取得政权。事实上并不需要等待这个統一战綫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統一战綫，如果这样等待，就等于不去在最大限度上团结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的力量，建立反帝反壟斷資本的人民政权，就等于放过用这个办法为过渡到社会主义打下基础的机会。

如上所述，驅逐美国帝国主义、推翻出卖民族的壟斷資本的統治的革命，事实上不外乎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初步阶段的革命。从这个革命的性质来说，不应简单地把它看做是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应把它看做是过渡时期的独特的革命，这样才是适当的。

有一些人有这样一种想法：为了解决依靠主要是提出民主任务的統一战綫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个矛盾，便打算在这个統一战綫之外，另行建立社会主义統一战綫或左派統一战綫，以解决这个矛盾。但是，所謂要建立两个平列的統一战綫这一想法本身，难道不是就产生了混乱和矛盾嗎？

另一个問題是对美帝国主义发生作用的国际因素問題。

在展望我国革命前途的时候，就会牵涉到各种复杂的条件，这不仅是因为我国的統治关系复杂，而且是因为美帝国主义的政策会受到国际因素变化的影响。

在战争与和平已經成为国际政治的根本問題的今天，要求禁止原子武器、实行裁軍、撤退一切外国軍隊、撤除軍事基地的社会主义陣营爭取和平共处的斗争，越来越得到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共鳴；爭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的成长和发展，同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配合起来，一次又一次地打击着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殖民主义，成为加速它們崩潰的因素。

美国国内阶级斗争的发展和工人阶级取得胜利，意味着美帝国主义統治的終結，但是，这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实现的。

国际的力量对比情况——社会主义陣营同帝国主义陣营，年輕的独立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同帝国主义陣营，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矛盾的发展——上述对比关系发展的总和，将会直接影响到美国的政策，并且对我国人民的斗争将会起一定的作用，这当然是必須加以重視的。

但是，今后国际形势能否实现这种发展，将取决于社会主义陣营的发展和各国人民今后斗争的情况。在日本的共产主义者來說，不可以用单纯地等待国际形势发展的輕松态度去考虑这种因素的发展。

虽然說，由于国内外的各种因素的配合，例如由于世界的社会主义与和平力量的发展，美国将会在国际上日趋孤立而被迫后退，但不幸的是，我国爭取独立民主的力量相对地落后，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完全否定“帝国主义的独立”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帝国主义的独立”，并不是用革命方式解决民族矛盾的办法。这种办法不会摆脱美帝国主义而取得完全的独立，即使会表现为更加“平等”的形式，也要以某种方式繼續从属于美帝国主义。如果由于各种因素的配合，美軍撤离日本，日本壟断資本建立起单独的統治，那

也不会是革命即政权轉移到人民手中，这是不必贅言的。而且，这样尤其会走向复活日本軍国主义，进一步加强日本壟断資本的政治反动性，以劳动人民的牺牲和負担来复活日本軍国主义的道路。

因此，一面提出社会主义的最終目标，一面在以工人階級为核心的人民取得胜利的基础上提出民族压迫問題的革命的无产階級政党，必須由下述观点出发，并根据目前的具体实际情况，展望未来的前途。这个观点就是，一方面考虑到国际形势发展的各种因素相互配合的可能性，一方面結合着世界上爭取社会主义和爭取和平与民族解放的力量成长和壮大的情况，不是单纯地等待国际形势变化，而是把爭取推翻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壟断資本的統治、由人民掌握政权一事作为日本革命的問題，开辟出最为切实可行的道路。

按照这个意义來說，如果起碼能够坦率地承认我国基本上处在从属于美国的状态，那末，所謂不經過革命能不能获得独立的問題的提法本身就是不妥当的，至少也是沒有多大意义的。如前所述，即使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考虑到，随着美帝国主义的國際地位的变化，他們的对日政策可能发生变化，从而会引起旧金山体制的变化，但是日本共产主义者的任务仍然在于尽最大努力，团結爭取民族解放、和平、民主、社会进步的反帝反壟断斗争的力量，使它們和日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前进結合起来。必須最大限度地、广泛地团結推翻旧金山体制的革命力量，使之成为革命的火焰燃燒起来，并使这些力量和开辟走向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斗争結合起来。这就是使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結合起来，使最大限度地發揮出来的民主变革的力量发展成为工人階級取得最后胜利的道路。共产主义者并不会滿足于提出民族問題。必須使這個問題从属于

社会进步——工人階級的利益，最后导致工人階級取得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社会发展的規律——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证明，这是可能的。

作为在我国确实能开辟社会进步的道路來說，我們可以作出也必須作出这样的估計：一面加强工人階級在以民族民主統一战綫为基础的政府中的領導作用，同时使这个政府成为人民政权。这个政权是在工人階級领导下，联合工人、农民、广大人民力量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萌芽形态。但是，按社会发展的进程來說，这只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时期中的暂时的和过渡的革命，至少按照由目前现实情况作出的估計来看，不經過这个革命，就不能在我国成功地开辟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如果这个革命确实地取得了胜利，用革命方式建立起来的政权将成为以建設社会主义的任务为中心任务的政权，在本质上将發揮无产阶级专政的机能。

根据工人階級在革命的人民政权里面發揮領導作用的程度和反帝反壟断斗争的发展程度，預料这个政权将会迅速地变成能够發揮无产阶级专政机能的政权，但是认为从取得政权的第一天起，絕對不可能是工人、农民、劳动人民的联合政权即人民民主专政，而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并且如果认为这个政权在事实上会發揮給社会主义革命开辟道路的初步阶段革命的作用，所以只能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来着手进行，也同样是錯誤的。

《党章草案》和《关于綱領問題》估計当前的革命是要按照反帝反壟断的基本方向，根据爭取和平、独立、民主、提高生活的斗争的发展，建立統一战綫，确立共产党和工人階級在这个統一战綫中間的領導权，成立人民的民主政府，使整个政权从美帝国主义和壟断

資本手中轉移到人民手中。在這時候，這個政府首先必須完成這樣一些任務：堅決擴大人民的民主自由；清除過去的半封建殘余；把美帝國主義逐出日本；推翻出賣民族利益的壟斷資本的統治。在當前的革命中，組成這個政權的成分，在政治上不僅有共產黨，而且還包括社會黨以及其他民主黨派，在階級上說，要包括廣泛的各個民主階級。這一革命在取得勝利以後，必須一面保證完成包括民族獨立在內的一般民主性質的任務，一面向着把整個生產關係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道路發展。

這樣做是依據下述社會發展規律的：按本質來說，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面，可以由人民民主專政所保障的人民政權來確實取得和擴大一般民主性質的自由，同時打好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和前進的基礎，向着社會主義建設的目標前進。

列寧曾針對各種不同的情況，經常對爭取民主的鬥爭和實現社會主義的鬥爭的關係問題強調說：

“對無產者來說，在資產階級社會里為爭取政治自由和民主共和國的鬥爭，只是為推翻資產階級秩序而進行的社會革命鬥爭的必要階段之一。嚴格地區別本質上不同的各個階段，冷靜地探討這些階段產生的條件，這決不是把最終目的束諸高閣，決不等於蓄意放慢腳步。恰恰相反，正是為了加快步伐，正是為了儘快而穩妥地實現最終目的，才必須了解現代社會里的階級關係。”（列寧：《專制制度和無產階級》）^①

“如果認為爭取民主的鬥爭會使無產階級脫離社會主義革命，或者擋住、遮住社會主義革命等等，那是根本錯誤的。恰恰相反，正像不實行充分的民主，社會主義就不能勝利一樣，無產階級不進

^① 見《列寧全集》第八卷，中文版第6頁。——譯者注

行全面的彻底的爭取民主的革命斗争，就不能造成对資產階級的胜利。”(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①

写这些文章的时期和今天的情况已有很大的不同，这当然要加以考虑，不过，这里列举的原則性的說明，对我们仍然是有很大好处的。

在要求立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人們中間，也有人根据意大利共产党的想法，強調要用逐步改造社会結構的办法实现社会主义。但是，意大利共产党在它的《綱領宣言綱要》中，对新形式的民主政权問題作了如下的分析，这也可作为一个参考。这个綱領性的文件对于从十月革命到两次世界大战間的时期因政治斗争的发展而产生的新形势下面的問題作了这样的論述：“共产主义者不是单独地而是同其他各政党合作掌握政权，这是能够做到的，这件事情毫无異議地得到承认，同資產階級进步政党实现合作的問題，也沒有被否定。构成这个新的战略战术的基础的是，当时需要制止法西斯主义的发展，打倒法西斯主义。但是，这就成为一个开端，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不是无产階級专政，也不是苏維埃制度，而是不同的政权形式——新型的民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东欧，紅軍扫蕩了納粹分子，并使外国軍隊撤了出去。但是，例如在保加利亚，納粹統治虽被推翻，而美国和英国的帝国主义軍隊仍然留駐境內。因此，当时保加利亚的党一面防止人民的統一战綫分裂，一面滿足团結在統一战綫里面的一切阶层的民族民主的要求，并团結这些力量发动了主要带有民主性质的革命，掌握政权，走向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在捷克斯洛伐克，也是从民族民主革命开始，走向了社会主义革命。这

① 見《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中文版第138頁。——譯者注

个民族民主革命成了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据说，在这两个国家，基本上已经消除了农村中半封建的生产关系。

在今天来说，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这些国家的革命经过了走向社会主义的初步阶段的革命时期。固然，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革命，似乎是强调了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的局面；但是，这并不否定一部分人的看法：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革命是由“民族民主革命”开始的。不管怎样，我们总想深入一步地了解：为什么在捷克斯洛伐克革命的情况下，从历史上说，也是在“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下开始的。

然而，有一些人因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已经谈到走向社会主义的多种多样的道路，所以认为人民民主革命一词已经失去了现代的意义。但是，我们认为，当另外还找不到适当的名称的时候，用人民民主革命一词来表示这个革命过程（它是从建立形式上和內容上都属于新的人民政权一事开始的），是完全没有妨碍的。即使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人民民主和人民民主革命等语汇，仍然根据需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为一般人所使用，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之一。

在我国的情况下，把今天即将到来的革命的性质规定为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过低估计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的统治和同它进行斗争的人民的力量，最后将会切断这些人民的力量同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的联系，造成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进道路上遭受挫折的危险。

《党章草案》所规定的当前的革命，并不是古典的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是过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也不是古典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当前的革命是要使政权转移到反帝反壟

断的人民联合力量手里，以完成包括民族独立在内的一般民主性质的任务，并且建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基础。而且按照我国的条件，这个革命在胜利以后，将要繼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革命的这种发展过程，虽然是建立人民联合政权并使这个人民政权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政权的一个过程，但也可以称之为一个鎖鏈的两个环节，或者是一个革命过程的两个阶段。

在实际的革命过程中，即使两个革命阶段有所区别，但也可能发生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的个别的部分要求相互交錯的情况，这正像列宁所說乃是历史所证明了的。但是，由我国的条件所产生的特点是，虽然由人民联合政权开始着手进行革命，但这个革命的胜利将表现为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等一系列的革命过程。而且，在这个革命的前一阶段中，用社会主义思想提高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建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将是成功地走向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道路的重要保证。用过去的古典式的革命的名称是很难概括地表示这个革命过程的。所以我认为，用人民民主革命一詞来表示这一系列的革命过程，能够比較妥当地表达这个革命的特点。不消說，如果这个革命的发展阶段已經到达以社会主义改革为主要内容的阶段，那末把这个革命叫做社会主义革命，把这个社会規定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但沒有任何妨碍，而且倒是适当的。

《党章草案》和《关于綱領問題》分別就这一时期的問題作了如下的論述：

“处在高度发达的壟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我国的这一革命，它本身就負有建立向社会主义改革过渡的基础的任务，这个革命必須迅速地繼續发展成为旨在全部廢除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改

革。”(《前卫》，十一月号 11 頁下栏)

“人民民主政权对壟断資本的基础給以重大的打击,同时也就是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重要的第一步。这样,就会迅速地向着全面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方向前进。”(《前卫》，十一月号 64 頁下栏)

五 关于和不过渡的可能性的問題

目前有一种强烈的意見,要求更加着重地提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并且正式加以規定。也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見,认为最后要看敌人的态度如何来决定的这种看法,可能是一种机会主义。

第七次中央委员会全体會議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日本形势的变化,承认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并且号召为此創造条件。后来,党内一部分人主張和平过渡必然論,另一方面,有些人仍然主張暴力革命論,于是,中央对这些論調进行了批判和研究,并表明了提案中所叙述的中央的看法。

在要求規定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公式的意見里面,有人提出批評說:像《关于綱領問題》所說的那樣,要看敌人的态度如何,这不过是提出一种随时都可以說的一般的說法。但是,我們不能同意这种批評。我們认为,正是因为能够把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作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論的发展重新加以肯定,才有必要对和平过渡的不可能性进行考察。假如撇开这种不可能性,就会犯修正主义的錯誤。

重要的事情是,一方面要把两个側面統一起来加以考察,同时还要強調为了扩大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而努力。革命运动必須为爭取实现造成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条件而作出最大的努力,这种努

力如果成功，就会創造出更多的条件，使反动势力更加难于进行抵抗。而且，一刻也不要忘記这样的真理：斗争的程度以及其形式是否激烈，不是取决于无产阶级，而是取决于反动势力抵抗的程度，取决于他們是否使用暴力。

《关于綱領問題》就是根据上述观点写成的。

有很多意見要求在党章里面規定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但是，只規定在这方面的可能性是不妥当的。因为假如加以規定，就必須也提到和平过渡的不可能性的問題。列宁說：“‘工人社会主义’的綱領只是一般地談夺取政权，而不**确定**夺取政权的方法，正是因为选择哪一种方法，这取决于将来的情况，而将来的情况如何，我們現在不能肯定。”（《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傾向》）^①

在肯定列宁时代以后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和理論有了发展的情况下，下述情况仍然是不变的，即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問題即便不能只說是策略問題，但却也是一个取得政权的方法問題。因而我們认为不能只是規定单方面的可能性。

拿意大利共产党的《綱領宣言綱要》来看也可以知道，它毕竟就种种的可能性进行了論述，但是，假如明确地加以規定，就必須也提到不可能性的問題，这是由于有上述的原則作为依据。至于更进一步在《总綱》中加以規定是否适当，則不仅仅是理論上的問題，并且也必須从解放斗争的全局的利害观点来加以考虑。

因此我們便根据上述的全面考虑而采取了迄今为止的措施。

此外，虽然还有各种各样的問題和論点，但是在这里只想主要談談上述情况。

自从开始討論綱領問題以来，全党在理論研究方面出現了很

^① 見《列宁全集》第四卷，中文版第242頁。——譯者注

大的高潮，并且全党在理論上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我党正在就我国現状的分析 and 革命的展望，以很高的热情进行着有深远意义的研究和討論。我們必須更加深入开展这些討論，取得一致的看法，建立我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統一。

此外，我們进行討論需要根据事实和論证，冷靜地进行科学的分析。前些日子在关西地方党的會議上，与会者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观点，但却冷靜地和实事求是地进行了討論，这給了我深刻的印象。

我們都是站在这样的共同的立場上，即追求真理，为了革命的胜利和共产主义的未来而进行討論的。讓我們抱着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态度一同前进吧！

討論的結束語

（下面是在全国書記會議上綱領討論結束时所作的发言大意的一部分又經過一些补充而写成的。）

作为新的形势和新的狀況下的問題來說，我們有必要研究我国革命的展望，在这一点上大家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見。

誰都承认我国处在从屬于美国的状态，但在討論中間，对于这种从屬状态的內容，对于同这有关系的政权問題，还有对于我国革命的特征，对于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和爭取民主的斗争的关系等等問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积极意見，这些意見有不少对加深共同的認識起了作用，并且对于弄清楚意見的分歧之点也是有益的。

我想談一談这些意見里面的一些問題。

有一些同志根据在服从无产階級利益的条件下或在服从无产

階級取得政权的条件下提出民族問題这样一种一般地說是正当的論断出发,立刻得出結論說,当前的革命必須是社会主义革命。我們之所以在服从无产階級利益的条件下提出民族問題,意思是說要在工人階級的领导下提出民族問題,不以民族解放問題本身得到解决为滿足,而要把民族解放斗争的力量同工人階級社会解放斗争的发展結合起来。这也就是說,不是根据資产階級民族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观点,而是根据革命的观点提出民族問題。

无产階級取得政权——社会主义革命,是我們必須达到、也能够达到的目标。我們之所以提出在达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主要具有民主性质的革命的問題,是因为我們认为,按照日本的条件,这样做可以最有效地把爭取民族解放和民主的斗争力量最后地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和胜利結合起来。

我們认为在今天民族問題已經成为全世界无产階級革命的整个問題的一部分,但这并不等于說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必須把那个国家当前的革命規定为社会主义革命。从中国的革命是从反帝反封建的資产階級民主革命开始的事实和今天仍然有不少国家面临着这个革命任务的事实来看,这是很明显的。

即使在服从无产階級取得政权的条件下解决民族問題,也会根据这个国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或者当然地立刻同社会主义革命結合起来,而在这个过程中把它作为策略性的任务求得解决。然而,在另一种不同的条件下也可以一面作为民族(解放)民主革命来解决民族問題,一面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这也是历史所证明了的。

按照日本的現状來說,在把要求解决美帝国主义和日本人民的深刻矛盾的斗争力量团結在包括打倒美国壟断資本这一目标在

內的民族民主統一戰綫里面，建立人民的聯合政權，爭取使它發展成為社會主義政權的任務方面，有這樣一條道路：從大局着眼，在服從無產階級利益的條件下，解決民族問題。

有這樣一種意見：統治日本的美帝國主義，從階級性質來說，就是美國壟斷資本的政權。所以，日本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歸根到底是階級鬥爭，因此，所謂民族矛盾不外乎是階級矛盾。這個意思就是說，這種矛盾同壟斷資本和日本人民的矛盾相同，總而言之，在日本只有階級矛盾。

這是不正確的。從歷史上說，由於封建制度的崩潰，產生了資產階級民族國家。這種民族主權的建立，是屬於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到了帝國主義時代，擺脫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帝國主義的統治、爭取民族自決的民族解放鬥爭被提到日程上來了。這個鬥爭雖然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解放鬥爭的一部分，但是爭取獨立的要求本身是屬於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要求。

“民族自決只是民主要求之一，它和其他民主要求沒有什麼根本不同的地方。”（列寧：《論對馬克思主義的諷刺和“帝國主義經濟主義”》）^①“從一般馬克思主義理論看來，自決權問題並沒有什麼困難的地方。一八九六年倫敦大會的決議也好，自決權只能了解為分立權也好，組織獨立民族國家是一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趨向也好，都是不容爭辯的。”（列寧：《論民族自決權》）^②

顯然，受到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的獨立，是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的中心內容，是民主要求之一。

列寧說：“社會主義者不同一切民族壓迫進行鬥爭，就不能達

① 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中文版第26頁。——譯者注

② 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中文版第453頁。——譯者注

到自己的偉大的目的”。不管各个国家要經過什么样的革命阶段，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和爭取民族解放、和平、民主的斗争的有机联系，今天在国际上說，是非常重要的。登在《世界政治資料》上面的福斯特的論文也強調了这一点。

因此，我們民族从美帝国主义手中爭取完全独立的斗争，并不是具有把美国資本主义改变为社会主义的任务的斗争（这是美国无产阶级的任务），我們民族摆脱美帝国主义的統治实现完全独立一事，从其社会的和历史的内容来看，是能够在資本主义范疇内加以解决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矛盾。但是，今天壟断資本已經拋棄民族独立的旗帜，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势力，于是这个矛盾的解决势必要由以革命的无产阶级为首的人民共同担負起来，并且这个问题已經变成了同打倒壟断資本的斗争結合起来的任务。

因此，把民族解放的問題归于阶级矛盾，而不看民族矛盾的独立存在，是不正确的。其結果将是严重地过低估計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斗争。

有一种意見认为，旧金山体制是会变化的，应当从发展观点加以考察。对于从发展观点看問題的方法，当然是贊成的。所謂應該在国内外和平、民主、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过程中，通过日常的斗争尽可能地削弱这个体制的說法，也是理所当然的。另外，否定旧金山体制也会由于国内外形势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例如像“帝国主义性质的独立”的可能性，也是不正确的，这在上面我們已經考察过了。

但越是坚持建立人民的革命民主政权并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任务，就越有必要把人民反对旧金山体制的要求按照革命的方向正式規定下来，同保卫与貫徹和平、民主，彻底实行土地改革，打

倒卖国壟断資本的要求結合起来，結成民族民主統一战綫，形成建立人民革命民主政权的强大潮流。

大家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列宁举出了凡尔赛体制下面的德国，說它是“属于文化水平最高的国家”的“各先进民族”敗于战争而陷入殖民地从屬状态的国家。这个德国发展成为希特勒式的帝国主义的独立。希特勒利用了德国人对民族压迫的不滿情緒和反抗力量，但是相反地共产主义者却輕視了这种新的民族的因素，这也是它在反对希特勒主义方面遭到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点今天人們都已經知道了。而且，德国的希特勒主义式的独立，給德国人民和全人类带来了什么結果，是不必重新贅述的。

由壟断資本“改良”“旧金山体制”，不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美帝国主义对日本民族的压迫和侵略，反而等于繼續使人民长期遭受牺牲，并且恐怕会由于軍国主义的复活而延长人民的痛苦。因此，对旧金山体制的这种“改良”，是在不改变政权关系的情况下改变恶劣程度的一种延續。但是，工人阶级对于那些为了爭取必要的改良而进行的斗争，如果它們意味着減輕恶劣程度的話，是决不应该加以輕視的（例如基地的数目越少越好）。但如果把建立人民政权、从而用革命的方式从根本上廢除旧金山体制的展望放在被抽掉革命的展望的日积月累的改良方面，就会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犯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錯誤。

有一种意見认为，根据印度和其他国家实现独立的事例，日本也能够逐步地求得完全的独立。但印度的独立是由民族资产阶级一面利用英帝国内部的各种矛盾，同时在要求独立的人民的压力之下实现的。埃及也是一样。

印度和埃及不同于日本的地方在于，日本是高度发达的壟断

資本主义国家，而充当美帝国主义的从屬同盟者并支持美国統治日本的日本壟断資本，并不是民族資產階級。它具有壟断資本的严重的反动性和卖国性，不能期望他們采取印度民族資產階級的中立主义路綫。因此，为了組成打破旧金山体制、驅逐美帝国主义、打倒美国壟断資本的統治的人民的广泛的民族民主統一战綫，并在这个統一战綫的基础上为建立人民政权而斗争，乃是使今天人民的一切民主革命要求向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必要而且适当的过程。

具备建立人民的革命联合政权的条件而不去建立，并且认为如果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政权就不从事夺取政权的活动的想法，一方面是过低估計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事实上是把爭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看作是改良主义的裝飾品，而另一方面又是把推翻背叛民族利益的壟断資本的統治这件事立刻断定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教条主义理論。使美帝国主义和壟断資本的政权轉变为人民的民主联合政权，虽然是建立了人民的革命民主政权，但还不是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这些过程确实是建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期間的人民政权的过程，在这一点上，它将成为建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础的前奏曲。而且，在革命的民主政权下面，把金融机构和重要产业里面的壟断企业收归国有，就是向社会主义前进一步或几步。但是，如果认为它当然会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于是一开始就把当前的革命阶段規定为社会主义革命，要求从今天起就直接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目标，这个想法不仅是不正确的，而且也会在理論和实践方面造成混乱，反而会堵塞日本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原載一九五八年一月四日《赤旗報》）

过低估计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 会引起怎样的后果

——关于綱領討論中的若干問題

一

自从去年党章草案公布以来，全党一直进行着热烈的討論，在討論过程中問題也逐漸地集中了。关于这些問題的总结性意見，即我在去年十二月召开的全国書記會議上的报告，已經发表于一月四日的《赤旗报》。

我本打算接着深入地对这次討論中的各个具有代表性的意見进行个别的分析研究；但后来突然患病而未能如願。

現在我将研究若干同志的意見，并就一个中心問題作一番考察。为了方便起見，想从分析《团结和前进》第四輯中內藤同志論文观点着手。这篇論文，不仅是对我的报告的反駁，而且是一般化地提出問題的，所以也就为我们弄清意見分歧的基础提供了方便。

內藤同志首先认为：

“《关于綱領問題》承认，在关于現状的分析中所指出的日本社会矛盾的状况，由于国际和国内因素的发展及其配合，将来会发生

变化。”

并且列举了下述四种场合：

“第一种展望。国际和国内因素的发展都有利的场合……展望到不流血地实现革命的‘历史的、理论的可能性’的场合……”

第二种展望。尽管国际因素不利，而国内因素的发展却是有利的场合。还可以想到面对革命危机成熟的局面，美帝国主义实行强力的干涉和战争的可能性。

第三种展望。尽管国际因素有利，而国内因素却是不利的场合。‘实现帝国主义的自立’的可能性。

第四种展望。国际和国内因素都不利的场合。”

接着，他还说：

“……问题在于，第一种和第二种展望哪个是有实现可能性的展望，或是我们应该有意識地努力促其实现的展望。”

“我当作**折衷主义批评**的，是《关于纲领问题》对于我们应该努力促使哪种展望、哪种可能性转变成现实这个**二者择一的决定**所持的态度。这就是，当它说不否定第一种展望，并且要进行努力的同时，在确定革命的性质时却不知不觉地站在第二种展望上面。”

“第一，宫本同志的观点的缺陷在于，他把展望国际因素的有利发展当成**依赖国际局势**而一脚踢开……”

“第二，宫本同志的观点的缺陷在于，他认为依据第一种展望来考虑革命的性质是不可靠的，而是认为依据第二种展望才是‘**最大限度可靠的道路**’。”

首先，应该说清楚，内藤同志的“四种展望”的分类方法是内藤同志的产品，《关于纲领问题》和一月四日发表的报告兼论文都没有作过这样的分类。我在《关于纲领问题》和一月四日的论文中所

提的是：

“尽管由于国内外各种因素的配合，例如由于世界上社会主义与和平力量的进展，美国被迫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和退却，但不幸存在着我国的独立和民主力量相对落后的条件时，就不能完全否定‘实现帝国主义的自立’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帝国主义的自立’并不是革命地解决民族矛盾。它不会带来摆脱美帝国主义的完全独立，即使采取比较‘对等’的形式也将在某种程度上继续从属于美帝国主义。”

“美国国内阶级斗争的发展、工人阶级胜利的问题，意味着美帝国主义统治的终结。但是，这个前途的实现，还是遥远未来的问题。”（一月四日《赤旗报》论文）

除此而外，我并没有举出比如内藤同志所列举的第二种、第四种展望等等。

这里，内藤同志所说的“国际因素不利”的情况，恐怕指的是形势还没有发展到“美国被迫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和退却”这种他所谓的“有利”场合——尤其是美国在并没有多大激烈变化的情况下实际上继续它对日本的统治的场合。

但是，按照内藤同志那样的标准，把我国革命运动所处的国际条件机械地划分为“有利”和“不利”是否妥当，首先就成问题。我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做过这样机械的对比。我原来的意思是，国际形势朝着对人民有利的方向发展，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把它的发展程度划定为“不利”同“有利”对比的类型，是不恰当的。因为这势必要与此相适应而机械地按类型来考虑革命的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分裂为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是历史发展过程的合乎规律的结果。这两种体系的矛盾，是世

界形势发展的基本矛盾。

“在我們的时代里，世界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竞赛的进程和結果。”“社会主义在向上发展，而帝国主义却在衰退。”（《莫斯科宣言》）

这种世界形势大局的动向，是历史发展規律的反映。它的发展程度达到美国絕對孤立和放棄世界軍事基地网的国际規模时，社会主义体系和資本主义体系的力量对比将飞跃式地变得比今天更大有利于前者。那将是帝国主义不得不全面接受和平共处、在国际上实行决定性退却的时期。但是，显然，我国工人階級为驅逐美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却不能等到那一天。

我們当然希望出現世界范围的“美国孤立和全面败退”，并且必須为此奋斗和努力。不过，具体說来，其前提当然是：与在国际团结的情况下进行争取“和平共处”、“和平”的斗争的同时，为美帝国主义所統治并設有其軍事基地的各国工人階級和人民，在为和平而斗争的同时，要組織争取独立的斗争，即从本国領土上赶走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剧烈地加速了帝国主义的沒落过程。帝国主义已經丧失了对于大部分人类的原有統治。帝国主义各国的社会，由于深刻的階級矛盾和这些国家之間的尖銳矛盾，正在分崩离析；那里的工人階級日益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壟断資本的政策，为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为民主权利、为和平和社会主义而斗争。”（《莫斯科宣言》）

由此可見，必須把世界形势的这种发展理解为包括作为世界人民斗争的一个方面軍的我国人民，在我国为争取和平、独立、民主和保卫生活而进行的斗争在內的整个形势的发展。

因此，我在一月四日的論文中写了下面一段話：

“国际力量对比（社会主义陣营和帝国主义陣营之間、年輕的独立国家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陣营之間，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矛盾的的发展）的发展总和，直接影响到美国的政策，并对我国人民的斗争起一定的作用。这一点当然应该重视。

但是，今后国际形势能否实现这样的发展，取决于社会主义陣营的发展同时取决于各国人民的今后斗争如何。作为日本的共产主义者，决不能只用等待世界形势的发展那种苟安的思想来考虑这种因素的发展。”（一月四日《赤旗报》論文）

我說“决不能只用等待世界形势的发展那种苟安的思想来考虑”，是为了强调有負起我們自己的責任的必要，即站在本国的任务和責任的立場上来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

而且，从資本主义的經濟、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規律来看，美国的退却将发生在美帝国主义統治的最薄弱环节。认为美帝国主义从殖民地、附屬国退却还将是迂迴曲折的，是最恰当的看法。

因此，我們必須使美帝国主义对日本的統治成为美国对世界的侵略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有賴于我国人民主观力量的成长和发展。

內藤同志把“我国的独立和民主力量相对地落后于”国际形势发展的情况，单纯地列为“国内因素不利的場合”、“第三种展望”，也不能认为是恰当的。

如上所述，整个說来，按照內藤同志那样划分类型，就不能够有机地、辩证地把握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同革命展望的关系。

因此，从以上这点来看，內藤同志的批評完全是无的放矢。問題倒是在于：作为世界規模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我在重视社

会主义建設和保卫和平斗争的同时，还重視包括我国在内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意义，与此相反，內藤同志却从所謂“通过保卫和平斗争排除外国帝国主义的方向”这一观点出发，而没有像《莫斯科宣言》那样对民族解放斗争作出正确的估計。他在坚持独立不是革命課題这一前提的同时，实际上就是站在独立运动是和平运动的立场上，而批評什么不站在这种立场上就是“过低估計保卫和平斗争”等等。

他所以批評“折衷主义”等等，也不过是因为照他看来沒有从那种观点来展望国际形势的发展而已。

但是，內藤同志的这种观点，过低地估計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因而在同它的斗争問題上也陷于片面的强求一致的做法。

二

“党綱应当說出实际情况，党綱应当包括绝对不可反駁的和确凿无疑的东西，只有这样的党綱才是馬克思主义的党綱。”（列宁：《关于党綱的报告》）^①

“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时局时，不应当从可能出发，而应当从现实出发。”（列宁：《論策略书》）^②

即便考虑种种的可能性，也不能拿它作为出发点。因此，把其中的一种可能性放在首要地位作为未来可能产生的条件来考虑，并从这里出发确定革命的綱領，实际上就是把可能性与现实性混同起来。

① 見《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中文版第141頁。——譯者注

② 見《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中文版第26頁。——譯者注

但是，內藤同志实际上是认为有可能主要依靠国际和平运动使美帝国主义放棄它的对日統治，并把这种可能性作为首要的目标。我們不在这种条件下提出革命的問題，他就批評說那是“最大公約数”和“折衷主义”。

对于日本的革命斗争說来，国际形势的有利发展当然是重要的，我們要为此努力。但是，日本革命运动的战略部署的中心却是，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日本人民用团结和斗争的力量，把争取和平的斗争同争取独立的斗争结合起来，將統治日本的外国帝国主义及其从屬的同盟者从政权的宝座上赶下去，把帝国主义者驅逐出去。

但是，在內藤同志看来，在解决使美帝国主义者从日本退却的課題方面，要把“有利的国际因素”看作是首要的可能性，并为其实現而努力才是正确的，否則就是錯誤的。

这种观点，事实上正是把日本革命运动的責任主要推給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和平运动的力量方面，虽然口头上也說作为它的一部分努力从事和平运动等等，实际上却不能不陷于迴避日本人民对美帝国主义进行全面斗争的結果。而且，这在內藤同志則有其一定的理論上的必然性。他认为，消除美帝国主义在日本的統治“跟革命不是一个問題”；“国际問題必須用民主和平的方法加以解决”；“即使在占領情况下，消除外国帝国主义的統治也應該用民主和平的方法来解决”。这一系列观点，归根到底是借口“国际問題”而实际上取消了排除美帝国主义的統治的观点。

內藤同志在政权問題上所持的論点，也是急于把日本的国家权力和美帝国主义的統治区别开来，而沒有看到或过低估計在现实中美帝国主义通过日本国家机构从体制上、政策上对日本实行

統治的一面。

在外国帝国主义使一个国家处于从屬状态时，首要的問題是具体弄清帝国主义統治的状况，并联系到它的統治性质，剖明該国国家机器的实质。不这样做，而好像是在对待一个独立的国家那样，仅仅孤立地提出誰掌握国家权力的問題，那即使只是作为問題提出来，也不是正确的問題提法。

“认为不建立革命政权，統一战綫的政府也能够廢除旧金山体制的意見，是根据这样一种設想提出的：今天美帝国主义在我国的統治，同将来的革命中的政权轉移沒有关系。这是沒有看到美帝国主义在对日本实行双重統治（通过基地等实行的直接的政权統治和通过日本壟断資本的国家机构所进行的实际統治），把政权問題基本上仅仅归結为日本壟断資本的統治問題。”（一月四日《赤旗报》論文）

大家知道，占据日本国家机构（暴力工具）中樞的武装力量自卫队，实际上：是作为美国世界战略的一部分，而且在机构上也被置于旧金山体制下的美国軍事顧問团的指揮之下。仅从这点来看，也就可以明了日本統治集团掌握我国国家机器的程度了。我在上述論文中写到下面这段話时，也談到了这种程度：“日本的壟断資本，的确作为日本的統治階級在掌握国家权力，但那是一种从屬国家的权力，根本不能证明日本基本上是独立的。”因此，壟断資本掌握国家权力的情况是不彻底的，而不加区别籠統地說“壟断資本掌握国家权力”，是不妥当的。它的权力，是和独立国家的国家权力有质的不同的那种“国家权力”。在日本的統治集团中壟断資本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也反映在日本国家机器中的政府組織等方面。但同时因为国家机器的中樞在制度上也从屬于外国帝国主义的統

治，所以不能算做基本上独立的权力。最近的两个重要政治事件，再一次更加清楚地表明，认为日本已经基本上独立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三

某些人强调，第四次日中贸易协定的签订表明了日本垄断资本的自立。他们还强调，钢铁垄断资本签订钢铁协定是垄断资本同美国的矛盾超过一致。但是，人们知道，实际情况是日本卖国垄断资本及其政府，基本上是忠实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集团的，那不过是利用日本人民要求进行日中贸易的呼声作为打开经济萧条局面的一个手段，在不损害对美从属的范围内所玩弄的一种骗人的花招而已。在选举中，自由民主党的代表们反复宣扬：同中国恢复邦交等等是断送对美贸易的“革命的”暴行，我们决不能够干那种断送同自由主义国家之间的三十亿美元贸易而代之以一亿美元的对华贸易的蠢事。并且，在坚持敌视中国的态度同时，反复强调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信义。在竞选斗争那种白热化的政治斗争中，他们不由自主地吐露了真心话，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对此，中国人民及其政府继续痛斥岸集团及其靠山卖国垄断资本在从属于美国的情况下怀有潜在的帝国主义野心，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还有必要了解：日本的垄断资本和大资本的倾向未必是清一色的，在自由民主党当中也有希望日中贸易和恢复日中邦交分子。中国谴责的焦点特别是针对卖国垄断资本集团，这种做法是具有特色的。

若干同志，把恢复日苏邦交、日本加入联合国和日美发表共同声明的阶段看做是壟断資本基本上确立了自主权的阶段。然而，日本的保守內閣的外交，虽然同美国承认的苏联恢复了邦交，但在同美国未承认的中国恢复邦交的問題上却采取露骨的拒絕态度。今天，日美壟断資本之間的矛盾，并没有超过旧金山体制下基本的对美从屬关系。

五月二十一日，赫魯曉夫总理在給总評的原口主席的复信中作了如下的明确的說明：

“众所周知，現在日本領土上有很多的外国軍事基地。目前仍然用軍隊占領着日本領土的美国政府，掀起核武装竞赛，并明白地說它决不想放棄在別国領土上保有軍事基地的政策。这些基地是在远离美国国境，位于靠近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地方。美国和英国的政府，不想效法停止核試驗的苏联，而仍在繼續坚持上述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存在着日本違反自己的意志，而且在自己毫无所知的情况下被輕易地拖入原子战争的可能性。”“苏联政府认为，撤銷在日本的外国軍事基地是防止在日本領土上发生原子战争危險的最可靠的道路。苏联政府对于能够撤銷外国軍事基地、使日本奉行真正追求独立和平政策的日本国民的力量，深信不疑。”

关于这个問題，六月十六日苏联政府还向日本政府提交了新的照会。其中引用了岸首相和藤山外相在国会的答辯：根据日美“安全条約”，日本沒有防止装备核武器的美軍巡邏机在日本上空飞行的条約上的根据；日本不能拒絕在国内的基地配置核武器。除了在这里成为問題的发言以外，岸首相在国会答辯中还說什么把对冲繩的进攻看做是对日本領土的进攻，美国的基地一旦受到

进攻就将共同作战等等。

这一系列的事实经过表明，在日本不仅存在着美帝国主义的权力——军事力量，而且是在不同日本政府商量的情况下就进行核武装。就这点说来，日本人的生杀大权都掌握在它们的手中。就其为新战争的危險以及違反和平共处之点说来，是保卫和平的重要問題。但同时，就外国帝国主义在别国人民当中保有殘暴的军事力量作为政治經濟的从屬体制的樞紐这点说来，是根本侵害民族主权的。所以，这是爭取民族独立的重要課題。唯其如此，赫魯曉夫总理在他的复信中把撤銷軍事基地的課題作为和平和独立的課題，表明了他对于解决这个課題的日本人民的力量期待。

这两个問題是很清楚的，爭取民族独立与和平的斗争是我国人民当前斗争的基本方針。这是粉碎对美国的从屬体制、爭取和平共处、反对核武装的斗争。限定統一战綫只能是反壟断資本的統一战綫、只能进行反政府的斗争，采取这种立場，便不可能正确而合理地看到，在現時情况下，从体制上看，不管政府如何表白，但把核武器运进日本，妨碍日中恢复邦交的根源仍是旧金山体制，而造成这种反民族的反人民的体制的就是罪魁祸首美帝国主义对世界的統治。

这种立場，完全抹杀了好战的帝国主义和旧金山体制所造成的对和平与独立的根本障碍，而把問題仅仅归结为日本壟断資本的态度和政策。为了彻底进行反对核武装的斗争和建立日中友好关系，不仅要同日本壟断資本及其政府进行斗争，而且还要从和平和独立的立場出发，同世界反动势力的元凶、在旧金山体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采取这样的态度，是必要的。

四

內藤同志主張，即使在旧金山体制以前的占領时期，主要針對日本壟斷資本的反壟斷統一戰綫对于使美軍撤退來說也是重要的。这岂不是过去那种沒能把反帝斗争理解为战略課題的“穿串儿論”在十年后不彻底的翻版嗎？关于当时的問題不准备在这里詳談，但在实质上是美帝国主义拥有对日本的統治权，而且从美国握有实权的情况来看日本政府是无足輕重的这一时期，如果竟然企图只是作为外交問題求和平地、民主地解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等問題，那就不可能不把群众政治斗争丢在一边。“穿串儿論”虽然有通过反对日本政府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一貫性”，但是，內藤同志的新說，实际上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結果，即仅仅把斗争局限于只同事实上十分軟弱无力的日本政府进行斗争的范围。像当时五一年綱領那样断言革命不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是不正确的。但同时，內藤同志断言只能采取和平的方式，也是不正确的。这不就是在用一些頗为“左”傾的言詞重复日本社会民主主义者的陈詞濫調嗎？

再者，不是老老实实地把美帝国主义現在侵略我国的事实看作是对民族主权的根本侵害，并对之进行斗争，而是事实上把它变成国际問題，即所謂独立国家和独立国家之間那样的外交問題，实际上採煞了民族解放斗争課題的重要性。采取这种态度，結果只不过是唯有容許美帝国主义在我国稳坐天下而已。不錯，內藤的論文也使用了为和平和独立而斗争的語言。但是，文章却絲毫也沒有涉及同帝国主义的統治、同侵略者进行斗争的迫切性。这

也是必然的。

对于今天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具有綱領性意义的《莫斯科宣言》，把美帝国主义当作世界反动势力的元凶，号召同它进行斗争。当世界分裂为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并且于此形成世界形势发展的基本矛盾时，如果被站在帝国主义阵营前头的美帝国主义所占領的国家中的共产党，实际上放棄了保卫民族主权的斗争，而把这个問題消溶于和平运动之中，那末，連同它的和平运动也不会成为真正的力量。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各个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任务在于，正确地看到同共同敌人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前景，为击退反动派的阴谋、为巩固和发展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而加强所有工人阶级政党力量的統一和团结。”（五月九日《真理报》无署名論文，載《世界政治資料》第四十六期）

过低估計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是世界上修正主义的典型特征。这一点，通过南斯拉夫問題也可以看得很清楚。而把旧金山体制主要看成是軍事集团，看不到民族压迫或者当作次要的东西予以忽視的观点，包含着对帝国主义本质認識的重大錯誤。

“在日本的美帝国主义者，其軍事上的主要目的是根据反苏反共的世界战略的需要，同时是根据压制以日本工人阶级为中心的革命的需要而确定的。民族压迫是在这些需要的基础上施加的，它不是原因而是結果。”（鈴木市藏：《日本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載《前卫》二月号）

这里，沒有理解压制日本革命的需要和民族压迫問題在本质上具有同样的內容，而作了一个“不是原因而是結果”这样令人难以理解的說明。以武力压制別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不是最大的民

族压迫又是什么呢？这正是从美帝国主义的本质，从旧金山体制的本质产生的。然而，有人恰恰是在把民族压迫說成好像是結果的产物、說成是一种附带的东西，这是不正确的。

“美国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力图依靠所謂‘实力地位’政策統治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并且企图阻撓人类按照社会发展規律前进。它們打着‘反共’的幌子，力图消灭民主自由，威胁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独立，想要以新的形式給已經解放了的人民重新套上殖民枷鎖，并且經常不断地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敌对的顛复活动。美国某些侵略集团的政策是要把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反动势力集結在自己的周圍。这样，这些集团就成为全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成为人民群众的最凶恶的敌人。”（《莫斯科宣言》）

正如列宁所說过的：“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特点是全面的反动，是財政寡头的压迫和自由竞争的消除而引起的民族压迫的加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① 宣言也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在世界政治中的实质作用就在于它的侵略性。

主要从軍事方面来看旧金山体制，而把民族压迫当做次要因素的观点，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論調，它忽視对其他民族加强侵略和压迫的帝国主义的实质方面，沒有看到軍事同盟政策是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出发、为适应需要而采取的具体形式之一。同时，这在本国的卖国統治集团容許对已經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的压迫和准备战争的体制的情况下，会导致主要強調和平斗争而不进行反对民族压迫斗争的重大錯誤。正如世界历史所证明的：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以无产阶级为首的群众阶级斗争、被侵略国家的頑

^① 見《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中文版第279頁。— 譯者注

强的民族解放斗争、世界人民保卫和平的斗争，以及来自社会主义体系的和平共处政策等等，使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势力的野心被制止，或者遭到挫败；但被侵略国家的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在从自己的国家驱逐帝国主义势力的任务方面，尤其负有重大的直接责任。战后十二年来一直由美帝国主义盘踞的我国的人民，在这方面负有重大的责任。前面列举的最近两个重大政治事件活生生地证实了这一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艾地总书记，在他所著的一书的日文版序言中指出：“现在，亚洲的这两大民族同样都在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还未能从这种压迫下把自己解放出来。美帝国主义仍在企图继续同样地压迫这两大民族。”

在工人阶级的头脑中，对美帝国主义进行的斗争所以尚未形成严重的问题，并非因为实质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倒是在于，必须明确，在使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发展时，如果工人阶级不能明确地认识和平与独立斗争的重大意义，那末，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全体人民的统一战线——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就不会成功。

五

关于如何估计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问题，我想谈一下其他人的看法。这虽然跟内藤同志的问题提法不一样，却是有联系的。

“日本人民，今天还拥有能够修改和废除旧金山条约的合法的武器。这是因为在现行宪法之下他们本身便握有用和平方式建立民主政府权利，而在这样的政府下面能够行使废除那些条约的权限。只是在这种场合，最后剩下的问题是：如果在这样的政府下面，用人民的力量来废除那些条约时，美国还赖在日本不走，该怎

么办？这样一来，問題就不同了。这样一来，美国就是侵略者了。而在今天的国际形势和两个体系的力量对比之下，如果在廢除条約之前，这样的政府同苏联、中国簽訂集体安全保障条約，那就更加不能容許这种侵略行为得逞了。”（前引鈴木論文）

同样的意見，此外还有不少，而且也有过反对的意見。

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地指出：由于并没有規定一經发出廢除的通知，旧金山条約和日美“安全条約”即行失效，所以結果就等于是容許美帝国主义可以“合法地”繼續处于不承认廢除条約的通知的状态。因为旧金山体制是一种超越宪法的体制，所以靠“現行宪法所提供的保证”，都是一些不解决問題的保证。再者，美帝国主义的半占領状态的合法化（法制上的反映）是同旧金山条約有关的；無論从历史或是理論上来看，持有那种意見的人的看法，都是抓的表面現象。关于这一点，其他同志也写了文章，一月四日論文也談过了，因此不再贅述。

这里，主要想談一談同国际形势和美帝国主义者动向有关的問題。

首先，整个国际形势越是对“东風”有利，帝国主义者就越是一面被迫退却，一面决不在实质上自动放棄政治上的反动和对其他民族的压迫以及侵略的体制和方針。相反地，它将竭尽全力来巩固自己的陣地。

从日本现实的政治局势来看，也是如此。美帝国主义者和美国的壟断資本，为了阻止独立、和平和民主的力量有占优势的可能，在这一次的选举中也竭尽全力通过镇压和策划小选举区制的阴谋等，企图建立长期稳定的政权，进而走上修改宪法、公开实行核武装，以及彻底地公开复活軍国主义等的道路。第二十次中央

全会，同过高地估计局势相关联，有过把建立民主政府规定为行动口号的错误。但在第二十次中央全会以前，在若干同志的论文中，就已经出现过认为已经具备了建立统一战线政府的客观和主观条件那样的过高估计。

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在目前还远未具备这种客观和主观条件的时候，美日统治集团就已在竭尽全力阻止人民力量的进展，并在这次选举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当然，可以想见，这种反动势力在一旦出现建立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政府的具体可能性的关键时刻，会更加拼命地进行阻挠和破坏。而且，在这样的统一战线政府成立的前后，围绕反动势力的政治危机而展开的激烈的政治斗争，包括来自反动派的镇压、挑畔、欺骗、拉拢等等，必然异常激化。强大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坚强有力、党的率先的活动，是坚持这一斗争的最重要的基础。一旦统一战线政府成立，比如发出废除卖国性条约的通知，也不见得就会简单地了事。认为到那时美帝国主义倚赖着不走就会成为侵略者，好像今天它并不是侵略者似的，这种说法说来实在可笑。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事实上霸占别国的领土和建立军事基地，不管是否直接用战争的手段，都是侵犯其他民族主权的行为。以为那是根据条约行事，所以不算帝国主义的侵略，实质上不过是独立国家之间的条约所产生的法制上的问题。这种看法，是用卖国条约使卖国行为合法化的统治集团的看法，而决不是被压迫人民的看法。旧金山条约，不仅是使战后直接而全面的占领过渡到半占领，并且是使之合法化。它是美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一个环节，尽管卖国的垄断资本甘愿充当从属同盟者的角色，却是使美国在新殖民主义的新面具掩盖下实行的帝国主义侵略合法化。而且，

到那时面对我們不容許它“賴着不走”，它当然不仅会“賴着不走”，还将使用阴險的手段竭尽全力来顛复民族民主統一战綫政府。在今天的国际形势下，一定打保票說“賴着不走”那样的“侵略行为不能得逞”，以及設想在国际形势有利的条件下帝国主义者会自然地退却，結果不能不是从主观願望出发，片面地对帝国主义的本性抱有幻想。

由此可見，如果民族民主統一战綫政府不迅速地巩固陣地和全面掌握权力，而是踟躕不前，那末，就有遭受挫敗的危險。权力从美帝国主义和卖国壟断資本方面轉移到以工人階級为核心的人民力量方面，不能不是統一战綫政府繼續存在所必然提出的迫切問題。

那时，我們必須努力尽可能采用不发生內战的和平方式。但是，在现在的国际形势和两个体系的力量对比之下，片面地設想美帝国主义和日本統治集团会和平地就范，是根本錯誤的。这就意味着过低地估計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过低地估計卖国壟断資本的野心。

現在再回过头来談內藤同志的問題。他认为，因为消除外国帝国主义的統治和革命不是一个問題，所以應該謀求通过和平協商的办法加以解决。即使我們这样单方面地决定，但是，現在在旧金山“和約”体制下，外国帝国主义者和卖国壟断資本的同盟所实行的統治，無論在結構上或是法制上都已确立，况且，在人民革命斗争高漲时保证有可能进行干涉的美帝国主义，却絲毫也沒有按照我們的願望行事的任何保证。美帝国主义——“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人民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它以統治世界为目标，破坏民主自由，压迫其他民族，对社会主义进行系統的破坏活动，并极力糾

集全世界的反动势力。认为这样的美帝国主义在对待統一战綫的政府以及当然会向社会主义发展的人民政权时，会像內藤同志的論文那样把清除美帝国主义的統治問題同日本国家的变革問題截然区别开来，是十分主观的想法。处在美日統治集团共同实行的“战争和民族压迫”体制，即旧金山体制下的日本现实，不会允許像內藤同志所作的那样机械的区分。而且，认为美帝国主义会同意这样的机械的区分，这种想法本身就是过低地估計帝国主义的侵略性。

現在，就这些問題談談总结性的意見。

六

第一，想把独立国家和独立国家之間的和平共处——通过协商解决国际問題的原則，原封不动地运用于只能靠人民的力量来解决的、像日本这样一个处于严重从屬状态国家的独立問題，是把民族解放运动和独立国家之間的相互关系原則混同起来的錯誤。这种观点，对事实上占領別国的美帝国主义說来，将是一种最称心的理論了。

当然，无需辯白，我既不希望使用非和平的方式，也不贊同过“左”的冒险主义。但問題是：从所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結構和力量对比的变化，使国际問題必須而且能够用民主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的說法加以类推，說什么“在占領情况下，消除外国帝国主义的統治，也应该用民主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这是一种机械地片面断定的观点和思想方法。

第二，为了摆脱这个明显的矛盾，內藤同志努力以赴的是从

概念上、形式上使日本的国家机构同美帝国主义的统治分离开来。不错，看不见日本的统治阶级垄断资本有其一定的独自作用，是不妥当的。然而，却不能像内藤同志那样来确定它的地位。在旧金山条约以前的美国直接占领和统治时期，日本的国家机构实质上处于辅助美国对日统治的立法、行政、司法机关的状态。从实质上说，它不能掌握称得上权力的权力。日本垄断资本虽然有它本身的利益和复活的要求，不过从它的相对独立性的程度来说，实际上只能扮演对美国的统治特别屈从的角色。

内藤同志的观点，认为在这个时期摆在第一位的，不是反帝斗争而是和平斗争，不是对美帝国主义斗争而是对日本政府斗争。因此，他看不到民族解放运动的战略意义，从而向着在美国占领下的“社会主义革命”论作了一个形式上的飞跃。

从这种观点出发，当然不能够理解接受共产党情报局的批评，为明确战略方向而作的努力的意义。全党为此所作的努力，如果照今天内藤同志的观点来看，那简直等于白昼作梦了。

第三，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是，由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建立和国际和平运动的发展，美国将在世界范围内败退，因此，外国军队也将会从我国撤退。它是把这样一种所谓“有利的国际因素”作为首要目标的观点。我们，当然必须为加速美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败退而努力。但是，毫无疑问，遭受美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全世界各民族的工人阶级及其先锋党，倘若按照内藤同志那样的逻辑，事实上回避以自我的责任对民族压迫进行斗争的独自任务，那末，美帝国主义败退的日子就只能更加遥遥无期。照那种观点行事，必然会大大削弱各民族对压迫其他民族的美帝国主义的反抗，使后者在世界史上能够充分地争得喘息的时间。而且，这

居然不算是道道地地的机会主义，反而是“科学的、辩证的、实践的革命逻辑”哩！

不消说，这里重要的不是谈论保卫和平斗争的重要性对不对，而是内藤同志只是强调保卫和平斗争的重大意义而事实上取消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只是由于我们不想用和平运动代替革命运动，他便说我们“轻视和平运动”，这完全是无的放矢。

第四，我们虽然不采取内藤同志那样的方式，但希望向取得政权的过渡——革命，将在不伴随内战的情况下进行，并为此而努力。但是，为此所需要的基本条件何在呢？若干同志认为，这主要在于“国际形势的有利发展”。若干同志的根据是：因为旧金山体制是一种条约体制，所以能够由民主政府通过合法的、和平的方式加以解除。还有若干同志认为，应该实行日积月累的结构上的改良、统一战线政府“渐进地、合法地、民主地，因而是和平地把社会主义变革提上日程”。这就是把“和平地”变成“合法地”和“渐进地”的同义词，实际上是在提出“演化的道路”，而且是“唯一具有现实可能性的道路”。这实际上陷于“和平革命必然论”的立场。若干同志强调，统一战线政府的任务是改良。

的确，国际形势的有利发展，将使我国革命所处的国际条件变得有利。再者，作为向革命政府过渡的问题，党章草案也重视以统一战线为基础而建立的政府的作用。

但是，能否做到“渐进地”、“合法地”、“依法地”呢？根据条约的规定，旧金山条约靠单方面的废除就可以“合法地”“依法地”归于无效的“前提”并不成立。从这看来，显然那种主张不能不陷于自我矛盾之中。对于争取“和平过渡”的革命运动说来，最重要的主观条件是什么？先锋党能否依靠妥当的政治合作形式，把大多

数人民团结起来？能否坚决打击不肯放棄妥协政策的机会主义分子，打敗反动的反人民的力量，在議會中确保稳定的多数，以及把議會变成为人民服务的武器？还有，能否做到依靠这些力量，即由非常强大的民族民主力量在政治上把外国帝国主义包围起来，并毫不妥协地縮紧这一包围的铁环，使它在这个国土上完全陷于穷途末路？只有先鋒党使这个民族民主力量变成强大的組織，并且掀起不妥协的斗争高潮，才是能够扩大“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道路。

但是，不能借口說有这样的条件和努力，就可以片面地設想，敌人一定会和平地就范。由于敌人抗拒的程度和方式，归根到底决定于敌人自己。所以，米原同志已經在本刊前一期（《团结和前进》第三輯）上駁斥了那种认为敌人不采取和平方式必須由先鋒党負一半責任的奇談怪論。那是不看帝国主义和軍国主义的本质，实际上是站在“和平革命必然論”的立場上来看問題。

因此，这个問題也正如《莫斯科宣言》所說的：“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和所采取的形式，与其說是决定于无产阶级，不如說是决定于反动集团对于絕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抵抗到什么程度，决定于在爭取社会主义斗争的这一或那一阶段上这些集团是不是采取暴力。在每一个国家里，哪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具有现实可能性，决定于具体的历史条件。”

經常考虑这个問題的两面性，是依据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創造性成果——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論的原則的，这根本不是什么机会主义或折衷主义。我們的目標，是飞跃地造成革命（夺取政权）的形势；它的方式是和平的还是非和平的，是决定于“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的問題。只有那些事先对这个問題作出片面的

一成不变的設想，并且一貫錯誤地把这种观点当做斗争方針的人，才完全是主观主义和修正主义。

今天，尤其对于日本工人阶级的政党說来，当务之急就是，以組成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卖国壟断資本的反帝反壟断統一战綫——民族民主統一战綫为目标，頑强不屈地开展争取和平、独立、民主和保卫生活的群众斗争。并且，要使党能够在这个斗争中发挥领导作用。仅仅以反对壟断資本政府的斗争这一个方面为基調的統一战綫，是輕視反对美帝国主义統治的斗争方面，是迴避对远比日本卖国壟断資本强大的敌人作斗争。这只能推迟和平过渡所需的必要条件的确立。

把觉悟日益提高的人民群众普遍渴望改变“政府的作法”的呼声，当做“要求轉变政策”的意見来理解，是不錯的。但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如果不知不觉地把阻碍整个日本社会发展的因素在于容許美帝国主义統治的旧金山体制这一事实模糊起来，并且把問題完全归结为日本政府的政策和态度問題，那末，无論是作为日常的群众斗争或是革命斗争的目标来看，都是不正确的。如果看不到对旧金山体制本身进行斗争的意义，那末，在团结争取彻底鏟除人民痛苦根源的解放斗争的全部力量方面，就会遭受失敗，归根到底，在通过党的领导团结大多数人民的方面遭受失敗。因此，我們必須在提出我党的明确而具体的行动綱領的同时，提出以建立民族民主統一战綫为目标的全民的共同綱領，并且认真地努力解决建立民族民主統一战綫基础、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的当前迫切的課題。越过这一点，而把建立統一战綫政府的問題提到今天的具体日程上来，认为統一战綫政府可以不經過基本上取得政权——不經過革命，不粉碎外国帝国主义和卖国壟断資本的政权，而能够

保证政权轉移到人民手里，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对未来的設想，而且也是不现实的。

“在美国壟断資本企图控制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在身受美国經濟和軍事擴張政策危害的国家里，把最广泛的各阶层人民团結在工人階級及其革命政党的领导下，进行爭取和平、保卫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推翻出卖民族利益的壟断資本独裁統治的斗争的客观前提正在形成。”（《莫斯科宣言》）

我国各阶层人民团結的基本方向，和这个方向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且，这和党章草案所提出的民族民主統一战綫的想法基本上是一致的。我认为，綱領問題的最现实的課題，就是把当前这个方向作为全党的課題明确起来。

第五，內藤同志說，“日本壟断資本是具有‘帝国主义的自立’、廢除占領制度和独立的要求的壟断資本”，并說现在是“日本的‘帝国主义的自立’的前夕”。

从根源于壟断資本追求利潤的“內在規律”来看，壟断和集中的加强在加剧导向“帝国主义复活”的动机，是一个重要的問題。但是，仅仅看到这一面，便提出“帝国主义的自立”必然实现的論点，是不妥当的。內藤同志在另外的地方，也认为这不是共产主义者所应追求的目的和自觉的意願。但是，另一方面，他却說什么今天的形势是“帝国主义的自立的前夕”。这不仅模糊了同日本依靠人民实现独立的前夕的关系，而且給人一种印象，似乎只有“帝国主义的自立”实际上已經提到日程上来。

这决非偶然。这是因为，他沒有同今天世界形势发展的基本矛盾，同作为美帝国主义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統治之一的对日統治

联系起来看日本壟断資本基于資本的內在規律而不断加强走向帝国主义复活的潜在力量这一事实。在这里，內藤同志又一次暴露了像他机械地对待美帝国主义的統治和日本国家机构的关系那样性质的缺点。

(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基本矛盾，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同世界資本主义体系的矛盾。(2)美帝国主义作为帝国主义陣营里最反动的侵略者，“要把資本主义世界的一切反动势力集結在自己的周圍”。(《莫斯科宣言》)(3)美帝国主义在政治、經濟、軍事上把我国置于从屬状态。(4)日本壟断資本越是“复活、加强”，无論为了爭取壟断資本的“发展”，还是为了在今天的世界形势下确保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它都甘愿維持对美国的从屬关系。它一面依賴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在某些方面利用这种力量，一面又力求发展壟断資本的利益和复活軍国主义。因此，日本壟断資本絕不是爭取民族独立斗争的真正承担者，相反地，是在扮演卖国者的角色。

第六，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壟断資本之間的矛盾，无論就从屬关系本身的內部矛盾还是从資本主义的政治經濟发展不平衡規律来看，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不过，現在的特点是，这种矛盾决沒有超过从屬性。

第七，壟断資本的“复活和加强”，是在从屬关系的範圍內，跟在美国的后面追求潜在帝国主义的目的。而且，在理論上也不能否认，由于国内外各种因素的某种配合而有“帝国主义自立的可能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美从屬关系的全面根本的解决。这当然不是实现真正的人民的民族独立的方向，而是同日本軍国主义的彻底复活和加强分不开的道路。

由此可見，像內藤同志那样，把壟断資本的意向同产生壟断資本的从屬傾向的方面截然分开，而单纯地认为日本壟断資本是“具有帝国主义的自立、廢除占領制度和独立的要求的壟断資本”，这是不妥当的。

必須用爭取靠人民之手实现的独立、和平、民主和保卫生活的斗争道路，同美国壟断資本所走的方向对立起来，加以阻止。把今天看成是“帝国主义的自立的前夕”的內藤同志的立場，究竟是认为今天必然要成为这种前夕呢，还是說必須通过爭取人民的独立的道路加以阻止呢，完全搞不清楚。

現在，在日本有两条道路。一条是侵略的美帝国主义和从屬于它的卖国壟断資本的道路——在从屬于美帝国主义的情况下，追求潜在帝国主义目的的道路。这是作为美国統治世界和准备原子战争的一个部分来复活日本軍国主义的道路。

与此相反，还有一条是坚决摆脱美帝国主义的統治，实现独立、和平、民主和保卫生活的人民斗争的道路。前者是人民的痛苦繼續不断加深的道路，后者是完成包括斬断对異民族的从屬关系在內的人民民主革命的道路，并且由此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按照下面这样一种观点，必然看不到在美日統治集团統治下的現阶段迫切的斗争焦点，从而不能为制止正在进一步把日本人民拖上危險道路的、反民族反人民的方向而进行有效的斗争。这种观点就是：放棄同外国帝国主义統治进行斗争的这一战略任务，而认为包括革命地解决这一任务在內的人民的民主革命任务，基本上不过是历史上早已唱完的歌子罢了。

归根到底，这是在現在的历史阶段放棄必須作为中心任务而进行的爭取靠人民实现的独立、和平、民主和保卫生活的斗争，从

而不能不陷于美帝国主义統治下的“社会主义革命”論或日本壟斷資本的帝国主义自立下的“社会主义革命”論立場。其結果，必然会堵塞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道路。

內藤同志的論文，无意識地表露出来，并且向我們預示：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估計过低，会把革命运动和党引向何处。从这点說来，他的文章是有好处的。

（原載《团結和前进》一九五八年
五、六、七月合刊（第五期））